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八冊目次

詩經劄記一卷 （清）楊名時撰 清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本 〇〇一

周禮註疏刪翼三十卷 （明）王志長撰 明崇禎十二年葉培恕刻本 〇一六

詩經剳記一卷

（清）楊名時撰

清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本

詩經劄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閒。其論關雎。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爲明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卽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回護其師說。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定。亦不強不知以爲知。惟二雅諸篇。頗有臆斷。然如論國語弔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蔡郕霍。知二叔不爲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三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朱傳之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嗜慾及集韻嗜字註解上帝耆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在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務庶吉士　贈太子太傅諡文定楊名時譔

詩經剳記

國風

讀大序則知詩之教是從人之心志上養其善端消其邪惡以為美政教之本　風如風之動物也此即與起人善端蕩散人邪慝之義

關雎序言后妃進賢為后妃之德義大而精程朱皆不取何也大臣之職莫大於求賢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職莫大於與賢淑共成宮闈之化后妃求淑女此德之所以為至味此詩殆后妃所自作歟或疑好逑惟后妃可稱然彼兔罝武夫尚可云公侯好逑豈夫人嬪御之倫不得稱耶序所謂憂在進賢其說蓋有所受矣或疑古之娶女夫人嬪御早有定數不待於求然此常禮也而聖哲好賢求輔之心則有不可以尋常論者后妃自視欿然直有已德不足以配君子之懼果有德勝己者即避位中宮屈己下之亦無所難亘故曰是詩也與虞書明明揚側陋之義同也說文采捋取也爾雅釋言芼搴也注皆擇菜也（鐵堂案郭璞注謂拔取菜此所引本孫炎注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桃夭是化行於國中所謂之子或係卿大夫家女或係民間女

空其家室李文貞公詩所云必能與其類相和案其類謂媵御之同居室者

三五在東禮記云三五而盈古詩云三五明月滿三五是月望時月光滿則星光為之奪今小星嘒然在東是不為月掩矣（文弨案下章參昴即承小星言此章若云月望在東顧覺不顯必改在東為在天庶可通然月望唯大星見小星安能見若小星並見下妾得無有匹嫡之嫌乎）

舒而脫脫言如玉之女容止安閒而脫然有清絜之操也

列國之風在西周時者世數相隔既遠未若東遷以來見聞親切尤足示勸懲也且人倫之變政教之衰莫甚於東遷後百年之間夫子刪詩略遠詳近或以是歟　文貞謂季札所觀大約多西周時之風若東遷後列國之風魯安得備之今夫子所刪存者如鄘風柏舟綠衣是西周時詩燕燕以下無明證者難指定為莊姜詩論誠當矣竊意東遷後列國之風魯所以得備者亦有說東遷後列國名卿學士輩留心禮樂典章兼通當世之務者類不乏人平日則互相咨訪以廣見聞及出使則賦詩贈荅以見志左傳所稱紀

者甚繁晉宋齊鄭皆然不獨魯也魯秉周禮崇文教爲諸國望於文辭風雅之事必尤備焉采輯所得存之史氏掌之太師由來舊矣或謂夫子周流疑亦有采得之詩存於變風中者但古詩三千刪存三百此三千之詩蓋卽季札所觀者變風終於陳靈陳靈弑於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觀樂卽今所載各國風也是年夫子生七歲矣又越六十二年夫子年六十八而刪詩則變風非由夫子采得可知但其閒或有闕文錯簡夫子從而訂正之耳案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王文貞謂何彼穠矣成康時之風也而附於召南之後沔水至無羊西周時西都畿內之風也繇蠻以下西周時東都畿內之風也竝皆附於小雅之末至東遷以後卿大夫貴近者所作則列於小雅卽節南山諸篇是也士民微者所作則列於王風蓋周太師欲存風雅二體故分列爲小雅王風也亦以王室旣東故尊貴者之詩不得入於大雅微者之詩不得附於小雅也此論經參訂而定無可易矣至燕燕以下或卽是莊姜詩擊鼓或卽是州吁時詩蓋夫子刪詩略遠而詳近取其事之在人耳目尤足示勸懲也

其虛其邪邪音餘與餘同史記師邪於終注邪餘分也

終閏月也

靜女存淫者期會之辭以刺時朱傳之說自與小序首

句合

蘧篨不鮮不鮮猶俗云也非罕物鮮之之辭所謂懲創人之逸志者人情莫不畏惡名之加儷死亾之禍若衛宣齊襄之流人賤之若狗彘國滅身弑炯戒在前有不怵然傷者豈人也哉　夫子言詩曰思無邪曰興於詩曰不學詩無以言曰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禮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合而言之詩之教只是欲人正其性情粹然無邪惡之雜其初必自興起善端始故使之吟咏諷誦以感觸其好惡之眞反觀內省加檢於人倫事物之際久之一切忿戾刻薄邪惡之累日化而不自知由中達外自有溫柔敦厚之致藹乎其爲有德之言矣秉彝好德天下古今之所同無羞惡是非非人也惟在上者徇私縱欲播惡成俗民皆失其正性而知識廉恥盡喪焉豈其本然哉要之此等播惡之人所謂下愚不移者特數千萬人中之一二其餘中人之性是非廉恥固不盡亾也聖賢立教亦以天下古今其由之道

率人而已一二元惡大憝所以禁制於未然誅絕於
已然者其道固即行乎其間要不出於勸善遏邪之
大旨已爾
君臣朋友之際每有因睽離而生讒譖者采葛之詩舊
說以爲懼讒殆未可廢彼者他人代爲憂慮之辭
丘中有麻序傳以爲思賢大夫得詩所開發之覺與甘
棠遂應與勸無窮
鄭風宋鄭氏樵通志謂鄭聲淫非鄭詩淫也疑朱子說
鄭衛詩未是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有
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詩言正而聲律淫者乎此全

不知聲音律呂之理者也或又謂夫子所謂鄭聲淫
蓋指未刪時之詩而言今詩中所存皆既經刪定者
已無有淫詩在內大抵非美即刺此說略爲近理然
亦未嘗即詩而尋其詞意且不明於作詩之大致也
今觀桑中同車及丰之詩皆似其人自作非有刺譏
之意安得不謂之淫詩且人之作詩或美或刺或述
懷見志若如舊說是專有美刺而無述懷見志之詩
也於理亦覺難通惟雞鳴青青子衿野有蔓草詩似
未可遽以淫詩斷之蓋夫子未刪時鄭衛淫詩不可
勝數所謂鄭聲淫正是指此而言後刪詩時已去其

十之八九矣然猶存其十之一二而不刪者蓋以著
其風俗之惡使人知衛所以亡鄭所以亂也若竟云
無淫詩非美即刺豈通論乎且班固云詩有齊魯毛
韓而魯最爲近漢之列於學官者則取齊魯韓之詩
鄭康成與毛公同鄉獨箋毛詩從此毛詩獨行於世
而齊魯韓三詩俱無傳此如春秋三傳其釋經已自
不同未可專信一家也今毛詩與三詩各異既難偏
信故朱子以理斷之縱其說未必盡得聖人之本指
然視漢人之自爲說而於理難通者其孰去孰從不
較然可辨乎孔子云多聞闕疑又曰杞宋不足徵也

今去聖既遠不以理爲折衷而求其至是頗欲輕背
前賢之說以遠違於道也亦見其惑矣　夫子謂鄭
聲淫蓋指蘀兮狡童褰裳等數詩如樂記云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亦指桑中詩言此二國之詩出
於桑濮溱洧間者其聲淫靡非謂鄭衛之詩其聲盡
淫也但其國好而習之成俗耳其聲調最足惑人故
特戒之　爲塡詞者用哀調則哀用樂調則樂是哀
樂係於所用之調也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詞塡入
哀調心中有樂而以樂詞塡入樂調是哀樂仍生於
心也決無欲抒寫好賢樂善勸德規過之心而用莊

雅之詞塡入淫靡之調者可見詩不淫而聲淫無是
理也
匪雞則鳴二句俱是賢妃語言若非雞鳴登天已旦而
蒼蠅有聲乎次章云若非東方明豈時尚早而爲月
出之光乎上意其太晚此又疑其尚未近曉總是驚
惕不安於寢之情狀
園有桃以下應是東遷後之詩魏不久而淪於晉矣
園有棘棘叢生多刺其實爲小棗園圃多以爲藩易
云寘於叢棘以之拘禁罪人詩人蓋以棘比法令科
條之森布閑民者皆所以養民衰亂之法則苛虐而
已故詩人憂之
嗟行之人胡以不比乎人無兄弟胡以不佽乎以非同
父故曰此四句只作反問之詞以應不如我同父意
羔裘篇言此羔裘而飾以豹之大夫其待人傲慢苛刻
非獨於他人然也自我人而亦居居然慢以待之究
究然苛以待之我豈無他人而必於子乎亦維與子
爲故舊夙好誼不可遽棄耳夫以有故舊夙好之誼
者而猶待之若此則其無禮不仁可知而詩人乃顧
念舊好終不忍背離此唐風之厚也
素冠篇詩所解云與上篇一類素衣素冠者羔裘狐裘

之反也庶得見此人者而與之同歸傷俗之甚也案
浮靡媮薄之俗惟反朴尚質乃可救之舍是無先矣
素衣素冠素韠之思卽易白賁之旨
匪風作於將東遷時懷之好音以善言貽之而納寘其
懷也
下泉之稂莠蕭艾以比小人苞蓍以比習於鬼神之事
如巫覡之類
東山次章言軍士之未有室家者室廬荒廢之狀三章
言軍士之已有室家者思念喜慰之情四章則分承
其意而結言之
當日周公遇流言之變若退避居東三監挾武庚爲
亂東方囂然不靜逼近京邑王室有岌岌之勢安得
待至二年後始往征耶公以懿親當國義不得避嫌
養禍倘有避嫌之見則負扆之事應先避矣伊周所
處難以常論通經達權理勢自應然且罪人斯得
之云若但云得其主名度二叔之情形未必須二年
之後始露二年而禽獲罪人三年而後歸只是一番
事非居東二年而迎歸又東征三年而歸也觀豳風
東征在前伐柯三篇在後可知
小雅

常棣文武時燕兄弟之詩周公所作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是也管叔以殷畔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後說者謂死喪之威指管蔡之事登周公作此詩於成王時遂用以燕兄弟而廢文武時所用之詩竊恐不然也且管蔡所爲悖理亂常公誅之出於萬不得已上傷文考寧王之心下爲終身莫釋之憾乃以此施於燕同姓兄弟之時定爲樂章咏歌不置揆諸情理詎多未協左傳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允也召穆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漢儒以二叔不咸謂指夏商之叔世文貞以爲其說近是觀所謂弔二叔不咸而封建以管蔡爲首則二叔爲指二代之衰信矣至富辰以此詩爲召穆公作孔氏云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穆公見厲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旨玩此則常棣爲周公作於文武之世無疑且頍弁亦以死喪爲言蓋同生膝下而彫榮枯菀先後久暫互有不齊人生天性之感莫此爲切故輒及之下章云和樂且孺追其始也此言死喪孔懷要其終也始者其本也終者其歸也一念其初生復思其終竟則人欲消而天理見矣語及此而不憬然醒悟無是人也　小序謂常棣閔管蔡之失道於魚麗則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文貞云文武時燕兄弟必有詩不應至成王時乃有常棣篇當是未誅管蔡以前作案頍弁篇末言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篇之首即及死喪孔懷原隰相求之事乃家庭骨肉相聚天性激發至情流溢不覺矢口直攄胸臆爲此深痛悲切之言所以覺悟

薄俗牖迪良心者於是爲至蓋原始反終者道之極致不於明倫教本時發唱長歌義豈尙有踰於此者乎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爲我而湑無酒則爲我而酤也四牡勞使臣而曰我心傷悲此燕兄弟而曰湑我酤我皆代羣臣兄弟爲言此盛世君臣一體之誼也至通篇前後語意則仍屬上之自言四牡篇亦不必全作使臣語

文貞謂四始皆始於文王誠不易之論至天保則武王以後詩也

出車言天子命我是武王以後之詩非文王詩　毛鄭皆以天子爲紂王爲殷王蘇氏轍以采薇三詩皆文王奉紂命伐玁狁王氏安石云天子紂也朱子初亦主此說然此乃周家出師常用之詩豈有歌奉紂命以遣勞之理故朱子於詩序辨說以天子王命皆爲周王乃定論也

采薇出車俱言雨雪不必如呂氏祖謙分戍畢與在道

南陔陔階次也又戒也

由庚庚剛也又更也續也又道也

鴻鴈雖爲流民所作然關於中興美政與庭燎俱爲宣王詩可無疑也沔水鶴鳴朋友規勸之詩祈父軍士怨苦之詩白駒則賢人遠遁黃鳥我行其野則政散民流無以爲國矣此六篇並西周畿內夷厲以降之風謠也斯干乃公卿作室落成之詩無羊則美牧人善職之詩此二篇應屬宣王之世西周之風止此幽在位十一年淫昏速禍具於瞻卬召旻小弁白華西畿之風不具錄也案沔水以下諸篇勸戒之義深世變之迹具末繫以頌禱之章致意於蕃育嘉祥豐和徵兆蓋天運人事往復循環聖人望治之心寓於刪

敘矣　沔水以下至無羊大抵係周道既衰西周畿內風謠或爲夷厲以前或在夷厲以後難强分也又或俱爲宣王時亦未可知以其音節近小雅故附於宣王變小雅之後蓋畿內正風如何彼穠矣作於成康之世召公輔政時所得者已入於召南其後風謠有無甚關於勸懲大義者夫子悉刪之略存數篇而聖學之淵源留貽者長王澤之衰竭由來者漸已具見於此矣　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若俱爲宣王之詩則是因政荒民散關於王業之衰替者爲所重宮室畜牧之事在所輕以爲敘又不以作之在上者居先作之民間者居後爲例矣正如鴻鴈亦民間風謠以其係於王業中興之本故居庭燎之前皆重民之義

室家君王爲子之嚴君爲孫之王考歌哭于斯聚族于斯所謂善頌善禱也

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前此四十餘年內或有十月朔遇辛卯日食之事應問於知數者六章言皇父作都于向皇父內朝卿士向在東都作都於此當是東遷後事

孔氏[illegible]節南山篇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謂作在平王

之世而上刺幽王今玩十月之交篇歷陳變異殆追
述幽末數年間事而歎時之莫懲也
幽王之淫昏所謂下愚不移者也平王雖播閒在東
遷之初賢人君子猶望其復振而上不自奮勵公卿
大夫亦共狃於目前之安罔知懲儆文武之績乃隊
於地夫當人心思周之會廢興存亡繫焉不謂甘於
惰慢若此詩人所以痛傷而夫子於小雅存録其篇
章較多蓋以著王迹之所由熄春秋之所由作俟後
世鑒觀而興起云爾
豔妻或是謂平王宮中嬪御冶豔蠱君者與外廷交

媚爲讒慝之事
自此至小宛鄭皆以爲刺厲王毛作幽謂傳時移其
篇弟
伊誰云從二句言伊從誰處來乃從暴公處而來者此
卽指暴公但不斥言而婉其詞曰非謂暴公行而此
人隨之同行也
二人從行王氏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
巷伯乃宮禁近臣之屬而被讒所關大矣谷風朋友相
責之詩蓼莪孝子自責之詩關於倫該之大列之於
此知非微者之作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三篇行役大

夫之作與上大東四月二篇俱非微者又音節係雅
體故與節南山諸篇並編入東遷後小雅也若黍離
作於行役或係王臣之卑者所作且玩王風諸篇已
有無復可爲之歎矣與東遷後入於小雅諸詩神情
音調俱迥別周太師別爲王風有以夫
猗于畝丘畝讒也田中高處爲丘爲讒芟除自此始
母兮鞠我謂自胞胎中卽養之
大東言王朝賦繁役重民不堪命雖諸侯之大夫所作
而關切於王政故入雅詩
舟人之子一說謂柄政者之子弟私人之子謂姻婭

小人但柄政者之子弟而能羆是裘不爲非分矣只
以微賤者言之爲是
維翕舌故不可以簸揚惟柄揭故不可以挹酌承上
而申言其故也
四月稱嘉卉曰梅凡言梅者皆以喩善類梅初春而榮
得天氣之先木味之正而足以養人是以君子貴之
祇自疷兮疷當作疧疷字祈支邸三音疧同痻民昏二
音病而昏也
鼓鍾之詩發端言將將未見聲之不善處懷允不忘先
從性情本原上說此立言之序

喈喈嘽緩之音蓋流於淫者故思淑人君子之德無邪也

伐鼛急疾之音益失之傷者故思淑人君子之德無尤也

楚茨諸篇小序皆以為陳古刺今見其繫於鼓鍾之後故曰實則諸篇絕不見其為刺也朱子闢之卓矣

甫田首章言省耘耔而食農之事次章言報賽祈年之事三章申言首章省農而上下相親愛之事四章申言報賽祈年上下交相親愛之事

瞻彼洛矣不必指為諸侯所作如魚麗南有嘉魚二篇係歌工之詞蓋東都朝會講武之樂歌

彼交匪敖一句言今之燕享相交非為放遊來也君臣親洽則因運亨昌來此以求萬福之集耳

雨雪瀌瀌喻貪競之勢極盛也雨雪浮浮喻涼薄之氣充塞也見晛喻陽德之亨也陽德亨則陰慝消王道興則貪戾化矣今爭攘恣行道親幾長由上教之背不以為發乎

綢直如髮如其髮之本然不加飾也

大雅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前有周召畢散後有孔顏管流非聖人之培毓何以致之烝民之詩道之矣

祭天地山川不祼朱傳棫樸云王祼以圭瓚亞祼以璋瓚乃祭宗廟之禮據此則首章薪槱言祭天地三辰次章奉璋是祭宗廟事案祭天地以蒼璧黃琮及圭祀日月星辰以圭璧禮四方以圭璋琥璜是奉圭璋之禮不獨宗廟也於天地三辰亦有之矣

末章一說承上作人言施其追琢之功俾得成其天質之美勉勉即無斁教人不倦之謂於上言壽考作人則栽成造就敎思無窮之意已盡包在內詩所歸之於修德義尤完也

思齊篇中言文王之性文王之學文王之取善成物周盡融洽無以加矣

上帝耆之耆好出於性情聖人性與天合故帝耆之也耆集讀音視嗜亦作者禮用合節者欲

德配天則天立之為配矣配命配帝皆契合無間之謂

后稷為周始祖立廟以祀推所自出祀姜嫄於其廟以稷配之據祭法則人禘嚳而郊稷是祀姜嫄並祀嚳矣理自應然但禮記多出周末漢初儒者所撰述當以經為正且周禮大司樂敘享先妣於享先祖之上

先儒據此謂專稱姜嫄周禮為周公所定先言先妣則專稱姜嫄之證也大雅魯頌止稱姜嫄與周禮正合

踐大人跡而有娠不必疑為誕異朱子論之詳矣如感龍號而娠與亦自有天為文貞解履帝武敏歆等句以為從天子祀郊禖步之迹而心之動云云依文順解歸於雅馴舊說存而不論蓋不語怪神之旨儒者解經之家法也

軷祭行道之神意如今人之祀外神必祀及從行之神如五路之類后稷祀上帝以祈年祈穀因祭其先路主

駕之神致案月令孟冬其祀行此軷祭即冬祀行之祭也

后稷祀帝而帝歆之非但芳臭之薦得其時所謂黍稷非馨也由其德克享天心是以上帝歆之所謂明德惟馨也自肇祀以來無罪悔以迄於今莫非后稷之至德所遺子孫當兢業以承之永世勿替者也歌詠始受命之祖德所以陳戒後王要是於受釐時歌之

福祿來成等句舊解似指頌禱公尸說玩爾酒爾殽爾字則自歌工指嗣王言應是歸福於嗣王語意如瞻彼洛矣云君子至止福祿如茨乃自歌工作頌禱語因朝會諸侯而作如鳧鷖則為賓尸而作故諸侯作鳧鷖以答天子公尸作假樂以答嗣王也

藩屏在外四遠避隆之衆碩德重望之人華夷咸其欽仰畏憚是為國之藩籬故曰維藩垣限內外垣音袁援也高曰墉卑曰垣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天下民衆人主依之以為援衛故曰維垣屏小牆當門中立又衆恩亦曰屏皆以之扞外而蔽內者大邦作京師之扞蔽故曰維屏翰者楨榦築牆之所資以立者大宗強族也報同姓異姓在內所謂世臣大家與國共

休戚安危倚為楨榦故曰維翰此四者懷之以德則安矣至於城乃國之根柢廟社朝市人民財賦莫不匯集於此繫屬於此實神人所憑藉上下所宗主屹然不可拔之基本故以喻宗子宗子謂君也宗子有德則城固而藩垣屏翰皆固矣

為猶上帝自謂人而曰上也不敢斥王故曰上帝上帝不時謂天帝或為文王語也不嫌於互異

訏謨遠猶如大易洪範是也是所以定生人之命而當隨時辰告者定命以立本在於自強辰告以謹幾在於有覺　訏謨定命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遠

猶辰告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文貞云三章警不能自强者四章警不能有覺者案惟不能自强是以不能有覺肆字承上章言之

敬慎威儀卽該慎言語在內未有出話不慎而可云能敬慎威儀者顏子四勿皆于三貴俱以動作言語相連說此章言慎爾出話卽連敬爾威儀緊接說下謹幾不離主敬慎言不離敬儀言語尤威儀中之最重而易有失者所宜加慎此兩章言慎出話乃謹幾之要後章言不愧屋漏乃主敬之密總攝在敬慎威儀一句中蓋語默動靜無非威儀之發見也所以此篇前後皆主威儀言

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是不過方壯之年也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言今雖壯年轉瞬卽老也難以此語定爲九十有五時所作味詩中語意蓋武公當厲王時年方壯而作此常令人朝夕歌誦以自儆至九十有五不因老而廢輟遂傳爲極老所作歟

靡國不泯言無國不泯滅也民靡有黎猶云靡有孑遺也

力民代食力於農以代食也

韓奕鉤膺馬婁頷有金鉤馬膺有樊有纓

彼疏斯粺詩所作黄粺之粺解言彼乃粗糲中之惡種而爲粺者也鄙惡之之辭

頌

清廟一人倡而三人歎則一句便成四韻相叶故全詩不用叶韻

無封靡于爾邦靡滅也周之先公立國於戎翟之間屢爲侵逼而不至隕滅所謂無靡也

詩所解天作篇云此文王祔祭於太王廟之詩案文王沒後祔於太王廟時太王未有王號意詩句本是古公荒之至周公追王後乃易古公字爲太王歟周書

武成篇武王告諸侯已稱太王王季或文王祔廟時已稱太王歟又或得天下後初成七廟時以穆從穆而祔食歟太王纔是文王受命或特行祫祭之禮未可知也　凡孫祔於祖祔祭後仍歸本寢祖以次祧升新主乃入廟初祔必祫祭也

王釐爾成釐賚也王之稱爾實成之　詩所謂此篇與噫嘻篇皆爲雩祭之詩案左傳桓五年龍見而雩注遠爲百穀祈膏雨也疏雩之言遠也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意者臣工噫嘻二篇祈穀時歌之至龍見後祀赤帝祈雨亦祀從祀后稷之農官而歌此詩

歟

雝是武王既得天下後致祭於文王廟之詩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壽與保叶韻思皇多祜宜連烈文

辟公說祜字與末句嘏字叶

武管象管新宮今詩中無象及新宮文貞謂如笙詩之無詞或謂是逸詩如采齊貍首之類未有而今亾矣或云象即武也於皇武王章武周公以象武王武功也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即周頌武詩以管播之祭統注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案左傳武之卒章武三章皆六章恒不言樂章總數無可考文貞云大武之詩疑不止於武桓賚酌而已疑大明之詩皆大武樂章意者合諸章為大武朱干玉戚冕而舞之武一章為象則成童所舞歟　又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舝享之而賦意者如儀禮所謂下管新宮以其聲調入奏歟是與答賦賦字異義矣抑新宮本有其辭而逸不傳歟至有謂新宮即斯干者則輔氏廣已辨之矣儀禮成於周之盛時不應以成周以後之詩入用也又或謂斯干為成王時作亦不足據果成王時詩何得序於黃鳥我行其野後邪新宮之非斯干可知

載芟序春藉田鄭云藉之言借也詩疏藉蹈也親自蹈于田而耕也蔡案載芟正義無此說且與鄭義異當是文定公讀記也春秋昭十八年鄭人藉稻杜預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正義曰藉猶踏藉踐履之義故為履行之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

且與且叶今與今叶何句以二字相叶也良耜末節角續為韻而續古之人一句獨韻得毋有脫簡

各章末句俱另韻

詩所以絲衣為養老之詩案絲衣爵弁士之祭服也養老之服同　王制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孔氏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

閟宮序無后稷文王廟其元日所殺以稷配天及祭祫時祀文王於周公廟皆是設主迎尸而祭耳　案莊公十五年齊桓始霸莊公終三十二年又閔公二年是僖公之立齊桓已霸二十年矣僖十三年淮夷病杞僖會桓於鹹以謀之十五年會桓救徐十六年會齊宋陳衛鄭許邢曹於淮謀鄫且東略也十七年冬十二月小白卒自是齊亂五公子爭立齊遂失霸僖十九年宋襄曹邾盟於曹南宋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次睢之社秋宋圍曹二十一年楚執宋襄

以伐宋二十三年宋襄卒二十四年晉文入國二十七年傳從楚二十八年盟踐土三十二年重耳卒據此推之齊桓沒後宋襄虐小國欲以屬東夷淮徐或乘此時竝起侵魯僖會禦而克之歟

商頌七篇之亾疑卽夫子所刪季札觀樂爲之歌頌亦嘗別言商周然曰盛德所同周已兼之矣非專指周室列王也孔父嘉被害於桓二年入春秋已十三年矣加以平王四十八年是東遷以來至此六十一年計孔父嘉之父正考父得商頌時應在東遷前後至孔子刪詩時不及三百年風雅不聞散軼何三千篇

中獨商頌失逸乎鄭審此則七篇尙夫子刪之矣鏞堂案國語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鄭司農注謂自考父至孔子又亾其七篇故僅存五日此以爲孔子刪之非是

周樂凡升歌用琴瑟升歌後笙入卑者以笙尊者以管三終後閒歌堂上琴瑟人歌完堂下舉笙俱閒而歌也三終後堂上堂下合樂衆音偏來而爲舞陳矣堂上彈琴瑟而歌之時擊下磬以爲節奏堂下吹笙管之時擊東階之笙鐘笙磬應之至合樂時西階擊頌鐘頌磬以應歌聲東階擊笙鐘笙磬以應笙管堂上擊玉磬以爲歌聲節奏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

鼓笙鏞以閒卽升歌笙入閒歌之事商頌鞉管依磬聲翕合樂時鞉鼓管聲之類與玉磬相依玉磬所以節人聲令衆樂依之見以人聲爲重也庸鼓有斁文貞謂庸卽頌也頌鏞頌磬與歌聲應直言頌重人聲據此則虞書笙鏞鏞字亦與頌通鏞堂案尚書笙鏞以閒本作庸周禮大司樂疏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見頌其成功又爾雅釋樂大鏞謂之鏞亦本作庸故書正義引李巡注云大鐘音聲大庸大也今用禮周雅疏作金旁者俗人妄加也詩那庸鼓有斁毛傳大鐘曰庸尚未改本文頌從容與容同又音庸儀禮西階之西頌磬注形容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閒歌時堂上擊玉磬

爲人聲節奏疑西階卽擊頌鐘頌磬應之頌鐘頌磬不俟合樂始擊惟升歌三終時恐只擊玉磬未擊堂下之鐘磬虞書笙鏞以閒或連合樂亦在內　案合樂時堂上人聲與堂下鞉鼓管籥竝奏玉磬案節而擊笙鐘笙磬頌鐘頌磬亦竝擊而以人聲爲主故云依我磬聲是固然也但此章之序先言奏鼓迎神卽言鞉鼓管聲之和平依聲磬而繼以穆穆下乃及庸鼓有斁則大節鞉管之依磬聲而穆穆者尙是升歌終而管入之時未逮及於合樂時也只以文貞之解爲定　又案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周人作樂之序也

而人之衆未詳以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等文推之則先升歌而後下管乃合衆而舞其序當亦不殊首節奏鼓在未迎牲前乃未升歌時也次節舞當則祭時所奏

或疑武丁恐是殁後之號玩在武丁孫子之云似非追稱語意如沃丁小甲仲壬陽甲廩辛之類皆以天干紀號蓋生時即所共稱者

殷武篇爲宗者親盡不祧當親未盡時其主原祀之於昭穆之廟及親盡當祧時則别立廟以祀而不祧毁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高宗若至應祧時乃立廟去殷亾不遠若殁後未至應祧先立廟則主已祔於昭穆之廟並另立神位以祀之歟朱傳云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案祔者孫祔於祖也祔在喪將除之先既云祔則非特立廟矣祔祭後舊主以次升遷修廟而新主入焉祔祭時舊主在廟尚未修也祔祭後新主仍歸暫安奉處至廟既修而入不稱祔矣更宜考定

劄記第四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周禮註疏刪翼三十卷

（明）王志長撰

明崇禎十二年葉培恕刻本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萬曆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之間。王與之始脫略舊文、多集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蓋在離合之間。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爲論辨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祧矣。志長此書、亦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爲根柢、尚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俞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洎及明代、彌逐頹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爲力遏橫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爲高、亦可謂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錄訓纂、因金榮誤引其文、遂併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已甚之詞、不必盡允也。

王平仲先生手輯

周禮註疏刪翼

本衙藏板

序周禮廢興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于孔子更修

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衞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

微言絶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灋度惡其周亡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

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

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灋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

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
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
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
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
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
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
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
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
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
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
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

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
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
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
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
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
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

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絚千
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
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
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
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
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

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
之周官傳也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以
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
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
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
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

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故有六
藝七畧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
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
子歆攷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
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
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

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
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
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
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
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

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
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
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
字之聲類攷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
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
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

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尚書盤庚康誥說命秦誓之屬三篇序

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

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

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藏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周禮註疏删翼序

稽治術者每指三代以還爲世道一大升降其後卽有大有爲之君然以補偏救弊或有餘總不克追虞夏殷周之盛稱伯仲焉何也夫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學士窮經將以謨誥

所垂措之當世庶幾覩見三代之英然白首孜孜猶不能知三代何以爲升後世何以爲降則經術終無益於天下而三代之盛又安可復覩乎夫世道之升與降則丘民之重與輕是已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

周其規模之爛然者莫備於六官今試攷之大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邦國者畿外之世君萬民者也官府者自朝廷以及鄉遂之分治萬民者也天爲萬民而作之君君爲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

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爲富以民之殭爲殭民或一不能爲生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已之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羣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甚而飲食冕服醫藥隸僕之設以敬其身亦敬

其能統羣臣以理萬民爾是故民數
之獻拜而受之登之天府三代之所
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後世有爲之君
勃然而興綱紀灋度非不燦乎可觀
然不過爲子孫身家之計苟其所以
求治弭亂者僅僅明備傳之數世而

幸無患輒囂囂以爲度越百王者矣
又況其下者岸然養尊瘠民而弗恤
斂民而弗恥以一切苟且之政塗飾
於其間者哉故曰三代之所以隆重
民而已矣後世之所以降賤民而已
矣六官之書劈肌分理幾不免纖屑

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
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
自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漫滅於語
言文字之中於是後人有潰亂之譏
甚至題以僞妄而棄之纔習其文詞
不過摭拾餖飣以增華借潤而已矣

又烏能淵然獨探精意於千載之上
而舉而措之躋斯世於成周太和間
哉或曰是固芻狗不堪再陳也古之
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
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
也岐伯榆柎之書後世庸醫恒挾之

以殺人而謂岐伯榆柎乃古之雄於
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舛則經
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縱讀是編
凡再錄鄭賈之文僭刪之又旁及後
儒諸書若干卷苟足發明聖人重民
之微意者必綴於後匪是雖煒然春

華弗取也邑侯臞僊藥公退食之隙
過予齋每見未嘗不稱善客夏書成
相與商畧而釐正之遂損橐壽之梓
予不文然是役也予實始之不可以
不記歲月是爲序
崇禎己卯仲春既望婁里王志長平

仲父序

周禮註疏刪翼序

善爲相者類乎君天下之用以出治其精神嘗周所著述亦該而有灋故登諸旒衮是儆是則天子之書也懸諸揆席乎上乎下宰相之書也後之人無論師以爲政者泥而或誤即讀

其殘編而無曠覽古今之見亦每拘其成跡未達於指意之存善乎宰相須用讀書人大抵在三代以後不望有作書者惟讀書政難耳姬公相儒子王上有文武室有管蔡比肩有奭望獨以叔父之尊顧命之重負扆不辭此際非有斯於四海之制則不能摘其詳非有統於朝廷之全則不能立其準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曰我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寧第筆墨之摭拾乎其畧見於尚書之周官矣周官稽唐虞酌夏商首重三

公繼推三少然後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竟以六卿率屬一語括其文而不道至若周禮於黃扉之老闕焉故曰此宰相之書也傳自漢儒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咨嗟其瀆亂不驗止王安石歎爲可行而五均六

斡託之泉府靑苗助役託之國服則又周禮罪人矣夫相業之隆使用人理財不分宮中府中可合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井井焉纍纍焉誠輔君堯舜之績而皆於周禮取之試攷其遺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

邦國之財九職任萬民皆掌自冢宰下若宰夫之乘財用與天府職內職歲職幣相關切似乎錙銖混於銓衡而當時不病其傷體宮正宮伯以授八次八舍膳夫酒人供食飲膳羞五齊三酒四飯之令而且王宮之糾禁

掌之小宰能良之書攷受之宰夫似乎責成掣於內外而當時不困其動應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似乎士民畧於分處而當時不阻其振發樂德樂語樂舞而治氣治心治身之

道備焉六變八變九變而降上出下來格之禮成焉宮縣軒縣判縣特縣而王侯卿士之等立焉似乎情文省於著異而當時不敵其乖謬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善士司馬皆中士乃師與則

正司馬役罷則散歸司徒焉似乎文
武褻於列名而當時不現其債蹶不
登因數而登民數不制國辟而制國
用刑不斟體罰不斟財似乎勸懲緩
於後先而當時不訝其長亂蓋用人
理財之權一以至宮府教養禮樂兵

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將百
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
上之至尊誰有不壅之弊不播之利
哉我
明弘開正學搜表遺書周禮次六經
四子以進於學士大夫之前恨無定

本未免義塞他在補亡復古補遺攷
註諸刻雖家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
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翼之
者二鄭有同心刪之者舉宗有取舍
歟平仲先生之志竊慕于公之相孺
子王也追赤鳥之精靈晤吐握之志

意於周禮之前有慨唐虞夏商矣於
周禮之後有慨漢唐宋已來矣六官
之席陟者非後崇階百職之司列者
非闕星布作者有心諸君子之討之
者有心徒任刪翼之知罪已耶孔子
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也作春秋以補

之稗左丘明布凡例而藏之讀春秋
者謂周公之禮在是明道之言曰有
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灋
度則周禮一書統四子五經之緒而
出之以大天下之觀誠今日救時之
冊矣不佞何敢佐揣摹之一惟受其

成以謂相天下有餘云爾
崇禎己卯歲仲春花朝武水葉培恕
纂

周禮註疏刪翼序

余少孤即從兩兄學伯氏早宦故侍
仲氏之日尤多章句文義皆所指授
也仲氏之為學也沈敏精密深造源
本闇然自得而不求人知余日侍焉
而微窺其槩究亦不能盡知也甲戌

罷試南還發周禮讀之取古今諸儒
之說參而伍之去其龐雜以定一是
間附以己意發明前人所未及閱五
年五易稿而成書名之曰周禮註疏
刪翼余讀之竊嘆其包舉之宏肆去
取之詳核折衷之粹而正也余兄弟

世傳樸學生平無他嗜好博奕觴飲以爲歡造請關說以爲達不惟才所不堪抑亦性所不喜每早作輒手一編抱膝危坐以至日夕蓋三人竆達之致皆若此伯氏究史所著史商四卷其生平指趣半寄于是仲氏竆經

而此編其一斑也顧經與史學者恒視爲二不知三代之經即後世之史學者不能竆經而遽云讀史非惑則妄耳蓋古今之勢莫大于治亂與亡天下之蹟不出于是非邪正人以爲莫備于史而不知皆權衡于經繇經則治而興叛經則亂而亡以至人之情僞隱伏紛于亂絲深于淵泉者無不可判若列眉而燦于掌果故以經讀史猶治獄者之必以律令也自後世經學衰廢而治道亦因以卑雜周禮一書金陵以之禍宋而學者竟以

其言爲必不可行夫不以經讀史是聽獄而不以律也泥金陵之禍以廢周禮是見庸醫以古方殺人而罪岐扁之立論也豈可哉豈可哉是編會通古初瀰澤聞見譬如岐扁之論而以人之虛實證之陰陽疏理發明使

按方用藥者輕重增減了然別有衡量其爲益豈僅章句而已哉余于是益服仲氏之沈敏精密深造源本其學眞莫可盡涯畧也余讀書無成終日開卷茫無所據近卒業諸史庶幾竊仲氏經學之緒以爲斷獄之律或

可無負仲氏之教乎

己卯孟夏弟志慶謹序

周禮註疏刪翼凡例

一說經必遵註疏從其朔也從之何刪爾其複可節其駁可棄貴簡要也後儒之論或可發明註疏或直闡經中微旨而爲註疏所不及安可不歷載以備聖經羽翼乎顏曰

註疏刪翼期有功表章不敢僻其僣也

一序官及經文俱照古本六官聯職古人自有深意吳俞諸儒妄意推測謂冬官未亡恣加顛倒甚至一章之中忽遷數語綴于別篇使千

年漆簡頭面頓易寻無取焉

一六典爲帝王治平之道片語隻字皆足經緯天地冶鑄古今即註疏已下亦祇錄其隄防理欲判示興亡關鍵吃緊處故全書止分句讀不敢丹鉛精麗之句標舉奇奥之

文爲詞章蒿矢致晦聖人精意讀者或涵咏之餘兼拾其香草則多識之途亦聖人所不斥也

一後儒諸論每掄次其世以爲先後間有後人所論發明經文註疏須連頂讀下其義方明而前人之文統論經中大旨不妨抑而居後凡以便觀覽爾

一諸儒之論散現他書姓氏難攷者但稱某氏曰或曰俱存舊觀以俟博雅君子詳考焉

一唐宋已後諸文詞多蕪冗輒僭爲

刪削說經之文止取達意斷鶴之譏甘之而已

一周禮諸書舊多潦草宋本如太平經國書前谿陳氏集說 國朝如潛谿鄧氏三禮繹等魯魚豕亥觸目紛然觀者殊厭今各精嚴較覈

其典制關係處皆攷善本經傳及
正史所載舛訛悉正讀者辨之
一先儒論說煩簡不倫如鶴山魏氏
僅載天官數條陳氏集說竟缺地
官一帙近代莊渠魏氏天地二官
後無所發明此先生未竟之業也

還珠難再意可接乎望羊買匱胡
為正無勞于續狗
一積歲搜研謬陳管蠡不敢匿醜致
距芳窺特標愚按贅附簡末豈云
墳典之琴箏翹佇大方之繩削爾
一漪園焦先生所編經籍志周禮註

疏以下凡四十餘種民間所見蓋
亦寥寥然永嘉鄭氏太平經國書
志猶未收則名山屋壁之奇隱者
多矣是編雖費搜羅仍嫌挂漏採
奇發閟更望後賢
一不肖讎較諸經頗歷年歲竊謂周

禮一書酌雅既資于文苑布和尤
便于服官且近代表章殊嗟希闊
故先授剞氏用作前驅儀禮禮記
毛詩即日告成其餘諸經尚擬次
第懸之國門嗜古而學老蠹聊以
自遂其居諸垂橐而遊寶山敢曰

有功於鼓吹

婁里王志長識

周禮註疏刪翼卷目

第一卷
天官 序官
第二卷
天官 大宰 小宰
第三卷
天官 宰夫至獸醫
第四卷
天官 酒正至掌皮
第五卷
天官 內宰至夏采
第六卷
地官 序官
第七卷
地官 大司徒
第八卷

地官小司徒至充人
第九卷
地官載師至泉府
第十卷
地官司門至槀人
第十一卷
春官序官
第十二卷
春官大宗伯至司几筵
第十三卷
春官天府至職喪
第十四卷
春官大司樂至司干
第十五卷
春官磬師至女巫
第十六卷

春官大史至家宗人
第十七卷
夏官序官
第十八卷
夏官大司馬至行司馬
第十九卷
夏官司勳至掌畜
第二十卷
夏官司士至隸僕
第二十一卷
夏官弁師至都司馬
第二十二卷
秋官序官
第二十三卷
秋官大司寇至訝士
第二十四卷

秋官 朝士至貉隸
第二十五卷
秋官 布憲至大行人
第二十六卷
秋官 小行人至家士
第二十七卷
冬官 卷首至輈人

第二十八卷
冬官 築氏至㡛氏
第二十九卷
冬官 玉人至廬人
第三十卷
冬官 匠人至弓人

周禮註疏刪翼卷目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一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云冢宰也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各能一官不兼群職故皆云司冢宰不言司以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劉氏中義曰山旣高矣其上又有頂爲冢宰者司主之名○節卿鄭氏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有一事關乎天者何也曰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燮理陰陽者若曆官星翁太史卜祝之所爲乎

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鬬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閒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所以責大臣盛深矣○葉氏時曰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尤重嘗觀虞書司徒敷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謂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可謂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綦尊其責大

經048-036

臣也獨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褻天為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苛陳平不知錢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淸道群鬭而問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媿不和不順而如瘖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龍溪王氏曰宰相謂之調和鼎鼐譬諸庖人之治庖五味備於主人庖人特從而調和之非有所挾也苟挾一味以與之爭能則反淆矣是故不挾一味者庖人之職也不挾一技者大臣之業也○潛溪鄧氏曰天官卿與六官並列何也曰易乾坤於六子亦並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則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徧乎其並列衆分異也其聯事衆功同也譬則風雨露雷共而化工宣生長收藏合而歲功成血脈經絡相轉輸而百體淸和咸理也然何獨事聯

也天官者以治教禮政刑事為其治者也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為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事為其禮者也夏官者以政治教禮刑事為其政者也秋官冬官者以刑事治教禮政為其刑為其事者也譬言天而五行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行而覆載生成之德各正其備也播五行於四時而木火土金水歲月日時干支子母迭而運也○愚按王者代天以治天下苟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成冬藏之德一不備則不足以全乎君而為民極故天官地官云云者若曰此王者天德地德與春夏秋冬之德所分寄之官非即以天地等名官也至冢宰司徒等則各因職掌所命之名蓋王者以治邦天之照臨故天官守治典以教邦地之厚載故地官守教典以禮邦春之生育故春官守禮典以政邦夏之當

當故夏官守政典以刑邦秋之肅淸故秋官守刑典以事邦冬之各正保合故冬官守事典不然天官六十屬何與於天事且天君衆也冢官於天臣子儼然以天自處六卿分理之義謂何

惟王建國○註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方正位**○註玄謂考工匠人

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正位謂定宮廟**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疏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宗廟為陽故在左社稷為陰故在右朝君臣治政之處故在前市貪利行刑之處故在後也**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註極中也

令天下之人。各得其所。不失其所。○王氏曰。四海之治歸王畿。王畿歸王朝。王朝歸王躬。而王建其有極。王道不出於此。故六官篇首皆以此語冠之也。○葉氏時曰。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究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如周之敘言是也。益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設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愚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鄭氏曰。或問周公之序六典也。并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於民也。民何以遂取則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有如王之立朝。后之居市。朝之在前。市之在後。公卿大夫之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為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五軌。宮隅之制。而以為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為野涂。為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為人知其為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官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人一。鄉卿一人。縣此而統六遂。縣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為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為教之大者。固在於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驗國人。不使官府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敢專賈之利。人與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宮目皆焉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威階級之中。銷其亢等。昔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不亢貴。卑不踰等。求一世之人。皆

周禮　天官　卷一　序官　四

大音泰。後倣此。

安於禮者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極哉。嘗讀詩之國語。每歎衰之富商民牟蕃衣褫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卑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見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然在此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注】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

周禮　天官　卷一　序官　五

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鄭云。宰。官也。【疏】云。齊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疏】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家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劉氏中義曰。天者。萬物性命。資之為始。故冢宰掌治。以經天焉。地者。萬物形質。資之為生。故司徒掌教。以經地焉。天官掌其治。地官掌其教。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生。俾萬物各正性命者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周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百列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

藏才浪反下同

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縣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東萊呂氏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各得其平爾。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若商則謂之阿衡。阿衡。平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爾。使四海之內。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上農工賈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大抵天下必盡事。須是識得易簡道理。能行其所無事。方盡作宰相均平之職。不是要作聰明之謂。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註 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 疏 百官六爲則稱冢。是進異名也。列職於王。謂之總百官。與五卿並列。則稱大。是退異名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 註 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辟亦必反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註 此民給徭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疏 按宰夫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敘以治敘。徒掌官令以徵令。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並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並有府也。腊人食醫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惟有天府一官。府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

十徒也。按禮記王制曰。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陳氏集說。牛弘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官制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考。以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其下吏止若此。先王所以省吏員者亦至矣。吏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廣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史。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史追捕有功者。得一切

此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
君子往往多出其間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然自
鄉差之灋變爲顧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
又從而奪其庸是教之爲姦而又授之具也上
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
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夫官之不勝吏奸也亦明
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繇此言之則夫大宰之所
以省吏員者直欲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
給其祿者直欲人之知自愛也○節鄉鄭氏曰
或問大宰至旅下上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
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
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
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
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
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

作實做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
責管仲變先王之灋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
旣殁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
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
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
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
三少旣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
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
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
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
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
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
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
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

關市待賓
成山澤待
喪紀邦貢
待弔用

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
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
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
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人約一官凡五百人則
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在其必相半
爲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
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
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
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勢宜多而不宜省者則獻人
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
百有二十八矣○又曰府史胥徒蓋九職中閒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以天官攷之凡二千
六百九人奄人關人內豎等六十四人九嬪世
婦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
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總食祿者三千六百八
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攷

者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爲準通以三千六百人
爲額不限以兼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
可賦田則給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其祿以
百畝爲差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
糞上農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爲差則庶人在官之祿凡五等也今通
以百畝爲限則食祿一萬九千八百夫王畿千
里之內提封百萬井十一以供稅則所入無限
而以一萬九千夫田之祿以給庶人在官者何
患不能足哉而況於兼攝者乎又況關市有稅
山林川澤有稅四方諸侯歲貢無限以之供郊
廟賓客之費蓋甚優矣或者疑其不能給殆未
深攷也何以言之百萬井之田爲井九百萬夫
井稅一夫而入於公者九十萬夫除其山林城
池苑囿三分之一則收田稅六萬四千井爲田

五萬六千六百夫除其府史胥徒之食尚餘三萬七千以下夫也。○愚按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知官與吏無其分也兩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吏東漢流品漸分然以胡廣而不免爲郡從吏袁安世傳易學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以從事功曹起家而不以爲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也則周官之府史胥徒其不以卑職冗員限其終身可知已後世不爲之謀其生而但爲之抑其格則犯科爲姦不自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爲之長者之過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疏序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此宮正之隷天官爲前內宰等入天官爲後也。○官制曰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雜說先王陳設兵衛皆伯相家宰統之召伯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呂伋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臣統宿衛也此最有意○雜說環衛官有兩項一項是公卿士大夫子弟爲之分制八屬宮伯領之一項是官府在王宮徒役爲之分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分置區廬宮正領之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郎衛宮正所掌在漢時所謂兵衛周盡屬冢宰至春秋猶存如潘崇爲太師掌環列之尹至漢郎衛屬之郎中令兵衛屬之衛尉二項已是分別然光祿勳掌典謁署郎而太尉部之則亦隷於三公但以文屬無所徵令於其間也至武侯相蜀深慮宮中府中不爲一體則當時宮府判矣。○陳氏禮書曰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皆曰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誤也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衆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緩急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

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宮之左右前後執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署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明經行修者充之至於公車特起賢良方正端朴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凡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保任而後處之

前錦陳氏集說中稱王先生今仍之以別於諸王氏後倣此

亦古之遺制也○王氏曰以分職[illegible]凡掌百官府執事於王宮者之長宮伯掌士庶子宿衛於王宮者之長以衆職言則宮正總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亦隸之○王寶曰言列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衛者守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之屬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莊渠魏氏曰宮正宮中官之長宮伯副之先王燕居宮中宮寺婦人皆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王先生曰昔杜蕢以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飲酒樂遂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饗而罪其司明酌自飲而罪其司味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故後世以杜蕢之爵謂之杜舉後世以仲允爲之周道微矣膳夫得人則如杜蕢非其人則知仲允此其所以次於宮伯也○官制曰此猶漢少府本朝御前供奉官○何氏曰丘氏曰膳夫以下庖饔亨人停官皆以上爲之而膳之家宰以人君一身六軍萬姓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愚謂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煑餅皆因飲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灋行寧有是禍乎○愚按後世以飲食肆其大惡未嘗不卽出於大臣安在膳夫庖饔統於冢宰遂可絕亂萌乎噫是未嘗深攷其義也讀周禮者謂六官之屬統於卿而五官總聽於冢宰一人惟端拱於上食租衣稅而已乎蓋六官得其人而後全乎其爲冢宰也冢宰得其人而後全乎其爲君也冢宰賢則天下治冢宰不賢則天下亂而冢宰之賢不賢惟君是視是故堯舜之時民飢不足憂民溺不足憂而惟兢兢於得相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又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蓋君之難有劇於百執事倍蓰而無算者矣此周禮不言之微意也

苴音古

物買之買音嫁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買主市買知物買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注饔割亨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疏饔和也熟食須調和故曰饔所主在內者以掌王及后世子并宗廟之事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注外饔所主在外○疏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

亨普庚反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〇註主爲內外饔爨肉者。○莊泉魏氏曰今之廚役也古乃以士爲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後世士多淸談日用之事委諸丁人以爲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其以此類求之庶知古人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之道○愚按亨人爲內外饔爨肉其亦有內外亨人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註郊外曰甸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疏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籍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共野之爲又給薪蒸以共烹飪故次亨人也徒三百人者天子籍田千畝借此三百人耕耨故特多也○雜說甸師下士也得爲獸人中士之長太史下大夫得爲內史中大夫之長以卑而統尊極有深意存乎其間如前漢元封五年置部刺史六百石二千石不盡皆得以六條紏之

周禮 天官 卷一 時官 十四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𩾏音魚

𩾏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潛溪鄧氏曰吳氏以甸師屬宗伯兪氏以獸人𩾏人鼈人屬司空舒氏曰冢宰掌邦治天子耕籍以帥先天下治本也況周先公實以農立國乎豈可以共粢盛之文而耕爲三春之事遂屬之春官哉獸人等三官皆共王膳羞於內外饔類有所繫不得而苟析也

腊音昔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腊之言夕也○疏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

周禮 天官 卷一 亨官 十五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醫師衆醫之長

和胡卧反齊才計反

食醫中士二人○註食有和齊藥之類。○雜說食醫專和王食○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疾醫中士八人○雜說疾醫專治內證

瘍醫下士八人○註瘍創癰也○雜說瘍醫專治外證

獸醫下士四人○註獸牛馬之類○王氏曰先王愛民以及物雖物之微無不治焉所以爲仁之至也○國裳舒氏曰吳氏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事當去

女奴詳天官內宰職王明齋女宮女奴女奚稱

其名與職而取其文合於內饔食氏以獸醫屬司空愚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者正治未病之事獸醫與醫師以類相從亦無可疑者況所謂人無夭札物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酒正酒官之長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註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臨川王氏曰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籧篨蒙鏐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修聲同若以是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而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也 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疏奄十人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亦府史之類女酒與奚為什長若胥徒奚三百造酒須人多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林氏曰周官凌人之掌冰上以濟天時下以防人患

醢呼在反

醯呼西反

幂[illegible]反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註竹曰籩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註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於醢也○疏天子豆百二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腳臐膮炙膾之屬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今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故不言豆人而言醢人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幂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註以巾覆物曰幂○疏幂人掌共巾幂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舍行所解止之處○疏解脫止息之處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註幕帷覆上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國賓舒氏曰

此三官之義不明故後世離宮行殿㮀爲家之產。姑以爲一日巡幸之備然則有志於經世而爲生民立命者。可以不察周官之義也哉。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有賈者府官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故也。○雜說理財之官鄭氏謂大府若漢司農。司會若漢尚書。鄭氏姑以一官之近似者爲之附。以漢攷之。外府卽是司農。內府王府卽是少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器物。凡良貨賄入焉。內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貨賄與凡四方之

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故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之事。外府共之。賜予衣服玩好之來。玉府內府共之。至於大府。則兼總內外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悉經大府。如財之當入外府與當入王府者。大府皆得樽節之。漢時卻無少府一官。凡天下經賦。盡歸之大司農。凡山海之財。盡歸之少府。到司會又不然。鄭氏謂若漢尚書。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官皆有尚書所以分爲四曹。如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主凡吏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又分主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會計之職。成周司會之職以中大夫爲之。其品甚隆。凡外內府之財。皆計於司會。獨漢高帝之世。蕭何知此領天下文籍財賦。以柱下史張蒼爲計相。蒼旣遷。不復置。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專管會計。

如太尉之金曹。自主貨幣鹽鐵。事倉曹自主倉谷之類。我本朝玉府自是今之奉宸庫。內府今之內藏南庫。外府今之左藏庫。自渡江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也。周之二府今分爲四。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之內藏以爲天子私藏。其它泛常所入。一歸之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所以戶部多做不行。只爲分散四出。權不歸一。所以今日財用漫不可考。○周禮菁華大府總凡貨賄之入而頒之諸府。蓋外府職邦布以供邦用。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待邦大用。若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玉府專其掌。掌王珍好之器物。以共王服食好賜。而又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幣以振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隸於冢宰。所謂制國用者也。何者。

自大府而下。大抵皆出納會稽有司也。夫有司不敢與天子較是非。論可否。持予奪施舍也。是故有所謂好賜匪頒。則共命。有所謂芻秣幣帛。則共命。有所謂工事羞服。則共命。有所謂凶喪賓客。則共命。某服宜賜不宜賜。某事宜舉不宜舉。某物宜用不宜用。某役宜與不宜與。皆不得與議於其間。惟冢宰總百官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制有司之擅共。凡所以好賜匪頒芻秣幣帛工事羞服凶喪賓客。皆有定賦。太府但稟其式處頒之。侈心盜志不戒自抑。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嗚呼。茲成周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至於禮制樂作。兵寢刑措。持盈守成之效。雖神祇祖考猶安樂之。豈非制國用之所來乎。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

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註 工能攻玉者。○疏 玉府之職，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為主，故云玉府，有工使攻玉也，有賈辨玉之善惡貴賤故也。○李氏曰：按玉府內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布藏之在宮中者，周公皆入於太府，則司會之鉤攷，司書之要貳，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覩，憲制所不行，按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寧有紀極。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灋也。○繆國書云：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之所作，及獸人斂人所入之物，專共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用，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註 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王先生曰：此以待邦之大用。○繆國書云：內府外府雖以內外為名，然內府共邦之大用，外府反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互相參稽。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而大農掌國家經費，職守既分，官府亦異，侈心生矣。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註 外府主泉藏在外者。○王先生曰：此官待邦之小用。○劉氏曰：外府所謂受用之府

會古外反注同

尙音常

幾論互見大府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註 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疏 曰：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知會大計也。○雜說：夫理財之職，凡府藏之事，大府下大夫為之長，至會計，又別立司會為之長，其屬職內掌邦賦之入，職歲掌邦賦之出，司書掌簿書，職幣掌收奇羨，此等合屬大府，而令也皆司會主之，用中大夫二人，其權勢足以檢括，使不得為姦利，則是太府至外府，但為朝廷掌管財賦，而會計支用，皆不與焉。先王措意甚遠，自後世觀之，疑利權散出，漫不可攷，所以設官皆幷合之，凡會計之事，皆司農之屬官。如唐置三司使，凡山澤之利，盡歸於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於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但設副使，而一司使為之長，雖別設官司以相稽攷，然已是三司使之屬，大非先王之意。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註 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註 職內主入也。○王氏曰：職內主入，職歲主出，各有司則為職，內以入攷其出，職歲以出攷其入，互相攷則數職入有所事省，故官吏省，賦出無所事繁，故官吏多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註】主歲計以歲斷。○潛溪鄧氏曰。職歲制國用以歲爲斷也。○明齊王氏曰。歲當作出。凡出內之出讀作昌稅反。與歲音相類宜作出。○愚按司會掌大計。歲計曰會。歲以司會名官。則主歲計以歲爲斷。正司會之謂也。不宜復有職歲。有職內。當有職出。明齊之說甚長。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此三職皆有府義。不得名府者。以財不久停故也。○王氏曰。職幣掌餘財。○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東萊呂氏曰。主王裘服。○國家舒氏曰。俞氏以司裘并下典絲典枲桑人追師屨人六官。皆冬官之屬。芬按俞氏作復古編。謂司空不亡。蓋據本經冢宰六典。小宰六職。及書之周官。記之王制。且以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而共工則各垂焉。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此眞天啟獨見。覺漢儒以攷工記附益之者爲謬。顧於此六官。復以工事爲言何也。芬謂冢宰掌治典。亦惟求之王身。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所以輔養交修。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遏絕人欲之萌者也。又何疑司裘典絲枲諸官哉。惟太府以下八職。皆爲冢宰。似乎繊屑。然九貢九賦九式。已見於大宰小宰之文。王制亦有冢宰制國用之說。孰謂財賦非冢宰之事乎。陳平爲相。不答文帝錢穀之問。蓋禮經絕滅之秋。不知學之過耳。周家惟以此官屬冢宰。是以無不經之費。雖王及后世子之匪頒好用。亦有式以制之也。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內宰。宮中官之長。○【疏】內宰對太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太宰不稱外者。爲兼統內也。○王先生曰。王有太宰。而后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后謂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后謂之內小臣。可見后之不預外政。○節卿鄭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官。凡將命酒婦之人。自九嬪至女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織紝衣服。凡掌內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爲之。雖奄官亦遴其選。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咺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闈乎。漢大長秋爲后卿。蓋內宰之意。自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役。如小臣之屬。自內府令如內司服之屬。猶領長至於從帝入宮。贊道內事。若中常侍黃門。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祀之業。與大官尚方中藏府令丞。與掌貨人采女官嬪侍使服食[illegible]器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

漢志少府中黃門騶收法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內者

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
鄧通雖爲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自
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默少府
者。徒以文屬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
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
嬖。況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
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敕許后減省用
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
周家氣象。後漢遂致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付
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
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
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
設官之意。
無復存者。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〇【注】奄稱士

者。異其賢也。〇李氏曰。周禮一書其餘奄皆不命
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
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業。或開林第之言。固不
可以屈辱。後又混淆男女。其用奄人。是乃制事
之宜矣。然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
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兄可謂卿
大夫乎哉。〇雜說。后之尊亞於王一等耳。掌其
命者。四人而已。三代禮樂號周爲備。而六寢六
宮之奄寺內豎。其衆不過二十人。不有定制。其
能如是哉。〇節卿鄭氏曰。儒者多疑先王之世
亦用奄人。不知此皆領於冢宰。無可慮也。漢少
府得管攝宮中奄宦。而少府屬於丞相御史。此
制猶古。自光武以山海鹽鐵歸之郡縣。是宮中
私用。盡付與外有司。章和以後。宮中不堪。於是
別自立監。皆用奄人領之。自是奄人不領於外
朝。至隋煬帝置殿中監。專以奄人掌之。凡王后

服食器用。盡出其手。大臣不得誰何矣。〇永嘉
陳氏曰。西漢去周未遠也。政事規模。粗得古意。
夫極治之世無它。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
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閽人寺人
之屬。悉統於冢宰。蓋閽寺之徒。朝夕左右。最易
褻近。人主亦易得而寵任之。今旣屬之冢宰。則
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之
制。猶稱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王之
內臣皆屬焉。蓋九卿之長也。佞倖如鄧通。其官
止於上大夫。寵任則無爲達。一有細過。申屠得
以伸召斬之威。此時宰相其權最重。自武帝疎
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人內。其權稍輕矣。旣而
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舊惡。則宰
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況當時
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成拜議郎。更宿王宮。以

備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御唾壺
是也。東漢則不然。議郎不更宿直。故人主無由
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不復參調他官。盡是宦
者爲之。故人主日密邇小臣。卒至宦者用事。廟
堂機務。朝臣不得參訂。王爵天憲。往往皆專閹
闥。操持曾踰。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得以
成敗國之謀。君子因其末勢之恣橫。而原其初
之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無復西漢統領九
卿之職。而宦者之專權。非三公所能制之故也。
〇雜說。成周凡內臣閽寺。皆屬之冢宰。漢與內
外之官。皆屬丞相。故鄧通無禮。申屠嘉得以召
斬之。惟文帝能伸其威。必待困辱而後召之。小
臣自此不敢妄爲矣。自景帝以貴幸用事。丞相
之議。屈於鼂錯。大臣之言始輕。是後九卿更進
用事。而石慶不能與議。嘗欲治近臣所忠。九卿
咸宜。而反受其過。人臣見輕可知矣。其極至於

孔光爲相不答省中語而養成王氏之禍也○雜說成周建官內外不分內臣皆冢宰所屬。漢以鄧通韓嫣爲上大夫上大夫乃外朝之官而鄧韓寵幸在內之臣亦得爲之亦見漢時內外無所隔絕僅得成周遺意王嘉爲東平王訟寃表石顯之不當侯而嘉反下獄死此漢之所以衰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註 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囿御苑也游離宮也○

疏 周禮之內有同官別職則此閽人每門及囿游同名閽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推有官聯耳○徂徠原亂曰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佞進而正人廢矣讒佞入而君政敗矣呼亂是以生○雜說內小臣雖專出后之命令以風化天下然閽寺職之命令不得苟出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註 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

疏 此奄人也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旣入呂郤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人明寺人奄人也○雜說幽王之時周之憲度無有存者而猶有寺人傷讒之

事夫寺人內臣也得志於君後世戕賊忠良招權勢反惡讒如此至欲取之以投豺虎豈不賢哉卽先王之時內臣亦必取剛正能守慮者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況成周之時乎○雜說周家冢宰一官凡閽寺嬪御之職服膳莞庫之司皆屬焉先王奚必煩細若是哉嗟夫先王此意不明於天下蓋自冢宰失職而後有女寵之禍有閽寺之變有內蠹之私有宮市之患有奢侈百出之弊凡先王治天下之本莫不蕩壞焉

內豎倍寺人之數○

註 豎未冠者之官名○

疏 左傳叔孫穆子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爲之耳○雜說閽寺旣嚴其守然後繼以內豎○莊聚魏氏曰寺人不曰五人而曰王之正內五人內豎不曰十人而曰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聖經特筆也其深有憂患乎曰是皆不得已而用僕僕之使令而已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矣

九嬪○

註 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李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奢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

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依其瀆。有屬則必考其功。奉瀆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舉宮中之人而皆勸勉者。宮有其長之數也。而況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一人。恭皆分命賢人。以參撿內事。與夫嬪妾嬪人。自相使令。而不復與忌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漢高欲易太子。立戚姬子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說。袁盎引卻愼夫人座。謂妾主不可以同座。文帝怒。說以人彘。乃悅。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專恣。幾危國祚。而公卿附麗之不暇。其何冢宰之能帥也哉。

世婦○註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王氏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酒婦。納女者以身自稱。猶婦人之於姑也。婦人之事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李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身。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之事。旣十年。則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或教於公宮。或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是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夫王之六官。當貫魚之寵。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親。甚或取之倡優下賤。如虞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賴。亦不可忽。晉懲懷太子。

宮中爲市。使人居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居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愼若此。晉武平吳後。掖庭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徧。怨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用不足支。民財所以困。國家之敗。何莫由斯者耶。○柯氏曰。按昏義二十七人。春官亦有世婦。則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其職又與此不同者。後儒合之。則所謂下大夫中士果何人也。竊意天官世婦與九嬪女御爲列。則誠天子之嬪妃也。春官世婦則專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大夫士之爵者。乃女官設府於內。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內宰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瀆制乃備也。觀其所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莊聚魏氏曰。康成之說。至哉言乎。蓋嘗讀易而得其說。剝之爲卦。上九以一陽載於羣陰。君象也。六五率羣陰以承一陽。后象也。后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然不免爲剝其君者。蓋陽雖以博施爲德。而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有不爲所喪者。故古之聖王謹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御妻。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天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閒有待年於國者。侯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女御○註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氏曰。女御內宮之屬。至卑者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王氏曰。王有大祝小祝。而后亦有女祝之官。○國裳舒氏曰。吳氏謂此宮合麗禮官。又曰。禮所當祀。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羣小祀而已。舍此則淫祀

也國家祭祀皆天子專之於外后特共籩豆而已豈復於宮中自爲祭祀之禮哉且文帝尙除祕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此職宜刪去謂移屬宗伯是矣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廢之況禱除疾殃而祠以報福若鄭氏所謂門戶竈者可謂后宮無此祀耶故刪之測未可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註女史女奴曉書者○疏職與王之太史同○雜說王后有女史視聽言動安得不正○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以爲之也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此蓋擇嬪御之賢者爲之歟○横渠張氏曰周禮女八人爲女史令執彤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頒碑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今懸於先王之世后宮猶有女史掌書宮女之善惡以儆懼之至後世史官之職墜焉不修何歟中主具臣息及於播惡身後孝子慈孫百世不改或未嘗不顙泚心折也是以古之史官所紀是非人主不得見有身可殺而求其一字之易不可得者豈欲暴君父之過於天下萬世哉凡以俾吾君吾相有所戒懼不敢爲非忠厚之至也後王不然虎豹九關之內一嚬一笑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進退分焉而載筆之人所謂密地寒暄纂中嚬笑皆不可得而知憸奸人殺人君子受惡又可勝歎哉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註典主也主婦人絲枲工官之長○疏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賈人也○雜說典婦功以下三官悉用士人先儒以爲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爲之則害國政矣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枲思里反 音洗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註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

縫扶用反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註女工女奴曉裁縫者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丁回反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註追治玉石之名○疏詩云追琢其章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男子陽義又取夏時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婦人直取首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戶雅反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註夏采夏翟羽

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〇注綏者旌於干首也。〇臨川王氏曰夏采掌大喪之復而置一官則其兼掌明矣。〇王氏曰掌復之官而謂之夏采者采色所以重生之道故也喪則哀素哀素則事死之道也復者所以幸其生故以采色

〇雜說六官大數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已也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官爲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爲額則凡三千人其間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而命官作史者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

王時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事其大略而言則土訓誦訓無它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田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則兼攝爾盟府命士也而太師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而同官每鄉卿一人每宮卿二人若是者皆非實事也齊桓令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書司右屬司士皆古制也。〇雜說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朝之官治不遠過夏商而先儒謂三百六十職事有其官有其人所謂卿大夫之數截然不可易故後人疑周官之冗是不知兼權之義也存其職事之名以爲天子備官耳。〇雜說諸侯之上大夫卿者以上大夫爲卿也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然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若蠟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所拘哉亦推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之也臧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

取之者主置者言之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一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

明後學桀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

生萬民○【注】典常也經也法也○【疏】六典治教禮政刑事之表大宰總六官故俱建之也六官雖有治教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是治法故云治邦國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倳也生猶養也○【疏】倳猶立也謂人物立地中為倳蒯通說范陽令曰天下之人所以不敢倳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疏】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以下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也○王氏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疏】禮之用和為貴故曰和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王氏曰物各當其分謂之平○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則彊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當其分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

佐王刑邦國三時皆有官惟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篇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王氏曰百工典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故云富邦國○【疏】太宰職文分為二段從首至以富得民一段十條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自正月之吉至職未明須宣前法依事而施○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皆正言官名獨於前三官言職者以太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其職特尊於治官之屬故言職以別之推此則五官皆然○東萊呂氏曰周禮一書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皆攝之使皆歸於

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濟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稱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旣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散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灋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體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

相關。天下雖廣。會爾總在六卿。至於家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竝列於八方也。家宰之與六卿。竝居於六職也。一也。○莊綽鷄氏曰。先王封建諸侯。以道治天下。定爲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太宰徧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太宰所掌。治典太宰自主之。其次分掌於五官。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專務以灋把持守令。不復有君道。六典滅亡久矣。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註 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某氏曰。官職。百官分職。辨者。各有司存也。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鶴山魏氏曰。周之官職。其聯事最密。故朱文公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官常。謂各自領

其官之常職。非聯事通職所共也。○王氏曰。常謂故常也。蓋六官之聯事。有非灋之所能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與機制宜。官常則以告之所常行者。於今列之以爲常。書曰。以典常作之師。典則所守之灋。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官灋。謂職所主之灋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灋度。小宰職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王氏曰。書曰。制官刑。儆

聃乃甘反

於有位官訴。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是也。○丘氏曰。官聯官常。各致其一官之治。故不言邦邑。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註】都之所居曰鄙。則亦灋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疏】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

大疏者。與六卿同處於小都。大疏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註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陳氏曰。先王之建都鄙。以爲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居畿內焉。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水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何氏曰。以其有邑。故曰都。以其在國之鄙。故曰鄙。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疏】按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黄氏曰。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樂以告之。牲牷肥腯。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旣成。粢盛旣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於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於國。蓋其神皆王所馭也。灋則其官之灋。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龜山楊氏曰。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太宰歲終。令百官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樂音洛 又音岳

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爲吏者。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祿位廢置。初不相因也。而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攻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恥。失其旨矣。○愚按吏有職守。不能無廢置。士惟錄其賢者。詔之祿位而已。然祿位其賢。則不賢者勸勉鼓舞於其下。而不自知矣。故曰。祿位以馭其士也。夫先王爵人祿人。天下日趨於善。後世峻文繁策。士之賢者則疑之。一有過。惟恐其不舉於天下。而卒鮮可用之士也。然則操馭士之權者。盍反其本矣。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王氏曰。征求無藝。費出無節。非所以馭其用。使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斂不加而用足矣。○龜山魏氏曰。賦有分須之意。以井地所出獻

於王也。如禹貢之賦。與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及兵賦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須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唐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爲不便。況成周乎。○某氏曰。量民力以制賦。量臣入以制貢。

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廬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爲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劉氏曰。用禮達以成其風俗。禮樂決洽於人心。則風俗自成。○王氏曰。家自爲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明齋王氏曰。邪俗之禮。不同而無害於義者。如耐有離合。衣有玄端。褘被。冠禮有醮有醴。因其俗而節文之。俾民

相安而不敢越。○劉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于朝廷。○明齋王氏曰。都鄙有君道。故封內刑賞。得自專之。方士所謂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訟者。上之於國。猶今之題知。而不屑屑兼聽之故。事治而上達也。○疏田役以威其衆。則卿大夫得田獵。而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惟人君耳。大夫惟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羣。亦是常田。豐卷欲備取鮮。故子產曰。惟君用鮮。明大夫不合也。王氏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鄭汝諧氏曰。馭猶馬有銜勒。而操縱可自出也。祭祀有廢置。使無僭。故亦曰馭。○雜渠魏氏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灋治之。在封邑則君道也。故以八則治之。灋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於上。而下得自專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劉氏曰。置之在位。所以勸其善行也。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詔。告也。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雜說。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蓋所以抑夫人僥倖之心。而作其進德與功之志。固不容以濫授也。然有當然之報。亦有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也。人或視之以爲常。而無激昂自

奮之意。惟有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事爲。則所以鼓舞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者。又寧有已耶。此八柄予以取幸之深意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誅。責讓也。凡言馭者。所以敺之內之於善。○雜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而親親等事。亦當自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太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曰。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復君民之心。書曰。無有作福作威。其義一也。○愚按。後儒謂生曰放宥。八議一條。八柄中正不可少。而許咪膺字則於養老爲合。存之以備

宰或作率

參。鶴山魏氏曰八則八柄言馭凡十六字只
當通作一義講庸成以馭而納之於善訓馭字
不知祭祀如何馭神以納於善竊意古之馭者
斟酌裁徐自有其禮當訓為品節而歸於範之
意如祭祀則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不
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如是則其它馭字
可盡通矣又其間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
貪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禮
古者待臣下無絶禮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
喪服行雖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
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爵奪之而不使
其妻子至於乏絶故禮為舊君有服上下皆以
忠厚存心如此其至也至戰國孟子始有艸芥
寇讎之論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為後於魯
為臧為也以其據防請立臧為為後故孔子以
為要君是三代之禮臣有罪而奪爵之類亦必

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其所以為馭而庸成
之誤解經或導後世人主以虜使其臣共稱實
烈當表而出之。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
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
曰達吏。八曰禮賓。○【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
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賢有善行
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
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祭
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

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
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隣。○臨川王氏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
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
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
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
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至
蔽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
○又曰統言舉此而彼從焉。○劉氏曰常𢚩之
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
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棫樸達吏也
鹿鳴禮賓也。○鄭鄉鄭氏曰八柄八統大宰必
以詔王何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禮之
常而權者禮之變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
民有一定之禮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

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禮以要其君雖然權
用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大宰之詔此亦慮
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盱江何氏曰統猶綱
也梁氏曰馭群臣者執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
舉其綱故曰統。○仲與俞氏曰柄尚嚴統尚寬
嚴以繩其臣寬以諭其民操縱之要也。○愚按
人臣各敬乃職以報其上也自君之禮臣倡也
是故先王敬天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事天者
先王敬百姓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養百姓者
不然君失禮於臣臣必荒其事天敎民之職然
則不敬其臣是不敬天與百姓者也不敬天則
天厭之不敬百姓則百姓仇之矣八統自敬故
已下先王敬體其臣者備至而郝氏以為嚴以
繩臣寬以調民其猶後世文禮之習也歟。以
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

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或曰掌山曰虞水曰衡四曰藪
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
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或曰化絲爲帛化枲爲布八
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注任猶傳也○疏傳猶立也使民之業得立也鄭司農云三
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
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轉移爲人職事若今傭

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
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
官主山澤之民者○疏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衡
是官非出稅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山澤曰虞川林曰衡則衡不
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澤無水曰藪
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金玉曰貨布帛曰
賄嬪婦人之美稱也○潛溪鄧氏曰嬪有夫者婦有姑者絲葛已練者枲
麻未緝者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艸木根實可食

者爾雅云疏不熟曰饉○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須其
職之事則大司徒掌之任其民而徵其財賦則
閭師掌之太宰之所掌者域萬民用九職以爲
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爽風以亂華者無
左道以惑衆者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安於鄉
閭隸於禮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太宰所以皇
建其極於天下其是之謂乎○明道程氏曰古
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
足而民無所困後世游民多矣觀其窮促辛苦
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
日益歲滋久將何若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
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
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敎之耳○東萊呂氏
曰民事固不可緩而鳥獸艸木亦豈可謂物之
至微而不之卹乎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見天

地閒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亦爲之不安而
以爲其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
鳥獸孶尾舜典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以此見
聖人參天地贊化育無一念之忘物也後世人
主但曰彊兵富國乃其職耳民且不恤何有於
物讀周禮者須知聖人天涵地育廣大氣象○
節齋鄭氏曰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
至於今民無以爲生矣夫與民爲生吾不敢望
後世而聽民之自爲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爲
生而至於無以爲生民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
又從而朘削之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讎不
至於貧窶責散不止則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
輕用其生者矣嘗觀周之先王所以與民爲生
非一事也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使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爲之比閭族黨州鄉爲
之鄰里酇鄙縣遂爲之溝洫澮川畛涂道路以

安其生。爲之禱祠醫藥賙救補助。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爲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租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於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民於是樂其上之愛已。而忘其勤。相與出賦稅以供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鈞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闕有水旱不登。則焦然寒然。損租出粟。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寡。而用之也甚嗇。如此。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而民始自爲生。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廢處。不自聊賴。去而爲工技。敢而爲商賈。不得已

而爲備係。而民之爲生益艱。迫之以徭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爲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承豈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恥。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已。則聽民之自爲生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賈氏曰。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民。以什一貢。與賦不殊。二者古之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如後世乎。先儒見太府既

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賦。令民職之財用。亦析爲三。蓋信其說。曾未深攷之耳。太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於九賦言田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職。豈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貢之貢哉。故於九職言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斷。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職。較然明矣。○節卿鄭氏曰。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曰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

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畧公田之稅而始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帑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卽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放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歛人廛人收毛皮筋角角人羽人歛齒革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材物掌葛掌染艸征絺綌其始也以九穀爲主其終也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出斂灋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立灋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爲常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逵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賦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攷之職方氏自楊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幷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爲貢者也其委

曲繖悉與畿內無不相應者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賦稅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卽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析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卽大宰之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筋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卽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灋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灋之舊矣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蓋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旣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背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灋哉虞夏貢賦之灋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埽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貴與馬氏曰按自秦廢井田之制棄什一之灋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灋按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已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卽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

是算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於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富彊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爲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各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

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幷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

賦字得此始詳然

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明齋王氏曰。口率出泉。商賈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已後事。用以解九賦。謬甚。蓋自邦中四郊甸削縣都皆田賦也。關市有廛布。山農澤農有十一之貢。此皆正賦。惟夫幣餘者。乃九式之用所餘。其詳見於職幣。古人節用。故用於上而有幣餘。後世橫征。故取於下而有羨餘。名相似而實不同也。○按集說王氏云。幣餘。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於國。故

亦云賦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註】式。謂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匪頒。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疏】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賓客。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芻積之類。喪荒。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荒。凶年

有所施與也羞謂王之膳羞工事謂百工作器物。○雜說九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劉氏曰成周非無財用也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餘其均節而財用有餘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資於下而自足者聖人所以仁其民也餘其均節以立制度則繼世之主不敢踰之不敢廢之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天下知所以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為九式者如此○周禮菁華云夫惟財用共於有司而式灋行於大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灋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敢違式灋而過共宰夫以式灋掌祭祀酒人以式灋授酒材掌皮以式灋頒皮革委人以式灋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灋斂幣餘職歲以式灋贊逆會大府以式灋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灋而稽則修心以式灋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正論道經邦之地造原立本於此而無盡壞之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illegible]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滲漏上之取者彌患於過差九式之灋不過以樽節人主亦以提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者也式灋不行而上下始交征利矣○鹽山楊氏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敘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灋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灋數制之非正論矣○貴與馬氏曰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靡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若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哀哉○雜說太宰九式不見朝覲會同軍旅出

役之式。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蓋嘗攷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等。此自有賓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而已。大宰既有工事之式。則如司弓矢司甲繕人槀人弓人矢人廬人車人所當給者皆有灋式。既有幣帛之式。則外府所謂共其財用之幣齎亦有灋式。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亦有灋式。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勳賞地之政令等亦有灋式。是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於九式矣。夫軍旅之所最急者。惟糧食爾。周官理財治兵之事。極其詳悉。豈有軍旅之重而反闕畧耶。蓋成周之世。以井田制軍賦。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不與知焉。而官府中惟廩人治其糧食。倉人共道路之委積飲食之具。遺人凡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凡此皆以待官府中供軍用者。故小宰令者是以大宰之九式九賦不及乎此。而小宰之七事未嘗不及之。意者軍國之事。各有司存。異乎後世人主之以甲兵錢穀而問及於廟堂者矣。○葉氏時曰。九賦之後。即繼以九式。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其云均節何也。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若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歟。○莊渠魏氏曰。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為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災。吾又得以蠲賦。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注 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器貢。宗廟之器。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贄。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斿音由　楛音戶　櫄敕倫反　榦古旦反　栝古活反　篠酉了反　簜大黨反

○疏 此謂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已。○又云。大行人因朝而貢。得有成器成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成服。斿檬人燕好。不得檬物。上生稱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濂。故四貢後鄭俱不從先鄭。○王氏曰。先王生財有道。取材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之。有義以取之。有禮以用之。然後有以服天下之川澤役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文父九九[illegible][illegible]以次九賦九式之後也。○總山[illegible]天以役名[illegible]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

貢而無賦凡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氏曰畿內以上取下而名賦表公上均節之制邦國以下奉上而名貢著臣子忠順之節○三山林氏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爲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畧爲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凡以此道也○東萊呂氏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故青兖同一方也漆枲絺之所出而不責之青雍梁同域也琳琅玕之所出則不責之梁曰齒革曰羽毛惟金荊有之楊亦有之故兩州同貢曰纖縞曰纖纊徐出之豫亦出之故二篚竝共當時之制其便民如此至周官大宰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立爲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似與禹貢異今以閭師攷之則任圃以植草木任工以材事貢器物貨賄之貢任商以市事也布帛之貢任嬪以女事也則知大宰所說待其名閭師所掌則其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何異哉○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潛溪鄧氏曰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自出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自入式用之外無貢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傷用無靡費而賦貢盡之於式也宰制國用其必由此矣**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註】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仲與鄭氏曰民有耦則不散民與君繫則耦散則獨禁紂之爲獨夫也無以爲兩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疏】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伯則長選賢侯爲之各有分地○王氏曰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故以地得民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王氏曰都鄙

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雜說師儒若孔孟無地與貴而民歸之者以道德可爲師表也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疏】禮記大傳云繼別爲大宗對繼禰爲小宗又曰敬宗故收族族食族燕所以收族也民即族人○雜說曰先王繫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蔽於其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灋美意不可復用如秦之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宗大族有害於國則豈成王不仁於二叔哉是以强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師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爲治也不幸魯之季齊之田并國逐君遂以大家爲不可容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

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彊宗爲言陵夷至於五胡
亂華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
而不可復收矣。○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之心
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
灋宗灋立則人皆知統繫來處而忠義立國家
之本豈得不固。○東萊呂氏曰公劉詩曰君之
宗之。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宗之者
言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
宗其相維盡如此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
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
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
時暫爲詐誘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李氏
曰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
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祖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
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在此國者後世
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
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
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
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
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
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
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
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
也。
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
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
教利之。○疏主謂大夫宣君政教以利得民民則采邑之民也。○又曰稅音以什一爲

耡音助

常不得云采地獨薄故康成不從司農也。○臨川王氏曰主有家者其臣隸之所主。吏。小
吏在鄉邑者。○雜說吏百官府之吏其善政足以得民。友謂同井相
合耦耡作者。○王氏曰相尊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
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雜說師儒友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尊師貴儒
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
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
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
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疏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工
人是藪有虞也。○劉氏曰主其藪澤與民共利○雜說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臨川王氏曰自牧至藪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
可得而治矣及後世九兩廢人得自恣莫相統一而不知所以繫之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
山甫非之也當是時上欲知民數而不可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民既散矣則放辟邪侈
無不爲也。○節卿鄭氏曰牧長主吏各繫其民而聽其兩似亦可以相維於不敗假令他日有
懷詐挾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
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而後邦國之大勢始磐固綿密不可復動秦漢以
來牧長主吏之間如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
致賓客之勢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游俠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起矣士不

詳書圭　八子協以又作　疾

比以例相比況也。

致論後世之弊而能見大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若是其深哉○莊氏魏氏曰自九兩而上多掌於五官而太宰復掌之何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常倡率以起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偏廢不舉者太宰提其綱而目隨矣秦漢丞相雖總九職而職業不相關諉曰自有主者庶事所以多廢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註 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灋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圖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知正歲縣也○王氏曰正月之吉歲之序起於此事之行始於此先王以道制灋以灋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故於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制所當改易以興利除害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調改於歲之方終始和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官制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

凡行時　其指用　其不同也　按集說則氏謂一陽　初生始和將興故因其始和而布治　和字又一說　參十四反

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嗚乎如是又何以責民之不犯乎且不特此腹誹心謗反脣後笑漢世往往置於理此何等灋哉思夫細民何以及知上之禁憲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上設灋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而深戒於理官灋家民一不與知爲豈同民出治之意乎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於邦國都鄙又垂之於象魏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斂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明齋王氏曰周公制禮述爲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大官於正月之始皆曰和布何也立人之道生生不息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宰相佐王御天豈拘拘守其繩墨之謂哉故必有協和之方而後可以守之無弊也是故舜禹以聖紹聖尚有作新之政成王名爲守成而周家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意凡於先君已行之事時移勢改有所廢缺則不敢少有損益曰變亂成灋也其小人陰壞默損則更不能問故必至於大壞極弊然後英雄之君相起而振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按鄭氏王氏以爲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爲正夏以建寅月爲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爲正歲而柯氏葉氏則又以正歲蓋指建子之月而正月則夏正月也愚按豳風之詩凡言月指夏正凡言日指周正則紀月似與柯氏葉氏合然淩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則正歲又似指夏正月矣俱存以備考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

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乃者。更申敕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疏】按大宗伯職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故云加命也。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小傳曰。牧。謂牧民之君。監者。其家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諸侯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也。長。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不世故不曰立其監。○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其官爵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郡監。幾晉而下有典籤。專以束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矣。參。謂卿三人。○【疏】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伍。謂大夫五人。○【疏】司徒司空各二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疏】按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按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則大夫四命。不合立官。鄭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疏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皆得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不足於諸侯者。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仲與鄭氏曰。前言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灋治官府。此言施行也。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注】成。八成。禮。賓禮也。○雜說。大臣之事。唯講典灋之所由出。如皐陶言典禮。同寅協恭之意。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典灋待之。大臣都無事。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潛溪鄧氏曰。諸言待。謂灋具於此。待事至而應之。○愚按天子

治吏不治民。萬民雖衆。有
入成以治官。而爲民治。祀五帝。則掌百官之
誓戒與其具修。○【註】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
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
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具。所當共修
埽除糞洒。○【疏】按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此云卜日。
則祀五帝。不合與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
五帝之處耳。○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
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
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

其義。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
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
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
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
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
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
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
五行之主。而不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
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
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
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
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
黎。爲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
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
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
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

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
句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
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於顓頊。其應
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帝。是其德不可以多
也。○楊氏曰。按鄭氏註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帝重案。云此所謂四時迎氣月令四
立之祭是矣。及註大宰祀五帝。大司樂小司寇
禋祀五帝。亦當與掌次同註。又兼云總享明堂
何耶。夫總享五帝於明堂。漢禮則有之。非周禮
也。漢襲秦禮。郊祀及明堂。皆祀五時之帝。周禮
安有此哉。鄭註蓋約漢禮以言周禮耳。我將之
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佑之。又曰。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我將之詩言天者
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觀我將之詩。則知周人
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陳氏禮書曰。五
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

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
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
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
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
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
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
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
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
帝爲五人帝。則非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
從以五人臣。而謂五帝即五人帝。則五人帝以
前。其無司四時者乎。○程子曰。自司服言祀昊
天上帝。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之徒遂有
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
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

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
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者
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
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
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
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
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
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
而有十帝○楊氏曰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
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
帝出乎震之類是也蓋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
帝猶仁義禮智信也○賈與馬氏曰王者祭天
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秦襄祠
少皞白帝沿及子孫并青帝赤帝祠之漢高復
立黑帝祠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賈生賢而知禮
親承宣室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

祀天配祖之儀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乙
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主亦終西
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至成帝時
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然後祀禮
稍正然終不能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祖
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南北郊與甘
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迨世祖中興建武
郊天卽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
又馬氏五帝祀辨云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
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僻
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畤名曰五
帝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
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
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紀中曰
含樞紐於是王子雍諸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
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復齋則謂

緇子須 又齋側 皆反下 同 ・ 比音必 反

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
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
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
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
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
別名而原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
爲天之別名而已則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
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
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方之鎭而在地也五
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
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今
疑緯書靈威仰等而謂五帝之本無且謂家語
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皆天神
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
則以爲各有名稱其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
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陳

氏曰戒者敕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
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
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之以大宰重其事也
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

前期十日帥職事而卜日遂戒○[注]前期前所
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
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疏]按祭
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故
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及執事眡滌**
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注]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

甗魚奪反　鄉許亮反　示音祇

器及甑甗之屬。○【疏】按少牢饔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及勺爵。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疏】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既祼而後迎牲也。
曰，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注】大神示，謂天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疏】亦如之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也。享先王不言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疏】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

舍戶嫁反後同　窆彼驗反　眡音視

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據時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王氏曰：玉亦以昭其文也。朝覲會同，或言大，或不言者，蓋因其時而稱之。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疏】助王，助嗣王也。贈，謂既窆入壙也。含玉，按士喪禮，用貝三，鄭注，左右䪼及中央，象齧堅。王含用玉，義亦然也。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故云口實。○王氏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注】助王為教令。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疏】祭祀上已言之，此大事唯戎事也。○明齋王氏曰：戎事之戒，必以王命者，有三義焉。其一，君德以剛為善，故欲其當萬衆之忠，布昭聖武。其二，治安則玩兵，故欲後王身親師旅之事。三則大宰於布無所不統，不可復專兵事之戒。大司馬統兵於外，其權特重，軍容不可入國，故亦不專其戒，皆防微杜漸之意也。」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疏】王有三朝：外朝，是斷疑獄之朝；內朝在路寢，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治朝，聽治之朝，在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注】謂王巡守在外時。○王氏曰：四方之聽朝，無常所，王巡守，四方諸侯各

朝於方岳之下。所謂殷覲也。覲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凡邦之小治。則家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注大事決於王。小事家宰專平。○重出疏家宰之名者。據百官總焉。故特云家宰也。○臨川王氏曰。上文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賓客之治。有詔王者。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家宰專之。○莊渠魏氏曰。王恭已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家宰。衆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荒。主好詳。百事荒。○潛溪鄧氏曰。宰皆大治。曰小治。對王言之。歲終。則令百官府

各正其治。受其會。○注正。正處也。會。大計也。○會古外反。要會。會計之會放此。餘當以意求之。○某氏曰。謂各明正所治之事。爲文書以待攷會。計簿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疏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鶴山魏氏曰。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皆然。自秦漢來。始以誅訓殺。因樂陵陽三禮辨云。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黜措之也。三歲誅賞。大

計其凡而升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考績。九載而後陟黜加焉。待岳牧九官之法也。羣吏恐不容候之如此其久。鄭師仲既引攷績爲比。而說者又以爲虞周事法詳略繁簡不同。又誤矣。○雜說。成周特家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績。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也。上下交察。而家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繁。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日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家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

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家宰歟。○蔡氏曰。夫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成歲。天之道也。周之設官三百六十。說者謂其象天一歲之數。意或然也。是以月要時攷歲會。皆非泛然無所參稽也。宰夫司會。既已攷之矣。而數其功過。則有御史治其廢置。則有家宰。而王又親數其功過爲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僚之有本。而董之有序。其效職者。非特其大臣也。而微臣亦憂國焉。其與法者。非特其邇臣也。而遠臣亦加厲焉。故僕夫況瘁。言賤者之致憂也。因嗟至喜。言微者之致誠也。是豈無其故而然哉。亦以課賞之法素明。而八柄之所掌者有常制也。○王氏曰。書曰。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

州牧刺史以下歲考令刺郡守曰辟除課第也。

廢置三歲則誅賞。分各趨時而已。○雜說三年
大閱。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群吏。只每年更互一
件。○王明齋氏曰。蓋與起事功。出納財用。上大
夫不能一一親之。皆出於群吏之手。而其所以
用乎群吏者。則士大夫也。周公之處。攷會詳於
群吏。則小臣務勤其職掌。明其出入。而不敢爲
姦欺。大臣不親細務。而得以澹心化理。蓋賞止
於長官。則百揆不侵各官府之權。使得精於用
舍。大臣務以求賢爲急。而必明於其官也。若群
吏之廢置誅賞。皆各屬官長自專之。觀鄉師歲
終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大比則攷教察辭稽
器展事以詔誅賞。乃各司之著例也。後世天下
之官。皆考選於吏部。豈爲長官者不能知其屬
吏。而爲吏部者。獨能詳其各屬各部之官。皆不
可信。而獨吏部爲可信耶。是所謂非也。○莊渠
魏氏曰。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

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
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攷郡國之
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元帝時。京房奏考功
課吏法。時公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部刺史奏
事京師。復以爲不可行。魏劉卲作都官考課之
法七十二條。其文至密。杜恕以爲用不盡其人
雖文具無益。晉武帝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上
言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之弊。
請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唐法考功以
四善二十七最。叙爲九等。國朝銓選之法。既
屬之文選。故天下之官。其考課皆綜於考功。昔
蘇洵言於宋曰。自設官以來。皆有考課之法。周
制既亡。其法廢絕。自後終莫能行之。則益以紛
亂而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
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

類例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
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
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刺舉。必如人人而課於
朝廷。則其長又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
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
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
否而不繆。斯言可謂知要矣。今誠能使天下之
官。各課於其所屬之長。縣之屬。令自課之。而聚
於郡。郡之屬。守自課之。而聚於州。州之屬。牧自
課之。其上佐則聚於朝。雖郡之屬其選重。九卿
亦聚於朝。內而六卿。各課其所屬。而聚於考功
則上下之所課者。皆不過數人。足以覈得其實。
蘇洵所謂用力寡而成功多。遂無便於此者也。
○陳氏集說云。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羣
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幾無所牽統
如出納之要。服備衛之饒。爲奉供之選。濯府

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瑣碎。凡其所列於王
宮之內外。而邇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
屬之冢宰焉。夫是以群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
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懾而不敢自私
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
人。侍御僕從之衆。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
主之心術。而使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
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
權而授之群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
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
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
之擁虛名於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拱手清
淡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備矣。上不得以
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人主惟意所欲爲。而
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於法度之
外。而紀綱蕩矣。四海並起而天下已不可爲矣。

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造用事。而審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衞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衞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於京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大僕之司。至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旣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雙。旣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改之漸。妃奏起丞祖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宮衞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幕[illegible]非賤職也。而幄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敗紹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職。而文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群臣有司。上下相語習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不對。以爲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邪。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

周禮 天官 卷二 大宰 四十

侍中。視丞相爲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謁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丈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爲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甚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而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爲姦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屬。橫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內之統攝。其所由來久矣。後世如欲徵古以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王昭禹氏曰。天官之職。其爲博大。要觀之。若散出無紀。然有要焉。與要則治天下之道。言職式制國用之始。八柄八統御百官之權。九兩九職保萬民之方。此總述均平之事。所以運量天下者也。冢宰主於制王及后世子。而有宮中之政令。主總百官以致其治。理財以制國用。而有歲終正治受會。此一官灋守也。自和布懸灋而下則率六十屬以舉天下之治。建其牧而下。則總擇天下之官。以任天下之職。此特春王正月斯政也。以其宅百揆故贊王聽治。而有六敘以爲百僚。六計以察百官。八成以聽萬民。六屬而事之職掌有定規。六職而事下六官有定式。九職而事下各職有定式。此皆每日之事也。國之大事七。支以百職之首而提其綱。或以天官所掌而治其要。此則每府所值之事也。小宰宰夫其職掌雖與冢宰相亞。大約尊者博而要卑者少

周禮 天官 卷二 大宰 四十

大積焉〃不死者記存施官尹

而詳故雖雜而不越大積焉而不死者以此嗚呼天無爲作之君以代天君不能自爲立之相以代君求之切擇之審待之隆相視爲一體相須爲一家君之所以付託相之所以負荷皆家事也故宰相事業不過輔王以承天奉嗣王以統承乎先王而已蓋主器者天子而相之者天官天子之位雖傳於一家而天子之治則公於四海是故天官之職俾王及后世子靡不由於式灋不必傳賢而天下無不治雖曰家天下而實常得賢也伯益伊尹周公所世守者後世人君所以求之待之旣與古異而人才亦不古若或貪戀權勢肆志妄行或罷軟不勝任推姦避事故天子每每自用相不得有爲豈一體相成意哉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註】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宮刑則宮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爲刑之先後左右期至於無刑者也嘗觀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汝墳遠及江漢反而求之始於后妃之本而已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雜說有王宮有后宮內宰治王宮之政令所謂后宮也至云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總隷小宰矣糾以糾其失禁以禁其邪不暇適臣知所畏而後宮近習亦有所畏此乃先王治內之道○葉氏曰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舉於王宮之刑禁王宮豈施刑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耶蓋天子之政令天

下之風俗未有不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謹皆足以害治不聞湯制官刑儆於有位者乎三風十愆之戒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於蒙士凜乎其嚴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蓋宮刑雖以爲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宮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宮刑之掌於小宰其修與廢君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周之宮刑○薛溪鄧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太宰無列何也王昭明言之宰治不適王宮乎先之則後陽治後之也治王宮故無列此互備之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註】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說】大宰以六典八灋八則治邦國官府都鄙此還以之句攷其治所謂逆也○劉氏曰貢賦之入歲無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必給則九式不愆於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不可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義矣○愚按成周之世損上以益下者何其至也有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矣有遂人等官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以令貢賦矣復有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矣夫天時不登以病民則鄉之吏治不職以病民則鄉之民老幼廢疾以自病則又鄉之而賦稅不足唯減損

六十舉大數也

于躬以爲均節之濫成周損上以益下考何其至也後世國費浩繁每歲司農先量所出責賦郡國謂之會計不給又額外科之謂之加派至橫征巧取又出加派之外其爲一時苟且之計蓋不忍言矣以叙從人者王以人從欲者亡秉國成者反覆於均節邦用之說而不投箸而起如救焚拯溺以爲邮民計者獨何心也」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注】叙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詞。○【疏】先尊後卑各有秩次則群吏得正。故云正群吏也。會歲終會計文書○雜說小宰所掌典灋皆大宰統其要。而六叙獨不掌。蓋灋有詳畧。尊者治其畧。六叙之灋已詳大宰所以不掌○愚按情讀如陳情之情。謂群臣以私情有所陳請也。亦以叙聽之。先王體群臣無所不至如此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敎。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

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注】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疏】膳夫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饔亨人有事皆來諮白膳夫。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竹埜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於夏商。通攷其卿大夫士之數。六官幾二千人。大抵多義攝也。蓋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掌葛掌荼等職。但行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穴氏硩蔟氏赤犮氏等官。但攻一事。不可兼乎。有不可常置者。因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使禁賞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攝乎。蓋周人因事而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莊渠魏氏曰。王舉大宰。大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僚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六卿亦得自辟其屬。爭以群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於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明齋王氏曰。蓋大事而必從其長。則政出多門。小臣橫而大臣無權。小事而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以多事自敝。下

委于偽反下同　委同積子賜反

倖賢者不得盡其才不肖者得以推姦藉口二者皆非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注】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氏曰以懷賓客文德修而遠人服也中庸九經終於懷諸侯亦是此意○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爲職則兵事興而民力殫矣不以除盜賊爲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不以生百物爲職則事爲廣而人材枯矣○王氏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則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法其法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爲畧職爲詳畧以立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爲用也○潛溪鄧氏曰六典言經常之道人君所操六職言主掌之事人臣之分職故其文小異大同」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

斂力驗反　屬音燭　紖音胤又音引

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注】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盛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疏】司農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惟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牲司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畧不言可知○雜說夷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廛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致司空之辟又啟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頒旗物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齊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其大要如此又有逐官屬中各自相聯處不可盡舉可以類推也○雜說制官之法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審察不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敗事如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舉足履各有所司而血氣脉理相通而無扞格故

能安樂而無危。關節之間，一毫阻滯，則病證作矣。唐虞之時，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紀序條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時之政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內朝更相參議。至於司空總齊百揆，理因宜然。而皐陶刑官，得以陳謨與啓沃之事。伯益農官，得以贊禹與師旅之事。后夔樂官，得以教冑子與教導之事。典謨備古，其事不詳。意亦可見。若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矣。蓋其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各司其司，各職其職，內外大小，莫不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事，六官皆得參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卽唐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肄之；司馬掌兵，論官材則肄之；大宗伯掌禮教導學校之事，亦肄之。非特此也，在內則爲六卿，在外則爲六鄕之大夫。國家有警，則爲

六軍之將。蓋見當時制官，關節脈理，未嘗不相通如此。漢興，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南軍雖掌於大尉，而兵不在焉；四方章奏雖上於御史大夫，而生殺予奪之權不在焉。唯宰相兼軍國之權，故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其無所不統也。九卿各率其職，雖散而不相屬，然有議論，下而博士之微，猶得參議。凡有詔令，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丞執法下郡守，故外內無扞格。凡有政事，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得以糾舉百僚，丞相司直亦得察舉，丞相不濫，故上下無壅蔽。甚者宿衛小臣亦得使之參議朝事。至武帝之末，旣分丞相官屬爲二，丞相之權輕，又不置太尉大將軍，掌兵因得以自便。是故霍光以大將軍盡兼軍國之，內冠以司馬尚書之號，朝廷大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知，何望於事之交相議論，以此[illegible]任官之意，職[illegible]雖相聯

屬，而名位不正者，不出於一人，各以私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蓋唐初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六部各以其職舉事，故大小不紊。以天下之事，三省之長相與議論，六部亦爲之參議焉。奈何以宰相品位崇重，不欲輕以授人，常以他官居其職，如吏部，如秘書監，如太子詹事等，皆非宰相職。三省之長無人焉，資望旣淺，兩不相服，權柄分而智術任，雖求以通之，乃所以不通也。君子反覆漢唐之事，乃知建官之制，其名位不紊，權柄不移，職分統而情意交通者，自唐虞以來，唯成周盡善。矣讀太宰者，可不深攷乎。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

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注】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疏】司徒五家爲比，出軍則五人爲伍。○林氏曰：以靜之伍，更相發軍，故卒而無遺脫，此力征所以均也。簡猶閱也，稽猶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版，戶籍。圖，地圖。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稱責，謂貸予。傳別，謂券書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玄謂政，謂賦也。○王氏曰：政，力征也。記曰：七十

鄭氏註傳別與質劑無甚異王氏說似可從。

者不從政。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謂於
字中央破之。兩家各得一也。○王氏曰。傳。謂地
之附近膀比爲證佐也。別。劵書兩分者。猶今之
合同。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質劑。謂兩書一札。
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劵
書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王氏曰。
其法一定而不可戲。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之
獄訟。以邦成弊之。○葉氏時曰。民聚而必有事。
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防患於未
然。是以有書以載其灋。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
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
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

周禮 天官 卷二 小宰 圭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其官成之謂歟。○鄭氏曰。成。謂成籍可覆
按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如布有經而不亂。
劉氏曰。八者。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爲本。有以證於其民
而莫敢不信。則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
政。何所措哉。○王氏曰。經邦治者。經。常也。凡物
有經有緯。一成而不可變者。經也。錯綜無窮者。
緯也。夫聽天下之治。自征役至出入。錯綜無窮。
也。自此居至要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夫民生
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
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爲之法以防之。有
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
其巧。愚者無所受其欺。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先王所以慮患可謂遠矣。**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

鄭氏曰。聽字疑衍文。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
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善。善
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
行無傾邪也。灋。守灋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臨川王氏曰。廉者。察也。辨。能辨事。○何氏曰。
辨者。臨事不惑。由仲輿鄭氏曰。善。循良也。鄭
氏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法。辨。能
之施也。乃共介在廉。善敬正。非廉不能。能法辨。
非廉無取也。**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

周禮 天官 卷二 小宰 圭

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注]灋。謂其禮灋也。○王氏曰。
大宰于戒具不言法。道揆之任也。祭祀吉禮。朝
覲會同賓禮。軍旅田役軍禮。喪荒凶禮。嘉禮有
賑膳。則祭祀之事。有饗燕。則賓客之事。則五禮
具於此七事矣。戒敕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物
之所當共。○鶴山魏氏曰。荊公云。言以法掌祭
祀。則亦不與道揆也。荊公常以道揆自居。而祭
亢不聽道與法不可離。法不本於道。不足爲法。
道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爲道。荊公以法不預道
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
一偏。爲害不小。因說永嘉二陳作周制度紀綱
論云。行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
後以道德爲法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爲二。後
學遂爲此說。如周禮三百六十官。句稽縣都井
地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

祼古亂反　啐才對反

世以刑法爲法。故法爲申商。」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注 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疏 七者即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故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賓客中兼之。七事不言斂弛。以其非大事。故退之在下。○辨說財用共於治官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故令之而已。○王先生曰。七事即六聯。獨不見斂弛。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斂弛亦在其中矣。○林氏曰。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取給於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闕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

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遂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芻輓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與於此。惡足爲治世法哉。」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 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 不祼者。覆載之德。其功化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惟祼。直加敬而已。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祭天地亦言無祼。按宗伯涖玉鬯。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秬鬯者。按春官鬯人職。掌共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鬯。○王氏曰。天則升煙。地則薦血。人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燔蕭以求諸陽。祼以求諸陰焉。○程氏曰。天地用玉幣交神明而不祼。則玉幣尊於鬯。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贊之。祼將又卑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鶴山魏氏曰。宗廟之祭。自迎尸迎牲已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爓祭熟。近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注 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太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疏 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事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王先生曰。宗廟之祼。王與后爲之。賓客之祼。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注 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禭。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賜委之禮。○疏 春秋傳者。公羊文。其含禭

預凶非惟寧不及事

齊子兮反

所用。在死之時。若既殯之後。亦容有致之法。故
春秋左氏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在踰年
後。春秋不譏也。按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
委之。彼謂王家賙委諸侯。灋此謂諸侯賙委于
家法也。○莊巫魏氏曰。凶荒之幣。玉賓客
所助以禮神。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月終
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註】主每月之小
計。贊家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註】使
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魏氏曰。家宰計
一歲之功。小宰計
一月之功。月計自受之。歲計
贊家宰受之。亞相之體也。」正歲帥治官之屬
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

刑。○【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
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
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
正月。建子爲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
故大宰縣治象於月吉。而後斂於挾日建寅爲
民時之正歲。建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
屬觀治象於已斂之後。○王氏曰。正歲。先王之
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萬民取正於時王
而已。若夫百官。則又當取正於先王也。○張氏
曰。七月之詩。言月皆夏時。而以周之正爲一之
日。觀此可見兼存之法。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
以天統改用建子爲正月。而以夏數得天。故未

皆廢。○劉氏曰。[illegible]
王氏曰。將以禁人。則宜使人皆知之。不使皆知
及犯令而刑。
罔人而已。」乃[illegible]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註】憲
謂表縣之。○劉氏曰。亦欲使王宮正其始也。
○仲與郝氏曰。宮刑。小宰專職也。令
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
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註】乃猶女也。○王
氏曰。
令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官府。百官有治事於
王宮者也。既憲禁於王宮。又明爲告令。使皆知
之。大刑。非特常刑也。於常刑又有加焉。以宮刑
宮嚴故也。今律宮殿比常法有加。亦以是哉。○
王氏曰。小宰及五卿自王宮后宮至朝王
畿。以及四海。無所不統。所以備相才也。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註】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愚按夏官大僕而退。入亦如之。夫正王治朝之位。此大僕專職也。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夫專掌王之服位灋儀者。不必及公卿大夫羣吏。而掌公卿大夫羣吏者。必先及王。而後知王之位。其不可偶出於不正。與公卿大夫羣吏。無以異也。且加厲焉。如是而王之出入

起居。焉有纖毫不正。不足爲萬國觀瞻者乎。後世君日益驕。臣日益諂。無論恣睢傲惰於上者。不得謂王之正其位。即傴僂匍伏於堂陛之下者。亦不可謂公卿大夫羣吏之各正其位也。誠倣宰夫大僕之職。而泰交之風。庶可復見矣。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某氏曰。羣吏謂待賓客諸臣萬民之吏。如地官之遺人委人。春官之肆師。秋官之行人掌客。皆待賓客之令者。夏官之大僕小臣。皆待諸臣之復者。其僕御待庶民之逆。而宰夫皆以次敘治之。使各辨其事。○劉氏曰。賓客之令。令。戒令也。次例見會同之禮。而先爲具脩也。○何氏曰。令。謂賓客有求於朝者也。賓客之令有重輕。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以敘而待之也。○鄧氏曰。臣民皆有復逆。互文耳。○維說。宰夫掌賓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章奏報告者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爲冢宰。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者。益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至內庭。遂置尚書。在內掌四方章奏。至武帝游燕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爲之。平決尚書事。章奏到時。盡歸尚書。當時少府已不可誰何。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來霍山爲之。有副封之弊。魏相白去。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收其權。遂成兩途。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註】別與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王氏曰。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長。或下於其屬旅。正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䣊渠魏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兼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正辟。禮尊者治其大而畧。卑者治其小而詳。

於治官則家宰也。治要若歲計也。○鄭要、謂大計要也○按
王氏謂官澧當作官屬。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
○王氏曰合衆目以爲凡。○明齋王氏曰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每事有一定之科條、六官之貳
聽之。治一官之大凡也。司辟中士下士。治目若日計也。○王
氏謂司、六官各屬之長。如太宰之膳夫大府。司徒之卿大夫遂人。宗伯之大司樂。司馬之職方。司寇之大行人。每事各有成處。如綱之有目。故曰治目。旅、辟下士也。治數
每事多少異也。○王氏謂當職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故曰治數。○劉氏曰正
總言六官之長也。師、總言六官之丞也。司、舉六屬之長也。旅、舉六屬之佐也。八治藏。藏

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敘
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鄭胥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
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敘官中也。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傳在朝舉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王氏謂掌官府中當先當後之事。因次敘役使
徵令。趨走給召呼。
者而行。不數數煩士大夫。
○劉氏曰八職之辨。就有宗。會有元。而贊指各適其用焉。○莊渠魏氏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隸補副貳。其數甚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多於官且數倍。積爲姦弊。蠹耗生民。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鄉大夫士[illegible]官協精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illegible]。上下相

疑不復措誠於天下之事。歲胥吏世界矣。○愚按八職所列雖聯事亦遞及辨亦遞察。刑臣工之中詳要已分矣。而況君乎。掌治灋以致百官府
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
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
者賞之。○注舉、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
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疏六遂在外故致之。六鄉在內致之可知。不言者舉外以包內也。乘、猶計也。○鄭氏曰乘、算灋乘除之乘。以入致出而知其贏耗也。
財、泉穀。用、貨賄。物、畜獸也。辟

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
在司寇五刑第四者。○王氏曰制治者灋也。行灋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
有善否。非立灋以致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大宰出灋以治之者也。小宰、執灋以逆之者也。宰夫循灋以致之者也。○臨川王氏曰以一二三四乘之。謂之乘。總會其數。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會。欲知其別數則宜乘。失其所裁之財。謂之失財。非所當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失物。○劉氏曰辟名。隱蔽其失也。○何氏曰足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藏有餘。善物、物無虧損。○劉氏曰宰夫乘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誅賞。司會亦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見內外財用總於大宰矣。○明齋王氏曰或疑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乎。生財有大道。雖用

委於僞反積子賜反食音嗣
俶昌六反

天服因地利辨其軌轍而料其調度名夫子之
畜蕃息蕭何餽餉劉晏理財其節宣斂散與
造化相流通而豈區區尙有無
多寡云爾也唯識時務者知之以式灋掌祭祀
之戒具與其鷹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註】鷹脯
醢也羞庶羞內羞○【疏】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
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內羞謂祭祀食
後所加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
王氏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
修小宰以灋掌戒具所以贊大宰而宰夫又以
贊小宰也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註】比校次
之○【疏】郎小宰七事校次之使知善惡足否○
臨川王氏曰小宰七事令百官共其財用所

周禮 天官 卷三 宰夫 五

謂官府之具也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
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註】
牢禮之灋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
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疏】聘禮
卿韋弁歸饔餼於館有五牢飪一設於西階
腥二設於東階牽二陳於門內之西北首膳
獻禽羞俶獻也○【疏】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
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
其始可獻也聘義
謂之時賜是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飧夕
食也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

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疏】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
飧不待至夕也○按王氏謂飧牽中間加賜之
牢與牽也○臨川王氏曰牢禮委積若大行人
五牢五積四牢四積三牢三積之屬膳獻則殷
膳大牢及上介禽獻之屬飲食則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之謂也賓賜王所好賜也味數以爵等
爲牢禮之數○節卿鄭氏曰先王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
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賓客先王固將以其祭
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常人待賓
客之心必重於待民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
賓客是以臨祭祀猶能莊敬自彊而待賓客則
寖待民則益衰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
至於此則臨祭祀享鬼神亦終於不誠而已矣
是以先王於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相朝於

周禮 天官 卷三 宰夫 六

寢廟相見於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肉
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
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
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鹽鹽形鹽致多品而幽
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
而賓客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爲用焉吾聞如先
王將以其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又將以
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商紂
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所以數其罪者尤在於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武王克商深
鑒覆轍於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食貨既
足則首及於報本之祭也抑嘗以周之三頌求
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
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
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
諸篇若載芟之祈耐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

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惟以對越上天之心而爲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領之。而其見於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於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略。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疏】按公羊傳口實曰含。車馬曰賵。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賵襚中。故知是賻也。旣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成也。就器。卽明器。謂神明死者之器。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之類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某氏曰。官有司。王官也。職喪。春官之屬。有司。大夫家有司。大夫喪卑。宰夫不自往。使其旅帥私家之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

而誅之。○【注】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疏】歲計曰會。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鉤攷之。月計曰要。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終。則正其十日之所成。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注】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太宰也。○王氏曰。正歲以灋警戒宮中之吏。贊小宰令之使各謹於用灋也。能。有才者。良。善也。○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羣臣。皆有寬厚溫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斂。以剛決以成信。以咸和。以勸善。勤渠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其告之辭。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惻然惟恐傷之。及觀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御其羣臣者。皆有嚴厲督責之意。大宰詔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凜凜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其志。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者。成周官人之法。大抵如此。○節卿鄭氏曰。或問太宰事權重矣。廢置誅賞。不過終篇一言之。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而取吏之嚴反諄諄不置。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

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執其法於下宰夫亦然。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宮之政令糾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爲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聞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治敘羣吏之治致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益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更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寖失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自謂上佐天子理陰陽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問而刀筆筐篋不知大體者又不過如賈生所言特以簿書不報會期爲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文墨者則雖斷獄聽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尚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宰相之職則政既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叅議之御史大夫叅議之秘書監叅

議之議政者何多也太子詹事太子太保俱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者何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終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羣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諫垣三者本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苦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爲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爲天下國家者亦何便於此此太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余之所以不得不論也〇又曰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樞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章奏下諸吏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按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御史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從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與惟監郡之制變爲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非因秦也蓋因周也今以周官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曾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是以閽宦雖

寵。丞相猶得檄召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
用士人。自武帝晚年。宴遊內庭。不復與士大夫
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
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受事。又置諸吏居中
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
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
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
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
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
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
馬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一。然已非丞相職任。
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
廢。丞相楊敞至不及與議。夫宦官典中書之任。
尚書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
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
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
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
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
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
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
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中外
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
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奪而盡歸於尚書。哀
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相統。而
西漢遂移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
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闕職。而取尚書及
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
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
親內庭。捨大臣而近小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
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熏腐之餘
於宦寺之手。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
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

柝吐各反 莫[illegible]

於外。御史糾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司
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
公統外。御史察內。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
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
而論之。則又
始於武帝。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注】時。四時。比。校次其
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
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
所居寺。○【疏】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舍。其退息處。玄謂版。其
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夕擊柝而比之。**○【注】鄭司
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
農云。柝。戒守者所擊。**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
之。**○【注】鄭司農云令宿。宿衛王宮。玄謂故。凡非
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
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
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疏】庶子。
謂諸侯庶子之官。掌卿大夫士之適子。并掌公
家之版。在宮公族之適子。使守太廟。太廟尊故

倖七內反　豢豕道

也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太廟生人之尊也下宮謂親廟四下室謂燕寢此謂諸侯謂是諸侯法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
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在焉○[疏]王之庶子已下夏官諸子職文云庶子者諸庶一也於諸侯卽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辨外內而時禁○[註]鄭司農云分別外人
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
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註]
功吏職也緒其志業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

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
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呵其衣服持操
及疏數者稍食謂祿稟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
放濫也怠懈慢也奇衺譎觚非常○王氏曰興事造業爲功
功事有倫爲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衺正故糾之○雜說天官一官唯宮正內宰獨言
均其稍食當時治朝之官掌之宮正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所以稍食必二人領之此等制度非
獨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廉恥多矣○王先生曰民非特宮中吏之家人如司隸帥其民而搏
盜賊使之守王宮則凡宿衛之士皆是○鄭氏曰宿衛無職司獨會其行事察其謹良奇衺爲

去留○雜說戊曰先王之制凡宮府次舍列於門外所以別內外敘貴賤也今宮正比宮中之
官府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矣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與婦
功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廬室官舍在內雖在宮中未嘗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府川匝殿
內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耶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註]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
勸帥且寄宿衛之令○[疏]會合之者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
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總是相勸帥也寄宿衛之令者管子云因內
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敎王左右前後

之人環衛之士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與乎其間無怪乎侍從僕御罔匪正人月終則
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註]行事吏職也
○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
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義則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日陵而無恥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
聽政令○[註]使居其處待所爲○或曰去守雜部署也春
秋以木鐸修火禁○[註]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
天時以戒○[疏]火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夏三月東出於辰九月西伏於戌因時以

隸僕掌蹕何以入宮正

戒者謂陶冶鑄銅之火。因天出火民則爲之。因天入火民則休之。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鄭司農云。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疏】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祭法又云。王自爲立七祀。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王氏曰。邦

事。小宰之七事。○劉氏曰。從王行於宮中及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以供發衛也。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疏】廬謂路門外東壁倚木爲廬。堊室兩下爲之。與廬異。○劉氏曰。王族有親疏。臣子有貴賤。○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爲至要。宮正於王宮宿衛士庶子無不統。內宰掌版圖之法矣。此則總爲之版。使王宮八面。無衆寡之不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守王門矣。此則擊柝以比。使晝夜不息。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閽人禁暴氏稽出入去苛衰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吉士。諸大夫諸師各等其功。敘舍人司祿既掌其

適丁歷反

祿食矣。此復均而會之。無使其曠職而素祿。四時有司爟掌火政矣。凡有邦事。宮門閽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以時申火政而掌蹕燎。大喪司士大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而辨之。此宮正所以爲宮官之長。禁審之地無一處而不究心。內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宰宰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義。所以列百職之首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注】鄭司農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疏】吏謂卿大夫士之總名。秩。祿廩也。

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太子所用。○【疏】上庶子爲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臨川王氏曰。上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也。○東萊呂氏曰。古者旄戈韜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齊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莊衆魏氏曰。師氏保氏教之已詳。故宮伯惟掌其政令。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

檄古弔反

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注 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 注 事，才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雜說。國有大事，中嘗備王。鄭氏以爲當從行，非也。且虎士八百人執戈以先後王，謂之爪士。王不出亦不行，宜王所之謂之出征，而詩人以爲刺，況士庶子衛王宮者哉。然周子亦有從戎事者，諸子所掌是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介甫王氏曰。秩秩。酒秩膳之類。依品秩秩。子之。日月有長。故月終均之。勞逸劇易之敘。宜以歲時更。故歲終則均之。○明齋王氏曰。秩

謂祿之高下。一事而功有勤惰。則爲之上下。其食敘，謂位之等級。官而才有陞降。則爲之先後。其次月終均秩。則祿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稍食。歲終均敘。則能有不同。故宮正因而令其行事。此卽所謂行其秩敘。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注 頒，布也。若今賦冬夏衣。○節齋鄭氏曰。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

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益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判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

皆統於家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至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內外之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循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屯直執戟。內護門禁。外統車騎者。無非六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有在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衞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紀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

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隸屬。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

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焉竊以爲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大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衛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從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眡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門闈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

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固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非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則在王所者。寧必皆薛居州乎。此宮正所以舉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須其衣裘。均其教而掌其誅賞。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虎賁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縱詭譎之

人得一廁跡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當時雖有郎衛兵衛之別。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觀呂假必以宰臣之命而後發。召公非有二卿將命以往。亦不敢專行。則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注】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疏】羞。即下文羞與珍醬是也。珍謂餚饌之小者。故略而不言。○王氏曰。后配王以治內也。太子。天下之本也。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莊渠魏氏曰。養之爲言。保安

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爲口腹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注】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罋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清水漿醴涼醫酏○鶴山魏氏曰此一節言王人備物之享第詳書皆無及此體者周禮可疑此亦其一王荊公專本此意以人主當享備物極至韋貫王黼專朔應奉可以啓人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康成先儒未有及此義者○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夫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日盡共之也王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考蓌而遵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實合之爲三十二物自有等正存焉可以類推矣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

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疏】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謂正鼎九陪鼎三卽是奇數總言之卽十二云物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各一俎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故以一舉爲朝食也又按玉藻云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也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膷一臐一膮一共三物皆有俎謂牢鼎各一俎各牲肉熟於各鼎升於各俎陪鼎之實卽庶羞在豆者無俎也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注】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疏】殷祭肝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刌肺此爲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授卽舉肺也鄭云祭謂刌肺脊也者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故鄭云祭謂刌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刌肺也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牲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云○程氏曰古者飲食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丁氏曰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可以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卒食以樂徹於造○【注】造作也○造食之處卽廚是也○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知矣○臨川王氏曰夫無大喪荒札之哉則王可以樂之時也侑食及徹皆以樂所謂憂以天下

樂以天下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以和乎其心也而助氣體之養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或曰不食餕餘惡褻也○潛溪鄧氏曰王齊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何三舉之有焉蓋不舉也○按明齋王氏亦謂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此說確不可易**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

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注大札疫癘也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李氏曰荒札烖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災人不為之說用度不足海內不窮未之前聞也○芸閣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一氣同體天理之所自然也非引而譬之也今吾有是身無尺寸之膚非我有故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憯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禹思天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飢者猶已飢之非猶已溺之飢之天下之溺與飢是已親受之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飢色國君士大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士大夫非無田祿仁人之

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仲與鄭氏曰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亦豐矣鄭謂當從周禮信以是為周公之禮歟一人之養歲刲羊刲豕八百頭犢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烏用此靡費為也齊則宜減嗜欲薄滋味清淨澹泊以通玄漠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為變食何其倒行也食味必膳夫先嘗尤世主猜疑之事惟五不舉庶幾先王之遺意**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疏奉餘膳一牢分為三時故奉朝之餘餕也按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鄭註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

故言所祭者牢肉也○臨川王氏曰奉膳贊祭非朝食之餘膳也祭所以致敬祭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餕餘不祭奉餘膳而祭非所以致敬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則燕食亦必有膳矣**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餘則其屬徹之○疏胙者酢也王與尸賓相答酢之俎也○王氏曰左傳曰歸胙於公蓋祭餘謂胙胙俎祭餘之俎也祭祀則有尸酢王之俎賓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注鄭司農云稍事為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王氏曰府。[illegible]之畧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注】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龜山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以膳夫爲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主。而王不自獻酬焉。庖人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注】亦主其羞之數不備之耳。○【疏】王則膳夫親備之。后及世子。膳夫掌之。而內饔饋之。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注】鄭司農云。脩脯也。○【疏】謂加薑桂鍛治者爲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東萊曰。孟子所謂鼎肉也。○魏氏曰。頒賜掌之。有溢予則當正。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疏】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曰。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王臣亦然。○王氏曰。若畿內都鄙山川及四海五嶽四瀆古帝王之在其國都。或王五服之親。凡以王命而祭者。當歸胙於王也。

以摯見者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陳氏曰。以摯見者受之。所以納其德。膳之所以用其德。若玉帛則不入於膳夫。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注】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龜山楊氏曰。人主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然則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制之有冢宰之式。而非以有司之法制故也。○明齊王氏曰。愚謂凡掌財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蓋百官則有進退陟降。庶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盈縮。蔑有不齊。故必以彼之入數較此之出數。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數可知。百司皆了然。故不必彼此互相勾攷也。豈得謂任其所用爲優尊也哉。其事甚明。而添一註釋。遂使蔡京執此爲說。務以侈靡惑人主。使海內虛耗。卒召裔夷之禍。釋經者言可不慎乎。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注】六畜。六牲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麕麞也。○晉溪鄧氏曰。庖人之辨名物也。內饔之辨謂名肉物也。辨百味品之物。選以供饋也。又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也。亨人辨膳羞之

鱻音鮮 薧苦老反 鮺側雅反

物也。好其辨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所以順天則也。」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注】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鄭司農云。鱻。生肉。薧。乾肉。」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荆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蟹胥。蟹醬也。○王氏曰。好羞。若文王之菖蒲。曾晳羊棗之類。生平所好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備物。故齊則思其所嗜。祭則羞其所好。可謂孝矣。然所求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其先之餅好。君子亦不爲也。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是也。」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注】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未葬曰奠。無薦羞之。虞祔之祭乃有之。禽獻。獻禽於賓客。○【疏】如掌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復按數之至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

乘繩證反 腒其居反 鱐音搜 臊素刀反

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用禽獻。謂煎和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鱻。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或曰。春艸物始生。羔豚食之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四時所膳。皆取賊氣之膏。夏時火賊金。則膏臊犬膏也。不得云豕膏。秋時金賊木。則膏腥雞膏也。亦不得云豕膏。冬行不言北方豕膏者。以中央土王。分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膏也。○又云。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大宰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爲休廢。經所言膳膏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

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也○王氏曰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莊渠魏氏曰羊子曰羔豕子曰豚牛子曰犢鹿子曰麛腒乾雉鱐乾魚鱻生魚羽生鳥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故羔豚犢麛皆取其稚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腒鱐鱻羽皆取其成者牛土畜春木旺以助養脾犬金畜夏火旺以助養肺雞木畜秋金旺以助養肝羊火畜冬水旺以助養心○潛溪鄧氏曰其有行也先蒙氣也其有膳也係所發也樂得時之盡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注膳禽四時所膳禽獻物○疏上膳夫所掌是其王及后世子皆不會禽獻爲加故世子世子可以會之亦會○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奸潔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注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疏按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肫骼又有正脊脡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代脅爲十一體按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蔌謂切肉又按少牢主婦獻尸以燔從傳火曰燔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注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脅實俎曰載○疏脅升也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注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疏百羞則庶羞百二十也醬物醬用百二十甕也珍物諸八珍之類○王氏曰內饔選擇其中御者以俟膳夫之饋王也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注膳夫掌之是乃共之○王氏曰后世子言共不言饋者殺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泠毛毛長總結也○疏泠毛謂毛長而毳謂毛聚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戌曰聲細而澌曰沙貍謂氣鬱也○愚按杯仲輿謂鳥病不能飛而貍伏貍埋同醫人云凡鄭說是也然羶臊貍腥般臂臂毛皆指其此物之不佳而非病狀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

刑當作鉶 膴火吳反又音呼 胖普半反又音判 鱐直類反又音蝶

春云盲眡當為望視○[疏]豕乃聽物不合望視
此豕望視而眼睫毛交亂
病也○王氏曰犬股裏無毛謂之赤股躁狂躁
也○王氏曰內饔辨其可食者則共之不可食
者則去之凡以謹於奉至尊也則無陰陽偏勝
之氣而氣體賴之而安矣○陳氏集說云論語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所以養志氣
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注凡宗廟
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疏]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
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上王后言煎和
此止言割亨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
褻味也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
鱐以待共膳○[注]羞庶羞也脩鍛脯也[疏]脩加薑

桂鍛治之不胖如脯而腥者○[疏]乾則為脯不
鍛治者曰脯而腥為胖○王
氏曰胖半 玄謂刑鉶羹也○[疏]按特牲有鉶羹
牲體也 謂鉶器盛豕脡設於
膴膴胖肉大臠所以祭者○[疏]膴魚肉總有也
南膴 公食大夫禮云庶羞
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按有司徹云主骨牲
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此據魚而言也
體也鱐乾魚也○莊梁魏氏曰體解之半曰胖
以左右分貴賤肉以骨為貴其
無骨者
曰膴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好
賜王所善而賜也○臨川王氏曰饔人內饔之屬人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

賓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
之○[注]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
客莫盛於饔○[疏]外神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等○王氏曰饗以飲為主若行
人所謂饗禮九獻食以食為主若行人所謂食禮九舉邦饗耆老孤子則
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注]孤子者
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
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疏]邦饗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云有
國老庶老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子云饗

士庶子者若宮伯注云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
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饗者鄭云士庶子衛王
宮者若今時饗衛士是也左傳哀二十三年晉
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
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
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國老謂卿大夫
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陳氏禮書曰天
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
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
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
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
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
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

若夫饋不帥敎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庠養之數也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方其養也必先擇與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者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服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以食禮養老也漢明舉之彷彿古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群老不與焉非古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虞夏殷周莫之改也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敎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敎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屨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敎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其莫遺於親父兄乎是

齊才細反

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愚按長樂陳氏謂天子養老三國老庶老及死政者之祖父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之致仕者而皇氏云三者之外又有引戶校年之庶人之老共爲四種陳氏之意以爲聖王之世苟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有學者遂舉而升之鄉遂大夫獻之於王矣此其老也非卿大夫則其士也苟其人庸下不帥敎者可無煩至尊屈體而下之此李氏所以又有國老庶老之外非賢不可皆養之說也愚以爲其說似是而非夫聖王敎天下以孝弟而養老於學以養老也非養賢也當時賢能者賓之於朝不肖者擯之於鄉終身不齒豈無有上之不必賢能而無咎無譽歌詠王風以至於八十九十者乎是亦王者所欲致其一日之養以風化天下者也然則皇氏之說其可廢乎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注】獻謂酌其長帥○某氏曰尊之曰獻犒兵衆曰賜○王氏曰師以用衆役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頓車馬之疲獘冒風霜而靡歲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先王於是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注】謂喪事之奠祭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注】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脀於鼎齊多少之量○雜說水有善惡火有新舊不有官以司之一切付之徒役之手則足以傷生害氣焉耳

職外內

褻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註】職主也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王氏曰膳用六牲羞用百二十品其物不可不辨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註】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疏】大羹謂大古之羹不調五味鑊中煮肉汁一名湆鉶羹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鉶器即謂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庶羞賓客亦如之者謂致饔餼及饗禮皆有陪鼎饗食亦應有大羹故云亦如之○劉氏曰孝子之愛於其親以德不以味也事於其先以誠不以物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必備其物所以竭其誠也○王氏曰荀子曰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益所以使天下後世知禮義所尚在此而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元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鸞刀之尚鉶羹之美而藁秸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鄭氏曰古人飲食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心是以移氣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以厚蒼生安身以保國家此其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之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務體且不足躬能養心乎○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註】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粢稷也穀以稷爲長是以名之在器曰盛○【疏】以時入之謂麥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又云按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爲尊故知稷爲五穀長又據爾雅以稷爲粢通而言之其實六穀皆是粢故小宗伯云辨六粢之名物是也○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

其上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一之先往也

莤所六反

南鍾而發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儆戒百姓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王氏曰以耒而刺地謂之耕以金而芸草謂之耨○王氏曰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劉氏曰聖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爲人之所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豈足以奪其志哉必躬身

爲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爲人志遂於己而誠及於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況使天下孝於其親此聖人所以務爲百畝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也○愚按躬耕以祭孝之至也乃籍者何也蓋借庶人之力以事上帝及其親也天子因祭享之故躬爲倡率用民之力以終其事猶不敢以爲固然而曰假貸焉耳然則以它事用民之財任民之力其凜凜不敢視爲固然而思所以安全加惠以報之者又當何如耶」**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

焫如悅反 泲子禮反 盎烏浪 律遂鵑 開胎也

蓏力果反 瓞大結反 誅九月癸 場直力月 己而則樹 果蓏

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臨川王氏曰茅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王氏曰焫蕭合馨香者謂以黍稷率膋實於蕭以爲燔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藉而滲之一取其潔一象其歆之意求諸陰之義也又按司巫云祭祀共蒩館鄉師云大祭共茅蒩凡茅皆出自甸

師祭宗廟則司巫爲苴以共之祭天地則鄉師爲苴以共之其職事若此又楚之貢曰苞茅其產特良故以爲貢蓋亦入於甸師而共之齊桓使管仲責楚者是也」**共野果蓏之薦**○【注】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雜說共野果蓏何所致哉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未登場疆場未用者則樹果蓏之屬雖帝籍亦不使荒也」**喪事代王受眚烖**○【注】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旣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疏】逞快也○

瘼音莫病也憯七感反曾也

踐直列

荆公之論亦恐甚兩語病耳

鶴山魏氏曰代王受灾背乃是灾禍之來欲代
王受之即今人不自殄滅之義因說古人受灾
禍只是罪已如雲漢一詩胡寧瘨我以旱憯不
知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
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降
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只說古人有祭祀無
祈禱禳禬則有之自異
端教興然後有祈禱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
焉○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疏磬謂縊殺之
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
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於隱者不與
國人慮兄弟○王荆公謂甸師共祭薦之物所
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

則正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
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
事宗廟也鶴山魏氏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賈氏謂絕服之外同姓者蓋五服之內則
在議親之辟也李微之謂此說足補漢儒所未
及是矣至荆公云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
夫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
者乎必不然矣是荆公心術之淺也○莊渠魏
氏曰甸師主宗廟齍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
不敢赦也○愚按秋官掌囚掌戮文有爵者得
與王之同族皆適於甸師氏而甸師止及同姓
何也蓋同姓之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
甸師親親之推也故掌囚掌戮兼言有爵以俾
貴貴而甸師止言同姓以專親親仁之至義之
盡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注役為給

珥如字反

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王氏曰按甸師胥徒
三百三十人蓋非此衆
則農功之時不足以集事然農隙又虞於徒食
故兼此役則無事而祿不妄費周禮攝官之意
皆此類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罟網也以網搏所
當田之獸○疏按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
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其一為
主無妨兼有網取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狼
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凉以救時之苦也獸
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疏按內則狐去首
狸去正脊二者並堪

食之物○臨川王氏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
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
為此也各於其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
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物之害
與羅氏春令為阱擭之利於民者同意○愚按
冬獻狼夏獻麋則意者狼麋之外有所不取以
全其仁乎鄭氏所謂搏所
當田之獸者正謂此也
時田則守罟○注備
獸觸攫
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注弊仆也仆
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
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及弊田植
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

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耳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圖注猶聚也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注共其完者○鄭氏曰獸可生共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後共凡獸入於腊人○注當乾之皮毛筋角入於玉府○注給作秝

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王氏曰畋狩有時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若東有甫草薄言行狩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鮮薧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王介甫氏曰周之初沛澤多而禽獸至周人嘗患其過矣惟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獸人之官脩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為物潛逃微眇難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華其尾頒其首浮沈小大備得其性則以有去度加焉而已然則歔人之官修養萬物之悉者也故二官各入其物於玉府以為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

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雜說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歔人掌以時歔為梁○注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云敝笱在梁○疏謂堰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則以薄承取之春獻王鮪○注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

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歔者掌其政令凡歔征入於玉府○注鱻生也薧乾也鄭司農云歔征漁者之租稅○疏川澤之民於獺祭魚之時得取魚無禁其中犄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入於玉府以當邦賦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蓋物之善者也聖人養之之法則數罟不入洿池也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其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為矣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而頒首華尾矣中孚曰豚魚吉益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鼈人掌取互物○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𦨭胡

黿鼉之屬。○鄭氏曰，互合也。○王氏曰，故相交互也。○鄭氏曰，今[illegible]龜爲長可以鼈命官。主食獻。」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注 蜃，大蛤。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藏伏於泥中者。○子云，蜃，鮒類。○音 簎，莊[illegible]。子云，冬則獨鼈於江，義同。春獻鼈蜃。秋獻龜魚。○臨川王氏曰，鼈及龜魚孚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孚乳之時而弗獻也。唯先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牽天下之民以成功矣。」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注 蠃，螔蝓。○或曰，蠃，介蟲。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旋殼者，螺類。○說文，蛾，修爲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蠃，圜爲螺。蝝，謂蝗也。○王先生曰，按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蚳蝝爲仁，周公以共蠯蚳爲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掌凡邦之簎事。○某氏曰，凡有取於水中，以鼈人善簎，故兼掌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注 脯非豆實，豆當爲羞。○劉氏曰，一爲乾豆，故祭祀有豆脯。○仲與鄭氏曰，膴大臠，胖小片也。皆乾物。○明齋王氏曰，凡畋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取以爲腊，所以用是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也。昔呂正獻公每貯腊，蓋以待客，正謂此耳。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注 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明齋王氏曰，毒藥得天地之偏氣者。人身有不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乃得其平。然藥亦有平補者，終不免有所偏，可暫用止疾而已。久服必有所傷，故總以毒名也。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注 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疏 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是也。疕瘍者，謂若瘍醫所云是也。○或曰，疾輕而病重，疾甚曰病。○莊米魏氏曰，通乎方技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相天下矣。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注 食，祿也。○雜說不曰祿而曰食者，廩之而已，不假以名器也。○程氏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也，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則爲上。

食音嗣下食齊同齊才細反下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注】和調也。○莊渠魏氏曰膳夫所饋食醫調節之味以淡為主可以清神可以固精和之濟其不及養道益薄過則味厚傷生故膏粱多殀。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注】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疏】眡猶比也。言飯之齊和四時常溫比於春時羹則四時常熱醬則四時皆須涼飲則四時皆須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槁滫瀡以滑之。○【疏】木酸屬春火苦屬夏金辛屬秋水鹹屬冬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又云堇荁類榆白曰枌免新生者槁乾也齊人溲曰滫秦人滑曰瀡謂將此堇以下和溲以滑之。○某氏曰春於五行為木木之味酸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為火火之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為金金之味辛秋主揫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為水水之味鹹冬主堅耎宜多鹹以耎之。○黃氏曰滑所以調之慮其不通也甘所以調之慮其不和也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時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調歟滑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滑不

飴音夷 堇音謹 荁音桓 枌音文 免音問 滫思酒反 瀡息髓反

稌音杜 苽音孤 稉音庚 放甫往反

利則氣窮為此滑之所以調歟。○王氏曰黃帝素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亦謂是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注】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黃氏曰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為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猶依也。○【疏】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君子恆放焉。○龜山楊氏曰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偏廢凡此皆衛生之道也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也凡百君子所以自養若常放上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末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焉。○蕭氏曰古人欲心則寡養生之道則盡矣。○黃氏曰凡齊所眡和所多會所宜節工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遷王體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以明齊王氏曰食醫以王為主疾時治病只為王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和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愚按周官飲食之事何其多說也曰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人則從之曰食之傷生何遠

痟音消 痒以掌反 疥音介 嗽西奏反 欬苦代反 見賢遍反

與色堣也。噎食之傷生甚矣。食以淡泊減少爲正。過則損人。故曰五味令人口爽。又曰甘脆醲肥腐腸之藥。王以一身玉食萬方。苟非加意和調而均節之。其爲禍於朝夕寧有極乎。又況煉養服食三代以前雖無其事。然聖人防患於未然寧不慮之。是故一飲食之細。設膳夫矣。養人庖人矣。烹人矣。復有食醫調其齊。會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所節宜而蒸動者。且安得有石烹雲鍛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以蠱惑而中之者哉。讀周禮者。愼勿謂膳夫以下。槩槩多官皆聖人所以奉口腹而極肥甘也。則幾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註】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王氏曰。善醫者審其源。貴乎養之爲本。養之使其形氣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陰陽生而爲五行。五行運而爲四時。或爲寒暑。或爲燥濕。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爲之感動哉。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以襲之。不然。客邪輒蹈其舍。則疾病交作。四時所以皆有癘疾也。○臨川王氏曰。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王氏曰。痟

生於皮膚。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嗽。咳也。其原主肺。肺氣屬金而主聲。冬陽盈於藏腑。則肺動而爲嗽。上氣之疾矣。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註】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疏】醯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則甘也。薑則辛也。鹽則鹹也。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東萊呂氏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之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註】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白黑黃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莆田鄭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色聲亦五。何也。五行之氣。成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充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投其合而和。取所勝而攻。用所相爲養也。用其精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註】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

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
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
彼數術者。○岐伯榆柎，皆黃帝時醫人。○【疏】兩
者，謂九竅與所抵為兩，兩與九藏為
三。○劉氏曰：九竅失其常，藏謂之變。以五氣失
之於中，而九竅失之於外，故曰兩之。○陳氏集
說云：兩參之者，重審驗之。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
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注】少者曰死，老
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
其祿，且為後治之戒。○介甫王氏曰：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

周禮 天官 卷三 疾醫 四九

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三禮辨云：分
治之，則疾醫似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所
治止於邦內，而鄉遂都鄙各有人歟。○葉氏時
曰：觀民之疾瘍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
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
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不使醫官共其
事，何耶？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民與物治其疾
於已然，君於臣治其疾於未然，故食醫一官不
獨和王之六食六飲之等也。曰：凡君子之食恒
放焉。此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
之時也。雖然，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爟之出火納
火，皆為民也。冬藏火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
陰；秋納火而夏出水，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
皆交適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
已然也。今乎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
以致之，是醫則又有醫師董各醫而分治之。先

王一體斯氏之政如此。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注】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或曰：謂瘰癧瘤，齊壅膿不散者。潰瘍，
癰而含膿血者。○或曰：謂癰疽之類。金瘍，刃創也。折瘍，踠
跌者。祝，當為注。謂附著藥也。劀，刮去膿血。殺，謂
以藥食其惡肉。○臨川王氏曰：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
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蓋其遺法。祝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然後劀之。
然後殺。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注】五毒，五藥之有

周禮 天官 卷三 瘍醫 五十

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
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煙上
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
采魏氏曰：岐伯曰：夫使身破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不從天下，不從地生，積微
之所生也。故聖者治於未有形，愚者遭其已成也。行成，邪氣已盛，先用毒攻拔病邪，然後調養。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注】
既劀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
穀，節，節成其藥之力。氣。○王氏曰：五氣即五藏之氣。○介甫王氏曰：疾醫以

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注】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纒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王氏曰：人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脈，脈歛則和，鹹能歛，所以養脈。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氣堅則壯，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筋散則不攣，辛主散，所以養

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骨收則彊，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肉緩則不肉。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唯滑則無所凝止。此養竅之義也。○愚按，一竅之壅，其氣可以喪身，四夫之壅其情，可以喪天下。諸侯公卿大夫群吏萬民皆得復逆於天子。窮民無告，肺石路鼓，可以達之，皆先王所以宣天下之壅也。五味之外，必有滑以養竅，食醫至以滑與甘並言，養身之道，通於養天下矣。」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注】畜獸之疾病及瘍瘍同醫。○疏重人賤畜，故使病獸瘍同一醫也。」凡療獸病，灌而行之，

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注】獸之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按集說王氏云：獸不能言，病狀難知，必灌之以藥，使行爲，又從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因以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但未審其病，則所灌者何等藥也。鄭氏註灌以緩之，義亦未明。」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注】亦先攻之而後養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莊渠魏氏曰：獸瘍

未成，則人不知，故無治法，枉工療人同獸，危哉。攻深去醫，不以治獸而畧。○明齋王氏曰：醫術也。是故先王立之所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使醫者無求於病，則心淸而業精，病者不必關乎醫，則藥之所及廣，而活者衆，能者舉之於上，不能者黜之，不得行醫於是醫者務以活人爲心，而民無夭札之患矣。」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三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四

明後學秦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湛直減反　饎昌志反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註】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疏】月令者。十一月之令。言乃命大酋監之者。彼注酒熟曰酋。於周禮則為酒人。按下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則酋者久遠之稱。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為大酋。湛漬。饎炊也。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註】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莊渠魏氏曰。酒醇而後正。塞其流也。立灋常防其源。式灋大宰九式之灋。以是授酒人材。載有定數。不得多釀。王及后世子雖欲多飲。無從得酒。公酒。羣臣公事飲酒。吏受材於酒正。公釀之。不敢私釀。則亦不得私飲。

醍音體　翁烏動反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註】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疏】宜成。說以為地名。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則以為酒名。未知孰是。酇。地名也。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葉氏曰。大約酒成熟之候。有此五種。造酒者因其節以為名。各隨所宜而用之也。

醳音亦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王氏曰。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也。祭祀之酒。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曰齊名。以名者義之所自出也。三酒以飲。務致其實。故言辨其物。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註】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陳氏曰。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無清。水涼之味薄。非酒正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灋。內則無水涼醫。亦以其薄而畧

鷩必列反毳充芮反袞古本反

之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注]后世子不言饌其饍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疏]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酒人漿人所作故直云辨其厚薄之齊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后世子止言飲與其酒不言四飲三酒故不言饌鄭云不必具設之是以不言饌與數也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疏]以其主獻尸所用故不副益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

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疏]祭有大小酒有多少各有常灋以共之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先鄭以天地爲大祭宗廟爲中祭五祀爲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祭○陳氏曰禮莫如五齊而其味薄淸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齊酒而皆有貳以備乏少也大祭所酌一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一度用一尊則以二尊副之小祭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明齊王氏曰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用夫豈虛設哉愚以九獻之儀攷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主用乎鬱鬯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爲朝踐之禮禮運云醴醆在戶是三四獻所用卽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是爲饋食之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卽盎齊緹齊也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爲加事之禮則王用沈齊而后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籩羞豆而諸臣酳尸則全用交人之禮故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淸酒者則但諸臣以爲酢酒而已齊酒止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益之尊然齊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盈供三

酒則毎所用之數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
支費蓋酒人之所甚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酒
於酒以取敗周公以爲
戒故防之周密如此」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
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注】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疏】
酒爲陽故王致之飲爲陰故后致之○介甫王
氏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
盍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牲
后薦徹豆籩賓客則亦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
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
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

周禮 天官 卷四 酒正 五

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鄭氏云士酒正之下士也酒
人漿人奄者唯執役於官不可使爲大夫故酒正役使其屬」凡王之燕飲酒共
其計酒正奉之○【注】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
足也○王氏曰燕以示慈惠取醉而已然當防其過故先計其獻酬之酌數酒正爲獻主親自奉之而酒人係數共使之不戒自飭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
皆共其酒無酌數○【疏】要以醉爲度」掌酒之賜
頒皆有灋以行之○【注】灋尊卑之差○王氏曰大宰於匪
頒賜予皆有式灋而酒正於酒之賜頒亦有
灋以行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已」凡

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鄭玄謂所秩者謂老
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
秩○【疏】不俟朝者不待朝事畢即去告存毎月報其安存也日有秩謂毎日有秩膳即此經
秩酒是也○或曰有常數故謂之秩」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
要小宰聽之○【注】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
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書言於
小宰○【疏】受用酒者謂用酒多少是酒人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注】誅賞作酒之善

周禮 天官 卷四 酒正 六

惡者○王氏曰授以書契者使知所得之數執以取酒也酒正之出出以給用也日入其
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
之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當守出納之正正其
不如灋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防
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沉
溺之禍尊有禁以示其淩淫之患然言其窮而
爲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王於禮用之時毎
致戒焉況給用之際乎○愚按膳夫庖人內外
饔辨其名物精其烹調何等詳也酒正與五齊
三酒以共祭祀燕饗之用而始以式灋授酒材
終以酒式誅賞雖齦齦乎期守於式之內而已
酒之美惡略而不言夫味以養人失調則害人
酒以行禮喻意非所以養也而人之所好恒在
焉則唯繩以式而已夏桀肯
酒商戒酣歌三王寧有異哉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從世婦○
【注】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
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於五齊三酒特辨
其名物而已酒人則受法於酒正而造釀之
故曰掌爲五齊三酒○黄氏曰世婦助王
后祭祀則酒奄十人共世婦在廟之役」共賓
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酒正使之也禮酒
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
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

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疏】食之酒謂食時有酒曲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
獻酬之酒是饋口之酒也王不親燕飲食則使
人致之客館作賓客稍稍用之故云給賓客之
稍云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
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故
云酬幣侑幣致之○臨川王氏曰饗以訓恭儉
爵盈而不飲所以爲禮而已故饗酒謂之禮酒
燕以示慈惠燕酒謂之飲酒」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注】入
於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臨
川王氏曰酒正當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
之用酒必酒正職焉而後共之○仲與鄭氏曰
以其數入於酒正之府備要成也」凡祭祀共酒以往○【注】不言

奉小祭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注】謂若餼饗
饌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疏】自有奉之者謂使鄉
章弁歸之者是也此時亦使人以酒從往致之○
○雜說成王酒誥渠渠之意止以祭祀爲說其
說爲人子者當孝養父母不敢飲其爲臣者
當惟王正事而不敢飲其里居者則以助成王
德顯不惟不敢亦不暇飲其敍所聞則以在昔商
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不敢自暇自逸是則君
臣子民等皆不當飲惟祭祀賓客方用之
立孝如此之嚴正與酒人酒正相爲表裏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
【注】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
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

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疏】酒正辨四飲言清不
言醴彼鄭云清醴之泲者漿人六飲言清謂醴
之不泲清屬雖殊本是一物故云醴清也○王
氏曰六飲大槩負酏而爲之以其味薄而淡則
謂之水○明齋王氏曰六飲之說先儒不明字
義又以漿人酒正內則所載不同泥而不通使
夫宜於古者遂不可行於今愚以此所載六飲
爲據夫飲主於解渴有大病并得太不生者故
此曰水者卽井泉所汲水之本質冬月或以火
煎有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曰涼者字從氵卽
水也大暑用之所以清滌氣漿者以水和米麥卽
之去滓而存其飲卽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
鄭氏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醴甜酒也酏卽

今俗糖一名餳糖朮麥釀成蓋以白糖爲漿有
清食止渴之功者造漿與酒畧同故字從酉先
儒遂誤解爲酒也四物於語說辨論間可以生
津液助神氣久而不渴故漿人上共此六飲於
王入於酒府而酒正奉之也內則有稻醴清糟
黍醴清糟粱醴清糟者稻黍粱皆可以爲醴蓋
兼設之故曰重醴清糟者濁者爲糟泲之則清
也又曰或以酏爲醴者謂以白糖湯代醴即此
酏是也其曰隱濫者即此之醫意殿同聲故各
譜之文異而義一濫則飲之別名耳曰漿曰水
所飲者涼蓋非以共王故不備物也酒正云辨
四飲之物清醫漿酏者清謂醴濁不可飲必泲
而清之猶內則之三醴必云清也水涼皆本質
不用辨四物須造之得處故云辨四飲之物也
共賓客之稍禮○注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閒王

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吳氏曰常日
所給小禮猶後世賜茶也 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
酏糟而奉之○注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
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
柶者清也○疏夫人謂三夫人助王養賓亦致
飲於賓客○又云夫人所致視后加
清醴后與王同體故屈不得備夫人卑與王不
同體得申故加以清醴也○按上疑禮饋下用
醴有柶是用柶者糟也但柶只爲糟設醴既泲
而清則不假柶則此糟而醴是也故云不用柶
者清也○[illegible]氏曰夫[illegible]后之致飲[illegible]
人夫人之致飲[illegible]人致飲各不同亦

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以佐王者歟是不然漿人
共於夫人世婦等使之親涉以致其潔敬酒正
復以后之命使其士致於賓客其實一事而已
夫人言四飲而后止於醫酏者蓋夫人兼設之
以備用而在后則有用不用故文有詳畧耳至
於后之致飲冢宰之好用皆統之於士也苟后
致飲而夫人又貳之是
后爲主矣豈理也哉 凡飲共之○注謂非食
時○莊渠魏氏曰古者飲皆煑米爲之以養生
後世以茶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爲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正
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
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
云政當爲正謂夏正也三其凌三倍其冰○愚按正
歲指夏正蓋言夏正之十有二月直指季冬也
後儒謂正歲周人建子之月十二月則又依夏
正紀月之體指季
冬言詞理似未顯 春始治鑑○注鑑如甄大口
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爲二
月將獻羔而啓冰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
漿之酒醴亦如之○注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
漿酒人漿人也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注不

以鑑往。嫁使停膳羞。○【疏】冰若有鑑。則不消釋。食得停久。大喪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夏頒冰掌事。秋刷。○【注】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疏】左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授冰。山人取之。縣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所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之或爲

則乖戾而爲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或抑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如此。

籩人掌四籩之實。○【注】籩。竹器。如豆。其容實皆四升。○【疏】四籩。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羞也。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注】蕡。枲實也。鄭司農云。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疏】麥。稻。黍。皆謂熬之以實籩也。玄謂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牒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疏】謂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也。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注】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注】加籩。謂尸旣食。后亞獻尸所加

餌而志反 餈疾資反

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蕡麻也芡雞頭也。○[疏]今人或謂之鴈頭。」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疏]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某氏曰王旣酳尸后於是薦羞籩魚肉醢醬出庖廚者曰庶羞餅餌之類出房中者曰內羞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王氏曰先王於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用細物

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艸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然合籩豆之實止於五十二者蓋應薦之物各以其時此正所謂薄正也。○薛氏曰古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食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孰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旣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爲是爲九獻按此饋食諸籩疑有缺文」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注]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旣食旣飲曰羞。○[疏]未食未飲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豆籩朝事饋食之籩是也旣食旣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注]喪事之籩謂殷奠時。○王氏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凡祭祀及喪紀之殷奠賓客之享食籩人並共其薦籩羞籩醢人並共其薦豆羞豆」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注]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凡籩事掌之。○臨川王氏曰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事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盛盡矣以爲未足則欲備其細旣備矣以爲是養而已并敬不足以爲孝則又欲致其敬旣備且致其敬斯可

以已矣乃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其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豆則所以致其盛也饋食之籩豆則所以備其細且致其敬也加籩加豆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也蓋籩羞豆糗餌粉餈酏糝之類其穀出於耕耨而且用舂揄煎和之力爲多則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事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特共其實而已并以籩共之也醢人云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賓客之事乃以共喪紀及賓客也則亦共其實而已籩豆相須成禮籩人言喪事及賓客之事醢人言賓客喪紀互文也喪事及賓客之事片器

韭音久　菹莊魚反　醓他感反　上醓吐感反　臡音泥　茆音卯　菁子丁反　今聞反以決人

共之。則邊醢之器。王以共王事故也。賓客喪紀。共實而已。蓋掌客職喪之屬。上共事者。自有器也。邊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邊人官以邊名故也。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邊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邊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戒。凡內羞之物。則此內羞所共。爲祭事矣。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注】醓。肉汁也。○或曰肉醬。無骨有汁曰醢。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致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疏】四豆。亦謂朝事。饋食。加羞也。韲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韲。又不言菹者。皆是韲。則昌本之類是也。按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同。○或曰豆盛濕物淹菜曰菹。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

王制既有乾豆之文。或乾物亦得盛豆。　蠃音螺力禾反

醢。豚拍。魚醢。○【注】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注】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疏】箭萌。一名篠者也。竹萌。一名簜者也。皆謂新生者也。○王先生曰。栗爲饋食之邊。亦爲加邊之實。醢爲朝事之豆。亦爲加豆之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詩曰。醓醢以薦。其周人之尚醢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疏】按雜問志云。內則餰大糝。周禮酏大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餰無酏。周禮有酏無餰。明酏餰是一。故破酏從餰也。先鄭謂以酒酏爲餅。文無所出。後鄭不從。○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疏】謂二肉等分也。小切之。以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疏】此爲二豆。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

食音嗣　糝素感反　大糝之糝　臅音觸反

牒直輒反 軒音獻 辟必亦反 齊子兮反

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疏】亦當爲甕。五甕，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註】致饔餼時。○【疏】按掌客，上公之禮，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并醯人所共爲百甕，此舉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凡事共醢。○莊渠魏氏曰：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僅取遠方一二乾物。禹貢揚州錫貢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善潰。聖人智盡仁至如此。後世猶有厲民者。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共簿正，遠哉深乎。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善乎郭高祖之詔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及於坻庶，仁哉。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註】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疏】醯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掌客，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王氏曰：醢人主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者，蓋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醯而成者，故醢人、醯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醯成之之物；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成之之醬也。」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疏】此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王氏曰：凡醬齊菹用醯以成之者，皆共之。」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疏】與醢人五十甕，總爲百甕，亦據侯伯，舉中言之。」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註】政令謂受入斂所處置求者所當得。○【疏】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斂所處置也。○王氏曰：百事謂祭祀賓客等。」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註】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爲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註】形鹽，鹽似虎形。○某氏曰：掘地得之，積鹵所結，其形似虎。」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註】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註】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劉氏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煮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

養利也

鹵者在其於鹵而結者故因地之宜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其放波之鹽散取其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鹽爲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焉○貴與馬氏曰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臨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其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瀆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旣以此相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盡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斂無度　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冪莫歷反

冪人掌共巾冪○【註】共巾可以覆物。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註】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祭天無裸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爲冪此據正祭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又云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椫杓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以畫布巾冪六彝○【註】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疏】此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林氏曰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巾以疏布所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裸用以鬱鬯是禮之實巾以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疏則有冪巾有畫則有素疏而素者質也冪而畫者文也」凡王巾皆黼○【註】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疏】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黻者白與黑作斧文取威斷之義

匽音偃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註】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修謂掃除之○臨川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註】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玄謂匽豬謂霤下

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疏】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潔。又去其惡臭之物。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註】勞事。勞褻之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註】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士人。宜其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古。而治彌不古若矣。○潛溪鄭氏曰。以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六寢即糞除執燭沐浴鑪炭。皆吉士共之。所以弼王也。大士也。而褻事勞事焉。畀之無已褻乎。曰。褻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儀不可選。何勞褻之閒焉。敬勿褻可也。宮士敬而王敬。褻而王褻。掌六寢之修也。而吉士欲王無褻之道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註】杜子春謂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或曰行馬。遮舍交木以禦衆。○按會同皆爲壇於國外。與諸侯盟。其不行於國中者。蓋朝覲與諸侯免喪之見。皆主諸侯以事而見天子。故必入天子之朝。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應巡守而不巡守。諸侯衆見天子而命之政。故於城外行之。以見天子往會之意。設車宮轅門。○【註】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爲壇壝宮。棘門。○【註】王行。止宿平地。築埒。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疏】左傳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爲帷宮。設旌門。○【註】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肄。鄭云。肄習也。君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無宮則共人門。○【註】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劉氏曰。設梐枑再重。所以衛宮車也。設宮車轅門。所以衛壇

壝也。爲壇壝棘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爲帷宮設旌門。所以待王之休息也。無宮則共人門。所以待王之暫息也。凡舍事則掌之。○【註】王行所止舍。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註】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疏】按聘禮館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聘禮賓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也。○王氏曰此正謂王在宮之時。則幕人

掌其事焉。自朝覲會同以下。言共之者。共之掌次使張之。不掌其事也」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大喪。共其帷幕帟綬○【注】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疏】○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幷有二王之後。皆是賓客。故爲之飾也」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注】惟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葬梁魏氏曰。王以事出。不可露次

故以幬帟爲帷幕幄帟。用畢而徹之。後可復用事。備而費不及民。後世儉者乎。蒲爲行宮。事已而廢。奢者乎。錦爲步障。民勞已。皆不知幕人之去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注】灋。大小丈尺【疏】○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故曰以待張」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王氏曰。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其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陳氏曰。禮器云。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然則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

○【疏】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鄭司農云。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劉氏曰。此王宿齋所設也」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注】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旣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彊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

複帟。重案。牀重席也」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注】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疏】此謂與諸侯張之」師田。則張幕設案○【注】謂諸侯從王師田者」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者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

次，郊田亦張幕設案。○[疏]與上諸侯所設同。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注]帟，柩上承塵。○[疏]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疏]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群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也。尸尊，故別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注]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疏]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疏]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注]九功謂九職也。○[疏]九貢，諸侯九貢。九賦，畿內九賦。九功即九職。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三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凡官府，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之吏有事須用官物者。及執事，謂爲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焉。○明齊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灋於司會，司書授之以灋，掌事者依灋徵斂，入於大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大府乃頒於王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攷於司會，司書驗其合式灋與否，然後得支於大府，而存其要貳於司書，大府乃役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於一也。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稍秣，即芻秣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臨川王氏曰：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於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則九賦宜各因其物之所多，以便出賦之人。關市、邦中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者，有物

珍異於此乎在故也夫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所賦所待宜各從其類故耳○東萊呂氏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莊渠魏氏曰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常賦以待賓客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物便焉官易辦而民不擾四郊百里而近輸芻秣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稍遠輸工事之輕者祭祀之用爲至尊公臣之最貴故以共其所尊卿亞於公故共賓客之幣帛大夫亞於卿故共匪頒山澤亦非常數以待喪紀之變也○王氏曰大宰九式以喪荒並言而此缺之者蓋荒之用出於三十年之所積故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註】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疏】按大宗伯凶禮哀邦國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註】此九職之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註】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註】賦用用賦○【疏】上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王氏曰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給於大府則權不分一取

則絕滲漏之源一則因其有餘不足之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維說古者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夫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已任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司農禁錢屬少府會稽尚書郎陳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慮不精章和以後眇大司農之平准爲中准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掌樂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而二卿之職又分魏置度支尚書而戶部自此始梁置太府而太府卿自此始蓋難析爲數司矣其他如倉人至魏爲倉部膳夫至北齊爲膳部內府至魏爲金部而尚食諸官別入殿中監暴染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別有光祿供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節比聯者紛不可攷矣○愚按大府頒財之式膳服取之關市賓客取之邦中稍秣取之四郊各從其相便之物以爲共不若後世不用本色紛紛擾民也後世有色令小戶征輸不拘折色布帛六畜悉借價徵收即科爲驛遞諸費出入咸便公私賴之但昏庸者爲之則破肙紛紜潰亂甚耳此周禮所以非三代不可行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註】良善也凡此皆式貢之餘財所作○【疏】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玩好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所作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註】佩玉者王之所帶玉藻曰君子於

蠙蒲田反　含戶暗反　柶音四　[illegible]反　襗音澤　敦音對

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劉氏曰，服玉，凡王所服用之玉也。珠玉，則琢玉爲珠，以貫冕弁。○雜說，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殊，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德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外入也」王齊，則共食玉。○注 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王氏曰，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玉爲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養也」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周禮 天官 玉府 卷四 三十九

○注 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太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注 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疏 曲禮云，請衽何趾。鄭注云，衽，臥席也」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 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

[illegible] 下同　織音志 又如字　遺唯季反

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 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疏 引此者，以齊大國，專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不必卑者於尊乃得言獻也。文織，畫及繡錦。○愚按禹貢厥篚織文，彼註織而有文，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 謂王有恩好而賜之貨賄者也。

周禮 天官 玉府 內府 卷四 四十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注 大用，朝覲之頒賜。○疏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者，九貢等由大府而來，內府受而藏之，所謂受藏之府是也。○鄭氏曰，大用，謂大賓客、大師、大喪、大祭之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 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疏 金，若禹貢唯金三品之類。玉，若璆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皮之類。○王氏曰，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良器，若赤刀、洪璧、琬琰之屬。已上非國之經用，姑以待邦之大用。大故非常所用也。四方諸

侯合幣以獻王則謂之幣獻太宰云玉幣玉獻
是已其物入於內府則王非以此爲已之私利
特以待邦之大用矣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
之○註王所以遺諸侯者○明齊王氏曰齒革兵器隨其國之所有
此不繫於貢賦之正王遣使聘問諸侯即以所
受於四方之物共於使者而奉之蓋各以其國
之所無者交錯分遺旅獒所謂昭德之致於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
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註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
之○雜說玉府共王之好賜而此共王及冢宰之好賜則此又不若玉府爲天子之私用也

○明齊王氏曰冢宰之賜予而得於內府支用
者蓋與君爲體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或待賓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
侯國應有所問遺若使者有私覿之禮也此皆
公事而非私惠
故內府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
灋者○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入出謂
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
也有灋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
大泉而有二品[illegible]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

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
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
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
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
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
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
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
貝所以文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灋
始用錢代之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

取流行之義其實則一而已○劉氏曰以共百
物者給邦布致之以周國用故曰以待邦用○
王氏曰待邦之用凡有灋者皆經用也非經用
則有所不給[illegible]魏氏曰理財之道三一曰
務本節以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經制以節
用也九賦九貢九式是已三曰通權衡以濟財
也其九府圜灋乎有灋謂公用合太宰之式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
服之用○介甫王氏曰共王及后世子者外府所待邦用皆有灋欲王及后世子非灋
弗服故也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
幣齎賜予之財用○註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
曰問幾月之齎○王氏曰幣禮幣也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屬外府所共

者邦布之賜予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
及后之服不會○【註】皆受焉皆來受也○王氏曰邦布
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小用皆取給於此○洪
棨魏氏曰內府主公帑之在內外府主公帑之
在外王者以四海爲家爲有內外曰內府掌邦
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內帑以慎重也外府
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帑以從便也
其爲公帑則一而與王府同統於太府西漢天
下經用盡度大司農人主奉養勢費一出少府
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耳○潛溪鄧氏曰受
藏之府孰謂謂玉府也主受而藏之受用之府
孰謂謂內府外府也主受而用之受而藏諸府
也藏諸己乎曰王佩用共焉王大喪大齊共焉
王好賜時共焉世未有藏而不用者蓋藏待用

也內府受其貨待邦大用外府受其布凡邦之
小用受焉受而用之也用諸己乎太府之職曰
以式灋授外府之職曰凡有灋者明用必灋
也藏待用無厚藏用視灋無務費天之道也

會古外 上同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
官府之治○【註】逆受而鈎考之○鄧氏曰此會邦治以九
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
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
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
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

紀綠緒 微冷令契

聽其會計○【註】郊四郊去國百里野何稍也何
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
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
地廣狹○【附】九貢出於諸侯邦國灋者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大國貢半次國三之
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禹貢所
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
行人云春合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朝
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九賦即大
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灋者謂口率出錢多
少有定灋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之內唯關市
幣餘國中非田野此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
都山澤盡是四野據多言之故云令田野之財

用九功辨民職而後賦定故云令民職之財用
九式所以用九職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
財用○鄧氏曰此會邦用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註】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
之入職歲之出○或曰參交以彼此互見其同異知今人總撒較數皆會計之
法也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註】四
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攷以告○【附】國謂四
方諸侯之國○潛溪鄧氏曰侯國鄉上計於六
官故六門知其攷課之灋○易氏曰冢宰天官
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
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

之攷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二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攷其全會之欲其詳也○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宰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爲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知其治之本而不失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灋於上者也可會察其灋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蠹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

民國利雖蠹而下増弊疾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入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於有可推者爲歲會雖蠹而其治有可廢者爲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爲本也其財用之蠹弊則其下吏當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節齋鄭氏曰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謂司會至掌皮則不過料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撿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是以聖人必使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料察鉤攷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漢興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

凡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費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領之不惟無稽考宦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

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而糾察稽考未
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
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
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
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
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
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
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
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
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
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
庶幾乎○又見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後
都鄙廩庾皆滿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腐敗而不可食漢之富庶於是極矣然建
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六十餘年之富庶
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鼂錯勸文

帝蓄積均之爲蓄積也誼則欲公私兼足而錯
則專制民以厚君今年入粟邊郡明年入粟內
郡郡縣之倉庾皆盈而民則無顆粒之餘一旦
旱乾水溢災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窮然
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
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執
均節之議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財力既屈急
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異於水旱之
時也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不知以
何者爲充羨也又況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
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蓋嘗觀中尉脫
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匡衡
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爲
貴戚冐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
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
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

朔掖庭出私錢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
財用楊惲剸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
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積多不
入兒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
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
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
大農入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貢禹平陵工作
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
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
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
無名之錢儲於都內張安世卒史之錢寄於州
郡東海康樣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
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漫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
之官吏出入之司猶有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
邊穀百萬而虛數至陸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
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

而入多遺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竊尚有未易
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
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
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極
也使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事則凡百官吏又
將不敢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
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
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
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粟而馬無不食也周
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
盡善者蓋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
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
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大餘也所謂知器械之
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
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
多而有寡散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

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竭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正音征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註】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掌百物財用也已上所掌與司書同者以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魏氏曰典灋則等大宰所掌而司書亦曰掌者此主簿書之長以贊冢宰及司會皆謂掌其書也版圖爲大司徒而亦掌其書者理財必知戶口之登耗疆域之廣狹也敘其財謂財用入出比大倫類簿錄成書各有條理令使於會計受其幣有官府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頒於職幣○林氏曰司書曰九貢九賦爲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未見有無名橫斂焉○劉氏曰九式亦曰九事者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也○鄭氏曰此考財之所入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註】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王氏曰凡財之出司書必存其數司會存其底然後下職歲關大府就所司支給上之用財用謂九式常格之外若好賜予也司書存數之時必考於司會合式靡否合於式灋然後下於職歲苟其事弗當則彼此互相執奏所以杜耆侈之萌也○鄭氏曰此考財之出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註】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疏】逆謂鉤考也恐羣吏濫徵故知此本數以鉤考之○李氏曰夫虧下以盈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爲先者俗吏之常態也是故爲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則吏於民不敢厚斂矣○愚按世有溺於財者日畜彌徒攘奪其子孫之衣食以餉之乃不知子孫日朘月削以至於斃而惟德彌徒之善事我也智耶愚耶後世人主雖以徵斂之多寡能否下吏而不以戶口之增減土地之荒蕪閭閻之貧富爲殿最者寧異是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注】灋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疏】稅斂掌事謂若地官閭師旅師等皆就司書受灋斂畢有要簿入於冢宰其貳藏於司書以為考逆之【證】

凡邦治考焉○【注】考其灋於司書○王氏曰典灋則職貢式無不掌於圖吏治藏不知故欲知國家治灋吏治得失皆於是考之猶太史凡辨灋者考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疏】掌邦之賦入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賦是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賦之所入先內職內始至太府太府分致於衆府以是分別衆類相從使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疏】都鄙謂三等采地之稅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貳者謂職內受取副貳文書以鈎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注】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疏】職內受式入賦分致衆府然職內亦有[illegible]給故太府職云

頒其所[illegible]於受用之府鄭註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王氏曰令謂支財之令太府等存其正職內存其貳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注】亦參互鈎考之○【疏】會歲終會計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并各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之則其有無存積與公清欺罔皆可得而知矣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注】移用謂轉運給他敘其財謂鈎考今藏中餘見為之簿也○【疏】職內既非常府其所藏者唯當歲所用故用未盡者移用之也○王氏曰如喪三年不祭則移祭祀之用於喪豐年而動大衆則移凶荒之用於役都有餘則可移於縣旬不足則取之於稍有司守常不得擅移通融之灋皆職內主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注】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王氏曰出出以給用賜用以賜臣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注】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疏】事有舊灋存於職歲故須受灋於職歲也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注】敘受賜者之尊卑○王氏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故

賜予則以敘予之使校之欽先後之倫○王氏曰雖上之賜予亦必以敘則恩不至於濫矣」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注】助司會鉤考羣吏之計○王氏曰其始以式灋受之歲終以式灋逆之則財數之多寡貫用之當否皆以式灋治正之矣○劉氏曰貨賄之入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不授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注】幣謂給公用之餘」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拼也撿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文○【疏】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撿○劉氏曰

周禮天官 卷四 職歲 職幣 四三

凡餘財皆謂之幣此掌斂而聚之振者與起之謂也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沉墜矣故振與之以適於他用則無滯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注】奠定也定其錄籍○【疏】以書楬之者謂府別各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王氏曰辨其物防其或以賤貿貴也奠其錄防其或以多爲寡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王氏曰與職歲以式灋贊逆會同意○何氏曰奢侈生於有餘節儉生於不足漢武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因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檢成周所以覺察餘賦如是之嚴正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莊渠魏氏曰式灋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應事經久凡

須賜於官者所佔原數亦令稍優以備缺乏事畢送出還官式灋所以曲盡也振者刷出之使不埋沒財之在手如食在口人多忽之萬分廉介不過小善一點貪污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借民亦以養小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灋嚴而弊不止者官不擇人祿養不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義同於大射也按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又云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中秋獻良

周禮天官 卷四 職幣 司裘 四四

裘王乃行羽物○【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行羽物以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疏】按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中秋田獵之名與中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裘設故知此良裘與黼裘一也其制以狐白與黑羔合爲黼文秋氣嚴猛取斷割之義 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物○【疏】羅氏仲春亦云行羽物中秋爲順其始殺中春爲將止」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功裘人

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疏】王蘇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鄭云。若子。大夫士也。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

先祖亦與群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䵩。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遠尊得伸可同耳。○【疏】大侯熊侯也。參糝同雜也。豹鵠而麋飾。豻侯豻鵠豻飾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

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朱子語錄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否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所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王氏曰。馭民之道。以正物爲事。正物則服猛毅爲先。能致猛毅者。莫大於虎。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毅者。莫大於士。而諸

侯次之由是而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至於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爲事養人以除害爲先春秋書多麋以其害稼則卿大夫之射麋侯者以除害故也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爲言捍外衛內諸侯之象也○陳氏曰王有三射大射司裘所言是也賓射射人所言是也燕射鄉射記所言是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同侯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懽也○明齋王氏曰按侯之云者言矢之所至以此爲候故古文作医象矢集於布之形其諸侯與侯候字則皆從人而諸医聲人在上作侯爲諸侯字人在旁作候爲侯候字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爲諸侯然則天子而射又何說焉夫射者兵之以近及遠男子所有事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外侮以安善良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驅猛獸除民害之意射之所有事者在此不於此求其義而乃妄求之於侯不失之遠哉」

大喪廞裘飾皮車○【注】皮車遣車之革路○王氏曰謂喪車五乘飾其藏積故書廞作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謂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謂明器也沽麄也略也○王氏曰廞裘與廞樂同意蓋陳設物於庭序也夫像物皆德之所寓盛德在人有不忘者存焉」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疏】秋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皮革須揉治經時故至冬乃斂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注】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疏】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也」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注】毳毛毛細縟者○【疏】邦事謂若宁次張氈案之屬」

歲終則會其財齎○【注】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疏】本數謂四方所入皮革之數餘見謂出給所餘見在庫者齎則出給之數也○王氏曰按裘無與於天官而爲之屬者古者以皮爲幣蓋亦外府之類故附於職幣之後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四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五

明後學栞塔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註】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之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稍食，吏祿廪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寮，均宿衛。○王氏曰：王內，后宮也。○雖說分其人民以居之，不知後宮加何容人民在內，只看目錄更無可疑。天官一屬職闕外朝，蓋用士人為之。至醢、醯、漿、酒之屬，乃用奄人女奚。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女史，皆奄奚為之。至於典婦功、典絲、典枲、染人、屨人，苟外有司可為之者，仍用士人，而內司服與縫人，又并奄不可。所謂分其人民只是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闕執事者耳。○王氏曰：后宮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宮於旁，如王宮分部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閽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此周官制所以為善也。此內宰首職。以陰禮教六宮。○【註】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玄謂六宮，謂后也。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王后為中宮矣。○劉氏曰：六宮之主，王后也。后雖尊而四德具備，不敢怠於聽學者，日新其德，以為六宮之範也。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者，以為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者以為內宰，而教后，此書其實也。大雅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其來遠矣。○鄭氏曰：陰禮者，陰從陽不敢過，禮之大義也。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註】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也。婦職，謂絲枲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因以號焉。二事，絲枲之事。○劉氏曰：女御位卑職勞，故以執婦人之職為教之先焉。使各有屬者，自夫人下至女御，三三為屬，如姪娣之於媵，以相親愛，俾無嫉妒之心，而關雎樛木之化成矣。○王氏曰：太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任內人。在內者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矣；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治自內而外，化自近而遠之道。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註】正其服，止踰僭。奇衺，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王氏曰：展，省之也，省其絲枲之功緒也。○南軒張氏曰：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教詔之。葛覃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教道之者也。灋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

明王與其后妃相與警戒而不可忽乎此也勞效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書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詩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灋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畏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特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灋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妃則姜女也文王母則大任也文王妃則太姒也武王后則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大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關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以是意而攷泰漢以下其治亂成敗之源皆可以得而見之矣○明齋王氏曰按內宰教嬪婦之灋此古今人世昏明一偏全澆淳美惡之一大界限也夫天之生人有一男則有一女豈男子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乎古者宮中必設師傅保姆之官故周南后妃言告師氏而後得歸寧宋國夫人保母不至以及於水難百姓婦女亦必有師四十無子為人問女師是也今觀夫祭祀賓客禮也關雎所

稱琴瑟鐘鼓樂也國風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何以能之唯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敬姜孟母者無忝於男子而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是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所謂內宰之教蓋傳其學於師傅保姆而教之然亦有齒尊德邵如昭帝后之親受書於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至於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或委以國事令監宮中者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內宰者以治之豈有是醜哉以是知周公之灋似迂而實深切也○又明齋后立六宮說云舊說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為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且師傅保姆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獻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祝史等事夏掌戎令及拜爵赦日月等事秋掌典刑及刑女等事冬掌絲枲宮室器用等事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於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於卿世婦取於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於大夫女御亦取於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為名秩比於元士皆進然

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諸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閭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於先王嬪婦久於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於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春官復立世婦一官每宮以卿大夫士之妻部相其禮事擇國中婦人習禮儀辨器數善酒漿熟女工者爲祝史酒漿舂抌饎槀及縫人之女工世婦之府史等人皆有德器主指揮教戒諸宮女其少才知而朴實者爲奚主以力服役宮中大約如庶人在官者則臣民婦女之賢能者得以効用於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灋得以爲式於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灋於天下也或疑卿大夫士庶人之妻至於王之北宮於王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皆至王之六寢九嬪云各帥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是也故詩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王之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也然則外命婦等至后之六宮又何嫌耶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謂夫人

不與而大宗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疏】此三事內宰皆佐后引祭統見后有從王亞祼之事與諸侯同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注】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昨所立處○【疏】服謂若內司服褘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后助祭之位按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爲徹皆有樂節

贊九嬪之禮事○【注】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疏】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則是上公乃有再祼王先一祼次后再祼二王之後稱公故知二王之後有后祼也又按巾車云同姓金路鄭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則此云同姓亦謂同姓之爲侯伯者祼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親之而內宰贊焉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

燕禮其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屨升坐
其爵以辭爲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
獻酬內宰皆贊后也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來朝
覲及女賓之賓客。○[疏]王致賓客牢禮后亦致
牢禮於賓女賓謂諸內同姓
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禮故亦致禮焉。○劉
氏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若牢禮及醫醢糗之類
祭祀賓客后皆與詩稱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也ㄴ凡喪事佐
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注]使使其屬之
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
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
亦爲命婦。○[疏]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
又云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禮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明齋王氏曰
按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於
卿大夫士之喪此古人之至大禮非中古以上
莫之能行也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與寡君共
有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爲
家建侯樹屛雖世爵而必命有德者故其來朝
以禮神之禮禮之是以后皆從王古者君臣同
體大臣之死王爲之服故后夫人亦有弔臨之
禮且古者世道淳篤人心純一溥天之下尊以
行禮爲務而無媢嫉衰僞之風爲之尸者則是
以象神而人亦以神事之爲之賓者果才德出
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主於哀戚而人之
弔之者亦與有哀戚之心是故可以行獻酬弔
臨之禮而無嫌也况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

淳諸允反又音純

积音紙 咫同

而下吉者苟匪人則不足以爲尸矣所謂賓者
亦微子箕子魯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
伯攝之矣所謂弔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
姑姊妹或嬪御父母之家耳不然則內外宗命
秩親嬪御者掌之豈以少年宮嬪數數入諸臣
之家以行禮哉後世祭無尸君臣無復獻酬之
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然觀宋
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爲温公申公弔臨徽朝
猶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
而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ㄴ凡建國佐
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
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注]市朝者君所以建
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

陽相承之義。次思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也。度
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
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
所立社也。淳杜子春讀爲純謂幅廣也。制謂匹
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
四积與陰禮婦人之祭禮。○[疏]王者建國非定
所隨世而遷若自
契至湯八遷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
王營洛皆是故云凡以該之也○又云趙商問
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积何答云巡守禮
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illegible]當

為三。三咫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雜說內外之治。王與后分掌。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令建國之初。面朝後市。市陰而朝陽。內宰佐后。止於建國之初。非常與於市事。○介甫王氏曰。大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敍所謂各於其地之敍。肆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劉氏曰。度五度。分寸引丈尺。量五量。龠合升斗斛。淳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市。所以一制度正民心絕情僞也。○柯氏曰。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意乎。古者后不預政。非無政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后之政乎。陰禮者。后之禮乎。朝之政主乎義。王與公卿大夫平章天下者也。市者。商賈販夫交易之處。主乎利。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市以通貨賄。濟民用。不可闕也。先王不立於前而置於後。政不出於王而出於后。此見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

也。且立其瀆曰。君過市則刑人赦。謂已侵利則無以令乎人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有罰者。以身為君子。嘗論道義而不當見財利也。其賤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財貨成家。市肆成國。先後之間。治亂之分。心術之判也。觀之曾孟之所傳授。拳拳於先義後利之戒。其亦得於聖王之遺乎。乚**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按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於北郊。純陰為尊也。按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者。按馬職云。禁原蠶。彼注云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仲春於北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之時。又浴種乃生。故興文也。○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注】內人。主謂九御。○【疏】稽。計也。計絲枲女功之事以知多少也。乚**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

賞罰之。○【注】獻功者。九御之屬。典婦功曰。及秋獻功。○【疏】功謂絲枲二事之功。布帛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賞罰之以示勸懲也。乚**會內宮之財用。**○【注】計夫人已下所用財。○【疏】謂總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魏氏曰。后宮費財。視王宮彌甚。不嚴立品節限制。則肆為驕奢濫無紀極。天下騷然困矣。九御獻功。后親受之。重其事也。乚**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宿

穜音同 稑音六

衞者。○[疏]后雖自有六宮，必承王之禁令，故繫王而言也。○集說云：北宮對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劉氏曰：賞罰於歲終，故均其稍食於歲始，勵功德也。已施其功事於正歲，則稽其功事於歲終，考勤怠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註]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王當以耕種於藉田。

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之。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疏]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也。○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上春詔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於王。夫以天之下，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爲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爲粢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先王之耕，以事先則先姑，敢不用力焉。

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爲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莊渠魏氏曰：王親耕藉田，后又親帥六宮生獻穀種，以助耕事，所以勸婦之饁南畝也。噫，治常生於抑畏，亂常起於驕奢。周自后稷與邦，子孫世重農桑，而知小民之依，享國最永。書無逸，詩陳豳風，後之帝王與其后妃，庶之念念在民，不敢自逸，足以祈天永命。○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天下，而慊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起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

得，則中夜不寐，展轉歎息，庶幾得之。吾嘗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無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政，一以聽其所爲，奚不可者？乃今內小臣而下，凡閹官九嬪婦官，下至於女奴嬪祝者、曉書者、曉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闥而方駭，是非於紊亂之後，爭予奪於縱弛之餘，抑末矣。漢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近臣？蓋內治不聽於公卿久矣，奚怪乎後世之多亂也。○王明齋女宮女奚女奴辨曰：按天官有酒漿籩醢醯鹽，地官有舂饎槀縫人之女工，主給中饋，奉粢盛，縫衣裳，皆門內細密

之事。祀史主贊后夫人禮事。守祧主聚祖考之精神。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官並貫之以女。若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之賢而善於其事者以供職。其次者爲奚。少才知之稱。亦用之以供役。然必使有什百。大約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其與王之女御異者。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於王。女宮即女奚之衆。故不係之於王。必領之以奄者。以后夫人致禮。使通內外之令爲宜也。舊說以女及奚爲女奴。非也。夫婦人犯罪。姪僻常居七八。雖士師聽之。必於勝國之社。閭閻百姓。尚不使之聞。豈可使入於禁中。雜於女宮。近於嬪婦哉。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於舂槀。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是奚之與奴。名自不同。止於舂槀則其他職事。未嘗得與。安得執禮事而爲公卿世婦女御

祀史等之役。終於此。而永不得況合人道。苟若奚之得有出入。而司暴氏司牧之。則不得爲幽閉矣。況舂事煩勞。故使執其役。而以奚五人爲之指揮統治。若禮事之精潔。非彼所得與。故設有奚四十人也。若必以奚爲女奴。則豈以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禮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祭祀賓客之至潔敬。而其熟食乃造於不良汚穢之手。必無是理。殆未之思耳。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註】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疏】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某氏曰服位。內宰所正。內小臣傳而正之。后出入則

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註】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疏】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天子諸侯祭禮亡。按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大主婦酳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註】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

之。○鄭氏曰。好事。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者。好令。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之者。后親族有爲四方諸侯者。有爲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往將之。掌王之陰事陰令。○【註】陰事。群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明齋王氏曰。夫婦三綱之首。閨門萬化之原。衆庶莫不然。而況母儀天下者乎。宦寺者。不能不用。而不可以輕用。其選有甚於外廷之臣者。故其職曰。掌后命。正服位。出入前驅。與大僕之於王無一爽。庶幾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若禮事在后曰詔。九嬪曰相。內人曰正。一大小宗伯之贊於王。庶六宮間於禮儀。而無有愆忒也。若好事好令。則使往。親親賢賢。與

王何志節齊詩女曰鷄鳴之意也寧王之陰事陰令則恩逮下而無嫉妒庶有樛木螽斯之美也古稱婦寺以其柔媚如女人也今觀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悉無命爵惟此稱上士蓋必其有士器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爵也○范曄史論曰宦人之在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奄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非挫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宋祁史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已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已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

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
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軍。
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鎭彊藩。則爭出其
門。小人之情。猖險無顧藉。又日久侍天子。狎則
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士禍生所
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
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
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
詎不哀哉。○愚按先王之制。後代沿習。皆失其
意。而禍患亦倍烈者。莫若宦官。嘗攷周家合內
小臣內豎寺人之數。不過十九人耳。後世衰末
紫者輒數千。噫。何其怪也。先王之世。十九人之
事不過給將令灑掃。後世則兵刑錢穀。將相之
權。無不拱手委之。至於世臣可疑。重臣可疑。諸
侍讀書之臣可疑。碎首殺身之臣亦可疑。而廚
熏之人則無可疑。噫。又何其怪也。卒之覆國亡
身。靡不由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予
故備載范宋二史傳
論以爲將來殷鑒云。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註 中門。於外內爲
中。玄謂雉門。三門也。○疏 雉門外有臯庫。內有
應路。故云於外內爲中也。
○愚按閽人序官文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
如之。則中門似不專指雉門也。○仲與郝氏曰。
五門自外而內。臯。庫。雉。應。
路。皆南面當國中。謂中門。喪服凶器不入宮。潛
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註 喪服。衰
絰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

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
奇無常。怪民。狂易。○疏 晉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臯落氏。衣以偏衣。佩之金玦。
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臨川王氏曰。賊
器。器之可以賊人者。怪民。行怪者也。數者不入
宮。則王宮非禮勿
視。非義勿聽也。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
其出入。○註 三者之出入。當須獲者將護乃存。
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
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王氏曰。內人。王內之
臣。賓客。諸侯諸臣之屬。
賓客者。皆有帥以道其
出入。無帥則閽人禁之。以時啓閉。○註 [illegible]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註 闢。行人
使無干也。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內命○疏
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謂若宮正所掌者也。
對在朝卿大夫士爲外命夫。其外命婦則總外
內命夫之妻。內命婦
卽三夫人已下也。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
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註 燎。地燭也。在地曰燎。○疏 燭
燎。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皆以百
布纏之。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爲
手燭。故云地燭也。○宮門。祭祀王在廟中。大
喪以下。王或出送葬。蹕宮門廟門。以肅王之歸
也。凡賓客亦如之。○疏 閽若饗食在廟。亦在寢。
亦爲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臨良鴆反後同

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閽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閽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亦尊卑之辨○維說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無所不禁此周家正家之灋家正而天下定矣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註】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註】有司謂宮卿世婦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某氏曰

有官宮卿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寺人於吉凶賓客三事則帥女宮之各司致於宮卿世婦而執事并相世婦之禮事及糾王女御之禁戒政令也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註】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明齋王氏曰寺之爲言侍也王之正內五人主侍於王路寢之旁者也今攷經文惟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乃其專職其餘則大禮之時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於外而已故所謂侍者非以執事於王也王當總內宮之治而不可用夫士人故以屬之奄盖侍於[illegible]

代王以正其宮人也夫正其宮人而常在於王所得與王左右大夫士雜處豈儉人可得而容苟宮中有纖微差忒有不上聞者乎此周之內治所以至嚴且密也且名雖侍於正內而實不近於王豈慮有竊弄之禍後世宦寺至以數萬計左右前後罔非是輩幽曠隔絕靡所不爲天子以一人耳目安能照察之然後知周公正內五人之制所以不可易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註】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疏】知童子無與爲禮者按玉藻云童子無事則立於主人之南北面○劉氏

曰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則亦侍宿於燕寢之外故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豎之所可專爲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註】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某氏曰命婦閽人蹕內人則內豎蹕也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註】喪遷者將葬朝於廟褻器振飾頮沐之器○按疏謂遣車者將朝廟將行於大祖廟中爲大遣奠以牲體載車中謂之遣車又[illegible]氏曰遣車

篤車也或曰送葬之車載死者衣冠。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註】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劉氏曰：九嬪之位，亞於三夫人，是四德之優而承於王，不失其禮者，故使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女御幼少，故立婦學而以四德教之，使知所以事上之道焉。○雖說古有婦學，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既毀，教於宗室。觀葛覃之詩序可見。○劉氏曰：古者立婦學而教之四德，四者婦人立身之大本也。周南召南得以鬯美於三代者，既行之於前，而此又傳之於後，則知教化之本原，未有不始於齊家者。易稱王假有家，勿恤吉。古者所以治天下之本乎。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德，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敘，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疏】按左傳云：君子晝以訪問，夜以安身。女者定男於夜，宜其氣，故云勸王息也。凡羣妃御見之灋，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按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澄之，故從微鄉著，卑者宜先；從著者向微，卑者宜後也。○莊渠魏氏曰：王元氣幾何，乃每夕御婦人？曰：陽以博施爲德，陰性專妒，先王寬舉大數立灋，非實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凡祭祀則齊戒，疾病則齊戒，遇災異則齊戒，發大命臨羣臣則齊戒，皆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電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惟節也。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註】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疏】言凡祭祀者，后無外祭，唯有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故云凡也。豆籩云贊薦徹，下齍直贊，不言薦徹，明后直贊進之而已。**若有賓客，則從后。**○【註】當贊后事。○【疏】諸侯來朝，王親饗燕，后當助王，時九嬪從后往也。**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註】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敘者乃哭。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註】概，拭也。爲猶差擇。○【疏】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按少牢饔人概鼎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

豆籩，彼大夫家無婦官及刑女，故皆使男子。此天子禮，與彼異也。祭祀黍稷，舂人舂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知爲是差擇也。○鄭氏曰：水滌曰濯，手拭曰摡。」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注：內羞謂房中之羞。○疏：內羞謂糗餌粉餈之類。按少牢，皆從房中來，故名內羞也。○王氏曰：籩人、醢人共內羞，世婦涖陳之。」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注：王使往弔。○疏：按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云使世婦往弔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亦名往弔也。○仲與鄭氏曰：王后使之往弔。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注：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妬者於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疏：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房之意，若使在上掌之，則有妬嫉自專之患，今使女御掌之，官卑不敢專妬也。○李氏曰：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御行矣。九九之御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有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於室，君子惻於人情，周家所以興也。安得聚少女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社稷之重。其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然則匣人之意遠矣。」以歲時獻功事。○注：絲枲成功之事。凡祭祀，贊世婦。○注：助其帥涖女宮。」大喪，掌沐浴。○注：王及后之喪。○疏：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爲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按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王喪或亦止給湯物而已。」后之喪，持翣。○注：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禮疏云：按天子八翣，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或曰：翣形如扇，持以蔽柩。」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疏：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仲與鄭氏曰：世婦以王后命出弔，則使女御從，或者以爲王之御妻，豈有恩幸之女從世婦出弔，供湯沐、持柩翣者，爲女宮之類明甚。○李氏曰：男女之際，人之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陰張而宗弱，鮮克正也。堯之試舜，釐降二女以嬪於虞，以觀厥刑焉。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肅以敬，不齊以禮，其不能以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天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事是以旋轉天地，薄食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爲驕寵，則爲侈，專寵則妬，不答則怨，惰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良或爲之斥，宗宇或爲之盡，家嗣或爲之昏，惟悍或爲之不修，社稷或爲之不食，末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此類非少。成周內宰之職，上宮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以習禮德，皆正言皆順，與否無廢功。無修服無家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普天之下何

梗古杏反 禬古外反

有不化。關雎之不淫，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註】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疏】祭，謂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註】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玄謂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却變異曰禳。禳，攘也。○【疏】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除去見在之災。禳，推卻見在之變異。○明齋王氏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篤。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為正祀，則彼淫祀不禁而自止矣。後世不知此，一切禁絕，此淫祀之所以紛然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王氏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則王后非禮勿動矣。**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註】內治之灋本在內宰，書而貳之。○【疏】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逆內宮。**○【註】鉤考六宮之計。○【疏】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書內令。**○【註】后之令。○【疏】謂書而宣布於六宮之中。○王氏謂后令有政令美惡，直書以示勸戒，此其專職也。**凡后之事以禮從。**○【註】亦如太史之從於王。○【疏】太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也。○旰江何氏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保姆之功哉。蓋其嬪婦祝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敎，贊其禮，詔其儀，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充后宮，或以倡優之賤備妃嬪，上不知敎，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藹然雅頌之音；才人徐惠直諫之疏，凜乎姜后之風，其庶幾成周之家灋乎。

○明齋王氏曰：按史之為官，手持中而不失者也。故主記人君言動，納之金匱，為上者不得而與，雖至暴如桀紂，亦無容其私。人君設欲覓之，或有所更易，為史者知有灋而不知有其身，頭可斷而手不可易，有死而已。繼之者亦然。所以謂之信史。春秋之時，齊有太史之簡，晉有董狐之筆，此意尚在，蓋自古相傳之灋也。夫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后夫人深居禁中，尤易縱恣。然而好善名惡惡名之心，人孰無之，故垂象於天，有女史，女史各司其職。先王灋之，故特設女史，以婦人之賢且能者，執彤管以侍后，猶王之左右史，而兼掌夫禮職內治會計之事，蓋王政煩，故分掌於大史內史諸職。后事簡，故總一職而已。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齎○【注】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減其用財舊數○王氏曰絲以爲帛枲以爲布其麤良皆有常灋多寡皆有常數故曰婦式之灋 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疏】鄭語云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則貴賤皆職事也知有國中婦人者以下典絲云頒絲於外內工注云外工外嬪婦故太宰九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 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注】授當爲受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也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云辨其苦良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王氏曰而賈之謂計其所直」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薛渠鑿氏曰先授之功以齊其業及獻功又攷之二其勤惰共王及后之用不忍貴民也漢元祿儉貢禹言漢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守成之君往往因襲舊弊以爲祖宗故事歷代通患也

周禮 天官 卷五 典婦功 三七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疏】后宮所蠶之絲自於后宮用之以爲祭服不入典絲其歲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等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王氏曰以其賈楬示之者防其以賤賈貴也」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注】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疏】文繡染絲爲之夏暑損色故待秋涼爲之也」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注】外工外嬪婦內工女御○【疏】以物授之者若縑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采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疏】良當爲苦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等之政令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介甫王氏曰典絲所共則祭祀黼畫組就與紀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也其受良功不亦宜乎」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

周禮 天官 卷五 典絲 三八

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經云共。據王而言。註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王先生曰。祭祀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曰黼畫。則其服也。曰組就。則其冕也。自袞冕九章。鷩冕七章而下。皆畫衣而繡裳。黼之於裳則繡矣。此言黼畫者。蓋周人以繡爲尚。詩云玄袞及黼。書黼黻冕黼裳。不特此也。巾則皆黼。依則設黼。席用黼純。此典絲之所以黼畫必首言也。天子繅斿十有二就。諸侯繅斿九就。以組爲冕旒之就。曰組就。不特此也。素絲組之。用之於馬。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用之於佩。璽綜七寸。則用之於玉。知組就之爲冕旒者。以其用之於祭祀耳。」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註】以給線縷著盰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疏】以給線縷

周禮 天官 卷五 典絲 典枲 卅九

者。謂所裁縷皆用線縷。釋經絲也。云著盰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按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按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爲之文者。繢人職文繢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註】謂茵席屛風之屬。」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註】種別爲計。鄭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雖說古之內作。不過絲枲縷染。以備衣裳冠服耳。其黼畫組就等。乃上以共祭祀飾邦器。故官省而財不蠹。後世則不然。此貢禹所以昌言於漢廷也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註】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或曰六百縷也。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蕢之屬。○劉氏曰。緦縷紵皆布名而有精麤之別。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註】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按先鄭以絲功爲良。麻功爲苦。後鄭以絲枲皆有良苦。其良者皆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其苦者則典絲枲受之。以給賜予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註】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頒衣服。互文。

周禮 天官 卷五 典枲 卌

○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又敎之以二事。九嬪又敎之。至於婦功與絲枲。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之屬。又皆辨其苦良。比其小大焉。夫尊而王后。卑而內人。皆相帥以絲枲之事。而其詳至於如此。其嚴者。豈非天下之務。唯本之爲貴耶。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蠶絲。苟不志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田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財用。所爲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其庸可忽耶。○明齋王氏曰。按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於后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先天下耳。天文有扶筐星。后妃親蠶之器也。織女星者。宮嬪親織之象也。成列象於紫微垣。故

周禮特爲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工作之事此
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過也敬姜有云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
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
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敬姜可謂知言矣抑周之先自昔相傳男勤於
耕女勤於織故以絲枲之事不特典婦功掌之
而已九嬪教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蓋
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勝用也及其衰也后宮
休其蠶織民間則杼軸其空貢禹諫元帝曰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工
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十萬
東西織室亦然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奈何民
不困窮也耶周之內治
如此宜其永世也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素沙○[注]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
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
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
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
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
翟○王氏曰翟之爲物文有時別有倫其性耿
介則正直見乎內身備五色則文明見乎外
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
月薦鞠衣於先帝告桑事○陳氏禮書曰鞠衣其色黃黃者陰之盛
色鞠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
天下之嬪婦取中焉以見后事之盛也展衣以
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
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
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

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禒衣御於王之
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禒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
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
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
使之張顯○[補]王之吉服有九韋弁以下常服
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
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
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若內宰云祭祀祼
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在宗廟又內宗外宗佐
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illegible]於外神不與○

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註]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疏]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惟得鞠衣已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爲裹。○王氏曰。記曰。夫人副褘。此言上公之夫人也。蓋上公與王同服衮衣。則上公之

夫人。宜與后同服褘衣矣。侯伯降上公一等。則侯伯夫人。宜服揄狄。子男又降一等。則子男之夫人。宜服闕狄矣。三夫人視三公。服用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宜服闕狄矣。○按明齋王氏謂天子之服九章。后服亦當有九等之章。不宜止一畫翟。王與諸侯之衮。名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褘亦當有辨。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註]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

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疏]云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二翟。賓客共展衣。云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云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爲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又云按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以下盟於洮。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也。若九嬪雖卑於三公夫人。世婦雖卑於孤卿妻。言凡以殊之者。尊王之嬪婦也。○又云按特牲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士妻不衣緣衣。大夫妻侈綃衣袂。不服展衣。此於家降服之證也。后之喪共

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註]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疏]后喪所共衣服。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按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此數物。言之屬者。按內則更有刀礪小觿之等。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註]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鄭司農云。線。縷也。○劉氏曰。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修短者也。王及后至尊矣。非女工所宜量度者也。

喪縫棺飾焉。○[註]孝子既啓見

棺猶見親之身。旣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疏鄭彼注云。畫龍爲帷。三池。○疏鄭云。象生時有承霤以竹爲之。屈於天子。故有前及左右面而已。振容。○疏謂於竹池之內。畫揺雉於絞繒之上。垂之於下。車行振動。以爲容儀。黼荒。○疏鄭云。荒蒙也。蒙覆車上者。黼白黑文也。火三列。黻三列。○疏黑與青謂之黻。兩巳相背。火形如半環然。列。行也。素錦褚。○疏謂幄帳。諸侯以素錦爲幄帳。以覆棺。加僞荒。○疏僞即帷也。旣覆棺以褚。乃加帷荒於其上。纁紐六。○疏紐謂繫連帷荒。以纁色爲之。左右各三。故云六也。齊五采五貝。○疏謂於荒之

中央以五采繒爲之。綴貝絡其上。形如瓜鬫然。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疏白黑文曰黼。青黑文曰黻。雲氣曰畫。戴圭。謂置圭於翣之兩角爲飾也。魚躍拂池。○疏池也。內懸銅魚。車行振動以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疏於車兩箱各竪三隻軨子。戴。値也。謂以纁爲値轢其軨子。各使相値。因而繫前後披。兩箱各使人持制之。以備車之傾側也。此諸侯禮也。○疏天子無文。取諸侯以推天子。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火龍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衣翣柳之材。○疏必先纏衣其木。乃

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疏書曰。濟南伏生書。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也。○賈氏曰。柳。柳車也。○王氏曰。翣如方扇。持之所以蔽棺柳。陰木爲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爲體。用絲繒綖之以爲飾。故曰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註暴練。練其素而暴之。鄭司農云。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纁玄者。天地之色。以

爲祭服。○疏按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坤者。天地之色。但天玄地黃。而玄纁者。上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與黃共爲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爲祭服。○或曰素絹也。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是以放而取名

追丁回反

爲。劉氏曰、禹貢羽畎夏翟、羽色自然而成五色者也。染夏、染爲五色以象之。掌凡染事。○愚按染人職掌甚細、然嫌微之際、所關綦重。書曰、五服五章哉、詩云、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名器之尊卑、後宮之奢儉、與其式禮姪表皆係焉。屬之天官、誰曰不宜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註】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

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薛氏曰、笄長一尺二寸、亦謂之簪。○魏氏曰、詩所謂纚笄總也。

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疏】云、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

師掌男子之首服。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今不言王、明非共掌、故後鄭不從司農之說也。九嬪下、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服之也。○又云、鄭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褖衣之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又有編明矣、鞠衣展衣也。○魏氏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髮與笄而已。後世珍寶盈頭、不幾冶容誨淫乎。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王氏曰、笄而加以経。九嬪外內命婦所服、亦加之。

絇音俱 句儀禮作絇音劬 飾著丁略反 純章允反下同 緣悅絹反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 註 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 疏 首服在上，尊，故追師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底也。或曰：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 疏 經不云純，文畧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玄謂凡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 王氏曰：冕弁者，天之覆

也；舄屨者，地之載也。服已上屬天，故衣冠同色；屨已下屬地，故裳屨同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 疏 赤舄為上，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也。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為絇，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

拘音俱 反 紃音巡

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 疏 凡舄屨皆有絇繶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舄屨，故舉一邊而言耳。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 疏 素屨，大祥時所服，去飾，無絇繶純也。葛屨自赤舄已下，夏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註 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 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唯云屨，大夫以上衣冠有命有功有散，其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

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
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其外命婦
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舄皆自鞠
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
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
褖衣黑屨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屨次命屨於
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絺冕卿大
夫玄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
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
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
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爲命屨功屨之
中有禮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
黑屨爲功屨者以其皆以禮衣白屨爲命屨其
功屨唯有褖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
者以二者雖有褖衣黑屨爲命屨故云命屨而
已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

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
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
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屨
故云再命受服有也去飾者臣言散卿上之素屨
皆是無飾互換而言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
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
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
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
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禕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
先王褕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
首服副從王祭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
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
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
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
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注祭祀

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疏此據外內命
夫爲王斬衰而言
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
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
絇吉屨無繶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皆
大祥時也○王氏曰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等
喪祭則有素屨散
屨皆隨事之宜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
四郊○注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
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
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

禮曰士死於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
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於前受
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
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
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
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綏當爲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王氏曰死者人之窮也窮則反本大祖子孫之本也故復之於人鬼劉氏曰王之袞冕生常服之奉享於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大常生建諸王路之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死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氣之所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狎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聽而所倚者皋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也孝子盡愛之道無所不至矣是以夏采復於大祖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大寢小寢○王氏曰記曰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其至誠忠孝以孚於上以此而率天下則民亦其有不歸於厚

者乎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夫治而至於民德歸厚其治之大成歟此夏采之職所以序之於天官之終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六

明後學秦墙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地官司徒第二○【疏】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朱子語類云，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畧。如閭胥書其孝弟婣姻，屬民讀灋之類皆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

安擾邦國。○【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疏】舜典敬敷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周十有二教者，按司徒職云以祀禮教敬已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明齋王氏曰，擾者寬柔以致習與性成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某氏曰，天子畿內附郭之地分爲六鄉，大司徒主之，故其副有鄉師。○舒氏曰，周公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官於六鄉爲最詳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

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某氏曰，鄉師，朝廷之命官；鄉大夫已下，則里中之賢者而出使長之也。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師、比長，即今之保長。其下大夫、上士、下士，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而出職以共之也。漢之鄉老、嗇夫，亦皆百石。魏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宋以後則胥徒任之，賤而多貴人不樂爲。○俊卿章氏曰，鄉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賢之義，大夫以賢師人者也，進此所以事上。

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內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宮也天子之士職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豈嫌以大夫名之哉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貴與馬氏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緊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已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惰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侮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

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在之惡少乎○明齋王氏曰周禮之法在朝則為六官在國則兼為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敎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閑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帥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閑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別為長帥其有會同師田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為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春秋列國三卿即三軍之將則此法末世不廢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視民事以高爵為務而重內輕外文事必知武備豈唯詞翰是工而文武與揆以內則為上卿之臣治官府之事以外則為郊野之君統邦國之政此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

絕上下可猜疑扞格之弊也其族師五一[illegible]皆王臣不過民自推擇其長而稱之故[illegible]民與賢出使長之漢賜民爵一級已上為其[illegible]慶也○又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當[illegible]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常三分之一為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為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閭之長共二萬人所統

止於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遣言則行者有暑寒饑饉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患是豈可輕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過六軍為車七百五十乘為徒七萬五千人于干甲之內更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迫均適御不擾蓋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

堳音眉
埒音列

從卿行於從徵發而不至於虛空。行從而人[illegible]爲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illegible]足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以爲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芻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古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還。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致則漫然無敎。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致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亡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于敗亡也者幾希。○愚按。序官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然經文不列其職。掌意鄉老特以道備率一鄉。地優而崇。不勞以事。如六卿之上。不列三公。數江陵項氏枝江學記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寧肆。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若六遂則遂師之下。卽列以遂大夫。蓋遂大夫卽鄉公之所以敎鄉者。敎遂而已。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彊也。○舒氏曰。右官兪氏謂封國造邑爲邦土之事。以役冬官。吳氏謂其所掌與下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牷之事。合屬春官。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子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今按文有凡封國之社稷之封土。其四方之壝。則是司徒之屬。則亦文大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illegible]牛之說。是與下三人皆當爲司徒之屬。[illegible]牛之爲牲。與大馬者。充人牧人之[illegible]也。牛人旣屬司徒。則牧人充人亦當以類聯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何氏曰。鼓人兼掌金。而稱鼓人者。金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註]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莊渠魏氏曰。或以鼓人舞師屬春官。夫大司樂所敎。肄于學官。唯鼓舞爲民間通用之業。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敎化者也。其神矣乎。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註]牧人養牲于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鄭]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亦地事。故

也。養牲于野田。養對充人養牲于國中。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黃牛黑脣曰犉。○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下士。以其職止芻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牛人雖主一牲。然其用非止於牲事。其掌財賦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於牛。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充。

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注】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師者。閭師縣師遂人均人官之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大府。穀入倉人。○【疏】徵民之令恐不能細委其民故以近民之官爲處云凡其賦貢此貢非大宰九貢。正是九賦之貢。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巳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玄謂以物有所饋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鄭司農云。詩云。維師氏。○【疏】以國子人多。使役處衆。故其徒多矣。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疏】既與

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置官有異。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疏】司諫以勸善。司救以救惡。設官教民本有常職。王時遣使巡省民間。宣揚教化。聖人所以作新民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注】調猶和合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注】媒之言謀也。

誅合異類使和成者。○【疏】異類。謂殊姓。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司市。市官之長。○【疏】市官。謂質人已下至泉府。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杜子春云。廛。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又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註】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價。司虣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註】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鄭氏曰。漢猶用士人。後世則以奄人掌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關界上之門。○【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上門也。○國家舒氏曰。自司市至此十二官。吳氏以司市賈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八官移屬司空。良以司空居四民。而商賈阜通貨賄。在九職也。又以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移屬司寇。謂四官之文。皆戒奸禁暴。捷罰誅戮之事也。兮謂司空居四民。與有司治市之義有間矣。治市之官所以職者。蓋欲以[illegible]物用足以成其[illegible]行直[illegible]然不日其所習而[illegible]之以義利之辨[illegible]日集物欲之成化[illegible]故胥吏讓[illegible]而[illegible]貨利之

所也。過市之罰，自國君始，則謹耳目之習。而樗義利之辨者，於教道又何加哉。此司市諸職之所以列於教官也。若夫司虣四官，亦因市而設者。且與賈師肆長聯序，又烏得而列屬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疏】六遂之地，只在二百里內。遂人雖專六遂，以其言掌野。郊外曰野，大總之言，以言達於畿，故知兼掌此等。○愚按王國之外，百里爲六鄉，大司徒自治之；二百里爲六遂，則司徒不能徧教，特設遂人分理，而鄭氏云自遠郊以達於畿，則遂人職掌似不止於六遂矣。按家邑，大夫之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采地，在畺地五百里。意六遂之外，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任其教養之政，而遂人則總其要成數。詳攷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此官，其微意可知矣。蓋禮政刑三典，其權不可旁倚，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故府設宗人、司馬、士於都家，以監領之。至教化之事，不過與斯民共陶淑於德行道藝之間，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有無嫌於專擅者，故王國不復設都家分教之官，而第以遂人總其成。此王道所謂寬嚴本末，無不要於中而立其極也。不然，謂遂人所掌自郊達畿，則其所治之地，反三倍於鄉老鄉師矣，又不可通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注】縣鄙酇里鄰，遂之屬別也。○何氏曰：郊內有比閭族黨州鄉，郊外有鄰里酇鄙縣遂，內外異名者，遠近之等也。愚謂先王立鄉遂之官，無非教民良法，故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則鄉遂皆在其中矣。今吳氏以鄉大夫之屬麗司徒，而以遂人已下麗司空，何也？故今仍用俞氏王氏之說，歸遂人之屬于司徒云。○莊渠魏氏曰：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貳六鄉，王化首及于鄉，其次及遂，故以區處農民，王治之術詳，亦以王朝之官兼之，鄉不自兼，故其秩每下一等，至鄰長則無秩矣。六遂之外，則爲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使吏自治之，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爲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畧矣。德則無不徧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註】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斂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疏】六鄉之內所有賦稅閭師徵之。閭師斂之。此二百里已外至五百里。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別官。故官屬與府徒多也。○又云旅者。衆也。衆之所處。即與里義同。故鄭云里宰之師也。遂官之內。縣鄙已下。正用里宰爲徵斂之官名者。亦是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如六鄉之於閭師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莊渠魏氏曰。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人則專掌稍甸都鄙。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illegible]主斂甸稍芻薪之賦。共與遺人。拄道以供賓客。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莊渠魏氏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閱中及四郊。土均盡公天下

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上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草。除草。○【疏】按其職唯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蓋殺草然後種之。職雖不言殺草。名爲草人。明知除草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註】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註】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疏】久時事。謂博知古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注】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疏】山足亦有林木，與山虞則官。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注】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注】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疏】鍾，聚也。希，乾也。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儀王氏曰：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莊渠魏氏曰：古者知禽獸之處，因獵則川之為耳目。其兵法之有鄉道乎。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按其職注云：染草，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互見畧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注】荼，茅莠。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注】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囿，今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注】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疏】春夏爲圃以種菜蔬至季秋始爲場。○愚按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而命官曰場人者蓋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之力矣季秋則築爲場以授農夫使納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注】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疏】

藏米曰廩者對下倉人藏穀曰倉。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主班祿。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種穀曰稼

如嫁女以有所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注】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疏】按其職云。掌祭祀賓客共米物之。於所共多矣而舂人少者蓋擇其能者亦應衆。有別奚於其中矣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注】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糦。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注】鄭司農云。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七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註】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疏】職方掌天下之圖，并夷狄而言，故注直云如今司空輿地圖。此唯據九州之內，故注云郡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註】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疏】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疏】社。五土之

稷□何謂□州爲后土官有功於□□死祀社而食稷名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馬融注云天子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唯松東社八里唯柏西社九里唯栗南社七里唯梓北社六里唯槐○周書作雒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西白北驪中釁以黃○三禮義宗王者諸侯所以爲社爲萬民求福報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稷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報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報祭社稷○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厲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已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疏】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

貒吐官反 羸力果反 貔音毗 貙敕俱反 萑音丸 柞子洛反 櫜古刀反

植物宜聚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註]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聚物梅李之屬專圜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疏]薺莢卽皁莢王棘卽士喪禮曰王棘若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

故并言之晳白也瘠臞也羸物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爲性鄭司農云皁物柞栗之屬膏物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莊渠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蒼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仰瞻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者爲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

偸音偷 虣音暴

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註]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婚

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疏]偷苟且也恤謂災危相憂○或曰誓信誓也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明齋王氏曰五方風氣不同其民習以成俗若有恆性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曰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施地官之十有二教此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而

蒔時至反

斯民不復囿於風氣也。○愚按地官以十二教治五物，將使天地氣化不得以囿吾民，而云以俗教安，何歟。夫聖人教民轉移其微，而非易其俗之謂也。亦曰治道去其太甚而已。然則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非耶。夫變非聖人之所能强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民何嘗覺有變處。」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註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疏 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按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爲附庸。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蘇。所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或曰，名，謂白墳黑墳之類。物，謂所生之物。」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註 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蓺猶蒔也。○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周雖合十二州爲九，然

緹音低

本堯所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入，即草人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潟勃壤埴壚彊㯺輕爂凡九也。○或曰，知其種，高黍下稻之類。○鄭氏曰，春種曰稼，秋斂曰穡。上方邊人司稼草木等職具之。」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註 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註 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

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
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疏
儀王氏曰。隋志周公測晷景於陽城。以參攷曆
紀。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景與土
圭等。尚書考靈曜曰。日永景盡五寸。日短景尺
二寸。易緯通卦驗云。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
中視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周髀云。成周土中。夏
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
傳曰。夏至景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
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漢魏及宋
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齊。緯候所陳恐難
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
長短。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玄注周官。竝云日
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按宋元嘉十九年壬午

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何承
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
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
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
南北畧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寸也。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一
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則康成之言。似未可
據。又按司馬光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
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穎川陽城
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景以爲法
與漢志不同。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

千里而封樹之。○註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
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
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疏攷靈曜文。言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
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
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冬至地與星
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
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
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
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
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
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
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

并星宿內。摠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
央上下正中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
中。是地去天之數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疏鄭注
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爲正。卽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
也。按元命包云。日圍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
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
穎川陽城地爲然。○疏吳氏曰。土圭之法。不見於經。鄭氏謂周公居洛。
營邑于土中。乃使成王居之。夫成王未嘗與周公居洛也。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

邑謂王畿成王居之。豈不謬乎。王居何必地中。
兗都平陽。舜居蒲阪。文王居鎬。非地中也。周書
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於中土之語。土中。謂
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測景求地中。書載營
洛事甚詳。豈得不言。學者知成王未居洛。則知
地中之說爲非。○愚按六典乃周公詳勸治平
之書。故六官起語皆曰唯王建國云云。蓋言帝
王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非
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錄也。讀周禮者。涵詠其
位天地育萬物之心量。可謂舉而措之。損益潤
色。自有妙用。句櫛字比。推求得失。何益於作者
之意乎。嘗攷詩序。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
周。復還歸處西都。則周公營洛之後。安見成王
不居洛邑。成王即未居洛。亦無害其爲土圭測
景之可以建王畿也。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孟子論詩之法哉。」凡建邦國。以

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
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
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註]土其
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
耳。[疏]上經天子度取土中。此封諸侯但正四
方而已。不取土中也。○滎陽王氏曰。易氏謂
大司徒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西[illegible]刑象之漢究之授所以中
[illegible]何人[illegible]改攷卯致日也。致日於

尺有五寸之景。即求中之㶚也。使天度可以尺
寸求。則南北可以分長短。而東西何以取信。土
圭土其地者。做王國之㶚。
定東西南北之勢而已。玄謂其食者半。參之
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
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
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仲友唐氏曰。學者
見司徒建邦國封疆
與武城分土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因謂周
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遷爲之說曰。周九
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
皆方百里。是皆未嘗攷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
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
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二郊。三遂則

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即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
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
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公
九服。即禹之五服。島視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
武王滅商。因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
遠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
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識是也。抑不息
[illegible]置之起封者井一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
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二郊三遂七
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
所謂國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
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
一人。且畝又役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輦馬牛干
戈之屬。于何出之。自故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
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

夫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都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産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攷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

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達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珍土畧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穪其德。分土爲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葉氏亦曰。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

晦古畝字

受田食祿，則百里。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如今之郡縣，大小不齊，而俸秩自有常也。○晉溪鄧氏曰：上主土地制域井，司空事乎。屬地官，何也。曰：司徒主地。主民徒也，國大役。大宰贊王命百官，司徒主其治帥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㡿鄉師從受而攷焉。司馬屬其植而受其要，軍旅亦如之，則官有聯故也。乃制域制宅之法，經不具，蓋具於冬官，今亡矣。○本靑章氏曰：孟子方里而井，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則四面各皆千里百里之謂，非四面總計也。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通王畿一十六萬乘，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於以四面總計爲千里，遂不知有更休之法矣。侯國之制亦然。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註】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

甽，畎同。也代易處。　能讀曰耐。　縵田，不甽者。　奠音定

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疏】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至此更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云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依其城內宅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又云：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漢食貨志：武帝以趙過

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已上，善者倍之。○莊渠魏氏曰：再易者，間二隴而爲甽也，隴不播種，故又謂之萊，是以即其地可知宅家之數，因其室制爲都鄙之域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註】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

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葉氏曰。鄭謂此造都鄙制。異於鄉遂。非也。井牧之制通天下。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田耳。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固井田之定制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魏氏曰。賑濟催科。不可並舉。否則如左手予之食。而右手紾而奪之也。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大綱舉矣。」**三曰緩刑。**○或曰。輕罪出之。俾得自食其力。」**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註】鄭司農云。散利。貸種食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或曰。盜賊不可以緩刑之故縱之。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補】按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也。舍禁。若公無禁利。○或曰。如公山澤之類。眚禮。謂殺吉禮也。○或曰。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省凶禮。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其後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詳又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不登。人主則撤損減省。天下各有廩藏。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至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當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其後如李悝之平糴法。豐年收之。凶則出以糶。糴價不貴。民安其居。此亦三代已後救荒之良策也。至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不登。則幸東都。至高宗特有逐糧天子之語。若移民易粟。孟子所謂苟且之術。而秦漢以來。又謂之善政矣。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詳。今試舉其可行者六七條。如漢藏粟入關中。無用傳。後來敗粟者免罪。如後世勸民出粟。散之鄉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城外。室廬精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寄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于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此皆可師其意。廣其慶以推行于不窮者也。至如平糴之政。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罷或復。至宋朝遂為定制。仁宗時。韓魏公請[illegible]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illegible]隨有常平。又有廣惠廣濟二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浹洽下民。[illegible]公用其常平廣惠量可以支

拼音拯 捄音救

給盡。糶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可不詳攷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註】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粻之屬。振窮。拼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疏】上經旣陳凶荒不安之事。故此經陳安養萬民之道。產子三人與之母等。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令國人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皆罪其父母。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二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禮記庶人食稷。七蔾食。喬人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老者或與士大夫同食。故曰異粻。○潛溪鄭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物各得其所。後世虐貧獨者不足言。卽以鰥寡窮爲政。去敎意遠矣。○愚按產子三人與母二人與餼。註疏借以釋慈幼之意耳。非先王之政也。月令季春。安萌芽。養幼少。指

穊防角反

諸孤。王政之可想見者。此類是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註】本。猶舊也。媺。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經云媺宮室。明不主華美。故以攻堅解之。斯干之詩曰。約之閣閣。椓之橐橐。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兄弟。昏姻嫁娶也。○【疏】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昏姻。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蒹渠魏氏曰。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曆溪鄭氏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同何也。曰。民生有道。大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也。入統九兩。悽悽其養覆幷包乎。保息本俗。則敎仁而卒育之也。其事通之爲官職殊事建之爲官。處聽治斷訟。守之爲官常。皆是物也。歸之約萬民於人道焉。爾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故二官同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敎于邦國都鄙。乃縣敎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敎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敎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疏】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

使諸侯敎所治民若據邦鄙則使公卿大夫敎所治民也○明齊王氏曰凡治民必從其有司此敎民之本也○愚按王國有六鄉則鄉師等敎之六遂則遂人等敎之此皆司徒之屬也故施敎法但言邦國都鄙邦國亦有鄉遂如大國三鄉三遂以大而降則皆屬於諸侯故總曰邦國而已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鄕使之相賓○註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敎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杜子

春云相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立其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後漢鄭氏曰布慮施敎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敎自下起也物生自下地德也王治篤之先家也家和而鄉和鄉治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服始聯而比之旣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敎也閭從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相葬使同其戚相救同其災也鄕之言鄉也鄉之則飲射而賓之敎合敬也上敎莫大於能黨

莫先於敎讓莫厚於敎睦莫大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所羣則不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斯之仁厚之義爭之于禮樂而要之化斯其路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註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

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疏九職大宰旣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知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自能行義各有所也○[illegible]氏曰司之者以正德厚生事相關也○魏氏曰發進而[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其[illegible]鄉以生材爲長竹木蕃以大[illegible]作[illegible]民[illegible]有閒民此云頒職其不可缺之使爲用耳然生材何以謂之養竹木樹藝作材之中獨無養竹木者抑乎況萬民中不能無閒

民則頒職事者王頒之令轉移執事耳安得謂頒之使爲閒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

○疏九族者上自高祖下至曾玄旁及緦麻之內外親則母族妻族也任信于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王射之灋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疏按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彼注又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淩義王氏曰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以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

上之人無非師則下之民無非子弟三代之風可想

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至庶民之子弟八歲入小學教之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馭書數之文十有五進乎大學教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又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又云三代之王城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疏亂民已下皆王制文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竝亂政之民也○仲與鄭氏曰造言亂民二刑用之不善即申韓之令誹謗妖言之法矣○潛溪鄧氏曰入刑亦曰鄉何也曰鄉刑也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教刑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愚按六德聖王不以甚美者彊民也六藝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貴與馬氏曰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于化民成俗選賢興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衆顯戮

益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覩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敝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爲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材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爲材而未嘗有所賴於上之人則所謂考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拄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魏氏曰僞者外有所爲與其天真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遷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卽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以肆爲犆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按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後鄭所以不從先鄭者按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祭禮之饗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卽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愚按羞肆之說後鄭不從司農者以禘郊先全烝後豚解而體解更在豚解後作文不然下卽云羞其肆故點譜所之說未然恐不必若是拘也

享先王

亦如之。○【疏】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大宗伯四時及禘祫皆稱享。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注】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注】眾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疏】在棺曰綍。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主文以見義也。○明齋王氏曰。按周禮於喪紀之事。必極其厚者。人之所以有禮義者。以全康樂則敬共悲愛以相與。死亡患難。則哀戚國獻。加厚於平時。故其愛敬皆爲實。若夫患邪娙者。朝死而夕亡之。遇患難委而去之。則其相與之情。皆爲虛假。視彼鳥獸之哀鳴躑躅者。反不若矣。是故。先王所以厚於喪禮者。不過因夫人不背本之真情。而品節之。使夫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也。且必均其職於百官府。均其役於鄉遂之萬民。使夫委贄之臣。各致其臣子之誠。王國之百姓。靡不盡其如喪考妣之情。是故疾病之禱祀醫藥。患難之捍衛營救。無所不用其極。不幸而有敗亡之禍。則以身徇之。而與之俱死。皆此道也。彼治喪以黃爲道者。則視夫患難喪亡。如虛舟飄瓦然。設國家有事。何所寄託。此所以爲異端者流也。」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熊虎者也。役衆刻日樹旗期于其下。○愚按大軍大田皆司馬事。而致民

屬之司徒。何也。聖王之世無兵事也。自旗致以前。徒庶皆民爾。其係息本俗而賓興之。皆教爾。軍旅田役。竣而仍隸之司徒。故曰。聖王之世無兵事也。」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注】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奸私。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注】大荒。大凶年。大札。大疫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疏】歸粟于蔡。非荒札之事。取證通財之義爾。○明齋王氏曰。前言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矣。此復言之者。謂令于邦國也。且不止大荒。更有大札時也。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注】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正歲。夏正月朔日。○王氏曰。地官主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土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平土。土宜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道民。以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皆治民之事。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川以正

盤界遍水利井巳丘甸縣都以稽民畜也徒役伶在甫宰旅師軍之法寓焉故摠也者以博厚合弘爲德者也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禮地官疆序田甲卒伍市廛廩餼之制皆寬裕溫柔廣博易良寧多其數薄而不使一夫之不獲寧遲以歲月而不徼一時之近利此其所以深厚利澤無窮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昔梁魏氏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而官則自令其屬

比毗志反下同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八

明後學夔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註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癃病也施當爲弛○疏九比後鄭不從先鄭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都鄙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不從也征謂稅之役謂繇役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貴爲卿大夫賤爲士獨此賤爲占會販賣者以此經論九賦之事按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廢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爲販賣者解之祭祀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飲食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使不失禮○某氏曰經云征役之施舍皆謂免者或者皆役以其服公事而宜加免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

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
受邦國之比要○【注】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
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
事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
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
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莊渠魏氏曰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
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
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詳○明齋
王氏曰比要者其詳數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

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
年而入其要內外詳略之不同也○或曰駕牛
馬曰車人挽行曰輦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
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
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注】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
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
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
制與遂同○【疏】此經之內不見田制遂人職不
載出軍之法互見爲義○明齋王氏

曰舊謂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二十五家爲閭
故二十五人爲兩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
爲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嚴實之言也
夫苟定於比閭爲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
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且凡貴賤老幼廢疾
皆舍則伍不有缺耶愚嘗詳攷六鄉居民之數
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
亦於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
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
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
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爲
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
泥於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
簡閱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
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
與追胥竭作○【注】一家男女七人巳上則授之
以上地所養者衆也[illegible]五人巳下則授之以
下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
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
盡行○【疏】此謂六鄉之民上劑致甿一人爲正
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

此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僥
達故也○貴與馬氏曰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
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
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
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
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後
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
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
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及此晉作
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
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
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
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
數調發唯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
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
之疆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尙有十萬

二千數年之間所損不過二萬耳○葉氏時曰
按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
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
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
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
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
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
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
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
唯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浚儀王氏
困學紀聞曰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
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
漢而墾田至隋而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
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陳氏禮

書曰田與追胥竭作以獵取禽獸人所同欲追
何盜賊人所同惡也○潛溪鄧氏曰羨役饒之
也徒役自我作故毋用羨不虞
之變地守之徵致羨卒可也」**凡用衆庶則掌**
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
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註命所
以誓告之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
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
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
於王宮者也○䟽惟田與追胥竭作則餘子非
羨卒可知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

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故云餘子卿大夫
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言」**乃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註此謂造都鄙也采
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
其五溝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
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
也玄謂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

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
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按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按其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陵儀王氏曰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所以不同

九夫爲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疏一井之內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則取數更少鄭據九百畝而言故云九夫耳

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疏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朱子語類ㄙ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

四甸爲縣。方二十里。

十井之內出馬一匹

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

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通鑑外紀黃帝畫野分州以分星次經地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其利有十地氣不洩無費一家同風俗齊巧拙通貨財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

都十為師，師十為州。○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
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敎以文德，而猶設司
馬之官，立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
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
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
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
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
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
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
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
兵之大畧也。○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為一
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
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鄭註小司
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
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註云，甸出長
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
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
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
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
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

衆多也。

此一軍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
人為伍，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
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牧之兵，皆
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千
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
通典，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
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
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
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
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
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
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
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
均田之制，在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
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
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
矣。○林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
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
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承後唯增十五萬，蓋周
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
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
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拔一將戶口，而
不為與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
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敗法也。○易氏曰，遂人總
九千一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

二十二里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棊局。一一爲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號。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朱子語類云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爾。○丘氏曰。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掌之平。棊盤之畫哉。唯有井有牧。比析而行。乃是井田活法。○王氏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有千夫澮萬夫川相表裏。然亦指成周極盛時地闢民聚之處計之。若下田再易。有一夫畊二夫之地者。井止四家。四井爲邑。邑止十六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有不能截而齊之者矣。○

仲與鄭氏曰。牧謂隰皐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可耕之田。必末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爲井。隰皐則爲牧。丘陵亦可牧也。鄭謂牧郊。井似拘。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註】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政當作征。税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註】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帥。帥而致於大司徒。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註】畿。九畿。○【疏】建邦國謂立畿外諸侯邦國。諸侯有三社三稷。按司馬除王畿以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外更有夷鎭蕃三服爲夷狄。王畿四面皆有此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謂九畿。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註】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地訟以圖正之。○【註】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歲終則致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註】治成治事之計。

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莊渠魏氏曰。治成之成。劾宰夫所聽日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小司徒據之以行攷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誅賞則請於大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冢宰。故五官之事常與天官相通。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註】憲表縣之。

及大比六鄉四

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註】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疏】鄕遂之內。雖不爲井田。以其溝洫爲貢。然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莊渠魏氏曰平章其敎治役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者。九等之民有勤惰貧富。五畝之宅有脩廢。百畝之田有荒熟也。及夫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閱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愚按司徒掌敎典以擾萬民。而敎未有不先養者。食哉惟時。爲春牧首務。古昔然矣。故大司徒之職。敎養均乘。小司徒佐之。尤詳於養。盖庠序孝弟。疾於農桑飽煖之後。王道之彰明較著者也。後儒吳氏輩。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文。悉爲割去。而謂此職當有闕文。夫六官之通職聯事多矣。予未敢信以爲然也。

鄕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鄕之敎而聽其治。○【註】聽。謂平察之。○【疏】鄕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鄕。故言各掌其所治鄕之敎也。自鄕大夫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悉有癈失。鄕師又平察之。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蒩音租　刌音忖　隋許恚反　輂音菊 九玉反

○莊渠魏氏曰。國比之法。即小司徒所令九比之數。頒於六鄕者。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註】而至。至作部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攷也。鄭司農云。辟。法也。○【疏】營作之處。皆有部曲分別。故云部曲也。司空主役作。凡邦事。令作秩敘。○【註】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偏匱。○【疏】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民不偏迫。又不匱乏。○莊渠魏氏曰。秩。鄕吏署其常位。敘。次第其功程。作之者。鄕吏也。鄕師令之而已。古之役法。實寓軍法。事有常次。驅萬衆如一人焉。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註】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旣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旣祭藏其隋是與。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註】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

梩里其反　纛音道又音壽　匶音救　紼音弗　翿音桃　窆音便　堋補鄧反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
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
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疏引司馬法見所載任器及輓人多少○魏氏曰
役徒輦輦稍人帥以至鄉師王治之而已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
遂治之○注治謂監督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
師御匶而治役○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
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

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纛以
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
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
進退○疏天子無文引諸侯以況之○或曰天子之柩六綍六鄉千人銜枚引之及窆
執斧以涖匠師○注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
涖之使戒其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
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疏

窆彼驗反

按疏引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
子斲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
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于
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
節鄉師執斧以涖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
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左氏昭十二年鄭簡公
卒將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
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子產遂不毀日
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按王制庶人縣封
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以謌窆之類皆謂下
棺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
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注田灋人徒及所當有
○莊泉魏氏曰簡者豫爲閱討脩者豫爲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愚按田法其春蒐

王舍茇夏苗主號名及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獮前期出之及期復斂之也及期以
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
斷其爭禽之訟○注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
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疏鄉師爲司徒致衆庶故還
用司徒之大旗辨鄉邑者田時六鄉之衆與公邑之民皆在爲各分別爲陣也○或曰陳謂軍
陣行列前後左右各以方位分別之所謂物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
者以木鐸徇於市朝○注徵令有常者謂田狩

囏古艱字

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疏】謂鄉師各於其鄉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又云田狩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月令孟春之月命脩封疆謂田之界分也。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此證徵令有常者也。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注】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明齋王氏曰司稼巡野觀稼賙其急而平其興。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然二官所治者廣恐徒爲文具故鄉師親出而巡其所治。歲時者隨事而行不拘其時。囏阨家不足與疾病二者以王命施惠代王巡行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注】吉服祭服也。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褐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疏】按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按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褐豆。按既夕禮士朝廟用輁軸

周禮 地官 卷八 鄉師 十六

褐苦曷反 輁九拱反 軸音逐

以載柩。皆非庶人之禮。引之者以況喪器。大夫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也。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疏】一州屬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疏】一鄉屬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致成。○愚按比閭族所共罰物也。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康成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葢謂此也。射器以下皆爲國行禮得以官物爲之。按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以法式及酒材授之明此器亦出官物也。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注】攷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展猶整具。○莊渠魏氏曰攷教唐虞之明庶以功也。察辭唐虞之詢事攷言也。稽器唐虞之如五器也。展事唐虞之屢省乃成也。以詔誅賞與冢宰相應。

楅音福 又音逼

周禮 地官 卷八 鄉師 十七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注】其鄉吏州長以下。○潛溪鄉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麤一貫也。攷察之爲賓興本。鄉先教化。故先之。○魏氏曰。鄉大夫皆六鄉所兼。同受司徒之法。此聖人制爲通禮也。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注】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疏】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山齋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令自有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

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內地。非荼毒也。○朱子語錄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疏】按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莅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經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朱子語類云。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可指名。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類。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這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賢則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爲能。○浚儀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號先生而謀賓介注上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帶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凡鄉賓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疏鄉大夫鄉行飲酒禮賓之於君其簡從仍更行飲酒禮賓之於王周十二月即夏十月漢時十月飲酒禮取營正之文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疏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欲習衆庶未有殊別此乃特貢於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註 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疏按內史職有策命諸侯孳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葉氏時曰周人雖日重農而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庠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以教之以搜蒐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宜重者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跡即前

日穫稻之夫髦士之黍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爲良法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註 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鄉射記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易氏曰五物德之發見於射者也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前主皮和容見於射侯之際與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也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以主鵠爲主是謂主皮禮樂交作是謂和容發揚蹈厲是謂興舞○馬融論語射不主皮注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後鄉章氏曰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繁樂不失職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也亦欲官備於天子也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爲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又按漢甘露石渠議鄉射合樂大射否何也韋玄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肅有樂矣時以爲然○何氏曰物謂事也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民於州射詢於衆而求其人以備養而待舉焉德也賈氏以爲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容即孝也三物中其事一十

庠，鄉學也。疑謂歟，猶也。

有八。今六德唯問和。六行唯問容。六藝唯問射禮樂，蓋貢賢於王，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問之，六德其大者，故問其本；六行其小者，故問其先，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射則男子所有事，故特言之。其說皆會後鄭，辯矣，然嫌於太鑿，且容何以爲孝，謂善爲孝者，必合於禮之容儀，其說甚支離無根，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古之用人，欲加之任使，必以射觀其器能。虞書所謂侯以明之，下文五者，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其人氣質暴戾，容止傾邪，必不能盡五射之美，故先觀其和，次觀其容，主皮中而貫革，巧力全也。和容者，容體比於禮，與舞者節奏比於樂，以此五者觀其人，於是鄉遂之官與大百官府之羣吏，靡不有守有爲，可以輔成君子之治，而非庸戾壞政之人矣。」**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註〕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疏〕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爲諸侯；能者德小，使之還入鄉中，爲比長、閭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也。○伯厚王氏曰：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移之遂，如初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疏云：耆老，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六鄉州序上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鄉鄙皆屬於遂，總曰遂學。○又曰：古者使民與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民自爲鄉謀，故毁譽公，賢否明，衆賓之席，非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與辭也。○

貢與馬氏曰：三代盛時，下無詭故術躍之習，上無妬賢嫉能之風，其衰也，有操引士之權，而蔽明者矣。故仲尼有竊位之譏，齊桓有內政之法，及讀漢高祖、武帝詔令，皆以爲人才遺佚，咎在公卿，至立法以論其罪，若後來之法嚴，謬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爲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于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誠反覆於三代之盛衰，逆兩漢以及後季，則國家待士之厚薄，與士自待之重輕，槩可見矣。○愚按成周貢士官人之制，見於鄉大夫者，曰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而已。夏官司士，辨論官材，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可見三代已上之君。第注意於官人之人而已。此外未嘗屑屑也。自漢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武帝於董仲舒，意有未盡，至再策三策之，晉武帝於摯虞、阮种亦然，此豈後世之精且勤，過於古帝王哉？蓋三代之下，人品巧僞駁雜，不若成周已前之易辨，而人主知人之明，亦不能必得天下官人之人，而獨授之以權，故不能不砣砣爲此也。至唐之制，科則全付之有司，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攷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爲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無不惴惴焉，不敢爲之明白，則又不若漢廷遠矣。」**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註〕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正歲，令群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疏〕

群吏州長已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
致於朝。○【注】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洪
範所謂謀及庶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
以待政令。○【注】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疏】大故
謂災寇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
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以旌
節輔令則達之。○【注】民雖以徽令行，其將之者
無節則不得通。○【疏】謂有旌節輔此徽令文書，
乃得通達也。○王氏曰：各守其
閭者，以靜致動。凡軍中搏賊之法皆然。見動者
卽擒之，則奸細無所容矣。○朱子語類云：古人
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衞征伐師旅
田獵皆只是一項事。○愚按：成周所以興賢官
人者，何其詳愼而有加也。自比長、閭胥已上，無
日不攷其德行道藝，察其奇衺。鄉大夫三年則
大比而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獻之於王。司
馬復辨論官材而後詔以爵祿，一士也。未進而
屢敎之，既進而屢試之，何也？夫側陋之夫，罪人
之子，一朝共天位而弗以爲驟者，堯舜之智然
也。中材之主，必詳敎屢試經數十人之心思耳
目，庶幾賢者多不肖者少。貴與馬氏云：熙寧間
東坡擬進士御試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
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
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
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
可學而至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
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

其術，不敢行非常之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
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
試華佗之方，其與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其言
可謂曲而中矣。而何疑於周官之法乎？是故周
公之制，大抵爲後
世中才之主設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
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
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
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讀法者，謂對衆讀一
年政令，及十二敎之法，使
知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
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注】序，州黨
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
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疏】歲時祭祀，謂
春秋二時，春祭社
以祈膏雨，秋祭社以報功。○又云：知序州黨之
學者，按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皆
名爲序。若鄉則上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
迎賓於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
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以禮會民，亦謂先
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鄉射禮注
不獻賓者，亦不獻賢能事輕也。疏云：射於序，鄉
飲酒在序，以其序無室，庠有室。○何氏曰：敎治
政令之法，卽所謂三物八刑之屬，受
於鄉大夫者也。讀法者，讀此而已。凡州之大

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註】大祭祀謂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按社祭上文已見。王氏謂州大祭祀山川古蹟之在州境者。存以備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註】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註】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

夫廢興。○【註】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鄭氏曰。鄉大夫各攷其屬也。官各攷其屬而天下治矣。○何氏曰。不曰誅賞者。鄉大夫之教民與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愚按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所謂讀教法者。即此十二教與三物之謂也。乃晦菴以為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顧未之思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註】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附】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則一歲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矣。春秋祭禜亦如之。○【註】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愚按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蓋指建巳之雩。則黨正之春祭禜是也。秋三月中旱暵。亦脩雩禮以求雨。則稻人所謂共其雩斂。司巫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之謂。而黨正秋祭禜是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註】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記鄉飲酒疏云。按鄭目錄云。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

飮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鄕飮酒。鄕則三年一飮
鄕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再飮。春秋習射。從而
飮之。黨則一年一飮。歲十二月。因
大蜡於學飮酒。子貢觀蜡是也。凡射、飮酒此
鄕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鄕飮酒鄕射記。大
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疏]鄕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
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
也。云士旣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士大夫
來觀禮者。皆爲樂　齒於鄕里者。以年與衆賓相
賢行禮而至也。
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
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

所謂僎。○朱子語錄曰。問黨正一命齒於鄕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
說鄕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
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
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栗氏時曰。有
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
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年之貴乎天下久
矣。雖曰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爲
尊。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尙齒矣。以
此周人親親貴貴。尙爵尙齒。蓋並行而不相悖
也。○浚儀王氏曰。鄕大夫飮酒
是尙德也。黨正飮酒是尙齒也。凡其黨之祭祀
喪紀昏冠飮酒。敎其禮事。掌其禁戒。○[注]其黨
之民。○[疏]民者。貧
也。非敎不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

蜡[illegible]反　酺音步 [illegible]

灋。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爲旅帥。歲終則會
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族師已下[疏]其吏。正歲屬民讀
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以歲時涖校
比。○[注]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及大比亦
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
也。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爲人物烖害之
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
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
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疏]漢時
有蝝螟之酺。神
有人鬼之步神。族長無飮酒之禮。因祭酺而與
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按州長春秋習射。
有飮酒禮。黨正十月農
功畢。亦有飮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衆不
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飮酒禮也。按禮記禮器

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卽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群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疏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夫家卽男女有夫有婦乃成家六口爲中七口已上爲衆五口已下爲寡○明齋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

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疏十家爲聯十人爲聯是在軍法耳○又云按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貴與馬氏曰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明齋王氏曰民居家則有比法行役則有伍法然使無什法則比自比而伍自伍矣復使其十家十人爲聯庶乎合同而不離絕也」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註亦於軍因爲卒長」歲終則會政致事○王氏曰致於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註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社黨飲酒

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疏族師已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於民尤近但聚衆庶既比卽讀法而所書德行之士以備賓與者兼記敬敏雖小善而不遺也○又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此文不言田故知役是田役也」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註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疏云掌其比者人衆則有役比之法閭胥皆掌之云觵撻罰之事者凡失禮者輕則以觵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尚書云扑作敎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浚儀王氏曰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古者仕焉而已

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周禮六鄉之內比閭族黨州鄉六遂之內鄰里酇鄙縣遂舉黨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陳氏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

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與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敎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此年攷校之法也學之久按知此鄉之人亦又知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注】衺猶惡也○【疏】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也相和親者按尚書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者則比長使之相和親也」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注】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

節乃達○鄭氏曰漢法民顯從寬大地者聽是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纂】此總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則圜土內之也○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於此故聖人慎焉○莊渠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根柢是故民制起於比閭鄉學田制起於井邑丘甸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於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猶九層之臺而弗爲基也可乎○又曰鄉舉里選之法閭胥選於五比二十五家

小善亦取故書敬敏任恤者族師選於百家累善乃取故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正選於五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書德行道藝者其學皆已成才於是州長致之以覈其實鄉大夫賓與之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品中正以別人才漢制亦漸變矣後世科舉之法自隋煬始殿試之法自武曌始可勝嘆哉○愚按秦法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及舍人無驗者罪之以爲三代後慘刻少恩之祖比長有皁奇衺相及無飾者內之圜土不類是耶噫王者之所以異於霸者此心耳其政未嘗遐與庭也一弧矢蹶以殺人堯舜以生人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信夫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王有三社三稷之壇壇外有壝不言壇舉外以見內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有封又樹木爲阻固按孝經緯社五土總神稷原隰之神五土之一耳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備敬稷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按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立社稷之法也 造都邑

楅音福 絼持忍反 稾 果 椵音賈 又音假

之封域者亦如之○疏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注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按郊特牲註云單盡也爲祭社之事則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焉蓋每家一人也爲祭社而田獵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祭社必有粢盛則使丘乘供之四邑爲丘四丘爲乘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注飾謂刷治潔

清之也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況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爲聲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鼖扶云反 鼛音羔

○【注】大盟會同之盟。○明齋王氏曰按封人主人和，係其社稷，然後鬼神長享其祭。故以主社稷封土之人而贊牲事。言孝在於能守土，而物文之周公垂教後王之意至深切矣。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注】音聲五聲合和者。○【疏】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不重云音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注】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疏】此唯兩面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而已，稱大者，不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耳。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疏】凡作樂則先擊鐘，故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擊鐘後師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按磬師云擊編鐘，然則編鐘磬師

錞音淳 鐲直角 反鐃女 交反碓 都回

擊之，不編鐘，鐘師擊之，皆謂金奏。晉鼓皆和之。鄭言編鐘，但據磬師言耳。○長樂陳氏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祇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鼓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所以不同者，特不用鼗耳。賜伶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者，特不用鼓耳。凡此三鼓，皆設宮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以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故也。○

馬氏曰雷鼓以馬革，乾爲馬故也。靈鼓以牛革，坤爲牛故也。○潛溪鄧氏曰此六鼓之聲用，王氏謂八面六面，制造攻擊，難施用。豈雷鼓法天，靈鼓法地，而名歟。路，大也。王用器皆名路。鼖鼓從賁，氣盛意。鼖軍事以氣盛爲壯也。○莊渠魏氏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鼖之爲言大也。因以肅軍令。鼛之爲言緩也。以役勞民而節其力。詩云鼛鼓弗勝，憲可以見古者君民之情矣。晉之爲言進也。將戰先作金奏，次擊鼓以作其進。故其聲比鼖尤疾。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正鼓，以金鐸通鼓。○【注】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疏】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馬氏曰國語曰戰以錞

刁斂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錞于振鐸則錞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馬氏曰詩云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輈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徹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說文曰鐃小鉦也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疏]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潛溪鄧氏曰此四金之聲用○陳氏樂書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曰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挈以鼓人者鼓爲樂之若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錞之聲淳鐲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鐲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摝其用則先鐲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

帗音弗

鼛音臯

呴休氏反亦作呴亦作欨

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illegible]人[illegible]錞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授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上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按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能捍敵義近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義近社稷者舞以帗所以形容其功德└

凡軍旅夜鼓鼜○[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呴○[疏]鼜者聲同憂戚之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晨戒謂使嚴備侵早當行發呴者晨呴之時當發

軍動則鼓其衆○[注]動且行○[疏]上注云五通發呴今別言軍動則據臨陣一時也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疏]田獵合圍之時必擊鼓衆對敵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

不鼓大喪則詔大僕鼓○註始崩及窆時也○陳
氏樂書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
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
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
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
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鞞縣鼓
則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
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葢
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
李照請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
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
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
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議者非之
疎矣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白
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矣○明齋王

氏曰大司樂一官專教樂舞之事矣而鼓舞又
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樂舞
爲大司徒掌邦教則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用
役祭祀喪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
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書曰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葢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
教化之至神者司徒
特爲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
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
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註羽析白羽爲之形
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
也暵熱氣也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凡
野舞則皆教之○註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某
氏曰教之以備鄉遂
州黨祭祀之舞也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註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疏按鼓人職凡祭祀
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
又按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
衍墳四方百物之屬而此云不興舞者小祭祀
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
等則無舞此文是也○或曰小祭祀不興舞無
功德可形容也○何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
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祓除之義羽舞用於
四方有翼蔽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陰陽相濟
之義○明齋王氏曰按山川社稷四方旱暵四

者之祭切於民事故四者之舞爲民間通用舞
師所教止此而已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六
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
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古之遺法舞
師所教郊野之民無與於此故不及六樂又樂
師所教國子小舞亦六此四舞之外有旄舞人
舞旄舞者四夷之舞人舞者東方韎樂皆大祀
太享用以備宇宙之和者亦非野人之事故舞
師所教不及於旄舞人舞也○愚按聖人之敎
萬民因材而篤而已鄉遂之吏以司徒三物各
教其所治民無愧於德行道藝者既興而賓之
於王而民不能皆造於大成之域也明矣是故
族師而下僅書其孝弟睦婣敬敏任恤者不必
德行道藝之皆備也鼓舞二職專使伺思之徒
閭習聲容以從事於州黨鄉以融其戾而導之
和而已矣葢聖人於鄉遂之民惟恐不留其樸

牲音全　黝音幽

而不樂怠開其智，其下於孝弟睦婣而略於敎舞，本必無意也。乃敘人以大司樂已下諸官皆關敎典而欲盡屬地官，其寬聖人設敎之意似深而實淺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註】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疏】按膳夫供六牲鄭注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爲純色，故後鄭不從司農也。○愚按純色曰犧，牷亦爲毛純無雜之稱。下文云必用牷物是也。牷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義，皆得稱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註】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鎭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按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是知祭地於北郊及社稷爲陰祀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仍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註】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疏】必用牷物，對上文而言，雖不必方之色，要於一牲須色純體完而後用之也。○王氏曰，時祀，若祀五帝之各以其時，四時迎氣及五祀之祭也。其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尨莫江反　副普逼　反大字　伯作縣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註】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疏】按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按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然則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尨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爾。杜子春云，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潛溪鄧氏曰，外祭其事遽，毀祭其事畧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註】犧牲，羽毛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鄭氏曰，犧牲，牲之中犧者殊養之，若帝牛在滌三月是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註】謂非時而祭祀者。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註】公猶官也。○【疏】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祈求福之牛也。

樴杙反 餘式反

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正祭於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郊特牲云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是名繹祭為求也按牧人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此經云授職人芻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及前祭一日之牛亦無據故後鄭俱不從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或曰職人猶言有司指牧人充人監門者而言。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註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疏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五積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四積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三積。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疏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或曰積生饋之膳熟而進之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註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疏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但無獻酬皆於廟速賓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軍事共其犒牛。○註鄭司農云。犒師之牛。喪事共其

奠牛。○註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疏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惟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有牛亦有馬牲。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註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疏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公任器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註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疏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註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畧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等外神牲皆繫之也。防禽獸觸齧者按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所謂觸齧也。○山堂章氏曰。晏子曰。禮曰養牲

必在滌三月。滌，養牲之宮名也。先養牲必以二
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
稷牛以代之，而別以
他牛代稷牛可也」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
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謂司中司
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
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展牲則告牷。○【注】玄謂
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
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若今夕牲也者，此
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
牲禮者，按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舉
獸尾者，上用兔臘，言獸尾正謂兔也。天子禮大，

以士況，故
云近之」碩牲則贊。○【注】贊助也。君牽牲入，將
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腯」。或曰奉牲之時，充人爲之贊助以歆神
與，引入歆舞牲同意。○明齋王氏曰：按周
禮於六牲有所以養之者，初時畜之也。有所以
共之者，將用而以其牲入陳也。有所以奉之者，
既殺而繫之也。蓋養者，善於知物性而得其飲
豕居處宇之宜者也。共者，稍知禮儀者也。奉
者，則大人君子，而以交於神明大賓客者也。小
不可以侵大，大不可以司小，書敘一事，曲盡其
道如
此」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八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九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
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
使職之。○【疏】此經與下經爲目，言任土之灋，即
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已下是也。政
令，謂因其職事使出貢賦，即下經園廛二十而
一已下是也。○又云物色之以知其所宜，按孝
經緯援神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
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

菽，汙泉
宜種稻」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
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畺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
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
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畊之田也。賈田者，
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

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灋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圃。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魏氏曰。宅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

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朱子語錄曰。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爲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魏氏曰。古廛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不言工。闕文也。噫。士工商受田。先王之意遠矣。其欲人人知稼穡之艱難乎。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

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

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二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

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狭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十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註】征稅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或曰謂公廨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場有瓜○【補】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地稅多少不同之事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山齋易氏曰孟子之說十一之灋通乎三代今攷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徵灋歟鄭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灋而不知其為任地之灋也嘗攷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為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灋異乎任民之灋則成周十一之徵灋可攷矣○浚儀王氏曰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布泉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有閒無職事者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貴與馬氏曰按周家立此灋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

屋粟夫家之征蓋借徒而取以困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槨不帛不衰蓋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爲示罰一也然所罰之里布屋粟國用爲常仰給於此鄭氏註謂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舉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畝之宅與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塲圃給民而欲舉此比乎○又曰橫渠張氏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夫家解當如此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乎

以時徵其賦。○【注】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裁

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按下閭師法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中舍有貢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莊渠魏氏曰載師主任土因土宜任以事取其稅而敎化在其中後世聽民自生乃唯聚斂是急而不恤其困則戚矣○明齊王氏曰周禮國宅無征里本無布百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況游惰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哉且先王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田而不蓺五穀民而游手好閒者乃定爲常職而以時徵之乎愚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而言也蓋均授以宅里彼則專於別業家富丁衆構屋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別業

不假於耕而他人耕之居夫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屋粟亦如一夫助耕公田之粟以屋室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閒民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辨其夫家之衆寡而起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有上中下三等而施力役閒民雖不受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丨二等之征也大抵先王於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俾知稼穡艱難又罰其禮使不得同於本業之人以愧其心然習之成俗爲之獲利終或不能強之以移其服習故即其居與身而定爲征賦以等於務本力穡之人耳或曰有田則有粟米有家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縷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用之以爲租庸調此古今之通道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任民無不耕者其婦人無不織者有粟則貢粟無粟則貢也物以當邦賦唯閭民無常職者則使出夫布其一家專務於織者則以布縷爲賦耳戰國時因此遂有布縷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一併取之故孟子譏時而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後世仍習既久遂安然不廢其實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曰夫三爲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曰屋本無粟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田耕者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廛有征而有所謂里布併夫布而征之故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此周家舊灋也苟里而有布分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即稅閒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即口率出錢矣尚得爲盛世之事哉。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國中及四郊是

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疏】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六鄉之民居於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主數也。政令。謂賦役皆是。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註】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疏】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則有貢。故此論貢之處也。山澤所出物多。故云其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九職有臣妾。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王氏曰。任農以下九等之民。自國中至畿七等之地皆有之。任之使各有所職。即以其職之所有。以當邦賦。非九賦之外。別有九貢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註】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無職。即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又云。按劉彝問。敍師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出稅如今稅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者。按句耳。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兼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按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明無職之人。非直任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朱子語類曰。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貴與馬氏曰。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灋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後。乃常灋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灋。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灋之外。別立灋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灋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幷出夫家。所以抑之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註】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

櫛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不得衣衰也
皆所以恥不勉。○王氏曰。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畺。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以至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為經緯。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
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
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註】郊里。郊所居也。
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
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疏】

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
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邦國畿內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天下也。夫
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
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
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註】受灋
於司馬者。知所當徵寡衆。凡造都邑。量其地。辨
其物而制其域。○【註】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
不以封。○【疏】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
五十里也。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也。域。即疆埸大小是也。
之賦貢。○【註】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
師同。○【疏】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之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
之賦貢。○莊渠魏氏曰。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兵事
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
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疏】此與下為總目。鄉里之委
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
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
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灋用也。職

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
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羈旅。過行寄止者。○或曰門
關之委積。謂門關之稅入所餘。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
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
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註】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疏】上經委積隨其所須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太府不言者，蓋太府九式皆主邦中所用甸稍縣都之賦，式用之餘，所存甚多，故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與此所謂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督領，使無失候，蓋平日以式灋之餘，各隨

道路之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餽餉輓之勞。畿外邦國之處，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師也。○愚按周公所以理財者，無出於節財而已。唯量入爲出，以民間所共之數，制軍國之用，復每事節發，則不唯無浮額之徵，而且有餘，然後世反量出爲入，則中下之也。直以取民之數，可意爲加減，取民之數可意爲加減，則必不只減之，爲有益於民，而以加之爲無損於民，一加勉應而再，再加勉應而三，至於民無可應，而覆亡之禍至矣。嗚呼，三代聖王視所用之財，即己之財，而後世視以爲民之財，視以爲民之財，而能愛之者，鮮矣。自古弱不足以亡天下，而唯貧則亡國，貧猶不足以亡天下，而唯民貧則亡，苟知民貧可以亡天下，而猶且日朘民是竭，此勇士之自啖其肉，以至於斃者也。悲夫。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註】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註】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旬，均也。○愚按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故鄭云旬均也，明不得以旬爲十日解之。後儒謂豐年則三冬用民二十七日，中年則十八日，無年則九日。王者之世，力役未必若此煩重也。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註】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註】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或曰大均，稽前長也。○黃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灋，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灋，此徒役

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則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繇

師氏掌以媺詔王。〇註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〇疏詔王以道無文故引教世子以為證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〇某氏曰和順積中悖亂之事自不容迮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〇註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〇疏按禮記王制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文略耳王制唯言太子適子不言弟鄭兼言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故兼弟也〇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差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而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〇三禮義宗內則云凡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傅者教學之官少王世子云立大傅少傅以養之然則未入學時已有傅矣是以內則云出就外傅謂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案宮焉鄭謂異宮也至年十三則入小學小學者周則西郊之虞庠十五則入大學謂入於東膠之等入小學之時則大傅在前少傅在後當入學之時國之子弟亦從學焉至在休息還返則宮居宿出入則受師保之訓故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教諭德成而有二傅師保之訓也師保但明德藝之術出入前後教道而已非執經者也在小學習經典皆受之於執經者入大學亦從受詩書禮樂之業至於宗尚其術皆大樂正所為鄭注文師司成則大司成也周禮則師氏之官也〇大戴禮注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上子入學之期內則曰

周官六德
仲尼四教
一貫而已

十年就外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朱子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齊治平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爲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學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

周禮　地官　卷九　師氏　十六

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迹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也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則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叶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同其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循故又推其類而兼爲次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人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究其所以然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猶而已○潛溪鄧氏曰賢良起者

中
仲
友

之師長所受學之人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註】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胄注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爲胄子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爲次故日齒胄○浚儀王氏曰古者養士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攷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註】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

周禮　地官　卷九　師氏　十七

○某氏曰謂教以國之典故得失之迹庶臨事不迷也　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註】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得失之事春秋即魯史是也○或曰以得失詔王并教國之子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註】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葉氏時曰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有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氏保氏自詔王謙士之外唯及國子而不及世子鄭氏乃門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好亦用禮記之説而爲是言歟愚按文王世子周公之相成王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故抗世子

之濾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然則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濾意者亦抗世子之濾於國子使之與世子居乃其所以爲教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註】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疏】以王所在皆須部以美道故也 聽治亦如之○【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註】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疏】其屬師師氏中大夫之下有上士二人并府史胥徒等師四夷之隸各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守王之門外以衛王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註】內列藩營之在內者也 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疏】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莊渠魏氏曰師保氏主於輔導王躬乃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王宮也王所皆善士王誰與爲不善乎

保氏掌諫王惡○【註】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而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註】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疏】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鳴

和鸞。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衢道也，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象形，日月之類。會意，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考老之類。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處事，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假借，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江河之類。九數，方田已下，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云云者，此鄭法增之。按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一類也。○朱子語類曰，古者教禮樂射御書

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情性。○潛溪鄧氏曰，保氏教養國子於道，而不廢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分，儀者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能深於道。古之學者深淨精微而不賤，由此道也。鄉大夫之教曰道藝，欲藝進於道，成其始。保氏之教亦曰道藝，欲藝深於道，成其終。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言之，故其教達天。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言之，故卑者弱於技藝之廢，應務而蕩於虛也。此學之大弊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註)闈，宮中之巷門。○南

遷柯氏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皆居虎門之左。其制何如。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尚書大傳曰，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太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太學。蓋虎門者，天子路寢之門。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則公宮之左，必有大小二學可知矣。王子八歲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入學之期也。國子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著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然則在外之大學，王子不入乎。曰，周制大學在郊者，皆朝會之勞事學業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四門，西橋東曰東序，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東序即東膠也，上庠即虞庠也。其師

即大司樂也。鄉遂都鄙賓興之俊士，天下侯國歲貢天子之造士，國子及倅諸子教成材者，皆學於此焉。但王子之學，則在公宮之左，而與大學有時而與國子齒。此記所以有將君我而與我齒讓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夫周人之與王子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王子之教，其適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為天下得人也。其庶將以有國有家付之，為神民之主也。可不慎擇國子之教，以其席父兄之勢，參宮闈之交。不有師道之尊嚴，則何以保自然之祀，禁未萌之欲，又有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心性也哉。此師保之職，所以為天下之大本。○夫以[illegible]則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矣，而獨諫乎一職，缺然不詳，僅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以二官攷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

者亦皆守衛之人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已循誘其善潛格其非於宴嘿之中正不必呂言顯諫發聲徵色之為也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為治者不一人也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膳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灋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厭臣

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觶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尊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鄭昌訟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飽宜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專設諫官而終吝漢人諫諍之路狹○莊果魏氏曰師氏以輔王保氏以弼王事相因也先王有師臣者有友臣者王於公孤則師之矣於師保則友之矣師嚴而友親相須以成就聖德後世人主不知務學故師友道廢人臣叱僕僕為恭漢置諫議大夫唐宋皆置拾遺補闕人主曷嘗與之為友哉嗚呼帝王當有天下貴為天子崇高極矣唯隆師親友使

德為聖人尊榮莫大焉乃徒自尊而不知尊賢此世道升降第一關繫也○明齋王氏曰按虞廷敎胄子止典樂一官其教灋惟直寬剛簡四德詩樂二事周禮若夫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皆主於教庶子頒備不同何也夫周制每大事則六官皆在此固設官之深意豈以胄子之教國家莫大之事而六官有不與者哉然所司未嘗不專而教灋未始不同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夫春誦夏弦秋禮冬書此自幼至長在於學宮教以詩書禮樂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大司徒敬敷五教故因其在次舍閒暇家庭之中或初仕為近侍之臣而教之以修已治人之事也若宮伯所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指在王宮宿衛之特而教其大凡司士掌國子之士治諸子掌國

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主辨論官材故凡國子之已仕未仕者皆得與聞其教事司寇則以刑而寓教是三官俱主管攝而非教之專官也然其所以教則所謂德行樂德何異於虞之四德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容云者又豈外於虞之詩樂也哉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註】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魏氏曰此諫求人才也賓興有常

此則察舉遺逸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註 因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疏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魏氏曰。太宰歲終攷察吏治。以詔廢置。蓋之經也。宰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慮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歟。○仲與郝氏曰行赦宥謂民有失教誤犯者告於王赦之。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註 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註 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寘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註 圜土。獄城也。過失近

罪者。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疏未忍刑之者。其罪雖著。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王氏曰。蓋聖人之慈惡惡也。非有與於已故其讓。其罰。其役。其歸圜土。寬柔不遽。不過欲使之生其恥心。以懼其罷。不麗於刑而已。後人之惡惡也。皆出於已。有是惡即以是刑加之。豈有懼其歸於善之意哉。故每至於幾忘過中。而無暇再三申教之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註 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註 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註 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疏左氏傳文七年。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又云。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鳥獸亦如之。○註 過失殺傷人

辟音避 從才用反

之畜產者。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
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
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
○【註】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主。大夫君
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註】瑞節。玉節
之剡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
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凡殺人有反殺者。
使邦國交讎之。○【註】反。復也。復殺之者。此欲除

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卽誅
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
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
使之不同國而已。○明。濬王氏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爲潑資而
被殺之類。被殺者子孫不爲仇。仇之則服死
刑。謂其當惡不服義也。不同國三字衍文。凡
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註】鬭怒。辨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王氏
曰。鬭怒

乃仇殺之漸。亦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應
和之端於史。首發難者。卽爲不直而誅之。則莫
敢先動矣。○盱江何氏曰。或曰。殺人者死。邦之
大灋也。彼旣殺人父兄。盍以王灋誅之。奈何使
其子弟讎之耶。愚曰。灋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
之父。可誅也。如魯軌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
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横之殺酈食其。則不可
誅也。原情以定灋。因灋以求情。可也。必若遂私
忿。肆姦威以屠戮無辜。則所謂不
待敎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
媒氏掌萬民之判。○【註】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
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
萬民之判合。○何氏曰。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凡男女

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註】鄭司農云
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疏】按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
名之。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二三者。天
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娶
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註】書之者。以別未成昬
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子
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莊公十九年秋。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
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

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濫故。鄭云云。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故也。又按隱二年冬。伯姬歸於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於紀。何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或曰。大子。再嫁而攜其子入夫家者。○王氏曰。書之別。未成婚者。且以息爭端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註 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補]王肅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之說。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又按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親祀焉。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秋以爲期。此淫奔之詩。凡此皆與仲春合也。禮諸侯越國娶女。及冰未泮請期。乃足容往返。二月正可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註 重天時。權許之也。○潛溪鄭氏曰。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誘淫也。曰。非也。禮不云奔者爲妾乎。奔疾速之義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至聽奔。謂不備禮而昏爲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是也。然亦聽爲妾而已。不以于會男女之正。又明非中春猶禁也。防之至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註 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子娶妻。○[補]令。卽上中春令會男女之令。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註 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王氏曰。按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歟。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周女子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嫌。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政。而開爲此塗。所以待中人。其娶之者。卽孟子所謂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註 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補]凡嫁子娶妻。含尊卑。但云緇帛。又主庶人耳。○葉氏曰。古者納幣不過於此。則是婚姻之禮雖詳。而其儀質略。略其儀而詳其禮。此婚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歟。**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註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巳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王氏謂遷葬民有遷徙而肂所於遷其舊葬以附其夫或婦者死者體魄不安生者不盡人道禁之者敎民以義也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註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宜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疏按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此謂周公未制禮時也○鄭氏曰國之亡必始於男女之無別故就而聽之惕之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註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疏此經與下文爲總目治即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敎即下文以次叙分地等謂敎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以刑罰禁虣是也量度下文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下文以賈民禁僞是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註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疏次敘二事分地畫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註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註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註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疏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則貨阜而泉流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註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賈音嫁下同成賈定賈貴賤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貴賤恒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儥音育又音笛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註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或曰大券曰質小券曰劑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疏情僞既據物而言則實詐據人而說也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註刑罰憲徇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註同共也同者

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〇貰音世，貸也。〇或曰，官民相通，故曰同貨。」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〇【註】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〇【疏】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客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〇【註】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〇【疏】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飭會者，使定物

價，防誑豫也。〇【疏】使定物價，所以防豫爲欺誑者。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玄謂思當爲司，聲之誤也。〇或曰，思次，取見利思義也。介次，求取見利不苟之意。」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〇【註】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〇【疏】辟布解，後鄭不從司農，謂辟法也。民將物來鬻於市，肆長各攷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市物有號名，按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遺忘，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使歸令本主識認之。〇某氏曰，市井錯雜，則百務壅滯，故事各以地分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〇【註】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

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疏】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御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魏氏曰：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汚隆，繫焉。是故起其賈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賈以却之，正民之所惡也。昔齊侯問市價，晏子對曰：踊貴屨賤。而齊侯爲之省刑，乃知司市之所治，抑末也，其本繫於上之人。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註】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愚按：璽節上條，正所以行其起賈抑賈之權，若今之鹽引、茶引，亦璽節之遺，然唯藉以權利而已。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註】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之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疏】物貴者，其物止謂米穀，餘物竝賤也。○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八千里，水絕梁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東萊呂氏曰：三代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舍其本，雖積鏹至多，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已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者甚少。傳載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爲祿。是故三代之人多地，時不爲末作。漢猶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

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於是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自漢至唐，惟五銖、開元最爲得中。本朝初用開元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開元之法一變，而錢皆惡薄不可用。不知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公上，此其利之大者。從衡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則姦民務之，私鑄紛起，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孔顗斯言，可謂不易之論。」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註】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潛溪鄧氏曰在民若以木和米麻代絲之類民所造也在商若以石爲玉貨產爲揚產之類行貨者所飾也在賈若飾今爲古飾陳爲新之類居貨者所飾也在工陶中竊銅和錫之類造作者所飾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註】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或曰憲罰謂縣示責讓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註】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魏氏曰不言王者至尊不敢指斥也曰司寇言之矣士師協日刑殺君欲免之則親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愚按罰幕帟蓋帷何也幕帟蓋帷皆自蔽之物也市利之藪也好利小人之行也小人之行不可以示通國者也罰幕帟蓋帷言當自蔽藏恥之也朝在前而市在後之意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註】市司司市也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註】成平也會者平物價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補】質人主平物價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貴賤也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註】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

罰之。○【註】稽，猶攷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疏】小宰職云，聽取予以書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陳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周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鉅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周公頒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方氏一之，以質人行之，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註】謂齎券契者來訟

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也。都，小都大都。○王氏曰，既質劑而復有所謂治者，蓋人之姦偽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而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詳檢者，故因地之遠近為此期限。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註】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穟之穟。穟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疏】廛人掌依行肆，不得為無肆立持，故後鄭破子春為租總之總。下肆長云，斂其總布，是無肆立持，故注從子春，總當為儳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俊卿章氏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國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又曰，先王之制，既稅其物，不征其廛；既征其廛，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征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何氏曰，絘布，鄭師所取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泉也。廛人本斂廛布，而兼斂諸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布皆入於泉府，將以斂市之滯貨也。○魏氏曰，官鑄泉散於民間，有散無斂，則泉決不行。官設法以收之，不入外府而入泉府者，還以便民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註】以當稅，給作器物也。○【疏】屠者亦有地稅，若山虞澤虞之等所出稅，皆云以當邦賦，邦賦即地稅之類是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註】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

在塵久則將瘦腥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疏]攷工記梓人云，大胸臛後膞，細小之義。○按先鄭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然經云入於膳府。明珍異非貨物，故後鄭破從四時食物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注]憲表縣之。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注]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魏氏曰飾行以華飾其人。儥慝，賣麤惡之物者。[疏]

周禮地官　卷九　胥師　賈師　平

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注]恒，常也。謂若儲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注]薦宗廟之物。[疏]此珍異亦是富人賤時豫貯而後貴時賣之。按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之物，擧重而言也。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注]儥，買也。故書儥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按王氏、鄭氏皆依故書作買。儥，謂空乏而欲買於民，或有所貯蓄，當斥賣與民，皆更代。

掌之凡師役會同，亦如之。○愚按賈師禁貴儥者，使有恒賈，亦是三代已前之事。蓋三代聖王養民者周，而取民者畧。國中商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受田於國。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王之加惠甚沃也。至市政森嚴，所以使之安其業而樂樂利利者尤備。是故當其貪漁無厭，乘天患而高價厲民，則賈師爲之展成而奠賈，使皆民自爲養。而關津之吏因公撿斂以掊剋之，無所不至，爾賈師之議行，則惟有畏足不至而小民坐槁而已矣。趙清獻在會稽不抑粟價，四方商賈輻輳，歲凶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貴糴爲救荒之奇策者，此多狗周官而不知酌澤者也。

周禮地官　卷九　賈師　司虣　司稽　里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注]嚻，讙也。鄭司農云，屬遊飲食，羣飲食者。○某氏曰，陵犯，私惡相侵。遊飲食，私好相結。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注]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

品式。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注】杜子春云。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王氏曰。坐作出入。謂大市朝市夕市各有作止之期與出入之候。無得爭先後踔以亂市。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注】罰謂之使出布。○潛溪鄧氏曰。四時珍異。養老慈幼者。當以其故貴價。亦禁之。敎孝慈。敎

周禮 地官 卷九 胥 肆長 卌二

睦婣。坊出入。敎讓。正坐作。敎禮。聚而飲酒。品疾之矣。故禁之。禁之者。作儉勸。敎敬慤。厚民敎俗之道也。一市耳。而治敎禮政刑之道畢具焉。靡鬪故也。欲正人心。走失俗者。其必謹若此矣。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注】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疏】使惡者遠善。釋經名相近者相遠。善自相近。釋經實相近者相爾。先鄭注。直釋名相近者相遠。則實相近者其義可知故也。舉珠玉貴者。而餘物亦爾。○何氏曰。正者。正其物之名。平者。平其價之實。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疏】肆長各主一肆。掌其無肆立持之布。故後鄭引而從之也。○或曰。謂一市之稅。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注】鄭司農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李氏曰。主謂都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予之。恐奸民乘時販賣。官爲所欺。而民不占實惠也。○馬氏曰。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不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濫。轉而爲和糴。且以其所儲它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美。於是亦以理財之蠹視之矣。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注】鄭司農云。賖貰也。以祭祀喪

周禮 地官 卷九 肆長 泉府 卌二

貸責餘　本買斜 辣所買　責

紀。故從官賈買物。○疏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賖與民不取利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

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鄭引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則近郊十一者。萬泉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朞出息二千。鄭云國廛畧舉以言之也。○某氏曰。辨而授之。恐有詐爲貧而貸者。故必與其有司辨其果貧而後授之。庶不爲所欺也。○昭明王氏曰。息。係息之息。使民爲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註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

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償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灋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灋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眞周公之灋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灋行而天下終以大亂。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人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灋。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賖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

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則二者之灋。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灋矣。夫學周公之灋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灋。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不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任其怪也。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此豈仁者固如是耶。○貴與馬氏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不

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自漢以來亦復如是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畧爲便而以周禮之遽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效如此於是疑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雖諸侯卿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痛癢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窮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載更代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綱再朞而已及瓜矣疲慢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亦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二年而誦之曰子產其死誰其嗣之鄭國土地褊

小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洞究得失況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聚然猶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人心必俟摩以歲月然後謗讟者轉而謳歌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迺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不可得而天下騷然幾致大亂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君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民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灋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疏則情僞不能洞究故灋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論貸一事觀之則鄭[illegible]者可行之於[illegible]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溪

鄧氏曰，民極貧而表祭不給於用也，舉而逆與之。難乎其為餼貸而責之償，難乎其為賞也。故令服征役於國焉償之，以休息之也。惠利之至也。異哉乎均輸之斂貨也，惡商賈之牟大利，而人主自牟利也。青苗之取息也，惡豪舉之取息，而人王人自取息也。夫一市商若豪耳，以買物而取息，猶能以病民。人主張官置吏，而買物若取息也。天下其誰能難之。是大亂之道也。且成周之世，道行教明，而封井以守治也。彼其邸國中廛里之政，不啻家人父子然。其視賒貸斂散也，不異於家人有無之相通也。故泉府之法可行。後世迷離於其本，舉先王之大經大法盡廢，而獨欲一二使者，操偏文隻辭以為王政而行之，無惑乎奪民利，賈國怨，為利孔罪梯也。漢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無擾獄市者，可與靖民矣。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註】鄭司農云：鍵讀為蹇。管謂籥也，鍵謂牡。○【疏】用管以啟，用鍵以閉。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註】不物，衣服視瞻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疏】商所資者，若國語冬資絺，夏資絺之類。是商所豫資待時而賣者。不資，謂非民常用之物。○浚儀王氏曰：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注讀為征，恐非。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或曰其財，即上文犯禁入官之財。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註】監門，門徒。○【疏】牧人六牲，王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凡歲時之門，受其餘。○【註】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歲四時，祭門非一。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左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凡四

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註】造猶至也告告於
王而止客以俟逆○王氏曰抆門關之設所以
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之兵何
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阻有司險
封疆之官有掌疆皆夏官之事若地官則主守
土凡王畿吏民皆其所統而特掌門關之管鍵
則雖大司馬之屬有所出入苟無司門之節門
關之吏亦得而問之矣後世門關鎖
鑰並屬於大司馬豈知周公之意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註】貨節謂商本所
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
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

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
聯以檢猾商○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
征廛○【註】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
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凡貨不出於
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註】不出於關謂從私道
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凡所達貨賄者
則以節傳出之○【註】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
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

撟呼峯反又音何敏卯

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疏】若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爲之璽節商
或於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
璽節則便於關取節而出也○王氏云出字下
疑脫入字○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註】無租稅
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凡四方之賓客敂關
則爲之告○【註】謂朝聘者也敂關猶謁關人也
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
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疏】畿外諸侯來
但至關門先爲關人關人止客而告王王使小
行人逆勞於畿也○又云韋昭國語註云理吏

也行理小行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方使
逆賓客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有外
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註】有送令謂奉
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逆通
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疏】謂從侯國而入
則關人以節傳內之至王有王命從王
國而出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註】邦節者
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
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疏】此一經論

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又云。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按]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或曰。守邦國事至重。故以玉守都鄙近至尊而殆故以犀角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浚儀王氏曰或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其遺制也。○王氏曰。英玉也。詩云。尚之以瓊英。蕩。大竹。見禹貢。宜從竹。謂飾以玉與竹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惟府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

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灋式藏於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

及所適。易氏曰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
節。先王之時。天下為公。雖有節傳以示
信。而信行於
節傳之外。】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註】國土內
○陳氏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
之。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
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
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
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
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
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為符
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
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
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

子諸侯者。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
所謂虎節。人節。龍節者。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
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
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
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也。然節不特八
節六節而已。與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
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
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
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為信於
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璽節行人為信
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
以執之。此琰圭也。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
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
馬握節以死。司城致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
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
官府小臣。亦有之也。攷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
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
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
又加長焉。觀蘇武之仗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
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
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
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與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
執左契不責於人。
則藏其右者非是。

遂人掌邦之野。○【註】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
○【註】下文云以達於畿。則
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
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

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
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註】經形體皆
為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
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
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遂之軍灋。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釋】先鄭云。與
國中異制者。以
六遂之內。上地有萊五十畝。并下劑致甿並異
也。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遂人惟見田制。無出
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
追胥徒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也。○涯渠魏氏

甿亡耕反　耡音助

曰六鄉聚居國中其勢易行六遂散處於野其勢有所不便而聖人一之促零就整以法齊其不齊是故遐邇較若畫一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親民之官皆得自專其治後世守令太輕必也重其任專其任久其任而後可以大有爲耳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

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疏〕以下劑致甿者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一者爲羨卒自外竝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甿也○愚按六遂所敎者農也故變民言甿甿從田從亡蓋民以田爲生無田則亡矣故推三代之主爲有民後世據甿之上而得爲君皆幸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疏〕奇受謂餘夫別有田有廛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廛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見義爾○浚儀王氏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灋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

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潛溪鄧氏曰此即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灋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遂溝洫澮以通水於川自高而趨下徑畛涂道路以通道於國由小而之大○明齋王氏曰凡疏導之法較書之便皆於是在而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肖寓其中矣自遂溝徑畛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涂澮者必上之人創之合衆力修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力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損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單禮所謂大役任衆者也凡欲積時富厚必始於此自黃帝立灋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皆爾是隱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注】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疏】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亦如族師所云以歲之四時成定男女之數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注】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疏】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

正已下遂人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令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魏氏曰六卿有徵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六遂則有大旗亦司徒掌之有事遂人請於司徒用以徵調。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注】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疏】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令野職令委人也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注】委積於廬宿市○【疏】大司徒云令野修道委積彼謂總令道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亦令遂人也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

屬音燭 綍音紼

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注】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也陳役主陳列之大喪之正棺殯啟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及之陳氏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

井田溝洫同異先儒議各不同俱存以備攷

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溝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因名之其實一制也○朱子語錄以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卻是○又曰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

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求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馬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盡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銜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至矣此晉人狡謀齊所以覺而破之也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撿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

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卽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卻在內故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萬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野可書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涂路方圓可以如圖爲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擬之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陵林麓在內難用溝洫法皆齊分是故遂處晝爲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言在其間其地綿亘一同之地爲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細算但止言其畝數

○洨溪鄭氏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
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
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
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
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
而不得往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
郊往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爲鄉遂制
田不用井畫雖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
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
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
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爲異[illegible]余
制田而爲二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爲圖以
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隅
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
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
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
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
自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
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
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
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
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
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
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貴與馬氏曰
自孟子有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
說其後鄭康成注周禮以爲周家之制鄉遂用
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
人所謂九夫爲井是也自是兩法[illegible][illegible]以爲遂
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
分注作兩項[illegible][illegible]而近世諸儒合爲一法[illegible][illegible]

然愚嘗攷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
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
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爲私而一居其中爲公是
爲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
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
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
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
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
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
太拘矣遂人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
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
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
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
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爲之疆界行
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
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
畜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
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
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盡九夫之田以爲九
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illegible]
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坊田故必有一
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
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
地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亦不
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
下卽爲水溝水溝之下卽爲田井非若匠人之
明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illegible]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
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
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
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

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
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以分畫
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
似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
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illegible]而
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
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
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此龍子
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鄉遂迫近王
城。豐凶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
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
之地必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
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爲
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
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
必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斂。孟子曰。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蓋晉而
爲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二語。而想象成周之
助法耳。自助法盡廢。晉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
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雖常。而賦之額
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於十一之
外乎。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
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
役事則聽其治訟。○【注】施舍亦弛也。經牧制田

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
之事。○【疏】六遂制溝洫法。上文所云者是。今鄭
云制田界與井。又爲井田法者。以遂人兼
掌采地。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
與小司徒文同。鄭亦兼言井也。六遂以外。上地
亦有萊休不耕者。故云可
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注】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
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
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
其野牲。○【注】審亦聽也。○【疏】冢宰職。大祭祀。掌
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

誓百官。幷戒百族。此官主審
其誓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入野職野賦於玉
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
用者。○【疏】野職謂九職之貢。野賦謂九賦。自邦
甸家稍縣都之等宰出泉。以其在遠郊
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仲與鄭氏曰。野職野
賦。如角人以時徵齒角。羽人以時徵羽翮。掌葛
以時徵絺綌草貢之
林。皆於山澤之農。」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
積。○【注】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鄭司農云。庀具
也。」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
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注】使以握帟先者。太宰

說音稅 輴敕倫反

也。其餘司徒也。幄帝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之役。鄭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疏】柩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間。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天子諸侯殯時用輴車。檀弓云。菆塗龍輴。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輴而已。役謂執綍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

釋天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執綍之人。背碑負引。卻行。遂師抱持役名之版。巡行校錄。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訂義王氏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按王氏云。封土為丘籠者。承土之器。蜃車者。掌蜃所謂闉壙之蜃。車乃載蜃之器。鄭氏云抱磨謂封壙用輴。磨礱使平。抱親執也。俱存以備參。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注】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為庀。◯【疏】野民謂六遂之民。◯又云。周禮云比者。後鄭皆為校比。先鄭皆為庀。庀為具。皆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莊渠魏氏曰。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師而至。則賞罰一聽於大司馬。若大司徒。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注】施亦讀為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魏氏曰。遂人唯辨其施舍者。一以寬仁為主。居上之體也。遂師并可任者亦辨之。遂大夫則先辨其可任者。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注】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公卿大夫王子

術音遂

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何氏曰。謂之邑者。民之所聚皆邑也。在邦甸則謂之公邑。在家削則謂之家邑。在都則謂之都邑。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注】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

者。而聚斂其餘以職事。○〔疏〕謂當與衆之時因擧治民之吏有功者而升之。又聚而教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莊渠魏氏曰。鄕遂皆有選擧。市獨無之。古法工商不得入仕。意聖人悖本抑末之意可見矣。○愚按鄕大夫興賢能於朝。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變賢能爲甿者。遂遠於國。敎尚朴畧。遂於鄕也。然亦互言之耳。莊渠魏氏云。漢擧野良方正孝廉茂才。猶鄕之賓興賢能。其擧孝弟力田。猶遂之興甿。古意猶有存者。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爲盛。後世徒存其名而鮮實效。由於上下皆以偽蒙也。按公是劉氏曰。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蹈潛處。羔鴈圭璧三四至而後勉應之。今皆循循然覥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無乃名與實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役鬭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遊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遊手惰農。而良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愼哉。○又按漢以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武帝嘗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十二年詔以爲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武帝元朔之詔。亦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當時世風近古。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皆可充選。而孝廉之士。非脩闇行不習塗飾。故知者鮮也。此周官所以諄諄於興甿也歟。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注〕四達者。治民之事

趣音促 又如字

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疏〕言爲邑者。亦如上文容公邑及采地也。○潛溪鄧氏曰。攷邑治。必旁達四邑以相參。而後賢不肖勤惰可見。誅賞三歲大計之事。廢置每歲終一行。皆詔宰。○某氏曰。此與鄕大夫文互備。唯大詢衆庶止六鄕。鄕百族所聚。遂在野而遠故耳。○仲與鄭氏曰。四達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酇長。酇長達里宰。里宰已下無爵。故止言四。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注〕徵。徵召也。比。案比。分職事。即九職之功事。○〔疏〕頒田里。亦如上文夫一廛田百畝。○魏氏曰。遂大夫言攷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爲之計畝而授。度丁而分。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注〕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某氏曰。縣正在師則爲師長。與州長同。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明齋王氏曰。縣正與鄕之州長。唯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語意皆同。至於州長有正月之吉。春秋祭祀之讀法攷行。有春秋州序之禮。則尚此乃飲知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

崇菁詠

所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序矣。至於此有須田里分執事。而州長無之者。盍近郊之民。百族所聚不上田里之事。故於載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注】祭祀。祭禜也。○【疏】鄙與六鄉之黨同。黨祭禜。故知鄙所祭亦謂祭禜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注】作民謂起役也。○某氏曰。鄙師在師則爲旅師。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注】時。四時也。○【疏】凡言歲時等。皆是四時。唯鄉師職賙萬民之囏阨而云歲時巡國及野者。鄭注云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囏阨非常故也。○某氏曰。數者。鄙師親民故得以項科條。媺惡成於鄉。二物者。惡謂詣於

鄉八刑者。○丘氏曰。因民所好而與之。非有心於賞之也。因民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遠辠而不知爲之者。孰謂遂官畢事於耕而非教耶。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或曰。致事於縣正。○王氏曰。鄙師猶鄉之黨正。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灋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然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注】校猶數也。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

器。與有司數之。○【注】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王氏曰。此皆寓農以兵之法。無事則爲民之師。有事則爲民之將也。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注】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疏】酇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攷女功之事。○又云鄭知聽之爲受而行之。非聽斷者。以酇長中士。唯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也。○某氏曰。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無不備。趨耕耨而野無惰農。稽女功。而家無休織。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注】邑。猶里也。○鄭氏曰。遂大夫曰簡稽。縣正曰徵。其大凡也。酇長曰校登。里宰曰比。其細數也。彌親民者彌詳。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

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秋

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浚儀王氏曰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部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鄭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歟○又云賈公彥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攷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冉耕亦名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明齋王氏曰人力不同苟主其彊則弱者斂主其弱則彊者惰既不均平而亦不能率作先王於此有道焉於畝畝之中配合其相等者使之竝耕以相佐助乎居用之於耕耦則有彊弱遲速有事用之於師田則因而部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於此行焉異等之士不至於藏沒而相去不遠者知所勸勉矣○陳氏曰里宰猶鄉之閭胥里宰於農中寓教故行其秩叙閭胥於教中寓農故書敬敏任恤此其文之異爾○愚按里宰秩至卑然其邑中政令皆掌獨徵斂財賦則必待有司之政令恐其因公重科也然徵斂之政令有司又不得以上下斂法則出於司稼有司受之頒其式於宰斂之官頒又攷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群吏而造其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蓋司稼每歲酌豐凶出斂法而司書三歲又總逆之當躬上下競競唯濫取病民是慮若此

隣長掌相糾相受。○【注】相糾。相舉察。凡邑中之政相贊。○【注】長短使相補助。○王氏曰祭祀喪紀贊其財師田行役贊其力一里之中如一家然所以爲仁里也。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注】從猶隨也授猶付也。○莊渠魏氏曰大鄉士也故於教詳六遂農也故於養詳因以互文見義矣。○又曰鄉遂群吏漢散爲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爲務古制特見一班至唐爲里正坊正村正宋爲保長耆長則僕僕執役於官唯徵催錢糧勾攝公事爾世變江河愈趨愈下矣。○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爲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考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以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而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嘗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征遊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竝生而僞端競作小則踰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敷苛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

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注】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九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疏】鄉遂公邑皆爲溝洫灋，而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者，但鄉遂雖爲溝洫，及其出稅，亦依井田法稅之，是以小司徒云。攷夫屋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故亦以井言之。○按莊[illegible]魏氏以耡粟爲百畝田賦，屋粟爲五畝宅賦。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囏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王氏曰：三等之粟，並四郊正賦以當稍秣而有所餘者，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於田里，無得耗費，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疏】還按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

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鄭氏曰：積，粟陳則腐，以質劑爲信，致民而平頒之令。輸新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按王氏謂與者發散之名，官貸粟與民也。積者，貯峙之義，民輸粟還官也。平頒者，出入均平，無多出寡之病。施其惠，謂憐耕助斂，敘其利，卽荒政之散利。二者之政，旅師必欲其均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困時施之，饒時收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注】新民，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按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斂行而爲備也。自諸侯來徙，期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民曲盡其道如此。以地媺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王氏曰：旅師掌六遂之賦，猶閭師之於六鄉。閭師言任九職以徵其賦，旅師言聚除粟以散於民，徵散各指其一事。又閭師罰惰民之灋，旅師兼新民之治，皆互文。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

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塗。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與則民之家數存焉。○【疏】知令爲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役，是令軍灋明此唯令治溝涂而已。○王氏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之灋，此但云丘乘者，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治其兵賦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注】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灋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灋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告令之耳。其所調者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灋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疏】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灋於司馬。縣師既得灋，稍人又受灋於縣

師。故云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故云以聽於司馬也。○莊渠魏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鄉遂守衛王城，人盡兵也，故治以係伍之灋而以五起數。稍甸都鄙，王畿調發之兵也。七家而出一人，故治以丘乘之灋，而以四起數。守衛之兵，畜而不用，調發則以次遞役，均勞逸也。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注】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疏】野監，謂稍人監三等采地，故衛井監六遂蜃車之事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疏】委人所斂，皆據六遂以外至王畿。故鄭云野謂遠郊以外，總言之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注】聚，凡畜聚之物也。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

言餘羨是縣都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注】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疏】謂張大次小次。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疏】按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等。委人所共。唯共薪芻。故云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共牛馬。【疏】以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

器也。○【疏】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中有薪芻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兵器承野委下。明是守衛賓客之兵器也。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蘺之材。○【疏】古者田獵皆在囿。藩蘺之材。以遮禽獸者。○或曰。凡大田在澤則有囿。在山則有苑。○或曰。苑囿修築之材。」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疏】謂諸侯助王征討者。故謂之軍旅之賓客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疏】按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而言。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王氏曰。地守。謂要害之守。地事。即九職之事。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注】施讀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

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疏】禁令。恐有上僭下逼。○魏氏曰。和者。謂不致大惡而就其間斟酌以適中也。○張儀王氏曰。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六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鬼神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王氏曰。按治天下之道。唯取其均平而已。家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蓋因地以令賦。地有肥磽而賦出之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耗。則田賦不可以不均。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多寡。然戶口有時而損益。則力政不可以不均。諸侯之國各有所出以爲歲之常貢。此地貢也。貨藏有興衰。役調有因革。故地貢不可以不均。凡[illegible]之民各有所業。此地徵也。民

有所務。業有所更。故地職不可以不均。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大而司馬均諸侯之守。小而掌固頒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事變不齊。若昔治而今亂。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此司徒所以有均平之政也。然此特均之常耳。至於司空度地居民。使地用民居而無曠土。民盡地利而無遊民。必有待於後民以實其空。此則司空之事。而宗伯所掌之禮。是之謂大均。非用大衆不能。蓋必合六官而後可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注】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疏】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渴澤。故水處。○【疏】故時停水。今乃渴。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或曰。土之黏而黑者。彊檃。强堅者。輕爂。輕脆者。杜子春謂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蚡鼠也。壤。白色。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或曰。土性墳起。○【[illegible]】按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兗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九等。與此騂剛之屬爲九等不同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卽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王氏曰。九者之土。化之之灋。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蕡爲各以漬其種。蕡則以麻子擣之以漬種也。所用之汁不同。因以助其種之生氣。以變易地氣。則薄可使厚。過可使和。而稼之所獲必倍常。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是也。○或曰。以汁糞其地也。

稻人掌稼下地。○【注】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注】鄭司農云。豬。防以畜水。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

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疏】先鄭以舍爲舍去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注】殄病也。絶也。鄭司農說芟荑。以春秋傳曰。芟荑薀崇之。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疏】左氏傳注云。芟刈。薀積。崇聚也。絶其本根。勿使能殖。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

周禮 地官 卷十 稻人 善

芒種。稻麥也。○升菴楊氏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汜者不知其說。王氏農書曰。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葑。菰根也。絲而糾結。上著泥土。刈去其葉。便可耕種。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周禮之說。因此可解。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簰。○仲與郁氏曰。稼澤。種澤田也。夏暑雨積水浸滅其草而芟夷其根。此芟本田之草。而上文揚芟。取於旁地之草也。澤草生水草之地。芒種稻有芒者。性易生。今兩鄭多稱之。鄭謂芒非也。麥性不宜水。」旱暵共其雩斂。○【注】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疏】雩者[illegible]雩禮夏五月已後[illegible]若旱暵然。二稱

雩。皆共雩斂也。○或曰。斂謂稻人斂其貢也。」喪紀共其葦事。○【注】葦以闉壙。禦溼之物。○莊渠魏氏曰。中原地高。唯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以南方水田之灋。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也。今中原彌望地多荒蕪。此固窮之本。宜重農扈之官。倩南方老農爲師。廣興地利。富庶其可幾乎。○愚按三代東南爲龍蛇之藪。民文身以居。江漢以南。不通中國。何得有東南水田之灋。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穟穟。皆西北高原之事。叁聖人教民耕耨。畜洩全在溝洫。神禹所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西京近古。雖阡陌既開。其跡尚未盡沒。故猶有水田之利。嗣後屢爲戰爭戎馬之場。溝洫故道。湮不可攷。遂令沃

周禮 地官 卷十 稻人 土訓 壹

壤化爲石田。而東南版圖日廓。人謀既臧。地力兼盡。遂以天下之大。仰給一隅。而中原以荒。甚心棄之不顧。噫。可歎也。莊渠之說。理非不長。然謂三代聖人。以南方水田之灋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則非矣。是不可以無辨。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唐呂溫李該地志圖序云。見恭岱山則思舜禹邸氏之覩。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墟舊壤則想威文勤王之霸。覩有庭荊門則知苗甸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得失。省侯於是鑒興替。斯繁勸之遠也。○何氏曰。圖山川形勢

之圖事農圖藪澤之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 地慝，若瘴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王巡守則夾王車。○注 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潛溪鄧氏曰，王體萬物，不可使一物失所，故博告之。○愚按地事謂形勝阨塞邊腹衝僻之類，須有以區畫而經理之。辨地物而原其生，如溈水人輕，遲水人重，幽燕沉勁，吳楚剽疾，而東南之竹箭，西北之琅玕，亦在其中。鄭氏謂地事若荊揚宜稻，幽并宜麻，及地所無物未生則不求，似俱未盡。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 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杜預釋例曰，非書無以志古，非圖無以志形。坐乎堂宇之內，瞻天下之廣居，究古今之委曲，可以行，可以言，可以鑑，可以觀，多識山川分野之別，賢愚成敗得失之迹，雖千載之外，若指諸掌，圖書之謂也。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注 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王巡守則夾王車。○莊渠魏氏曰，古左圖右書，土訓圖學，誦訓書學。王適諸侯，而二官夾車備顧問。王中心無為，而左右各以其職為獻納，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海如指諸掌，萬古如昨日也。又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瘴，魚鱉螺蜆之屬足治瘴。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足矣，王所至恐不習水土，須求物以防患，匪若後世專口腹玩好也。○潛溪鄧氏曰，王，萬國之心也，師保氏主格王，格其心。萬國，王之體，土訓誦訓主訓王，俾王知地治於我同體也，其義一也。○愚按二官之職，專以地俗質文厚薄之故，古今興亡得失之迹，待王諮詢，反覆詔議，以為省方觀民設教之助，故皆以訓名。其次於草人稻人之後者，昭然謂既富之不可無教也。因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本司徒之職，則二官之夾王車，以贊司徒也。寧可忽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注 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疏 林自有衡，此兼言林者，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山

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何氏曰。山虞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若林衡。亦受灋於山虞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注】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乃也。服牝服。車之材。○或曰。秀木之老者。車輿器最勞。非穉木可任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注】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

久盡物。○【疏】按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注】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四野之木雖可斬。然月令季春無伐桑柘。彼注愛蠶食也。」凡竊木者有刑罰。○愚按入山掄材。雖邦工亦必以時。但不拘期日耳。若邦工不時有需。僅斬四野之木。不得入山。萬民斬材。則必以冬夏。而復有日數。所以息紛爭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若

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注】爲主。主辨護之也。修除。治道路場壇。○【疏】按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注】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

職曰。獲者取左耳。○【疏】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也。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三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注】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案】爾雅。山足曰麓。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注】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注】[illegible]爲民入出時日之期。

鱅所畱反 蜃新律反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注】舍其守者。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者。【疏】川衡莱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滎澤。滎澤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守之。如此之類皆是。○京山郝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守。弛禁也。四時唯夏不漁。季冬大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入澤梁。」祭祀賓客。共川奠。○【注】川奠。籩豆之實。魚鱅蜃蛤之屬。○按籩【疏】人職朝事之籩有麷鮑魚鱐。醢人職饋食之豆有蜃醢蠯醢蚳醢也。○或曰謂水族可奠獻者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注】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於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疏】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說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澤虞云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亦是互見其義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注】澤物之奠亦

周禮 地官 卷十 川衡 澤虞 四十

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疏】按籩人職加籩有菱芡。醢人加事有茆菹。加豆有芹菹。」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注】葦以闉壙。蒲以爲席。○【疏】席。爲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芉翦不納者是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疏】山虞致禽。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旌之中。而珥焉以效功。此云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二十焉。則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互見爲義。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注】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疏】時謂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處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注】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麛。麋鹿子。○【疏】按月令孟春云。不麛不卵。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若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餧獸之藥無出九門。

卝古猛反又作 鉶刑以忍反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注】錫。鉶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

周禮 地官 卷十 澤虞 迹人 卝人 四十一

禁令。○【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發取者之處。○潛溪鄧氏曰：卝，古礦字。金未鍊、玉在璞曰礦。五金玉石，各有産地。金有五品，舉金錫該之。○莊渠魏氏曰：以時取，幷有故，弗得已，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宜饒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待我耶？此可爲萬世法矣。○愚按：卝人既掌金玉錫石之地，則地之所産，其所素習，寧待取時而後占其形色乎？恐取者託言公奪，越界侵漁，致傷地脈，甚或破冢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地圖，令其按圖採取，苟與圖不合，即爲犯禁而誅之。此卝人之禁令也。○又按：以時取之，若禹採歷山、湯採莊山之類。不然，則殃民損德，害有不可言者，聖王之所必不爲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注】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疏】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即以齒角骨物當地稅也。自此已上，皆不言以當邦賦者，皆文不具。舉此一事，餘可知。並是省文之義也。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注】骨入桼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鄭氏曰：平地之農以稼穡爲事，而供什一之賦；山澤之農以射獵爲生，亦各輸其所有，以當什一之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注】翮，羽本。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注】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注】草貢出澤，萌紵之屬可緝績者。○【疏】葛出於山，凡葛征總結之也；徵草貢則於澤農。

以權度受之。○【注】以知輕重長短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染草，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疏】按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云：蒨也，可以染絳。橐盧，爾雅無文。豕首，爾雅云：茢薽，豕首。郭注云：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不言可染何色。紫茢，爾雅云：藐，茈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即紫茢也。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注】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疏】按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爲五色，至秋染五色。鄭云：染夏之時，謂秋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注】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王氏曰：灰，凡石灰、蜃灰、烟煤之類，以供甃砌澣練黝堊之用也。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疏】按既夕禮爲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抗木入壙，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注】

荼，茅莠。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疏】成公之時，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雖二王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宜也。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

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疏】左氏云石尚來歸脤，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盛肉，故名肉爲脤，是祭社之器爲蜃也。此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脤，是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事也。共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疏】按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則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莊渠魏氏曰：山澤所徵，唯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萬民唯正之供。後世崇尚珍玩，每至竭民肪膏，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主之多欲寡欲而已。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注】囿遊，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衞也。鄭司農云：囿遊之獸，遊牧之獸。牧百獸。○【注】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愚按：牧百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漸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

食音嗣

而藏之○【注】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疏】同地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並言之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注】享納牲○【疏】謂祭祀宗廟二祼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魏氏曰享謂宗廟月享每月朔薦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以歲之上

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注】數猶計也【疏】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抄者是也○王氏曰此豐者天時有以治之則有餘不至於狠戾不足不至於饑餒○愚按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斂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斂之所以不善○又按百官府之萬民六卿治百官府家宰治五官王治家宰而天下無不治矣又有斂以治年於是上天之水旱災禍亦無由以病國而困民矣是之謂能治天下」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疏】計中歲須祿人食三鬴不

稍音梢 接初洽反又初輒反扱同 毇許委反舍數

得爲數月古今皆按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某氏曰殺邦用若膳夫荒則不舉司服大荒則素服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樂大凶大烖令弛縣之屬」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王氏曰天子

藉田千畝所穫收於御廩此廩人掌之祭天地宗廟其他祭祀共於舂人接者繼續之義言舂而又舂即說文所謂米一斛舂八斗爲毇毇從毇一斛舂九斗爲鑿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注】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疏】舍人總主給米之事出謂米出於廩人○按王宮之稍食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內宰均之」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實

按賓客五等諸侯各有饔餼

蚍頻脂反蜉音孚

穜直龍反稑音六

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註】禮。致饔餼之禮。○【疏】亦如之者。亦有饔餼賓之陳之之事。按饔餼及饗食時也。又按聘禮曰。致●饔。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米二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喪紀共飯米熬穀。○【註】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者。錯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紀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註】縣

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於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註】九穀六米。別爲書。○【疏】粟。即粢也。爾雅釋草。粢。稷也。稷爲五穀之長。故特舉以配米。其實九穀皆有。九穀名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爲書。釋●經辨其物也。歲終則會計其政。○【註】政。用穀之多少。丁氏曰。米穀之數。通掌於廩人。而舍人司其出納者。亦猶職內職歲之於大府。有監臨之義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註】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疏】按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即稷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也。○王氏曰。粟。穀未去殼之稱。○或曰。穀最難腐。可以陳陳相因。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註】止。猶殺也。殺餘灋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疏】按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以其餘共之。是豐優賓客者。所謂餘灋用也。今穀不足。故殺之。又遺人注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致堂胡氏曰。厥饑莫要乎近其人

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於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倫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遂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帝將置社倉爲灋。而擇長民之官。行恤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仲興鄭氏曰。止餘灋用。謂支用外。常灋當有羨餘。歲儉僅取足用。不費羨餘也。歲豐用

餘。則藏以待凶年。」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註】大事。謂喪戎。

司祿 闕。○明齋王氏班祿說云。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

則無以爲食。故二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纖外君臣之祿。不過知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爵稱伯。則當同大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班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眡諸侯之卿。禮亦其爵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田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知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者乎。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註】周。猶徧也。

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灋也。」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註】斂灋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朱子語類云。鄉遂雖用貢灋。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亦未嘗拘也。」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註】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阨。興。所徵賦。○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爲國斂儲而已。周公於倉廩之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爲耕灋以示民。使穀之所出自倍。巡行年之上下。爲斂灋以示吏。使穀之征斂不頻。又周其急。平其興。爲此所以貽於後世也。

饗食注與食供音嗣

饎音熾昌志反古作饎

槀音犒宂音館

舂人。掌共米物。○註米物。言非一米。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註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註謂可以實筐筥。凡饗食共其食米。○註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掌凡米事。○葉氏曰。凡米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內朝宂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註盛。炊而共之。共王及后之六食。○註六食。六穀之飯。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註謂致飧饔。饗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註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註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掌豢祭祀之犬。○註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

潘普丹反戔音殘

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灡戔餘不可褻也。○仲與郝氏曰祭祀之犬。畜之秋官犬人。臨祭養於槀人。牛馬羊入於充人。犬獨入槀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愚按外內朝之外。尚有中朝。中朝。即治朝也。言外內朝。則中朝在其中矣。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一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春官宗伯第三○疏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官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左氏傳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治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卽器以明禮無非象之所寓卽文以觀義無非

道義之所藏使人由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儉者不得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既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淪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由是先王之制浸以埽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聞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戶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淪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傳咸極論於晉而萌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繇漢以來

千有餘歲其間欲起禮樂於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樂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羅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永叔曰禮樂之制盛於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盡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儀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驕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二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其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

傳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艾求與緖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神人。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革。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黃鍾。聖人之處。雖更前世可以攷也。○王氏曰。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獨禮官無所布。則禮無乎不用矣。智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此禮所以不言司○潛溪鄭氏曰。宗伯掌建邦之五禮。曰春官。何也。曰。春。天地人之所和同也。春於天爲德元。於令爲人統。於地爲廣

生。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產萬物以成其爲春。同天覆。齋同地持載。體萬物以成其爲仁。故春於人爲仁。人者仁也。人天地之心。萬物之所體而禮其體也。故吉禮所以仁鬼神也。凶禮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仁師田封役大均也。嘉禮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通三靈協五經。於愛敬而神明之。及交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註】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浚儀王氏曰。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時。爲道既彰。禮事彌著。

古史攷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熊氏曰。即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黃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內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鄭司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

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註】三禮。謂天地人之禮也。名姓之後。謂聖人大德之後。生。謂粢盛。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屏攝。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生之位。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壇場。孔云。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春秋禘於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

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疏】躋僖公左氏云逆祀也躋升也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上哀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者證宗人主禮也○劉氏中義曰天覆也地載也非四時之和則不能生成萬物是故四時者所以左右天地生成萬物正其性命者也乃立春官春者純陽之氣實春為德贊乎天地者也○王氏曰宗伯掌邦禮不獨宗族一事何止以宗族名官此蓋有深意四海之廣是一家之積萬姓之繁是一宗之積吾從其家其宗而治之辨其昭穆比其親疏而

公之百世不遷而私之以五世則民生而心純家立而分定孝弟之風不約自成此先王敦俗之要道也此堯所以始之睦九族而終之黎民於變時雍此所以先之以宗也○東萊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燕饗聘射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瀆妄而瀆乎神乖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其亦包樂於其間矣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耶朗王氏曰宗伯兼掌禮樂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疏】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煑鬱金草以和之則謂之鬱鬯鬱人為祼祭祀先灌也○龜山楊氏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灌以精意尤在

於此也○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地雖無灌然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秬鬯王於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秬鬯鬯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但用之於宗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疏】按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秠即其皮稃亦皮也生民詩云維秬維秠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國寂舒氏曰王次點氏以雞人屬司空愚謂呼旦告時覺寤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為尊之灋也。○【疏】彝盛鬱鬯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灋故名彝也。○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先儒謂尊實五升彝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愚按陳氏之說似尊重於彝夫祼祭之最重者也況王及后之祼皆在九獻之中大宗伯祀大神祭大示皆涖玉鬯則後儒以為祭天地亦

用鬯未嘗無祼此云尊用獻上及天地彝用祼施於宗廟遂抑彝而揚尊似未安不若從鄭氏之說。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王先生曰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鋪於下席加於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憑優尊者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國賞舒氏曰俞氏謂其文有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乃冢宰之事移屬天官愚謂掌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事也況陳宗器與寶陳玉貞咸何者非禮官之事耶其藏治中者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既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吉也此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言無所忌若辭貴見於居羊。舉辭見於杜蕢皆不拘職守非若後世依阿固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在旦夕而假以職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天府為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註】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疏】按其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飾實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周家舒氏曰通職之文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為工事況小宗伯有作六瑞六器之文則典瑞為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者也俞氏以屬司空誤矣。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疏】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辟命屬陽故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實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雖

說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凡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章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也漢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端止璽印佩止綬綵服物車旗之章亦多依放事務便利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闕畧而不講其存者非其文具則徒濫也而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大常特為儀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其改為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駕歸於兵部自隋置殿中監而尚輦又別領於內省至此并漢失之是焉暇治禮耶○雜說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并師掌其弁冕而皮𥜥縫屨皆藏於天官之屬既成而頒焉蓋冢宰制國用宗伯授之以供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各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令不以闕大農

而齊三服官輸服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數鉅萬而東西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晉宋御府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車輿服冕之職況制自冢宰乎○李氏曰凡人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不得逞賤者無所覦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遜所以衰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註】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女祧女奴有才智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疏】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又云按祭灋云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按王制及祭灋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即祖宗是也故祭灋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鄭考之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文武既為二祧后稷不可復稱祧故不變

本名稱太祖也○王先生曰夫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是毀廟之主為祧廟也文武在七廟之中為百世不遷之廟謂之為祧得乎○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故虞書禋於六宗以尊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註】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

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智者。○莊渠魏氏曰。天官世婦。王之妾。春官世婦。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國裳舒氏曰。男之不可謂女。夫之不可謂婦。猶日之不可謂月。陽之不可爲陰。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旣曰婦。而以德行道藝之夫爲之哉。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克之。而序官卿大夫士下。必有缺文誤字也。○愚按此官。賈氏以爲奄人爲之。後儒何氏因祖其說。夫天官小臣爲上士。用奄。鄭云奄稱士。異其賢。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爲大夫爲卿之理。況經無用奄之正文乎。至仲與郝氏以爲卿二人。卽卿之妻。下大夫四人。卽下大夫妻。中士八人。卽中士妻。皆女官也。先王辨官用人。何以卿妻適可爲卿。大夫士妻適可爲大夫士乎。或於夫人女御中。擇其可爲官範者。因才而授以卿大夫士之職銜。以各涖於六官之中。總稱世婦。衆中以爲名爵。益後儒之論。總之魏氏舒氏近之。而舒氏更優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註】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疏】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李氏曰。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也。婦女子生於王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宗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內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爲禮官之屬。其職於禮。則視必由禮。聽必由禮。言必由禮。貌必由禮。思必由禮。視聽言貌思。無不由禮。則已之所以爲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宗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宗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註】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疏】內外宗。皆佐王后祭祀之人。故列職於此。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家。封土爲丘隴。象家而爲之。○【疏】爾雅曰。山頂曰家。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國裳舒氏曰。二官丘氏謂宜屬司空。芬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家墓爲土事。而遂屬之司空哉。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固皆有禮儀焉。而甫竁祭墓。又皆爲之尸。則其爲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職。主也。○莊渠魏氏曰。孝子荒迷。

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
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訂義]大司樂樂師之長○[?]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故列職於此大司樂教國子六樂六舞等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又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

周禮 春序 〈卷十一〉 序官 十三

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明齊王氏曰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曉後人所用以疑周禮者或又以爲後人竄入此篇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所服餌及至成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官即竇公所獻則此篇爲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傳習之則周禮爲周公之書亦其一證也但其文皆律呂度數神化感通之語後人未嘗肄習豈可妄意窺測且孔子定禮樂則樂書自爲一經此篇之在周禮正如瞽經之瞽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而非其全也執此而議樂猶執瞽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瞽卜與易道也可乎夫不知其義而欲語其是非是以瞽者而欲評色相之美惡非其全書而遽欲識樂之統體何異於執大山之一石而遂指爲大山也雖然聲樂之感人最深故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莫妙於此自樂經散亡遂爲後世一大缺典不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前古之絕學者乎愚以衰病不復能勉思聊備鄭註以俟亦不能知其是否也○潛郤鄧氏曰大司樂於春官乎屬何也曰重禮也禮天序物得序而後和天陰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

周禮 春官 〈卷十一〉 序官 十四

眹直忍反

禮先樂後故樂屬之禮也夫樂從陽來禮由陰作陰陽天地之性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天地之德也禮天地之判樂天地之交判合天地之情也合敬同愛禮樂一體夫安可二之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胥有才智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疏小胥掌樂縣之灋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字林云目有眹無眸子也○王氏曰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聽之審也國語曰瞽矇修聲足已瞽矇無所見故設眡瞭三百人以扶工因使掌樂事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疏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又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度量衡六者引之以證同先於律之意○國農舒氏曰有官俞氏以爲制樂器之工而移復司空之屬芬謂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無與也非深於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二十官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紊矣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音博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鎛如鐘而大○梓谿鄭氏曰鎛如編鐘而大視大鏞而小獨在一簴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者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故也

韎莫拜反 尺分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

四十人○【註】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疏】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疏】按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尾可爲旌旗之旄也。○又云，旄人舞夷樂，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註】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按公羊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卿佐卒，輕於正祭，則重於繹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明日壬午，仍爲繹祭，故孔子爲繹加猶以尤之。但宣公有慼心，於作樂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臨川王氏曰：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籥章，吹籥以爲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鞻讀如屨也。鞮鞻，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鞮，革履也，鞻者鞻。○【疏】鄭註曲禮云：鞮鞻無絇之扉也，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爲四夷舞者所扉，其屨無絇一也。○芸閣呂氏曰：鞮鞻，革履也。周官有鞮鞻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履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疏】左氏襄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臨川王氏曰：征伐所得之器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征伐之功，凡以爲民，非利其器故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〇【註】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其職大卜卜師行事故也。○王氏曰，大卜以下大夫爲之，而其官屬甚衆，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而名官獨曰大卜者，以龜爲主也。左傳所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是也。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黃氏曰，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註】工取龜攻龜。○王氏曰，主相龜而龜之，以共占龜之用。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〇【註】燋焌用荊菙之類。【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鄭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卽荊也。○王氏曰，菙，荊木灼龜用荊，故名官曰菙氏。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〇【註】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〇【註】問蓍曰簭，其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〇【註】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保史梓愼云，吾見赤黑之祲。○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所由設也。○國家舒氏曰，自大卜至此七官，并下文馮相保章，吳氏皆移屬天官。芬謂卜筮者，所以交於神明，而聖人神道設教之事，其屬宗伯無疑。唯馮相保章，似與典禮無與，然大史之職，有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文，則此二官，蓋大史之屬也。大史旣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此二官亦當以類附而不得爲他官矣。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註】大祝，祝官之長。○仁仲胡氏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世守其事，而不屬身於官。醫以十全爲上，過誤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於鬼神者，必祝史宜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而與神明交矣。今世則不然，醫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寇，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有大疑，內不反復諮訪，外不謀之士庶，精不謀之龜筮，而卜道以亡。意。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沒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數

哉。故民閒一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惑衆。民寧破産祀鬼而不求醫。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王氏曰。神人之交。有祝以宜其意。猶人相與有事於言也。大祝主達誠於鬼神示。小祝佐之。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甸取禽歌寓兵。又別立甸祝。至於能操術禳却。使善必福惡必禍。非精其事者不能。又別立詛祝焉。不以于大小祝者。欲其心無所淆。得專致其寅清之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司巫。巫官之長。○雜說。先王之時。安有祝詛之事。今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似好巫者。是不然。此正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至漢無此等官。淫祠諂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觀漢如此。欲雜方知周之意思深長。○潛谿鄧氏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旣闇其義。何明之見。行慶之行。正神不降。感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王氏曰。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但常人神氣昏塞。若有隔而不能相通。聖人生而神靈。能通幽明之故。而一之。其次得氣之清明者。亦於天地陰陽鬼神。通知其故。此卜筮占夢。祝祓爲相係。章巫祝醫官。所由設也。蓋王心卽天心也。王身卽天行也。王左右皆通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善惡纖微。皆與造化流通而無間。內而徵於夢寐。有獻吶之濾。外而動乎四體。有食治之宜。明而見於蓍龜。以詔救政。幽而祈於鬼神。以求永貞。上而觀象於三辰。以會天位。辨序事。故曰王前巫而

後史。卜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其此之謂歟。卜筮者。致天命於王。以斷國是。大祝者。達王誠於鬼神示。以祈享佑。故二官皆以大夫爲之。秩爲最高。醫救天地四時之氣。養王躬救民疾。所關至重。故秩上士。它各司其事。專其業。秩止中士。此設官之等也。聖學不明。天人道否。卜祝等官。皆流於小道而恐泥。荀子所謂通天地而不通乎人曰伎也。先儒不達此。又以爲理之所無。無助於國家之治。而欲一切屛之。豈知周公之意者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疏】按神士職。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註引孝經緯及國語。竝

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神士選是男巫
為之○說文巫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
女曰巫王氏曰蓋理於性命而又
知鬼神之情狀庶不入於妖怪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注】大史史官之長○【疏】小史與大史別職同官
故共府史也○雜說大史掌
頒告朔於邦國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日大師則
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
則職於大史之下此職蓋述紀國事及星曆卜
祝矣唯其職掌紀錄明曆卜故凡郡國計書及
天官星曆諸書皆藏於此晉韓宣子適魯觀書
於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赴告之書

藏於大史明矣大史惟有此書故得紀成敗占
異也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
子使問周大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大史兼明
天象明矣○潛谿鄧氏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
八灋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於大宰聯
事為相掌辨序事以會天位保章掌以天星志
日月星辰之變動其遷屬天官可矣隸宗伯何
也曰尊禮也典則灋褁於禮而後邦治一天邦
治一天而後能體天而終王也○莊渠魏氏曰
大史為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
書以死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世人主得
自觀史以宰相監修侫詞曲筆卒亦難掩惡名
宜罷實錄進呈復起居注善惡皆直記祕金匱
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筆常侍王左右庶有戒
心而寡
過也歟

反　貸吐得反或貣　二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
人○【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
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
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疏】天子有靈
臺諸侯有觀臺
皆所以觀天文故云登高臺也馮相氏掌天文
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
則如常有次序故云天文之次序也宿離不貸
者鄭彼註云離讀為儷耦也謂與其屬相宿耦當審候
伺不有
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
人○【注】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疏】以其稱氏
故云世守天
文之變也○劉氏曰馮相氏攷諸曆數以知
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彥群陳氏博議曰成周建官之意內史
掌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
釋者以稱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
書大抵治黜陟未嘗掌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
則以尚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為報書
及賜賞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
章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

事唐制待詔翰林院百工技藝皆居焉其後爲
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人主權侔丞
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則作制詔國朝翰林學
士知內制知制誥知外制○莊渠魏氏曰內史
王之喉舌王命出納由之唐虞爲納言漢尚書
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
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亂由人主疎遠輔臣
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
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
其後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國
朝樞機先在內閣後入司禮監甚宵參古今斷
曰天子疑宰相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是
爲亂亡之階何以
杜之曰大居正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莊渠魏氏曰內史侍王左右恐不
能周知四方故又有外史在外廷接
四方之人咨詢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
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內史相表裏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
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御猶侍也進也
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疏】其職云凡治者
受灋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并在府上也
○東萊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
士爲之特小臣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
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
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灋在
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

佐御臣下作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
與丞相分權矣○莊渠魏氏曰或疑內史御史
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嫌聖人慮萬世之防凡建
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大宰貳王萬幾相權已重
必又自代王言勢當擅行不顧以危其君故內
史不屬於大宰執灋爭臣王之所畏而大宰之
所忌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
大宰其將以默制相權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註】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王氏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爲
車則於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之所掌則設飾
爲主也○王先生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

有僕必有右王之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
校人之職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
馬駑馬此六馬也大馭玉路之僕戎僕革路之
僕齊僕金路之僕道僕象路之僕田僕木路之
僕此僕五也戎右革路木路之右齊右爲玉路
金路之右道右爲象路之右此右三也然曰馬
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
春官所以爲禮夏官所以爲兵車旗之物屬於
禮而馬與僕右屬於兵所以重其事也○葉氏
曰凡乘車兵車多無蔽覆王至尊五路必有蓋
袞車五乘皆有蔽及后之五路皆
有蓋此職專掌公車故以巾名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註】路王之所乘車○【疏】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

路。故有路綴路門路馬之等。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〇【注】司常主王旌旗。〇通典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制陳旟設五旗五麾夏后氏奚仲爲車正建其斿旐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〇王氏曰日月爲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尊者言之也。〇按巾車司常俞氏以屬司空王氏訂義則以巾車以下四官俱屬司空而舒氏則謂宜俱屬司馬愚按巾車與路司常皆以辨其名物等威爲職其屬於司空謬甚即屬司馬亦似是而非獨車僕一官攷其職也掌戎車之萃蓋於典禮無與然戎僕已列五僕中屬夏官矣何以春官復列車僕專掌戎路之政哉意者先王以禮齊天下而師旅之事彊力先發爲尚尤易逾於禮故以車僕屬之禮官與小宗伯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於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其義一也故以殺不由禮謂之黷喩微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注】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〇【疏】按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〇芸閣呂氏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濫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不出於祖廟。故宗官重矣。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〇【注】家謂大夫所食采邑。〇鄭氏曰都宗人上都邑之祭禮者家宗人主家邑之祭禮者各有司存其無失禮可知又都邑既爲采地而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秋官有都士家士是祭祀兵刑大事禮樂征伐大權皆無下移又可知矣。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〇【注】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爲下士。〇劉氏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〇王氏曰藝即掌三辰之灋以下精於其藝者爲之。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一 終

示音祇 下神示 地示之 類皆做此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十二

明後學棄培邵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註】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疏】上單言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保邦國則親侯國言之矣○王氏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也○王氏曰封國則須祀此之謂佐王建邦國也祭則受福此之謂佐王保邦國也○潛谿鄧氏曰經言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可矣首曰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何也曰異吉禮也吉禮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小宗伯之職首建邦之神位肆師之職首立國祀之禮他四禮無列焉皆異之也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中事其先無怨恫於鬼神而後能以邦國寧故建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也嗚呼不本於神道而能制禮樂者末矣不本於禮樂而能以和於神人安定其國家未之有也○愚按建以立其基保以固其脉邦國始終唯禮是藉如此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註】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杜子春云吉禮之別十有二○【疏】舉邦國以包王國也○又云從下經禋祀血祭等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皋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故宗伯

禮音因 槱羊九反 飌風 通

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成周蓋祖述舜命官之意五禮之制掌於宗伯而共教掌於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之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之不由於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者也○潛谿鄧氏曰首吉禮尊鬼神先言鬼引而親之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註】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疏】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司中三

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疏】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玉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按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

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黃氏曰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齊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眠絲濯溉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爵饗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先王精意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所能及哉以恭致莊而後以默致靜而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而聽愾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先王之事帝其亦猶此嗚呼鬼神之物非它即吾之誠是已○伊川程氏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信齋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註云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王肅朝日於東門之外註云朝日於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

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外合祭也

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觀禮而行用也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因禜而祭也○滚儀王氏曰郊特牲疏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四也其牲皆用犢祈禱則用少牢○貴與馬氏曰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間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

貍亡皆反又莫拜反沈如字又直蔭反疈孚逼反又普逼

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於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按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郎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故不得入六宗也 又曰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出於周禮注家以爲四司皆星也未知何據而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又先後鄭之說自爲牴牾此後人所以輕據以爲信也但信齋楊氏皆歸之於天與氣數而以爲非有一星以主之則其說又似大渺茫蓋天之有日月星辰猶君之有百司庶府也謂品物歲功一

出於天而無日月星辰以司之是猶謂政教號令一出於君而無百司庶府以行之也況金木水火土人間有此五物則天上亦有此五星以主之而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司風雨者亦星也然則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何害其爲星乎○按明齋王氏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蓋天倫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曰上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鄭司農曰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玄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

句古侯反下同

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氏曰愚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

陽時因陽位冥主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
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
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
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
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
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乎社
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
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陳氏禮
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
矣特祭灋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
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
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
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
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
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
則用祭灋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

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因井四方之五官侍必百
人則五祀因井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
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
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
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
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
士二祀庶人一祀井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恭
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
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
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
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
事故祀於中央竈人之所用寡故祀於夏井水
之所用專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
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
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
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

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井先王
冬日之常祀也故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
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
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
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
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俯酳與酢矣老婦之祭
先儒以爲竈祀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躬
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
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
有主與否不可攷也○陵儀王氏曰左傳昭二
十九年史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
是奉木正句芒火祝融金蓐收水玄冥土后土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注凡祭五祀於廟用特
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上義皆中霤禮此
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祀則在宮中宮

正注祭七祀於宮中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
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王自爲立七祀
諸侯爲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士
庶人立一祀鄭玄謂五祀殷制七祀周制然周
官天子亦止五祀明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
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及曲禮禮運皆云五
祀不及司命泰厲儀禮士亦有五祀聘禮大夫
有門行○升菴楊氏曰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
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
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
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愚按井即
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內家至井
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所謂五言之非有異
也○愚按門戶中霤等祀祭之小者也女祝掌
王后之內祭祀鄭氏注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
戶又大夫士皆有門戶等五祀之禮今五祀在

社稷之下五嶽之上則非門戶等可知意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稱五祀宜從鄭氏矣但天官冢宰職云祀五帝鄭氏注謂四郊及明堂則五方之神主五行之氣於四郊其卬爲五帝無疑是亦天神之屬亦當從實柴槱燎之例不宜血祭也。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南軒張氏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鬼則其失也久矣。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王先生曰以社稷五祀爲血祭則沈貍疈辜何以爲非血是血祭者取歆神之始耳。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畷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珍畷𤰈畛。○蜡祭百種以報嗇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八蜡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按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謂田畯郵表畷田間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禽獸謂貓虎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坊堤防庸溝也。昆蟲螟蝗之屬。○仁仲胡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卽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攷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上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婦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

爲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見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註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

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疏]作樂爲陽。灌地爲陰。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

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疏]周法有三年一祫。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又有五年一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大祭之名也。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傳云。周禮盡在魯。故郎以春秋爲魯禮。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殷大也。○小傳曰。此兩者正謂禘也祫也。禘禮以祼爲重。禘祠烝嘗。雖皆有祼饋之事。恐其節文畧。非禘祫比也。孔子曰。禘自既祼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祼爲重。肆獻旅也。祫禮及毀廟。故用旅獻。○浚儀王氏曰。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禮

也。周改之。爲春祠夏礿。以禘爲殷祭。小雅曰。礿祠烝嘗。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又云。周頌雝禘太祖也。注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氏曰。宗廟祭有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醴。旣薦而肆。有薦熟禮。旣肆而饋。有饋禮。四體自禘祫及四時皆然。鄭氏以肆獻祼爲禘。以饋食爲祫。非也。○臨川王氏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主以誦達誠。故春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爲主。故夏曰禴。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合衆物以享曰烝。○伊川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注]哀謂救患分烖。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

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疏]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賵。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以荒禮哀凶札。○[注]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謂疫厲也。以弔禮哀禍烖。○[注]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之何不弔。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以

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疏】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是也。以恤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疏】哀之者遣使諮問安否而已。」以賓禮親邦國。○【注】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

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

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雜說朝覲宗遇之名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唯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曰朝秋曰請是王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也。○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爲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來見也。朝覲宗遇此王畿之外諸侯每服分爲四時遞來朝見於天子一歲而徧者侯服也再歲而徧者甸服也三歲而徧者男服也四歲而徧者采服也五歲而徧者衛服也六歲而周者要服也其朝見疏數之制如此」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疏】天子無事

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按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王氏曰時聘殷頫皆諸臣之事。所謂大客也。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徧頫徧存之禮則諸侯於不朝之歲其能恝然乎。於是乎有時聘之禮也。王於諸侯有賀慶憂恤之禮則諸侯於天子之喜與戚可但已乎。於是乎有殷頫之禮也。詳見大行人。○潛齋鄭氏曰以賓禮親邦國何也。古王者賓臣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曰箋有之。天子巡守之明歲東方諸侯春見曰朝又明年南方諸侯夏見曰宗三年西方諸侯秋見曰覲四年北方諸侯冬見曰遇。誤乎。曰是虞夏之制也

諸侯以其方歲見五載徧而王復巡守也乃周禮大行人疏之矣曰春朝而見圖天下之事圖事者於春春以發慮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比功者於秋秋成報功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謨者於夏夏者大也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者於冬冬者終也慮終者幾矣乃其來朝見之歲其疏數各以九幾之遠近爲差侯服歲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見采服四歲見衛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蕃國世一見有等差而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共其事而至則體人情之大順也夫朝覲宗遇於述職同而朝猶日之朝焉遇比之不期焉則隨以以共爲其敬也故朝車逆覲車不逆矣朝朝於廟饗於朝覲獻饗皆於廟矣名稱不同禮亦異數苟謂諸侯各以其方歲至是東南無覲遇而西方北方侯氏終無圖事若陳謨也於隆殺何當焉故儀禮之其王覲也主其

甫防微之義也乃若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殷祭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禁所獨政所同也禁萌自下政發自上也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諭志王國有慝而侯國卿大夫聘以其故來規也曰覜覜以除慝也問所獨覜所同也問志自下覜慝自上也或賓而覲之或容而賓之凡以覜邦國也蓋十有二年而王乃復狩或曰殷見以十二歲王不巡狩六服盡朝而義發政以代狩大狩安可得復簡也覜虞夏已疏矣

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注〕用其義勇○〔疏〕大師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

如此說皆求何以有經謂不可註疏可味

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大均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彊弱

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臨川王氏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爲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王氏曰上下一心

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攝莫不有我行不來之死志而無與子偕老之還心此所以用其命也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大役別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豊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也正其疆溝而使地有定域平其土地而使民有常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卒皆同心而一德此所以合其志也

以嘉禮親萬民○〔注〕嘉善也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以嘉禮萬民

所行者多故舉萬民貫上下通也。○潛谿鄧氏曰、吉凶軍賓之有嘉也、猶五采之有素、五味之有甘也。所以成人於人道之美而約之以和樂之極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註】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疏】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如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攷、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備蒸、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筵之位、升降之儀、既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醉樂無算以盡歡。其大宰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臨川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註】親其恩、成其性。○【疏】按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先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己、是親其恩也。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冠義、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也。○劉氏曰、成成其德也。○陳氏曰、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蓋天地之大義、人事之終始也。其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親之以成德、主之於伯仲、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為臣而忠、為少而順、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又可不重與。」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註】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註】賓客、謂朝聘者。○【疏】此經饗燕並言、秣食於上者、食無獻酬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王氏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此其驗也兄弟有共先王者蓋同姓諸侯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已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二王同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并同姓異姓也

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注】異姓王婚姻甥舅○【疏】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亦兼同姓可知○某氏曰賛喜曰慶加財物曰賀○劉氏曰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是者乎是以聖人務德為之本而謁誠以戒其制莫敢須臾忽乎其細者而況其大者乎○明齊王氏曰夫吉禮主嚴凶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莊故復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為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王澤之流亦然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

壹命受職○【注】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

再命受服○【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三命受位○【注】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四命受器○【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疏】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今云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大夫雖得造祭器器猶未具必假之始足至四命始備也

五命賜則○【注】鄭司農云則者灋也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

爲成國。六命賜官。○【注】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旣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疏】先鄭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後鄭不從者，按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爲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故不從也。七命賜國。○【注】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明齊王氏曰，或疑子男已有國矣，至七命而後始賜國，何也。觀夫諸侯未踰年曰子，蠻夷雖大曰子，故子者，未成國之名。男之名，亦猶夫子耳。是故三公未有國而執璧，子男執璧而不執圭，其例可見，故必七命而後可以爲侯國也。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疏】按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鉞據州牧而言，謂州內有臣弑君，子弑父，不請於天子，得征伐之。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疏】二伯之文出於

由禮，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一命爲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爲侯伯，大夫四命，加一命爲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爲附庸，中士再命，加一命爲上士。下士一命，加一命爲中士。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一伯，侯伯七命，加一命爲九州牧，子男五命，加一命爲王之卿。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侯伯之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子男之卿再命，加一命受位，大夫一命，加一命受服，士不命，加一命受職。一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爲之大夫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除，受命於王，則爲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爲之，受服玄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玄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不自爲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或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爲之，夫再命已不卑與得聘於天子，不得占位於王朝，惟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孤爲之。器謂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禮也。以求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猶未具，必假之使至四命始受器於公，得具器而用之。五命賜

天子之三公八命，皆見公加一命然後得服衮，自未加命而服加衮衣賜也，非制也。此王制文假設之辭，見三公不得服衮耳。

瑑，直轉反

則得爲加公之獨[illegible]加王之[illegible]

諸侯，故賜之八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illegible]

男入爲王卿，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之。[illegible]

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子男爲侯伯，以

卿而爲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爲侯伯，得加

受其國也。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

爲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上公之三

公八命，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爲二伯，得

征五侯九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王制曰，制三公

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則諸侯之加

命至九而止矣。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有加命

之數。定命之數，典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

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

積加命而至九，則爲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

加命而至九，則爲方伯。諸臣進以爲君，諸侯進

以爲方伯，九儀之命，爲之勸乎。**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註】等，猶齊等也。○何氏曰，四圭兩璧，各差等也。○劉氏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執，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於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潛谿鄭氏曰，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輯合之爲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也。**王執鎮圭。**○【註】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疏】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先生曰，王晉大圭以朝日，執冒圭以朝諸侯，王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曰，王執鎮圭，是以朝諸侯爲言也。典瑞曰，王執鎮圭，是以朝日爲言

也。又曰，鎮圭以召守，以恤凶荒，是以召守恤凶荒爲言也。**公執桓圭。**○【註】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疏】桓謂若屋之桓楹。宮室得桓楹乃安，猶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王氏曰，此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蓋方其在朝而爲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爲上，則遠於王者，故斯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郝氏曰，桓，柱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信當作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

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敬仲鄭氏曰，信圭直，躬圭屈，以爲人形，象矣。侯視伯爲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爲卑，卑者其道屈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王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未成國也。○雜記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其長短各依命數。璧形圓，徑九寸，中有孔曰好，邊曰肉。好倍肉曰瑗，肉倍好曰璧。劉氏曰，璧有虛中，所以受益也。有循環所以勤道也。治民之德未大成，而不可以忘其進，則其執璧宜矣。」王氏曰，六瑞之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也。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豐殺也。○王氏曰，鎮圭尺

信，音身

縟，音辱

摯音至或作贄　繢胡對反　衣於既反

有二寸。象天數也。其餘九七五。皆陽數。凡南面之君。其命數皆從陽。圭直方。止而不變者也。公侯伯位已定。故用之。璧圓通流行。而未定者也。子男德方進。故用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註】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某氏曰。謂自致其誠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註】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

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執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疏】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但飾有異耳。○王氏曰。不言三公。三公執璧。○芸閣呂氏曰。古者以禽爲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

必有養。摯用禽。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摯皮帛。諸侯摯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則偏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圭璧則實貨。因以比德。爲所以異於諸侯而爲等也。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榛栗脯脩。不用玉帛禽鳥。人子無容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爲摯。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東萊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春秋稱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者如此。亦是東遷後廢守之禮久不講故耳。○劉氏曰。執其摯。所以自致

其德也。誠其禮。所以不愧乎摯也。○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瑞曰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爲飾。羔鴈則以繢布爲飾。自士執雉以下。皆無飾矣。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摯有享。圭璧摯也。玉帛享也。按行人上云成六瑞。下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氏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瑞。皆以庭實若馬以皮。是已。用圭璋者。二王後也。用琥璜者。又子男之朝於諸侯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受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受而不復故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註】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

秉圭是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註】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惟天列宿仍在。故云半見。○又云。此禮天地以二至。及迎氣於四郊。禮五帝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劉氏曰。王者純陽之精。氣南[illegible]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illegible]。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人擬其形以琢之。而柴燔煙燎埋瘞之。所以答其[illegible]之降饗也。○劉氏曰。璧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墉黃也。象物藏於黃宮也。○某氏曰。半[illegible]以象夏陽半也。半璧曰璜。冬陰半也。○明齋王氏曰。[illegible]

天地四方。祀止二。而禮玉六。蓋祀王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主宰不同。而同出於天。地之四方。方向不同。而同歸於地。神示之精一而已。故上以天地為別。若禮玉者。人之所各致其誠者也。故天地各有四方而以六合為別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如幣是從爵。非禮神者。以幣在牲下也。○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也。牲幣又放其器之色。欲因其類以答其實也。故能逆神示於無形。而致禮敬於色氣。而必受其福焉。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註】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

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云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

以致百物。○【注】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疏】事鬼神則尚書所謂祖考來格。諧萬民。所謂庶尹允諧。致百物。所謂百獸率舞等是也。○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爲一。事鬼神等爲三也。○黃氏曰。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爲情所流。皆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爲形所戕。皆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行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爵。坐則興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術食動血脈。通精神。使人神淸而聽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室有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珮之聲。於左於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其滯思。見天性之眞樂。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慆怠。夫樂由陽來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陰作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劉氏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王氏曰。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夫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是故禮樂之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仲

輿鄭氏曰。陰靜無陽則削。天。陽也。故以天產養陰。然陰盛則害。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蠱則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肅。非陽不暢。樂主於進。以陽導陰。宣其滯而爲和。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疏】宿謂祭前

宿。一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疏】禮神之王郎君

璧黃琮青圭赤璋及四圭兩圭之類禮神置於神坐也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但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齍謂黍稷在器曰齍天地當盛以瓦簋齍與鬯見爲於始臨之祭又奉之又云按九嬪職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彼九嬪所贊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禮神之玉主有禮神下故與齍別釋也 鑊烹牲器也〇劉氏曰牲鑊在廟門外所以亨牲備熟然後兼亨之 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詞〇【疏】大祝云辨六號一神號二鬼號三示號四牲號五齍號六皆號之等 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之

王攝臣禮爲小禮〇【注】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〇【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〇【疏】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〇【注】薦徹豆籩王后之事〇【疏】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其大祭祀惟宗廟而已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〇【注】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〇【疏】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亦不與臣酬酢故道曰此諸非也備謂攝后〇【疏】……攝而載果者亦謂王后不預而攝其……載果祼鬯載於……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〇【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〇【疏】擯相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爲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爲承擯 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〇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致含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待諸侯也 王命諸侯則儐〇【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〇【疏】祭統十倫之義也見爵賞之施焉……成王命周公後作策逸誥策……武王騂牛……王命……按命諸侯必於祭者皆尊祖不敢自專之意故曰賞於祖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〇【注】故謂凶烖旅

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司農云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疏尚書云望秩於山川○王氏曰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衆天之王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人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恥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疏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王氏曰諸[illegible]后土配食於社疏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註頒祀頒其所當祀及其禮○疏頒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惟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得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illegible]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illegible]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數亦大牢也○鄭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割其方之土以茅包而賜之使立社於其國又隨其

命數頒之祀典有邦國都鄙鄉邑皆然○黃氏曰邦國諸侯之國都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地有社稷五祀等祭鄉邑亦有祭崇祭社等祭○明齋王氏曰愚按頒祀上有闕文觀天地夏秋四官皆有和布縣灋此獨闕頒祀者正歲首之事乃者繼前事之詞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建國之神位者從內何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四郊等爲外神也按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爾○又云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介甫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註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詩我將疏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漢祭祀志云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立秋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壇有事天下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又祭祀志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兆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薛氏曰五帝而兆上於四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南郊○王氏曰帝卽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革而爲五春青夏赤夏季黃秋白冬黑是爲五天帝月令云其帝太皥炎帝黃帝少昊顓頊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楊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宣公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

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雜燿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

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疏哀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彌撰云梁山旨望又尚書望於山川則望祭中無入神可知兆日於東郊以大明生於東也兆月於西郊以月生於西也風師亦兆於西郊以五行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也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南郊爲陽盛之方司中司命是陽也兆雨師於北郊者雨是水宜在水位故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遵王搢大

圭執鎭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後鄭章氏曰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故肆師類造於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益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於上帝於陽之受命則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聘有降殺者矣○王氏曰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人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兆山川丘陵墳

衍各因其方〔疏〕順其所在。○仲與鄭氏同。案者無見類者無形
故宗廟社稷亦謂類。小司徒類社稷宗廟是也
山川丘陵等。謂所在小山川。利益民者。各因其
所在祀之。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注〕用等。牲器
尊卑之差。○〔疏〕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
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
罍。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
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
尊罍爵勺及饗食之
等。各依尊卑之差。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
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按王〔疏〕
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按祭灋適士二廟。親
盡以大遷。遷藏其主於太廟夾室。夘成春祫禘
配享。周以文武爲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
昭。其後穆之主。入文王祧。昭之主。入武王祧。故
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
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毀。
即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至
文王十四世稱穆。武王稱昭。○劉歆曰。禮天子
七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七。七者其正灋
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
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張融曰。孝經爲之宗廟
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
殷祭。無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之制。祭
灋所言皆衰世之灋。○淩儀王氏曰。王制天子
七廟。一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廟。士一廟。庶

王肅以二祧爲高祖之父及祖

人祭於寢。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
王二祧與親廟四。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
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
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
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
說。王肅聖證論難鄭云。周文武受命之王。不遷
之廟。非常廟之數。殷三宗。宗其德。存其廟。亦不
以爲數。孫卿曰。有天下事七世。家語孔子曰。天
子立七廟。馬昭難王曰。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
不過七。禮器。天子七廟。盧植云。據周言也。漢韋
玄成議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
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云。書咸有
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有德之王則列爲
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

可以觀德。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
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
七廟。以爲天子常灋。○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
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
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
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
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大祖。周官
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
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
知矣。然有親立廟。親親之至恩也。功宗德尊。尊尊
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
其位。況廟乎。灋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
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
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

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又曰：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二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旣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毁之祧，何耶。○又曰：以明察下，故曰

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可去凡祭祀賜爵，呼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毁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毁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

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屬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界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王氏曰：自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蓋子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也。而魯乃至於躋僖公，夏父弗忌爲宗人，不能有以辨之而已，故君子以爲逆祀。○朱晦菴曰：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爲紹，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

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也。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旣祧，則三世之昭而爲四世之穆，五世之昭而爲六世之

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益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遷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遷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右為卑矣今乃二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禰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毀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考者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

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宗祧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豐義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學何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

以周制言之，則大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謬，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就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亦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必且如伷誠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禮煩，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伷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旣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旣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徙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伷所駁，得無其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illegible]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注] 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 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言禁者，謂皆不得上僭下偪。**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 三族，謂父子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疏] 以三爲五者，身以父而親[illegible]，以子而[illegible]孫，則五也。以五爲九者，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則九也。族謂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唯所用之，是其役事。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行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事也。○陳氏曰，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禮記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文王先生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疏爲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久遠爲言也。近言門子者，以嫡子爲言也。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大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也。曲禮則曰，孤子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嫡也。此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伷與鄭氏[illegible]政令謂[illegible]其[illegible]經[illegible]

嫡庶不得以尊代宗也。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

使共奉之。○[注]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共奉之。謂祭日之旦。於廟門前頒於五官。助王牽入廟。○王氏曰。六牲之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愚按太宰職云。贊王牲事。安得謂天官不使奉牲。也。或太宰總贊王牲事。故不列於五官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疏]黍稷盛。齍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天産也。屬乎陽。粢。地産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玉齍。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贊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贊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也。○明齋王氏曰。六齍名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稷曰明粢。而季夏食其物。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注]待者有事則給之。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疏]祼言將者。將猶送也。謂以圭瓚酌

之。送與尸及賓。○又云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彝六尊。不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劉氏曰。六尊六彝。司尊彝四時所用不同。故辨之。○介甫王氏曰。尊彝皆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祼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彝祼將。則尊酌獻可知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注]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王氏曰。此謂天神人鬼地示之祭祀。四時有之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不言大遷界也。○按禮運作其祝號。注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或曰。貞正也。洛誥曰。我二人共貞。謂卜而質正其吉凶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注]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熟。○[疏]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此亦須鑊。鄭不言略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也。○[illegible]告時告備。是其專職。餘俱佐大宗伯。○王氏曰。省牲以省宦人之所逆齍

以逆鑊人之所共省鑊以眡亨人之所亨。○按省牲省其有無損傷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注】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受宗伯。○【疏】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是也。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諸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祼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君與大夫人同用璋瓚也。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小禮羣臣之禮。○【疏】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

則爲小禮。○王氏曰詔相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按鄭氏謂王親行爲大禮有故臣代攝爲小禮而明諸王氏謂大禮若祭書迎尸祼獻割牲飲福受神之大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蓋若後世之通贊分贊大宗伯云亦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亦然。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注】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儐以大宗伯以子男君道也故降之以致其伸諸臣雖尊如孤猶儐以小宗伯以孤卿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

屈。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注】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疏】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所謂齎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書

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戴曰廟主不可虛故以遷廟主行。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王氏曰先王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有事於祭焉。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

渳亡婢反又音泯　斂力驗反　稱尺證反

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
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
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大裁及執
事禱祠於上下神示。○【註】執事。大祝及男巫女
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王氏曰先王靡神不舉者。要與民同患
而已」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註】鄭司農云大肆。大
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
始陳尸伸之。○【疏】以秬鬯浴尸。使香也。渳尸。大祝小祝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

如儀也。」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註】執
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
○【疏】以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功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喪
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
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
以相助。○【疏】按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
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
也」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註】制色宜齊同

竁昌銳反又尺芮反　甫音浦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註】執事。蓋梓匠之
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
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
又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
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王氏曰。天子七月而葬。殯畢卽當營其者。眡葬者。眡其地也。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註】兆。墓塋域。甫始也。竁
謂穿壙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爲毳。
皆謂葬穿壙也。○【疏】亦如之。亦如獻器哭之」既葬。詔相喪祭

之禮。○【註】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疏】鄭注上虞禮云。虞。安也。所
以安神也。以虞易奠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
事者。卒哭祭者。按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卒哭。士虞禮云卒哭
曰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
祭者。虞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
祭爲喪祭又爲吉祭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
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爲第二虞。後虞
改用剛日。則庚日爲卒哭。亦用剛日。則壬日爲
卒哭祭。其祔祭又用祔明日。爲祔祭。是上從

始虞至祔。凡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為哀殺。故為吉祭。而鄭云祔祭亦為喪祭者。此欲引檀弓并祔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為喪祭。其實卒哭既為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成葬而祭墓為位。○【註】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疏】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王之墳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可待有司來歸。天子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小宗伯 圭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註】肄習也。為位。小宗伯主其位。」

國有禍烖。則亦如之。○【註】謂有所禱。」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註】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小禮羣臣攝而為之。小宗伯專掌其事。其儀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疏】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註】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劉氏曰。天神地祇神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別其大小。則祀典立矣。」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註】序。次第其先後大小。○【疏】上三祀。據大小言。然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不必先大後小也。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玄謂祈當為進禨之禨。珥當為衈。禨衈者。釁禮之事。○【疏】按玉藻沐畢云進禨。鄭以為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為禨福之義。此亦取音讀不取其義。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釁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小子職曰。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傳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肆師 圭

舟以衅社也。○介甫王氏曰，祈，大祝所謂六祈也」大祭祀，展犧牲，

繫於牢，頒於職人。○【注】展，省閱也。職讀爲櫕，櫕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補】肆師於大祭祀，牧人共牲，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於牢，頒付於職人也。○王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犧，牲之全者謂之牷。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雄雞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注】宿，先卜祭之夕。○【補】凡祭祀卜日，宿爲期者，是卜祭之前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日爲期也。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眡滌濯，則祭前之夕也。亦詔相其禮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注】齍，六穀也。在器曰盛。表，謂徽識也。○王氏曰，齍以盛稻粱黍稷，有齍不知其實，故有徽識以表其名。陳，陳列也。○劉氏曰，展器而陳之，告備於小宗伯。鄭司農云，築鬻，築香草，煑以爲鬯。○【補】按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煑以和秬鬯之酒，而沛之以椈。按杜註云，椈，柏木也。搗鬱鬯者，柏爲臼，梧爲杵，柏香而梧潔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注】兆，壇塋域。○王氏曰，宗伯兆五帝及四望，則類也。廟，七廟及遷廟。○葉氏曰，謂平時不可不謹，當祭不可不過」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注】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補】按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几筵曰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王氏曰，大賓大祭，皆主於敬，故其祼賓也，猶祼神焉」

大朝覲佐儐。○【注】爲承儐也。○【補】此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儐」

共設匪罋之禮。○【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罋，簋實實於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饔。○王氏曰，匪以實幣，罋以實醯醢，其物其數，掌客、籩人共之。其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

饗食授祭。○【注】授賓祭肺。○【補】饗，太牢以飲賓；食者，亦有大牢以食賓。然祭先造食者，按膳夫云，授王祭，則知此授祭者，授賓祭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與祝侯禳於畺及郊。○【注】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補】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祥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注】大渳，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序，使相次秩。○【補】謂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內命婦爲王斬衰

者居前。諸臣之妻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

者。且授之杖。○【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

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

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

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

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

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

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諸侯爲天子義服斬衰。衰三升冠六升。凡諸

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

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凡衰外削幅裳內

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王

氏曰。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凡師甸用牲

於社宗則爲位。○【注】社。軍社。宗。遷主也。尚書傳

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杜子春云。宗謂宗廟。○【疏】皆肆師爲位祭也。引書傳證在軍在社及宗之

意。此謂武王觀兵孟津渡河時也。觀臺以望氣。凡將舟。卽社主舟也。類造上帝封

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注】造猶卽也。爲

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疏】四郊自有兆域。今戰訖而祭。須新爲壇兆。故鄭云爲兆也。○介甫王氏曰。類造皆祭名。○

或曰。聚其神謂之類。謂其所謂之造。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

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

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臨川王氏曰。祭兵於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凡師不功。則助牽

主車。○【注】助。助大司馬也。師無功。肆師助牽之

恐爲敵所得。○【疏】主車者。主中有二。社石主。遷廟木主也。凡四時之

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於所立

表之處爲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

神蓋蚩蚘。或曰黃帝。○東氏曰。表貉之祭。其神蚩蚘。黃帝與蚩尤戰於版

泉。軍灋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詩曰。是類是禡。祀于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

貉使有司爲之。有司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聲衆而師田焉。肄習將卜則

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非爲禱而已。嘗之

日。涖卜來歲之芟。○【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

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

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爲祭名也。○或曰，因祭而卜來歲治田之早晚。獼之日，涖卜來歲之戒。○註 秋田爲獼。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 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王氏曰，夫於行也而不忘久，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雜記肆師之職，卜來歲天府之貞來歲之媺惡。預卜何也。欲先事而備也。春秋晚鄭石癸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

吉則修德而預戒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註 大故謂水旱內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釀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註 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 月令唯言春者，擧春，而言餘三時亦祭也。故鄭云此其一隅。○王氏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然皆待上令而後祭焉，則其亡有節矣。記曰，禮有其擧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擧也。謂此矣。○王先生曰，大宗伯職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而所掌之官異焉。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註 相其適子。○疏 無子適子

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王氏曰，此所謂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或曰，大事如朝覲會同，小事如授祭授抆。○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道，春始之，于名之政，禮基之。禮孰爲大，鬼神示爲大。昔伯夷爲秩宗，典此而已。至於樂以導天地之和，史以彌綸天地之文。與夫羲和卜筮廸知天道，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至精而事之神妙。苟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直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周禮所以竝屬之宗伯也歟。故舜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而自反不

直，靈臺辟雍，其何以感假於鬼神示。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宗伯之道斯其至矣。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註 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和鬱鬯，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祼玉謂圭瓚璋瓚。○疏 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夫人有故，攝焉。則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用玉氣也。○王

氏曰。祭祀惟宗廟用祼。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諸陽。以臭求之也。體魄降於地。故祼鬯以求諸陰。以味求之也。賓客亦用祼。則先王之承賓也。猶敬神也。詔祼將之儀與其節。○【註】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疏】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啐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凡祼事沃盥。○【疏】言凡。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則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註】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倂瓦槃無冰。設牀襢笫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槃。○【疏】士無冰。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槃。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註】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自此以前。不忍異於生。設奠象生時無尸。葬訖日中而虞則有尸。故云明奠終於此也。○仲與鄭氏同。乃用器納之壙中者。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註】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

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疏】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註】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王氏曰。夫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以言和氣之條暢也。鬯人供秬鬯。又以巾飾之。幂人以畫布巾幂六彝是也。然則祼之事必以鬱和鬯者。蓋鬱香草也。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則黃。以明德之中而著乎外也。秬取天地至和之氣所生。以明德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承祭祀而交神明者。其德如此。內有以致其德。外有以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不享乎。凡祭祀社壝用大罍。○【註】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疏】取質器之意也。禜門用瓢齎。○【註】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杜子春讀齎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疏】亦取[illegible]之意。[illegible]

盛受也。」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註】祼當爲埋字之誤也。○【疏】若祼當用彝尊。此用概尊。故破從埋。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也。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疏】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祼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用大夫士禮。且按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灌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故知畧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集說王氏曰。社用瓦罍。土氣故也。瓠中虛而善容。有門之象。故禜門用瓠齎。山川四方。險阻固拜蔽屏外堅以捍內。故用蜃。廟脩。則脩飾之以彩色。廟享人鬼。人道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鬯人　李

尚文。故用脩。概。謂朱帶爲飾。而橫概以絡度也。凡祼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焉。故取以概絡腹。能平物也。疈辜以祭四方百物。則蜡也。蜡以息老物。物終則無飾矣。故罍用散。○王明齋氏曰。按舊說謂祭天無鬯。夫天神在上。似不當求之於幽。然地亦天也。何嫌於陰陽上下以求之。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云涖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有矣。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此叙鬯器不言祭天。與典瑞彝器止於宗廟。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此特文有不備耳。若因此而遂以爲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神示並祭地無鬯邪。」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註】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註】給淬浴。○某氏曰。非飲也。浴耳。襲其香也。○王氏曰。王齋所以致潔以交神明。故鬯以浴。所以致其香潔。夫王內有潔淨馨香之德。足以感通於神明而外又齊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體之香。此內外所以兩備焉。」凡王弔臨共介鬯。○【註】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詞。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鬯人　李

黝於糾反　嘑[illegible]

介於是進鬯。〇【疏】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檀弓曰者，亦下曲禮文。吉檀弓者，誤。彼注云眕，致也。臣不名君，故云某父某字也。〇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爲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〇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〇【注】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〇【疏】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

周禮春官　卷十二　鬯人　雞人　奎

社稷，其望祀及四時迎氣，各以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〇劉氏曰：雞牲爲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畜養之也。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〇【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〇【注】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明旦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〇【疏】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代設自與汝選之也，故從燎時法。王

添　反入音　又以水　蜼音[illegible]　獻音娑

有雞人之官，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按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〇【注】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〇【疏】言釁廟之屬，鍾鼓甲兵，皆在其中。〇王氏曰：古者侯禳於郊，及疆於四方，皆有禳焉。〇潛谿鄭氏曰：鬱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也，禮道然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〇【注】位，所陳之位。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

周禮春官　卷十二　雞人　司尊彝　奋

時祭祀所用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〇仲與鄭氏曰：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所謂位也。齊貴濁，醆清，貴者居上，賤者居下。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

臣之所昨也。○[註]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
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
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旣又
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
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
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
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
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
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疏]九。謂王及后祼
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爲九。雞彝鳥彝。
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昨。讀爲酢。諸臣獻
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疏]彝與齊尊
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若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
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足以各二。○又云。王酳尸用朝踐之泛齊。尸酢王。還

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
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獻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
賓長。卽用罍尊之淸酒以自酢。鄭司農云。舟。尊
下臺。若今時承盤。○王氏曰。彝皆有舟。爲酒戒也。蓋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
有沉溺之禍。獻。讀爲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
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
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阮氏曰。畫犧象於尊也。犧。牛也。○何氏
曰。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罍。臣之所飲也。詩云。缾之
罄矣。維罍之恥。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
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
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疏]謂彝爲上。卣卽犧象之屬爲中。罍爲
下。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
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
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
間祀。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王氏曰。黃目。
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虎取慈孝，亦取其智，且知將雨，亦於木以尾塞鼻。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〇疏祠禴嘗烝間祀，六者皆據宗廟之祭。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按祭法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司尊彝 二九五

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貴與馬氏曰：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而祼不預於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而祼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蓋嘗攷之，古禮闕亡，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祀有二祼，有朝踐，有饋獻，有酳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間禮之節文，詳略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者也。先鄭謂二祼，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為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因不得已，以為非。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祼在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為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為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罍賤，如先鄭謂諸臣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神靈

周人之以，先祼後作，果求諸陰也。

共尊則可。謂諸臣以罍報祭於神靈，而不以酒，則於理為不通矣。二說當並存之，以待作者。○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見朝獻因朝踐之尊；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欲見再獻因饋獻之尊，鄭康所謂尊相因是也。○王氏曰：追享朝享，所謂禘祫也。禘及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除喪朝廟始，故謂之朝享。五年之夏有禘，三年之冬有祫，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薛氏曰：宗廟有九獻之節，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熟，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九獻諸臣酳尸也。祭之日，王服袞冕入而立於阼，后副褘從王而入。尸服袞冕，在后之後而入。王

周禮 春官 卷十二 司尊彝 二九六

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周人之祭，以祼為始，於是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亦以祭之。啐之，奠之，是為祼地之一獻也。王既祼，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亦如之。啐之，奠之，此謂祼地之二獻也。知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二祼後，后及王皆迎牲於門，親牽而至庭，乃執鸞刀，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遂殺牲以行朝踐之事。於是尸出於室，坐尸西南面，王則北向而事之，親乃取肝膋燔燎於爐炭，入而詔神於室，又出以墮王前。王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謂之制祭，乃升首於室。薦腥於尸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是三獻也。王既獻醴齊後，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薦帶告於室之後，王延尸坐於室，乃薦

執說於主前祝乃以斝酌奠奠於饌南然後取黍稷偕蕭合羶薌燎於爐炭乃迎尸入室乃泰此奠斝將祭王乃拜安尸尸祭之啐之奠之尸乃以王爵酌盎齊以獻尸是為饋獻此五獻也王既獻盎齊後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又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自饋食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王以玉斝因酌朝踐之齊醴以酳尸為七獻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者尊相因也謂此朝獻因朝踐之尊也尸酢王酳主人主人受酢王乃以獻諸侯此七獻禮也王酳尸後后乃薦加事之豆籩又后又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謂之再獻亦尊相因也謂后饋尸因饋獻之尊也尸酢后后乃以瑤爵獻卿也后亦酳尸以前皆不用瑤爵惟用於王酳尸后亞獻之始此八獻之禮也諸侯為賓客者於后酳尸後又次以瑤爵酌盎齊獻尸以備卒食二獻此為九獻及尸酢賓長即用盎尊三酒以自酢焉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後乃行加爵為旅酬之禮 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偏見而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先三而後二或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或謂禘大於祫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千有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論今可深責者始為

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以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以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因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所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非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非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特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僭後世有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為周禮而足盡信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也禘之設祭何常之有生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使文公二年不因禘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舉耶於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大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為禘何耶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

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朝禘乎
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
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襄至僖公而
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
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于二公
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據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
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所譏，一鄭氏不足責，
後世諸儒波爲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蓋
可悲也。夫其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
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烝，
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
彼一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
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
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
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孟子之時，
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曰，夫子曰多
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
況又啟其尤者，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
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
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僭也。春秋之譏所譏
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不書。郊書望，禘則所
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
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
先之意，故又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
禘。有虞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
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
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
夫祫者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
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牽
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

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名此爾，蓋其禮之大
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祀之先後，則經無所據，
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
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爲之制可矣，何
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戾說、魯人
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則將爲後世知春秋
者笑也。○貴與馬氏曰：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
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
鄭氏，而其文辭亦良甚於鄭氏，成先儒皆不以
爲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
竊然其所識皆者。大象有四：二年一禘，五年一
禘，一也。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喪服即吉
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
則鄭氏緣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
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即吉後之祭爲非，則
恐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
非特禘吟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月特
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
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
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爲喪畢
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禫謂之禘，然左氏所謂
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
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記祔祭祝文曰孝子某
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
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
祔爾孫某甫，尚饗，則祔亦有告於所祔之廟，但
儀禮所言乃士禮者，國家之禮則時[illegible]宗之
外必別有一廟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矣。魯則
始以禘爲謂有禮之大而此只[illegible]

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尊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於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嘗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集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

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幷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義，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

獻素何反又許 涗始銳反一 音稅脩 盎烏浪反

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鄭僻之郊禘而例以僭目之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

注 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爲齊和之齊。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

醆莊產反 莎素何反

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 疏 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縮酌當用茅，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名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疏 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涗亦謂泲之也。盎齊欲泲之時，則以涗酒和而泲之，使可酌，故云涗於清也。汁獻謂鬱鬯齊，鬯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泲之，故云涗於醆酒也。明酌事酒，清酒，醆酒謂盎齊，今二者皆於舊澤之酒中泲之，故曰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人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爲摩莎

之莢齊語聲之誤也。爻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疏]此皆鄭氏重釋記人之言。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其清酒之差同此二齊。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爲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疏]必知凡酒用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

周禮春官 卷十二 司尊彝 圭

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凡此四者。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疏]大事。謂祫也。祫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介甫王氏曰。縮酌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泲酌以酒泲之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泲也。縮之而已。盎齊則泲之而已。○小傳云獻讀如宜。鬱齊惟醴用之於祼鬯。故曰獻酌也。○愚按酌以事爲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醴齊不泲。盎齊泲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金陵王氏數語。絕可味。鄭氏註獻酌太繁。先儒備之陋。大喪存奠彝。○[注]存省

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大喪之遣行彝盛鬱鬯。惟謂朝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之。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也。○王氏曰。明器中彝曰尊[疏]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繅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疏]葦萑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或曰。細葦曰

周禮春官 卷十二 司尊彝 司几筵 実

萑。細葦曰莞。故止名五。○按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筵之度九尺。古席地而坐。迫地鋪者爲筵。亦延神與賓。加筵上者爲席。席。藉也。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注]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王氏曰。依畫斧其上。取其威斷。不建旗以示武。不設之意。○陳氏曰。所隱者凡王之所尻。皆有斧而上之也。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中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爲後。其意同也。鄭

蒲讀作 繢又作 楯如宛反

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緣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仲與郁氏曰繅藻通繅五采文𦉒爲席畫繪緣邊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箋】凡敷席之𤍠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陳氏曰爾雅曰莞苻蘺郭璞曰西人呼蒲爲莞莞小蒲席也○陳氏曰五几莫貴於玉几書之四几莫重於華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憑者異歟

周禮春官 卷十二 司几筵 老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王謂宗廟六享及王受酢之席皆如上三極也○黃氏曰祀先王謂設神席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注】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𤃬不如莞淸堅又於鬼神宜○【疏】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用生一種○小與上氏曰一几居右神道尚右

柏音拍 又音迫 萑音丸 𦊙音專

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疏】謂諸侯酢尸酢主君之席○愚按天子酢席與祭祀之席同盖天子尊可與鬼神同席猶天子之酢席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避焉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薛氏曰凡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陳氏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篾席而篾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篾席爲桃枝席鄭氏亦以次席爲桃枝席蓋亦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有莞而無繅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制之義又王所獨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

周禮春官 卷十二 司几筵 未

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鄕飲鄕射大夫士一而已不同何哉詩曰肆筵設席註謂設席重席也蓋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篾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注】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陳氏曰大用簡衆大役任衆在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或曰右几武事尚右也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注】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

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疏 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王氏曰。柏席。謂蕭椁包地之席。萑似葦而細。質故以為藉棺之用。喪席用蒲純。席於死者。不嫌於文。○鄭氏曰。柏席。奠主香火

之席。柏香可愛曰柏席。王蒲純。諸侯紛純。為別。敦以柏盛。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 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某氏曰。仍几。仍用生存文貝仍几。諸文義合。○王氏曰。吉事變几。各致其誠以求之。庶或享之也。內事仍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又曰。按此經所陳几席。與書顧命所異者。蓋顧命乃路寢中所設。王平日所御。此所載乃有事所設。故不同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二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三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注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 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所傳寶者也。所守藏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王氏曰。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美玉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也。此則文定曰。古者寶玉世守。固致失墜。[illegible]之先祖之令德。有廟敬之心。皆終易代。有觀[illegible]非有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令有歸之。則可以見矣。人以一器一物。作於先王者。[illegible]大者乎。凡官

中丁仲反下同

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
吏之治。○【注】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
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司簿之合總制者曰中。中者陟之。否者黜之。
上春釁寶鎭及寶器。○【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
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
釁。○【疏】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意。○王氏曰。所以接其生氣以神之。○劉氏曰。上春釁之。季冬陳之。所以示其神。使後世弗敢慢其守焉。凡吉凶
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

周禮　春官　卷十三　天府　二

凶事。王及后喪朝於宗廟之奠。○【疏】吉事。謂四時祭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劉氏曰。沃盥。使至敬以承之也。執燭。使用明以省之也。所以開王之敬休耳。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曰
貞。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
玉。陳禮神之玉。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
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若遷寶則奉
之。○【注】奉猶送也。○王先生曰。天府云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典瑞又云掌玉瑞玉器之藏也。蓋天府所藏以爲國之寶。典瑞所藏以供時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

能他來反

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器。則共奉之而已。此二官所以異也。○或曰。遷國以寶從。示世守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
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
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疏】○
按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
角。角有大民小民。又曰。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
上將。二爲次將。三爲貴相。四爲司命。五爲司中。
六爲司祿。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太尉。中
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
能也。○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

周禮　春官　卷十三　天府　三

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晉楚之民。而商鞅亦招
三晉之人以併諸侯。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
於王府者。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
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
可觀者。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
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而況一代之良法乎。○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
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工
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二分其制。而六之則
士分其民之農十。而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
者。非他。將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各相當。用
爲十歲之計。制數開至於水旱不廢之患則必
有備。古以耕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之食。必有十年之儲。國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
平。故周官民數穀數致太平之要務。所當致者。
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叙。以人尚

謨之於飢則公書之於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緻齊梁滕魯之君與夫答北宮錡軍戰之問者葢此志也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國固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走丐天民之窮哉○明齋王氏曰按地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秋官歲終則令羣吏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三吏不見於此者互文也夫天府所掌主藏守之事故曰府王鎮寶器國之神物上春釁之喪祭陳之遷寶奉之示能守祖物以承天也藏民數示不敢虐天民也藏獄數示不敢棄天物也藏治中重天職也司徒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天命有德也司寇登中於天府天罰有罪也國之大盟約登於天府質諸鬼神也陳玉大貞聽命於

天也王者奉天以致治已何與焉故官以天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觀天府所藏豈寶器云乎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王氏曰名圭璋璧琮琥璜等名物謂色與玉之質用事謂合用圭璧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浚儀王氏曰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珽一名大圭典瑞云王晉大

圭以朝日是也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荀子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隋志五經要義曰笏所以記事防忽忘○葉氏曰大圭天子之笏也天子執鎮圭猶羣臣之有摯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氏謂繅所以薦玉蕃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文之德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

上 ——　　　信音申

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壓璧紐是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

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賈與馬氏曰。按圭璧蓋符節璽印之類。世徒見繪禮圖者。繪天子諸侯被見服。執圭璧。遂以鎭圭桓圭已下爲服飾之具。又見尚書有五玉三帛二死一生贄之說。遂以圭璧爲贄見之物。然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以頒瑞修五禮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索之以別其爲而復還之耳。春官太宗伯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以會作六摯以等諸臣。六瑞在先。六摯在後。則圭璧非贄獻之物也。○又云。虞書言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孔注五器即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

布陳也。四馬曰乘。四牡而　木斗猶以　爲贄質。

繅音早　圻魚斤反　鄂五各反

執雁。一死。士執雉。五器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然則豈諸侯世子已下。則受其物。而於五等諸侯反無所受乎。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鎭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蓋王之禮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蓋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爲信。有馬幣以爲贄。並陳於庭。圭璧則合以還之。馬幣則受之。至諸侯世子已下。則無圭璧。直以三帛二生一死致贄而已。無璧則不言復矣。然則圭璧蓋似贄而非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蓋古者朝聘皆以玉行禮。而並無受玉之文。明玉非幣馬羔雁之比也。諸侯相見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

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疏】左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朝容之正。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疏】此遣臣行本君親自朝所執者。上文桓圭已下是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又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者。欲見此經遣臣聘天子。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而不言者。以聘

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王先生曰、頫聘者。諸侯遣臣特聘。及殷頫於天子。亦衆侯國自相頫聘之禮。○王氏曰、瑑者瑑爲桓信躬穀蒲之文也。○王氏曰、圭銳以象君之用。璧圜以象君之體。皆陽也。璋則半圭。琮禮地之器。皆陰也。聘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於中堂。賓裼奉束帛加璧。公受幣。又曰。聘於夫人。禮用璋。享用琮是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

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劉氏曰、天以一氣爲四時生萬物者也。五方帝者。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以象四時。而本出於一氣也。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補】按王制注。臥則僢跂。謂兩足相向。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劉氏王氏皆云邸以琮也。璋邸亦邸以琮。○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爲坤。以象地之形。氣所以兩圭有邸。象坤之義焉。」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注】鄭司農云、於

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補】祼圭。即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祼賓客。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是也。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祼。○小傳曰、肆猶旅也。大祭旅獻也。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謂大禘時也。離禘之篇曰。相予肆祀。書曰。肆類於上帝。皆同義也。○陳氏曰、惟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先王。玉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

其有功於民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注】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補】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瑑飾也。○王氏曰、日月星辰麗於天者。皆陽類。故祀以圭璧。山川麗於地。皆陰類。故祀以璋邸射。璋邸必象射之質。以山川通氣故也。致稍餼於諸侯。造館贈之。亦以璋邸射。蓋山川爲國四國。賓客爲國屏蔽。其用同物宜

矣○王氏曰半圭曰璋矢頭鋭穿物曰躬璋首微鋭貫於玉瓚所謂璋瓚也山川之神欲其聚故亦用祼山川有大小故考工記有大璋中璋邊璋也賓客來朝饗於廟中王禮再祼一祼並以圭瓚造贈者造於館而贈之則以璋瓚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注]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影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王氏曰以之測天時則致日月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域則建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域之大小珍圭以徵守

以恤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閩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為牙齒牙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璧羨以起度○[注]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疏]璧體圓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易氏曰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為六寸是兩畔各三寸則璧之圓凡九寸延其旁之一寸以益上下則橫徑八寸袤十

寸矣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按儀禮王氏曰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鐘在禮則起於璧羨駔琮為權其意與此同璧之體圓琮之體方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駔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連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渠瑑謂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渠瑑故云以組穿連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人

背爲陽腹爲陰故上琮下璧通於天地也○劉
氏曰王者之意莫大於嚴父而配天故其斂也
以禮天地四方之六器爲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註]穀圭
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
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
瑕嘉平戎於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疏]昏禮有六五禮
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
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
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徵成也納此則
昏禮成也○王氏曰男女之合取其不失性而
生生不窮之意故用穀圭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註]琬圭亦

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
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鄭
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 琰圭以易
行以除慝○[註]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
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
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
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
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王氏曰易行詰責之使改過除慝誅伐之以
正其罪○陳氏曰琬圭圜而宛之仁也故以治
德結好琰圭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除慝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
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註]玉器謂四圭祼圭之
屬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註]飯玉碎玉以雜
米也含玉柱左右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
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
束帛六幣璧以帛○[疏]飯玉者天子黍諸侯粱大夫稷天子之士粱諸侯之
士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則禮記禮器云
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

含玉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九貝諸侯七大
夫五士三鄭云夏時禮以其用貝故也周天子
諸侯皆用玉贈玉按既夕禮葬時楷入坎贈用
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又
云雜記者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
襚賵之禮諸侯用璧此蓋以侯法況天子也 凡
玉器出則共奉之○[註]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王氏曰凡出玉器以用皆共其物
而奉之非特大祭祀大旅賓客之事而已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註]五儀
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

按王氏與鄭說異

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疏]諸侯之五儀。據五等之爵爲五耳。是以有命同而爵或異也。諸臣。鄭以爲諸侯之臣者。以此經諸臣在諸侯下故也。據爵則孤卿大夫士止四等。據命而言。則通不命爲五。○王氏曰。諸臣五等之命。王臣也。世子也。大國次國小國之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

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疏]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幷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紂。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周之同姓出封。但稱侯伯而已。按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自公而下。降殺以兩。○鄭氏曰。此外諸侯五儀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注]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疏]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爲差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鄭不言三公者。出封雖加命。爵仍是公。故

不言也。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者。若先鄭出加入則入亦加。若毛君則出加入減。若鄭君出加入則不加不減。則義已備宗伯職也。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序官有上中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說之。士爲陽爵無嫌也。○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爲上公。卿六命。加一等則七命而爲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爲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同六命矣。○臨川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人臣。○雜說。古之用人。更出迭入。初無內外之異。故王朝之公卿。即外之諸侯。而外之諸侯。即內之公卿。八爲之出入均勞。故皆不見其輕重。春秋時

猶有此意鄭武公父子竝爲周司徒滕侯爲周之卜正虢公鄭伯竝爲王卿士宋以蕭封人爲卿猶有古意○鄭氏曰此王朝之臣之命數也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註〕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繼會禮其賓之者以上卿之禮焉〔疏〕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繼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明齊王氏曰立適周之遠體焉猶兼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而不得擅易既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爲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謙君之正誓世子之禮尊爲朝聘會盟而設故宮室玉帛車旗衣服皆用君之物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兩君之禮是也但其賓介稱位貶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正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以壓於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禮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禮是降爲二等非以侯伯而執璧是失其世守矣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之後降於諸侯而降於諸臣雖

上公之子未誓亦如之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仲與鄭氏曰此謂諸侯世子之禮儀大宗伯六摯孤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註〕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君亞聘當以圭璋也○王氏曰宮室車旗各眡其命數者鄭氏曰四命者宮室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二與一爲隆殺也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故雙冕而言爵弁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卿行貳車士無一命而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

上而有貳車也。○仲與鄭氏曰此侯國諸臣之命數。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殺。故上公九命。其孤卿則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來聘天子。則執皮帛以繼子男後。與天子孤之摯同。其卿與大夫士。以次降一等。侯伯不得置孤。故其卿大夫命數。與公國等。子男五命。故卿止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皆半其君之命數而殺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注】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王吉服有九。大裘以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事是也。○賈氏曰王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一)【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疏】冕名雖同。旒數則亦有異。○賈氏曰。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按司農司裘注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袞卷龍衣也。鷩禪衣也。毳罽衣也。玄

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疏】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者。據周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亦有可知。則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以虎蜼畫於宗彝。故自名宗彝也。虎取其猛。蜼取其智。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或曰。山取其鎮安。黻取其判已私而有分辨。○陵儀王氏曰。服以象德。服是服者。必仝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三省焉。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夫豈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希讀爲絺。

或作藻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賈氏曰。其衣三章。自華蟲始。裳亦四章。凡七。毳畫

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劉氏曰，其衣三章，謂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五。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圖〕衣是陽，應畫，但粉米非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然則毳之粉米亦刺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信齋楊氏曰，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後鄭皆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褎，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於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大裘者，黑羔裘也，玄衣之下用黑羔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玄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旺於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為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是也。自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於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繅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繅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享先公則驚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不敢以至尊之服臨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于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祇，不容以不同也。

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履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履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唯服袞章，斯言也，信而有徵矣。○陳氏禮書曰，按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服有六服也。註家惑於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所掌者五冕而已，遂以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故取其質而言之，猶之朝服緇衣則羔裘，而詩特稱羔裘，如儀禮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特稱狐裘以朝，則裘之大者，未嘗無衣也。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以致其文飾。龍袞所以襲大裘也。元豐間，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也。又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二旒，則天數也，是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藻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為裘，而被以袞，由此觀之，大裘之冕無旒，非也。或者又曰，祀天服大裘，乘素車，器用陶匏，幕用疏布，杓用樿，牲用犢，凡皆以為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所謂至敬無文者歟。蓋先王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然瑑圭而用繅藉之采，就旒龍章而設日月

之飾。入變之音。四圭之邸。此因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藻以致其文飾然後祀天之禮盡矣不特此也。以神事之則有五齊以人養之則有三酒至敬不壇而有壇焉禮曰。泰壇郊天是也至質不祼而有鬯焉大宗伯涖玉鬯祀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祀天之禮孰謂一於無文哉○竹埜葉氏曰十二章者所以彰人君之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亦以法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禮雖無十二章之文但觀行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二章可知矣康成惑於左氏三辰旂旗之語謂旗有三章冕服止九章不亦謬乎。又康成見弁師掌王五冕以爲冕服有六而云五者遂謂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此亦惑於祀天示質之說爾重莫重於祀天之冕可以無旒而不數之乎。按五冕皆五采十有二就十有二玉是服隨其隆殺有七章九章之殊而冕則皆十有二旒故六等之服皆曰冕以首飾尊故也陸佃禮書謂大裘與袞同冕大裘祀天而服袞之冕可也故但言五冕耳安知裘冕不爲十二旒乎○王氏曰享先王四時常祭享先公謂祫祭享先公則鷩冕者陳氏曰先公非卑於先王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不敢也饗射亦用鷩冕者以其殺於朝覲故朝覲服袞而饗射服鷩也○陳氏曰九章以法陽數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黼黻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袞冕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陳氏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詩云毳衣如菼毳衣如璊劉熙釋名以毳爲藻而鄭司農以毳爲罽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陳氏曰希冕王祭祀社稷五祀之服非卑於饗射也以社稷五祀止於利人故衣粉米而已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爲絺以絺爲刺謂希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繡陰功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其說非也唐以希冕爲繡冕亦襲鄭氏之失歟○仲輿鄭氏曰禮大服盛禮小飾簡禮至無以加還反朴此裘冕所以遂降大裘所以先袞也

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以韋爲弁又以爲服故云韋弁服韎是蒨染赤色也左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以纁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凌儀王氏曰易氏曰即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韍弁也詩六月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箋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仲輿鄭氏曰韋去毛熟皮以爲弁兜鍪之類兼以爲衣裳跗注俗謂戰裙皮甲之類韎赤色也

眡

朝則皮弁服。○【注】覜朝，覜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陳氏曰：玉藻，天子皮弁以日眂朝。○鄭氏曰：皮弁以皮爲質而飾以采玉。」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疏】士冠禮及郊特牲皆曰委貌，周道。鄭注士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言凡甸

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若冠弁可知。○浚儀王氏曰：左傳衛獻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軍士之服，通皆韋皮。坊記注云：在軍同服。左傳均服振振。○仲與鄭氏曰：冠弁卽爵弁，以緇帛爲之。古冠制小，用緇布玄纁，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鄭謂委貌弁也，委貌冠耳。○王先生曰：王之吉服，其弁服三。三服不同，同用弁，亦尊首飾。」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天子諸侯絶旁期，正

統之期，猶不降。故兼言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旣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旣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嫡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爲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按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

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疏】按服問曰：君爲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疏】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絰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疏】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是士與庶人同服，冠弁則異。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

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與部○仆
氏曰。弔事弔臣喪。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
弁絰。其服則錫衰緦衰疑衰。若未小斂則素衣
上五冕。此序五弁也。○賈氏圖云。韋弁一名爵
弁。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
韎韐。則凡兵事韋弁服。爵弁也。冠弁服弁。亦
皮弁也。蓋上文言眡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弔
事弁絰服。弁絰亦皮弁而加環絰。則冠弁服弁
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
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傳曰。衛
獻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弁服之證
也。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
裳。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絰者。如爵弁
而加環絰。皆非是。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此弁絰服
皮弁而加環絰之證也。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
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
皮弁而無冠弁服弁。鄭氏謂不言冠弁。冠弁兼
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
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又誤矣。」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注】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
杖期。○【疏】諸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鄭特言諸
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
子。又云不杖章直云。爲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
爲后之文。故鄭解之。見諸侯爲后與臣爲君同。
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
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同云。諸侯之世子不爲
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同。又
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注。大夫
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illegible]
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亦
士服也。○昏義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
順。母道也。故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
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
后服齊衰。母之義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注】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
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
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玄
謂疑之言擬也。擬于吉。○【疏】不言三孤。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與異姓。亦
以臣故也。鄭注喪服。皆破升爲登。布八十縷爲
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
六百縷也。有事。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吉
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耳。故云擬于吉
也。○王氏曰。先濯治其麻縷。則其工精。止濯治
布。則其工麤。以是爲差也。○明齋王氏曰。上
言弔事弔於其家而服之。此言喪服。則居於王
宮而服之也。又以禮必有報。臣於君服如此。其
[illegible]臣有喪。爲天子其忍居然衣錦而不爲
服[illegible]侯王之所諭也。故爲之服緦。緦雖至輕
[illegible]三公六卿。上之股肱也
故[illegible]錫衰。稍加於緦矣。大夫士雖衆。皆王乎
日以佐任行宣力者。故服疑衰也。或疑諸侯諸
臣衆矣。天子皆爲之弔與服。不亦煩勞而日無
乃不給乎。夫禮者。因理之至極而制爲大中之
矩。其行之則有權焉。是故周公康叔始封不降

自當依喪制而服之二王之後待之特隆緦服
亦不得而殺又若伊尹太公太甲成王皆嘗爲
之心喪者雖錫衰數月何得爲過其餘但聞喪
而哭時服之原不廢大禮而所謂弔者或以公
卿大夫士爵同者攝之非必天子一一親
往故禮者制爲之極使人有所底止耳」大札
大荒大烖素服○【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
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山之崩」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
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

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
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
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注】自
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
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
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
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
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

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
子曰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
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
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
明與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玄謂端者
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
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
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

八寸○【疏】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
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
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知
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王氏曰凡諸侯
之服各眡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
鷩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
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
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自此以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
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
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
再命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
服公侯伯之士[illegible]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
無章故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陳氏曰其
齊服有玄端素端上言諸侯卿大夫之服而纘

齊冠用玄。以陰幽思也。冊則赤色而文。禁則文色而實。亦尊卑之殊

廞。虛今反

之以此。則非特士之齊服也。○王氏曰。玄端。衣
領袖袪袺皆正方。故以端名。此自天子以至士
一也。○王氏曰。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則
無爲以待事也。故其冠玄與素而已。凡吉禮之
致齊皆玄端。而凶禮皆素端矣。玉藻曰。玄冠冊
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詩曰。庶見素冠兮。○陳氏曰。謂之端者。衣與
袂廣袤等。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
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
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人。董安於曰。吾端委隨
宰人。此施於冠者也。○郝
氏曰。此吉凶服之等也。凡大祭祀大賓客。共
其衣服而奉之。○註 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
祭祀兼有大小。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
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

之法。大賓客亦舉重而言也。○王氏曰。王之衣
服。成於天官之縫人。制度共奉。掌於司服。爲王
服之則掌於夏官之節服氏。此云
奉之者奉於王而節服氏服之也。大喪共其復
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註
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鄭司農云。廞。陳也。玄謂
廞衣服所藏於椁中。○王氏曰。復衣服始死復魂之衣服。斂衣服則大斂
小斂[illegible]大斂。○他與郝氏曰。廞藏也。[illegible]者所
[illegible]以待祭祀。授尸。即下守祧所
[illegible]衣恐非。○明齊王氏曰。按詩
[illegible]及黼黻諸侯之服。必天子錫
之命役得服也。觀內司服云。凡命婦共其
[illegible]則服[illegible]之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註 外祀。
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疏 即小宗伯所云。兆五
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
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若以時祭祀。則
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註 屬。其
屬胥徒也。修除。芟掃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疏
司隸主衆隸供役使。
○按司隸。秋官之屬。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
而蹕之。○註 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王
氏曰。將祭之前。帥其屬而修除之。以致其潔。及
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此先王所

以事天地神祇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註
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
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鄭司農云。此王者
之宮而有先公。謂太王以前爲諸侯。○疏 祭法云遠廟爲
祧去祧爲壇。先公謂諸盩已前。不追謚爲王者。
其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入后稷廟。按聘禮
云。不腆先君之祧。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上皆藏
於太祖廟。後名祧。然后稷爲始祖。先公不名祧

者以有太祖廟者。又文武巳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后稷廟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王氏曰。遺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棄而忘也。亦所以示其體物而不遺之意也。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音】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如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之服。士尸還在士廟。故還服玄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尸服卒者上服。乃先祖爲士。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若廟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或問古人合祭時。今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合門垂簾是也。設使宵靈厭飫之厭也。○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爲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同几難分故一几。注云。同几體實合

刑女之非。謂王明齋。女宮女奴。婦氏天官。內宰。

葬及同時在殯。皆與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廟。祭此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鄭氏曰。七廟修除工多。則宗伯有司之事。祧室黝堊功省。則守祧爲之。亦通。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此與祭地埋之義同。○某氏曰。隋。士虞禮作墮。尸所祭米肉。豐集豆間者。小祝職云。沃尸盥。贊隋。祭畢。守祧埋之。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注】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滌濯及粢盛之爨。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仲與鄭氏曰。女宮。婦人供宮中之役者。宿戒。當給役。則豫告也。比。校督也。詔王后之禮事。○【注】薦徹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注】帥世婦女御。○【疏】按二十七世婦云。帥女宮爲粢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是知處帥世婦女御之事也。相外內宗之禮事。

蔡音蔡 苛胡何反 驗打何

○【注】同姓與姓之女有爵佐后者。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注】比，節部將長卑同。○【疏】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世婦亦佐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注】苛，譴也。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注】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公於門西，夫人於堂上，與主人禮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天下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

○按明齊王氏不從後鄭，爲國君夫人父母歿不歸寧，豈有越國而弔后之理。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世婦、內豎有達於外官者，何耶？蓋雖不與外政，然不能無好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制女謁不行耳。○明齊王氏曰：若夫之酒食地之醯醢市法，春之禮樂器物，夏之羽籥，秋之刑，女冬之絲枲，宮宰夫治其外，要治其內，皆合職聯事，故或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疏】按特牲、少牢，尸食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佐傳，佐外宗。○【疏】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氏曰：卒食以樂徹於造，所以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亡，以存事亡，故祭祀薦豆籩亦以樂。又方其以樂徹豆籩，后徹之，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氏曰：先王承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雖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王后有事則從。○【疏】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以此總結之也。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位。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哭諸侯，謂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服總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絻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后不哭，婦人無外事故也。卿大夫卑，王后不弔，而遣內宗掌弔臨之事。○介甫王氏曰：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同族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注】眡，視其實。○【疏】王之豆籩皆玉飾之。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視其實也。王后以樂羞齍則贊。○【注】羞，進也。○【疏】齍，黍稷也。言羞不言徹，明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者，諸宰徹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凡

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註獻
獻酒於尸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劉氏曰凡王
后之獻謂朝踐朝獻及餽尸后皆亞王爲三獻
內宗亦贊之也若宗伯攝后祭祀則贊之如贊
后之禮○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註小祭
祀謂在宮中○疏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祀后不與唯有門
戶竈而已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註內內外宗及外命婦○疏內中以兼外宗以外中不兼內命婦以
內命婦九嬪教之也九嬪職云大喪帥序哭者
注云后哭衆乃哭是內命婦九嬪序之故鄭不

及也○莊渠魏氏曰愷先王刑家之化施於
內外宗族者如此寧有以富貴驕其夫者哉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
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註公君也圖謂畫其地
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
居右夾處東西○劉氏曰公共也先王已下共
族葬於此○郝氏曰公墓猶言
官墓內穴曰兆外垣曰塋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註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疏此因上文而言以王之子孫皆適爲天子

庶爲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者因彼[illegible]
而爲造塋之主此就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
士衆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王氏曰各以
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之王祔葬如文王之孫
非武王之子則不入武王之兆也○王氏曰昭
穆之序非特施之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
下尊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東萊呂氏曰
周公薨成王葬於畢祔於文武從周家之兆域
也○王氏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
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
親親而民德由之歸厚矣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
居前○註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有功者
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

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
○王氏曰兵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毀傷故不
入兆域有功者可以光前裕後故在廣葬之域
超其刑而居前以旌之○昔龍居先王墓道之前
非也或疑比干杞梁皆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
與是不然此死於戰陳謂之有功可也豈復咎
其敗傷哉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註別尊
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疏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
按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
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
人無墳樹以楊柳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
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
尚功也爵等爲丘封之度與樹數尚貴也蓋先

王所以治𡚁者如此。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注]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王氏謂穿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土有淺深廣狹。爲封有高卑大小。隧道有寬窄遠近。冢人先期請度。及竁而依之以爲式。○按後鄭以小宗伯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故以爲尸在成葬之後。先鄭則以本文甫竁遂爲之尸。故以祭在甫竁之始。詳玩本文。或啓土即有祭歟。」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隧。羡道也。度丘與羡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疏]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羡道。隧與羡異者。隧則上有負土。羡道上無負土。而鄭云羡道。舉羡爲況也。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爲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實其中。碑負引者。謂天子千人分執六綍。諸侯五百人。四執曰綍。其綍當於壙上。執綍者皆負綍□□□設□飾而□之衡。橫也。謂以木橫於棺旁以□□其木下繩。大夫咒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及葬言鸞車象人。○[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疏]明器遣送𡚁者之車也。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玄謂言

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及窆執斧以涖。○[注]臨下棺也。○或曰執斧備用也。遂入藏凶器。○[注]凶器明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凡祭墓爲尸。○[注]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也。○伊川程氏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故生不野合。則亦不墓祭。蓋燕饗祭禮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冢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曾謂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南軒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所以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奉愛之誠實者也。然致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愚按鄭註並無祭祖考之說。後儒有爲此論者。不知冢人非爲祖考而以他人爲尸者哉。況先人之體魄藏於此。事舉而祭其地。此亦情理之必至。祭地而冢人爲尸。又何疑焉。乃南軒諸儒以爲祭墓雖非古。蓋然先王於人情所不忍而無害於義者。亦從而許之。此亦禮經之曲律矣。」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

顏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

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疏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愚按厚葬之失起於後代遺軼侮盜慘毒倍常漢劉向諫起昌陵疏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兄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

師古曰[illegible]謂所葬[illegible]者[illegible]到反

[illegible]公

[illegible]下也 音[illegible] 音[illegible]

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遺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

慶汾陰爲許親墓之墓守粉木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穆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註〕凡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疏〕下文云令國民族葬。故知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而鄭云爵等之大小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而葬不離父祖。故云爵等之大小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註〕族葬。各從其親。正其位。掌其度數。○〔註〕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

使皆有私地域。○〔註〕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註〕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註〕厲。塋限遮列處。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劉氏以聖人父母其民。生則留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歿則爲之地域。而守其丘壟。則爲其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哉。周之所以歷年獨永於百王者。非無自矣。○介甫王氏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禁令度數有掌焉。帥

反

其屬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則與夫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無所歸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其爲利害相省與矣。○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葬矣。諸侯群臣亦各以其屬州葬焉。至於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爲君臣爲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發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親踈如戚。踈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山陵營治。侈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拘忌。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亦紛紛然貪慕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或爭訟不已。甚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爲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爲。而不嚴其禁令哉。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註〕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註〕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註〕鄭司農云。號。

謂諡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凡

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疏〕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賻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疏〕謂諸官依處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劉氏曰聖人作五禮者徑參其民俾趨於中者也而凶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不及中而遺其親者何以俾民性其情於凶喪哉故墓大夫者掌庶民之凶禮也職喪者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葬祭襚含百禮皆有定數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焉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司含襚賵賻及弔祭之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凶喪在鄉遂都之有司當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之喪事戒緩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而制度不失其中生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王道始終無憾者豈不由於是哉○諸說春秋踰臧哀伯葬之加一等共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魏舒去其柏椁趙孟自誓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其禮必自上制之蓋有功則升之有罪則降之非官府爲之節制則僭越不恭矣王制曰大夫廢其終身不仕死而以士禮葬之是其大

要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三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四

明後學槳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註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則周人立此學之

宮○疏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式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又云按王制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引文王世子者彼鄭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又云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但五帝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謂若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雝當代各有異名也○易氏曰成者成其行之缺均者均其習之偏○三禮義宗云自虞至周凡四代之學虞夏及殷各立其學周則兼而立之有虞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周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文王世子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由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王制疏云學名異者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雜說周禮全不言太子惟諸子職及一語其他但言國子庶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雜說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其父兄共維持當時天下到子孫時其子弟亦與共效維持之力子弟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反是則可慮者在國家矣血脈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深長思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註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

明堂位注、樂師瞽矇之所宗也

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絃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王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無云死以祭者，重道之極也。○東萊呂氏曰：大司樂既掌學政，教國之子弟，有勞矣，猶退然不敢自足，延請有道德者，敬事之，使之教國之子弟。以此見古人心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無疆界。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配食樂祖，祭於學校，不特尊師敬長之義，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大抵周官叙

事之法，簡而有終。死為樂祖，祭於瞽宗。其選擇之精可知。○陳氏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天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

興許應反　[illegible]反　道音導　[illegible]反

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陳氏禮書曰：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率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四底之家為易治，胄樂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放，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攷，故必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覈，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愚按：古者設師保等官，教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時王子與公卿大夫士之子，幼則同學，長則同朝。

其同學也，有朋友麗澤之益；其同事也，有明良賡賡之功。故周禮一書，不載備官之官。蓋人未有生而貴者，王子之入學也，一國子而已矣。秦漢已來，始加置詹事中庶子等官，而王子之學與國子迥然不侔。朱子語錄稱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不進賢德，無用武弁之小有才者，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儲教之不古，蓋有由然矣。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註】祗，敬。庸，有常也。○公羊注：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

大音太 泰又如字 叅音權又叅 㲈反磬 上照反 韶通韶 咸作韶 時戰反 傳音孚 試音勝

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疏】言古剴今
謂若詩陳古以刺幽厲王之類倍文曰諷背不
開讀之以聲節之爲誦者亦是倍文但諷是直
言之無吟咏誦則爲吟咏以聲節之爲異○㬢
谿鄭氏曰與者託物與事道者依古剴今皆
喻無指斥諷者微言寓意誦者咏歎達情皆委
婉無直致以與道諷誦爲言語中和之德言也
○愚按人身唯詞氣不可彊爲苟非中正和樂
之德積中發外則剛柔疾徐必有乖戾不中節
者此古人所以有樂語之教也總之樂
德盡之矣諸其德之聲舞其德之象歟以樂舞
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
○【註】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

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疏】卷者卷聚之義即族
類也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言
其德無所不施○【疏】咸皆也池施也德無不施解咸池之義○陳氏樂書曰莊
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樂於洞
庭之野呂氏春秋漢志白虎通亦謂黃帝作咸
也則咸池爲黃帝樂信矣鄭氏溺於世次先後
之說耳咸池雖作於黃帝而堯亦修而用之雲
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
表堯之體地道也○王海樂記大章章之也注
堯樂名言堯德之章明
也周禮缺文武作大卷大磬舜樂言其德能紹
堯之道也大夏禹樂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

从竹遵 象音淵以 此詩舞箾 南籥舞勺 學文舞 象武

中國也大濩湯樂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
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註】言濩者即救護也大武武王
樂言其德能成武功○【疏】按元命包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
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武者文王樂名
武王卒其功伐故周公作樂以爲武王樂也○
又云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
舞按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
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
者鄭云舞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學也保氏云
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
共其職也○陳氏曰大夏以上其執以羽籥文
舞也大濩以下其執以干戚武舞也○夾漈鄭
氏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

世之舞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究
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
臣疑三代之前雖有六舞之名往往其所用者
亦無非文武二舞故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
盡美矣未盡善不及其他誠以舞者聲音之形
容也形容之所感發惟二端而已自古制治不
同而治具亦不離文武之事也然雲門大咸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華華黍
崇丘由庚由儀凡六笙之名當時皆無辭故簡
籍不傳惟師工以譜奏相授耳古之樂惟歌詩
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故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
五行之舞漢高帝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復文
始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並有譜無辭雖
東平王蒼有武德舞之歌未必用之大抵漢魏
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曾典
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宋識爲

其舞節。而張華爲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
而有辭失古道矣。○薛氏圖云。周所以用六代
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也。三恪謂黃帝堯舜之
後。二代夏商之後。樂記曰。封黃帝之後於薊。以
下是也。周人旣法其法。故兼用其樂也。○伊川
程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入
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有
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
僻之心無自而入。○浚儀王氏曰。書言舞干羽
羽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
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
而後大夏。詩簡兮先萬舞而後籥翟。漢樂先武
德而後文始。唐樂亦先七德而後九功。然則古
人之舞。皆先武而後文。蓋曰。平難常在於先。守
成常在於後。○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
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業
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
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
備。而終於皋舞。孟子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
不知手之舞之。記曰。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
動容。春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
夏之舞。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
諸樂之後。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
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
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文獻通考先
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
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長
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黌庠遂序之意。然有二
失。鄉里學校。久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
一頃入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
祿勳。自有四科考試。綠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
不[illegible]益之歟察馳騖不精。○東萊呂氏曰。唐虞

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即學官一事可見
在舜時命夔典樂。教冑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
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處。却
不是設一箇官司。秦漢以後。設作官司。故與唐
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
善人之心。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
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國子。當時鄉遂所以與
賢能。未嘗見有設教之官。蓋學校事大體重。非
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此學者所當深思也。然
舜之時。雖國子外。不見有掌教之官。而庶頑讒
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周人學
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
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
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
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先王未嘗有理
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是備見。○愚按蒙之二
爻。大司樂之職也。周公繫辭特爲國而言家廢
臣而言子。蓋養中養才。直父兄養子弟之事。非
官司臨百姓之事。呂氏之言。洵可以相發明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註】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按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爲六陰。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

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疏轉而相生巳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按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仲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均即是應律長短者○按國語注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illegible]衡賦攷理亂於律鈞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均法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六律○[illegible]馬氏曰按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聲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辨蓋四者之中議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

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錞鍚鎛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倀倀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為表裏然至易聽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屢變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求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為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下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詳之夫古人之制律蓋

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璧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闕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爲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

漢書中増益八寳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古律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蘊如此○陳氏集說疏曰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也○續志五行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

水勝故炭而炭重火勝故燥而炭輕

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一氣至者灰去王伯厚曰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以分寸長短爲度○晉志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或云以律置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葭莩灰入律中以

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强不動君嚴暴之應○俊卿章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律中者中猶應也孟春氣到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正義云角是春特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角律同節其太蔟夾鍾六律六呂等皆是候氣管名又計太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太蔟之鍾元生於太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曆志云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太蔟鍾名爲先有其鍾後有其律非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又陰律爲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有二凡皆稱律中也○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月者太陰之精凡地之氣以月爲主日行遲三百六十有六日乃一周天月行疾二十有九

日行歲乃一周天月一周天常與日會所會之次在天則為十二舍在地則為十二辰故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合者十有二而歲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小雪之節日會於娵訾在地為亥其氣之合曰應鍾也冬至之節日月會於玄枵在地為子其氣之合曰黃鍾也大寒之節日月會於星紀在地為丑其氣之合曰大呂也雨水之節日月會於析木之津在地曰寅其氣之合曰太蔟也春分之節日月會於大火在地為卯其氣之合曰夾鍾也穀雨之節日月會於壽星在地曰辰其氣之合曰姑洗也小滿之節日月會於鶉尾在地為巳其氣之合曰仲呂也夏至之節日月會於鶉火在地為午其氣之合曰蕤賓也大暑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在地為未其氣之合曰函鍾也處暑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在地為申其氣之合曰夷則也秋分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在地為酉其氣之合曰南呂也霜降之節日月會於降婁在地為戌其氣之合曰無射也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陰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於九寸之空而葭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自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陽氣自上而始入於地其深六十三分二釐強半乃與陰合而陰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二分三釐中空皆陽氣也夏至而陰生上實於六十三分一釐之空而葭灰動焉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陽上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

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故日月交會於上以成天則陰陽交合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為聲入地之中靜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乎○朱子語錄又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以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七律只是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二弦一弦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是○又曰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清若定得黃鍾是入得樂○鄭氏曰律言述也述天地元陽之氣宣之樂也同為律陽同於陽旅助之也○愚按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後因其說而不變朱子遂以黃鍾為聲之最濁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後又有祖是說者以為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於卦為復則二寸九分者陽之始也故宮聲最清呂氏春秋之說未必可據然二氣初分清者居上陽為清陰為濁此不待智者而後辨也陽之初生純粹以精其為清中之清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漢志亦曰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役者至尊無與竝也故曰宮聲為君蓋有至尊至貴者而為天下之至尊者乎

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

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
之致地祇物鬽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
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〇疏
經總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應無文所引
尚書唯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〇浚儀王氏
曰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
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

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
二調遂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
謂堂下四垂鍾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
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聲爲
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
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
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
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入時四方之神而
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
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調共作一代之樂故爲
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
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〇註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〇疏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
使尊卑有序故云序〇介甫王氏曰謂分律而

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
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以祭地示以享
人鬼以祀天神焉〇易氏曰大合樂謂求神之
後合六代之樂以致之分樂而序之謂薦神之
際各有其序而六代之樂各以類舉〇又云六
律以左旋爲序六同以右轉爲序六舞以歷代
先後爲序〇夾漈鄭氏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
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
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
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
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
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
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頌
而雜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
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羣臣宗
南北郊同其事此禮之所以亡也[illegible]本朝

九夏爲十二雅然九夏自是樂奏亦如九歌
九章可以播之絲竹有譜無辭而非雅頌之流
也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〇註以
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
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
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
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
陽位是也〇疏合者按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
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主陰呂合之黃
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
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是其斗與辰

合也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疏]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太蔟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爲之合也○信齋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曰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唯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汨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貴與馬氏曰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郊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帝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灋有泰圻之語而以爲泰圻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浚儀王氏曰曲禮疏地祇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曰建申之

此言合樂之謂

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通典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而觀灋焉顓帝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玉用兩圭有邸牲用騂犢幣用黑繒其壇於北郊築土爲壇名曰太圻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備五齊七獻席槀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縣掌次設大次大宗伯攝亞獻如圜丘王無獻酉皆作樂一終○又曰元符中太常少卿宇文昌齡議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與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圜丘以氣非所合以類非所應而求高厚來享不亦難乎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疏]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爲之合也○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縣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

山川與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與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攷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可攷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

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旗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茆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無所經見○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瀆其說爲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非望兼上下之神可知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註]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疏]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函鍾爲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爲之合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註]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疏]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第五也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註]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

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是其合也○白虎通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註]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劉氏曰六代之樂雖不同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陳氏曰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此皆卽其所合者用之也○王先生曰乃分樂而序之以下天地人之大祭也

凡六樂

鐘乎熱 反含音 簪甬休 律反我 休越反

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
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變猶更也。樂成則
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樂奏而
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
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
黃鍾爲均焉。○【疏】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
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合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每奏有所感。致和

以來之。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
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
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
畜。故人情不失。○【疏】禮運注云。淰之言閃也。閃良人也。獝。一作猶。獝狘。飛走之
貌。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
○王先生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臨
川王氏曰。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
之難。象物恍惚無形。則其致之尤難。川澤虛。故

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
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大畧如此。○何氏曰
致者。聲樂奏於此。神物應於彼。本無一變二變
之拘。槩言感通之妙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鄭氏曰象物。魍魎之屬。一變至六變。極言作
樂之盛。羽物川澤等。極言感通之遠。鄭氏以爲
蜡祭非也。○愚按象物。成象於天者。日月星辰
之類是也。天神。卽昊天上帝及五帝。幷無象之
可言矣。麟鳳龜龍。雖爲四靈。然不
離羽鱗毛介。何以獨爲象物乎。凡樂圜鍾爲
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
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
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
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
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
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

乃後合樂而祭之。○【疏】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天地不祼，宗廟無禮神之玉也。

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疏】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大傳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嚳配。○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大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序殺遠近甚[illegible]，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稱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貴與馬氏曰：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為耀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為耀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嘗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昇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理。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義，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浚儀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

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林氏曰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故歲祭天者四郊於冬至明堂於季秋祈穀於孟春大雩於龍見是也歲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蓋言祀青帝赤帝皆如之不可詳數故但曰祀五帝亦如之亦如之者謂大臣之贊相有司之備具至其圭幣則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而同也周禮曰禮東方禮南方月令云四立迎氣故曰歲之祀上帝者四而祀五帝者五若有故而旅則不在此矣○王氏曰孝經稱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鄭康以

祭歷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帝王肅著論駁之馬昭抗章固執教博士張融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周禮圓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圓丘配祀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周頌思文后稷配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則郊非蒼帝肅說爲長○又曰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禮記郊日用辛似用冬至之月○又曰隋志儒者各守所見一云祀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一年二行若丘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人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日南至祭天春又一祭祈農事謂之

二祭無別天也五非迎氣皆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此則王學所宗也宋陳迄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元豐元年置局詳定郊廟禮文陳襄言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日至於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漢元始中姦臣妄議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之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由漢迄唐以五月親祠北郊者唯四帝而已如魏文帝太和周武帝建德隋高祖開皇唐睿宗先天皆希

陽一時之樂也圓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

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
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
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
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
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
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
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illegible]〇
三者皆於本宮上相生爲角徵羽。或先生後用
或後生先用。故皆辟頻其次也。凡宮不用者卑

之。凡宮辟之者尊之。〇信齋楊氏曰。愚按禮家
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
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
春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
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
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
郊祀。精一以享。備竭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
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
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
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
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
猶鸞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上

赤帝白帝之祀恐亦不能服大裘。

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
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注云
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
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
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
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壇之上。重十乎
五百一十四神。蓋亦襲乎。實備邑。疑其非古
人埽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〇又
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有國議各
有當。冬至一陽生。祀天於圜丘。夏至一陰生。祭
地於方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位。類於上帝。望
於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於岱宗。望秩於山
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又
類[illegible]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
於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凡因事趨告天地。
有同日[illegible]皆而并舉者。此告祭也。所謂

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合冬至夏
至二祀爲南北郊。然後之人主。未聞以南郊爲
難。而常以北郊爲難。則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
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唯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
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
知。夫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攷其故。豈有
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
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
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
本朝元祐中。議舉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
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
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慶問告祭之禮以
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
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
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

地之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矣，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貴與馬氏曰：按非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於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唯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祀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竊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有甚非禮而及至於廢禮。以爲不當祀於圜丘，而終不能親祀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舊，且

歲並祀南郊之爲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賫優渥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大廟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并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曾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圜丘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而賞賫倍費。然禮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略，而賞賫乃五季姑息之敝政，何難更損。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方澤，應奉支賜，務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爲至論。但恐當時方侈豐亨之說，煩費未必能省，所以中興之後，國勢偏微，則不復能遵而行之也。○[illegible]鄭氏曰：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

房心之氣，房心天帝明堂，又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爲宮。不曰夾曰圜，以天體言之也。天體始於黃鍾，終於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序，則宮聲當在太蔟徵之後，姑洗羽之前，當以圜鍾爲宮。角，物生之始，黃鍾子，天氣始於子。徵者，物之成，太蔟寅，天之功成於寅。羽者，物之終，姑洗辰，天之功畢於辰。三者皆陽律相繼，天之道也。林鍾生於未，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爲宮。不曰林曰函，以地德言也。地氣始於太蔟，終於南呂，以木土火金水爲序，宮聲自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故函鍾爲宮。地之功見於正月，成於三月，終於八月。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相生者，地之功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致人鬼以爲宮。大呂丑，幽陰之所成；太蔟，幽陰之魄出東方，與人接；應鍾亥，復歸於幽陰。羽聲獨遠於

他均者，他樂夫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有卒，故盡十二律也。子丑寅亥，天地始合，人受中以生，歸其宅也。三者律之相合，槪合者人之情，故以祀人。黃鍾子，自子至申，其數九，故九變也。人鬼不曰至，本子之心，神之無不至也。此各以其聲類求之，然樂亡久矣，說者各以其意言之，非深於樂，親其用，不能及也。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曰：黃問周禮祀天地人，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鄭司農云：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疏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二
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第四爲三成從北向南表亦第亦然○王氏曰書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洋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疏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九變其實一也○三
禮義宗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　玄謂靁鼓靁
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
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
者○陳氏樂書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通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羣陽大而寡陰小

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圜鐘之
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與
函鐘之宮合以之出地示取其小而衆也陰竹
之管與黃鐘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
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於斯見矣　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
磬當爲大韶字之誤也○王先生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
樂也下神之樂用一代爲神之樂用六代所謂
大合樂○薛氏圖云周人制禮吉禮之中大祭
有三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三曰禘祫
宗廟三祭既殊則其樂亦異然此三祭皆謂大
禘之祀也此樂是致神之樂故云作之六變八
變九變然後神示鬼皆出降可得而禮也故鄭
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然後
合樂而祭之明祭非始用六代之樂也○陳氏

例詳疏之論本此。

鄭存之亦放此

曰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此
律之相次者也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鐘爲宮大呂爲
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王先
生曰圜鐘爲陽律之大太蔟爲陽律之二姑洗
爲陽律之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言之太蔟
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呂
者以相生爲言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
大呂與黃鐘合子丑也應鐘與太蔟合寅亥也
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薛氏圖云凡樂
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鐘爲宮者黃
鐘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爲宮者夾鐘
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鐘爲宮者林鐘在
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終也然則
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本數
爲三也○雜說夫樂天地之和也鍾鼓筦磬羽

籥干戚盡其器耳屈伸俯仰疾徐其文耳以天
地之和寓諸器形諸文以是而祭天則天神可
使降以是而祭地則地示可使出以是而祭宗
廟則人鬼可禮吾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得於想
象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後禮行焉易慢之
心不起鄙詐之心不作而鬼神享之矣所謂一
變致羽物之類亦言其可以感動如百獸率舞
鳥獸蹌蹌鵲巢可俯而窺之耳胡宏疑之過矣
○何氏曰六變八變九變先儒之說不同劉原
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
簫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
展之○注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疏宿縣
謂於前宿豫縣之大祭祀舉重者而言其中小祭祀饗燕賓客有樂事皆然　王出入

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注 三夏皆樂章名。○疏 王出入謂出入廟門。帥國子而舞。○注 當用舞者帥以往。○疏 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國子人多，當遞代而故選當用者帥以往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注 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疏 大饗有三。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鄭云大饗祫祭先王，一也。彼又云大饗尚腶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總饗五帝於明堂，三也。此經云大饗

與大饗尚腶脩爲一物。祭祀則君牽牲入，樂諸侯雖在廟，其牲則殺於廟門外，因即享之，升鼎乃入，故云饗賓客不入牲也。○又云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大饗諸侯，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注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詔諸侯以弓矢舞。○注 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疏 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則司樂詔以射之舞節。按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个，向西階前當階北面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

是其舞節也。○王氏曰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耦王射者亦以舞，所以應王也。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注 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疏 按玉藻天子諸侯皆有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饌，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饌，常食亦以樂宥，但大司樂不令奏鍾鼓也。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 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疏 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宗伯主宗廟之禮，故大司樂獻捷於祖

也。○浚儀王氏曰後漢志短簫鐃歌軍樂也，軍樂黃帝使岐伯作，以勵敵士，卽周愷樂愷歌也。○愚按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泮水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然則司樂之大獻，其卽獻於樂祖歟。古人十三舞勺，所以學文；成童舞象，所以學武；二十舞大夏，則六舞備而文武一之矣。先王之教無文事武事之分如此，後世二之，世道所由以升降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注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幷

肖字數反　春秋傳曰萬舞何于…舞也

州。𩲡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疏 宣八年，左氏云：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但卿佐卒，輕於正祭，故辛巳日不廢正祭，重於繹祭，當廢之。宣公不廢繹，故加猶以尤之。籥有聲者，不入用。是以公羊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答趙商曰：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即萬入是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注 弛，釋下之。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 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疏 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者，樂記文。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又引史記：昔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沉於濮水。衛靈公朝晉，過是夜聞，使師涓寫之。至晉，晉侯燕之，謂晉平公曰：有新聲，爲公鼓之。遂使師涓鼓之。晉侯使師[illegible]而聽之，撫而止之，曰：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沉於濮水，此淫[illegible]新聲是其義也。○王氏曰：凡建國禁淫過凶慢之聲者，所以尚中正也。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聲則不善，慢聲則不肅。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放鄭聲者，此也。○仲與邵氏曰：[illegible]凶亂散[illegible]

大喪，涖厥樂器。○注 涖，臨也。厥，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及葬，藏樂器，亦如之。○藏之壙中，若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愚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之子弟，其職重矣。三大祭之外，若大射、大食、大獻、去樂弛縣之事，何必俱屬國師耶？君子曰：三代以上，無道藝之分也。天官之屬，如亨人、宮人，所掌極微細猥褻，皆以士人爲之。此設官深意，蓋學術之浮薄，皆倡於高談性命而鄙斥日用之徒。性命之說，玄穆虛遠，易於藏拙，至於天下國家之務，實係斯民休戚利病者，輒曰：器形而下，我何知焉？然則萬民之命，託於何人？是不得不轉而寄於庸俗之士，甚而寄於胥吏之手。大人鉅儒，竟爲天下不相關涉之人，而性命之學自三代以下，遂爲無用，憊然則天下何由而治乎？大射以助祭，大食以養王和，大獻以愷悅祖，去樂弛縣，凡以敬天怒，恤民烖。司樂儼然以國師之尊，周旋其間，位其進退之儀，舞蹈之節，總不敢以幾微不屑之心處之，則於是尊性命斥日用之浮習無敢萌諸心，即有虛偽之士，厭薄下學，倡爲形論，衆共指爲奇袤，而不足貴。天下一切天下國家之務，莫不各以性命視之。此三代學術所以體用本末兼備，而當時民生皆得沐浴於君子道術之中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注 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 勺，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象舞者，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帗音拂

犛音毛或云俚或作氂音來

制焉。此二者皆小舞。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其實雲門已下皆學。○劉氏曰：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謂小學也。古者國子之在襁抱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九年教之數日，之甲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注】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旄舞者，犛牛之尾。○【補】按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有毛，其名曰旄牛。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玄謂帗，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疏】此六舞者，即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雲門以下六舞為大舞，即上分樂序之是也。○通攷曰：帗之為言祓也，社稷及五物之神，皆為民祓除，故以帗舞也。皇，陰類，而為其氣之長，陰中之陽也，旱暵則欲達陰中之陽，故以皇舞也。干者自衛之兵，山川有阻固扞蔽之功，故以干也。○陳氏樂書曰：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

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疏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不則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干羽於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為大故也。○貴與馬氏曰：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為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為小舞，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帗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帗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譬之為學，帗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仲與鄭氏曰：教國子容儀，比於樂以奉王出入也。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

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旣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疏 若春夏受贄於廟朝無迎灋受享於廟則迎之若秋冬一受之於廟竝無迎灋若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迎此注據大寢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同也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

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 黃鍾陽聲之首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右主靜恐王大動故動以告靜也蕤賓在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鍾謂大呂至仲呂左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大師奏樂謂王出入之時則大師奏采薺肆夏也○王氏曰盛德之至非特動容周旋中於禮而其節又比於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則王之進退有可觀之容可則之象矣然則樂師之所教者教作樂者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已大步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義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肅肅故奏

采薺王肅曰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趨而後行者據以外而入內也○黃氏曰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乘安佚以出之則無所不至矣而況於王乎天下觀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觀有旋聽有儀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爲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旬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貴大馭爲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焉○陳氏曰大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

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禮樂也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王氏曰環拜以鍾鼓爲節此賓拜之儀也環拜謂旋轉而拜以拜者非一也鼓以作之鍾以止之作止應於鍾鼓則其儀不忒矣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注 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灋也采蘩者樂不失

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大夫以循灋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疏】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聽。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又云：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希稠如一。云彼諸侯禮，故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貍首，曾孫者，貍首是篇名，曾孫章頭。

郎射義所云是也。○禮記射義曰：貍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芸閣呂氏曰：王者之仁，及鳥獸草木，皆如騶虞，則王道成也。以此爲節，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也。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拳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執女手，所以道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修職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其會時也。○王氏曰：騶虞之詩，言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王以騶虞爲節者，樂仁而殺以時也。○按歐陽氏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者。曰騶廄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毛氏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小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注】序事，次序用樂之事。○【疏】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謬。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使得其正，不淫放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注】小事，小祭祀之事。○【疏】小祭有鐘鼓，但無舞。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

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疏】彼據燕禮，此據祭祀，事節相當，故引爲證也。

詔來瞽，皋舞。○【注】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王氏曰：徹祭必歌雍者，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其和而敬故也。人之情，樂於始者或倦於終，篤於始者或怠於久，於祭之終，猶不失其和與敬，此誠之至也。

令相。○【注】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疏】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射夫，衆耦也。

樂出入，令奏

酎直救反

鍾鼓。○【註】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劉氏曰，奏鍾鼓以聲其出入，嘗其當執事者，以爲禮之大節也。○鄭氏曰，樂人及樂器出入，亦奏鍾鼓者，重之也。樂以和神，亦如牲出入者，奏昭夏也。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註】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註】帥樂官往陳之。○【疏】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是也。往陳之者，旣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及序哭，亦如之。○【註】哭此樂器，亦帥之。○【疏】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胥於殯門外，王一不

親哭，有官代之。今文承陳樂器之下，謂持器向壙，及入壙時，序哭之也。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疏】凡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註】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則按此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顔色和順，身體修治

舍音釋 采音菜

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按月令，四月，天子與羣臣飲酎。鄭注云，酎之言醇，謂重釀之酒。春酒至此始成，祭宗廟用之。○王氏曰，公卿大夫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於國也，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也，則謂之學士。其實一也。○李氏曰，觀大司樂禁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人無不正，則見之聞之者，焉得不正乎。春入學，舍采合舞。○【註】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

見於師以菜爲摯。采，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疏】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藍田呂氏曰，釋采，禮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旣與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大學則行之，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其敬道也。○臨邛魏氏曰，古者民以君

爲師仁壽天鄙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
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已前曰聖曰賢有道有
德則未有不生都縣位。及祭大烝者此非諸生
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
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
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已來始有之而詩
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來爲士
者斷不若是之監也此亦可見世變以降君師
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
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
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與祠於學故
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陳氏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
摯也棗栗腶脩若及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
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
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旣

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
士旣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
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
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
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
蓋用菫入學釋菜蘋蘩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
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菫荁故有
是說也菜之爲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
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
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秋頒學合聲
○【註】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聲亦等其
曲折使應節奏○【疏】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
介甫王氏曰以春始入學未知
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可
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註】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
大合樂習之○【疏】謂六代之舞一一作
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謬」以序出
入舞者○【註】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比樂
官展樂器○【註】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次比樂官
也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錄具樂官展謂陳
數之」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擊鼓
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小祭
祀不與舞則亦不徵學士也」序宮中之事○王氏曰謂序王
宮之中國子之宿
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
之所掌是也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
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
宮中之事者如此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註】比
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特至也觵罰爵也詩云
兕觵其觩○王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
諸子小胥校比其多寡之數凡以贊
大胥之事而已」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註】撻猶抶也
抶以荊扑○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
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
兆行列得正焉位則酇也所以爲綴列與佾
也所以爲行正之以序其序巡之以肅其[illegible]

紕匹毗反 大昕初明也天子視學 觵古橫反 觩巨樛反 抶敕乙反

治民勞者，鄭遠而佾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鄭短而佾多，其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諡，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諡之異同，足以知為治之行。然則為諸侯者，孰不敬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哉。今之舞者，不列於庭而列於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舞於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於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講而習之，正今日急務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注 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

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禮也。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 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春秋傳曰，歌鐘二肆。

○補 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為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是亦取數於八風之義也。○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畧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

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祭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牆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石，皆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於奚請曲縣，後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簴之樂，皆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

不徵縣楚子享郤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
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於縣
中西面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
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
面歌鐘二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
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卿大夫蒞衆庶
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蒞
衆庶賓賢能非爲己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
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
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
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
於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
鐘磬鑮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鑮特縣有磬而無

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
矣王制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
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
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虡
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
聲與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遂就而爲之
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誕哉○又曰
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爲阼自階而右爲西笙磬
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
由笙磬而南鐘鑮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
鐘鑮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鑮南
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上南
而面東朔鼙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
階之東面南蕩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之西
紘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東
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

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面南特鐘特鑮亦
各十二縣西階面南編鐘編鑮亦各十二縣天
數也○仲與鄭氏曰凡鐘磬編縣以八爲全每
縣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者立如堵墻肆者列
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軒判特諸侯
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判特也○又曰按樂縣
不止鐘磬而編縣唯鐘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
詩云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簴業
惟樅賁鼓惟鏞是大鐘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
縣雖不得四面而衆樂皆備則同鄭解鄉射謂
士唯縣磬是以士特縣爲
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蔟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
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
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以合陰陽之

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
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
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
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
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

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

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

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疏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鍾大蔟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應鍾等據右旋而言同位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大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爲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皆同位呂所生者皆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賈氏曰後漢律志京房曰竹

二律之變至於六十四
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
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
祉南宮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祉此聲氣
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
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祉以類從焉禮運篇曰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又曰
史記生黃鍾術曰音始於宮數始於一萬生於
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又曰劉歆
三統歷曰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林鍾初六
呂之首陰之變參天兩地之灋也○又曰五代
會要王朴曰樂作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旣
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
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
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
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又曰

張衡等叢月律有旋宮之灋備於太師之職使
初制氏所謂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灋
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
以周官均灋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調旋相爲
宮成六十調又以日灋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
府而編垂復售律呂無差○又曰陸績注太玄
其說謂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
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
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
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國語泠州鳩曰琴瑟
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
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聲以龢樂律以
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
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鑄之金
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鼓而行之以遂八
風於是氣無滯陰亦無散陽佮人告龢○管子

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
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
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
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
徵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
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
角○爾雅釋樂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
經祉謂之迭羽謂之柳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
爲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爲重商者
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角者觸
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爲經
祉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
而爲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
高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柳也言旋宮之灋
以律經辰互生七音各爲綱紀按五音以宮聲

爲首律呂以黃鍾爲元音一律五音倫比無閒
加之二變義若循環故曰一宮二商三角四變
祉五祉六羽七變宮其聲從濁至清爲一均○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
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
長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
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
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
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
禮○春秋正義服虔云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
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
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
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楊傑曰金聲春容失之
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
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
讙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

失之則短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足以[illegible]
量八音。○朱子鍾律篇曰黃帝使泠倫自大夏
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而空竅
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
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
之本。其雄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大蔟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
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
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
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
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
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聚以下各以其月臨
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
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
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

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
則以黃鍾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
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
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此之謂也。○陳氏樂書曰。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呂而
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究極中和順天地
之禮谷鬼神之德通五行之性遂萬物之情若
也是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鑄金
作鍾士十二月之聲故升降之氣立和適之音
然鍾難分別又截竹為管謂之律者聲之內濁
率樂以三短為制故也黃帝以聽為之遠取諸
物也夏為以聲為之近取諸身也。今夫王者制
部立官物度量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

二天地人也謂合樂以舞以神祗示人鬼六謂六德十二謂十二律呂也六閒謂六呂者陽律之閒。

本。雖濃存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致
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惜
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
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還務歸餘之濫五
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
也。○俊卿章氏曰夫五音相生而獨宮祉有變
聲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祉為事羽為物
君者灋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祉灋度貳
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祉故生商君臣
一德以康諸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
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
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
所以無變也。君總萬務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
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祉二聲必有變也。○陳
氏曰國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
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絜
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
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
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
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
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
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
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
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觀此則十二律之
名義器可見矣。○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

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鎛。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又曰。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以尚角。其音則磬。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翺以皐鼙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收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

後世復以泗濱石。其聲下而不和。而以華原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哉。○又曰。土則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壎。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壎之屬焉。蓋壎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又曰。如壎如篪。樂記以壎篪爲德音之音。周官瞽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又曰。革去故以爲器。而革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以爲鼓之屬焉。蓋鼗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按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陵之也。○又曰。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

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又曰。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爲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控揭德音之音。柷敔以控揭爲用。控揭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又曰。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又曰。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

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籃。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籥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教。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

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王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故詩有六義焉○貴與馬氏曰蓋嘗以爲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詠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旣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

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邪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邪

以六德爲之本○【注】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中和之道然後可教以樂歌○雜說以德爲之本以此知樂乃出於聖人心術之妙○陳氏樂書曰六樂復於後周而後周無成王之治後庭作於大唐而大唐無煬帝之亂此無他樂在人和不在音聲故也

以六律爲之音○【注】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歌各有宜若賜者宜何歌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王氏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哉要本之於德而已蓋六德本於性情所以正於中六律稽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擊拊瞽乃歌也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補】按尚書云擊石拊石擊拊皆作用之名拊非樂器此司農之說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此

遂此語。小轉音瓜

後鄭之義後鄭以擊拊若下文鼓𣝏及擊應聲之類故知拊亦樂器也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𣝏○【注】鼓𣝏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𣝏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𣝏𣝏讀爲導引之引玄謂鼓𣝏猶言擊𣝏詩云應𣝏縣鼓○【疏】樂器笙簫之屬播謂播揚其聲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故先鄭曰貴人聲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又有上下之別故後鄭曰貴人氣○陳氏樂書曰古者論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爲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朝廟之治故繼之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舞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聰熱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爲主堂下之樂以間爲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宏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苟耶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以縣一磬而尚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黃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聲耶宋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攷中聲之意也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注】射節王歌騶虞○【疏】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則大師爲之歌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彊○【疏】商屬西方金主剛斷故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疏】東方木木主曲直故宮則軍和士卒同心○【疏】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疏】南方火火主標怒故羽則兵弱少威明○【疏】北方水水主幽闇故又主柔弱鄭司農說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知所戒○臨川王氏曰詔吉凶使一體之盈虛通於

椎直追反空音孔篪音馳篴音狄

天地應於物類故占之以寢卜胝之以寢象聽之以同律皆得其祥焉。大喪帥瞽

而廞作匶謚○【註】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作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臨川王氏曰史序其事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誄瞽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太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仲與鄭氏曰德成於樂功歌於頌謚由瞽作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註】從大師之政教。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註】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小竹管。絃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鄭司農云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塤六空。管如篪六空。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鼓塤管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以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柷敔也此用之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於堂下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註】應鼙也。應與㯓及朔皆小鼓也。○陳氏曰詩云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有朔

錞音淳

鼙應鼙朔鼙乃所謂㯓也

徹歌。○【註】於有司徹而歌雍。大饗

亦如之。○【疏】大饗諸侯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則歌振鷺也○陳氏樂書曰作樂及其小者所以爲備也○大祭祀大師擊拊鼓㯓亦此意歟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㯓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施應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

大喪與廞。○【註】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㯓。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註】和錞于。○【疏】鼓人云金錞和鼓故知和是錞于也。○馬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錞于振鐸則錞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王氏曰六樂之作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

奠音定繫戶計反注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註】播謂發揚其音。○王氏曰小師教之瞽矇爲之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註】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爲帝。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奠讀爲定。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

夷鼓一名蒼林。

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國語晉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史記注索

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子孫之所由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 ○介甫王氏曰世與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 王氏曰誦詩則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帝繫則以知前世之興衰小史奠世繫則定之而已非誦之也鼓琴瑟者誦詩及世帝繫也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 ○王氏曰琴瑟是至正之音二者皆以警戒也○左傳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

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註】役爲之使。 ○按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見大師。○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二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

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禮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

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閒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又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有鄉人之用雅有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不敢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

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在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貴與馬氏曰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而夾漈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篇所言皆淫奔謔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菴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名則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宴享賓客奉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

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賓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版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譏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尊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

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註】眡瞭播鼗又擊磬。○【疏】眡瞭以扶工也，亦兼使作樂，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至職末皆是也。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疏】東爲生長之方，故曰生；西爲成功之方，故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頌，架家不音，當依字，或音容。○浚儀王氏曰，歌磬編十六枚，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室上，皆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謂之歌磬，即周禮頌磬也。掌大師之縣。○【註】大師當縣則爲之。凡樂事相瞽。○【註】相謂扶工。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註】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

器。○王氏曰，大旅大故而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作也。賓射皆奏其鍾鼓。○【註】鼙棟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王氏曰，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鍾鼓以爲之節奏。鼜愷獻亦如之。○【註】愷獻，獻功愷樂也。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鼜。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註】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

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
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
爲之。○[疏]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者。此典同既云掌六律六同。卽覆云
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明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還是六律六同也。十二辰在陽辰爲律屬天。
在陰辰爲同屬地。此卽大師所云六律左旋六
同布轉。陰陽相合者也。○永嘉陳氏曰。律呂之
慮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知黃帝
氏之慮。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難與制律。知太
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慮。則雖未能制。備
而不害其爲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

竹。制十二之管。吹陽律以候風。吹陰律以擬風
而十二律之濾。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
也。黃帝氏之濾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
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
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
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鍾
定形穴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
合至竊日夜之力以爲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
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爲律書也。
其然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假
及言兵之假。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言陳
武湯伐制解。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
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
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
百姓遂安。老者之人。不至市壘。遊敖嬉戲。如小
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

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
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
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
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
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工律。律有
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
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
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雜說。太師主和聲
故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序。惟太師既合其聲。然後付之典同制
器。故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介甫王氏曰。
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爲十有二聲。此十
有二聲雖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後
鄭章氏曰。按歷律志。量者。籥合升。本之黃鍾之
籥。而五量加之。其慮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
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

也。○按上古用竹。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之陰是也。至後世用銅。凡聲。高聲碮
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
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註]玄
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
裏。○王氏曰。此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則形高。正。謂上下直。正則
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
去放肆。○王氏曰。此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其形下。陂。謂偏侈。陂
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

陂 又其 弦林

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
形微小也。鐳讀爲飛鈷涅鐳之鐳。鐳聲小不成
也。○[疏]児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縱橫辯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飛鉗涅鐳使之不語鍾聲小不成類之。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
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
去疾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
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
○王氏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郎氏曰鍾宮聲五聲之首故舉鍾以槩其餘 凡爲

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
齊量。○[註]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疏]律歷
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假令黃
鍾之管長九寸倍半爲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口
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一長皆以管長約計
之可知故云數度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
也侈弇雖鍾體所容多少則依鍾故舉侈弇見
文而言也○唐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
作樂者禮器失而聲亡多爲之藏以著之故始
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一黍之廣積爲分
寸一黍之多積爲龠合一黍之量積爲銖兩此
造律之本也爲長短多少輕重之藏者於度量
權衡二物亦有時而敝又總其藏著於數使其
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使得律者可以制
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皆亡則推
藏敷而制之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
可作矣○范鎮曰樂者天地之和氣也發和氣
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聖人以有形之
物寫其藏數與尺量權衡也然皆生於律而復
用以定律○王蘇古者因鳳鳴而有律有律而
後能備數備數而後能和聲○又曰黃鍾萬事
根本舜同律度量衡謂使尺量衡一稟於律也
凡和樂亦如之。○[註]和。謂調其故器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十五

明後學棐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註 教，教眡瞭也。磬亦編，
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疏 眡瞭
職云，掌播鼗擊笙磬頌磬，以磬爲樂縣之首，故
特擧此言，其實編鐘亦眡瞭擊之。○汲儀王氏
曰，商頌曰，依我磬聲，石有一定之聲，而衆聲依
焉。故八音之中，石最難調，爲之命夔，八音無所
不備，而擊石拊石，夔特兩言之。○又云，三代之
樂，皆準於磬，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琴瑟笙竽
皆人爲之，高下難齊，故協之以磬。○劉氏曰，宮
縣有特磬十二，鎛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

其方之律也。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爲一虡，而
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而又教視
瞭擊編鐘也。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註 縵，讀爲縵錦
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
其鐘磬。○疏 縵樂，謂雜弄調和。燕樂，即關雎二
南也。○京山郝氏曰，燕樂，謂終燕房中
之樂。燕，安也。以
安賓，與正樂殊。 及祭祀奏縵樂。○王氏曰，祭祀
奏縵樂，則備樂
故也。○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
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
鐘磬樂縣之位，至他放此。凡以齊量數度攷中

聲，順天道而已。蓋編鐘十二，同在一虡爲一堵，
鐘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
小胥之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
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
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離則特，謂
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
可知也。荀卿言縣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
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
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
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
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隋牛弘論後周
鐘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
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
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
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
二變四清言之也。蓋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

書傳，蔽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皆非聖經之
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鎭，發四清用十二律之議，
何其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
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
和樂耶。其皆論也。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
句。故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
鐘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唱和之道也。○
又曰，古之爲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大石哉。尚聲
以盡意而已。鐘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
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爲一股，博一律也，股爲二
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
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
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內，不
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
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鐘之磬，股鼓皆厚二
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

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毋勾氏為之。或謂叔
為之。以明堂位攷之。叔之離磬。則特縣之磬。然
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曲禮
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磬折以三五。則磬
取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爲言勁也。豈因屈
折然耶。○又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鳥危之山
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
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
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
然其制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
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
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耑。而失之太濁。要
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
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為君。八音以磬為
主。故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

居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
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
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
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
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
樂之。故在廟朝闈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
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閭之。長幼莫不和順。
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
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
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
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故昔
王阜爲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
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
石代之。至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
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磬石爲
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

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鐘師。掌金奏。○注 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
鐘及鎛。○疏 凡作樂先擊鐘。故云擊金以爲奏
樂之節。○又云此即鐘師自擊不編之
鐘。鄭云。金謂鐘及鎛者。以
是二者皆不編特縣而已。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
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
夏。○注 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疏
鐘師直擊鐘。不擊鼓。而兼云鼓者。凡作樂先擊
鐘。次擊鼓。欲見鼓鐘先後次第。故兼言之也。鐘
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
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作納。祴讀爲陔鼓
之陔。○疏 漢有陔鼓之法。故樂師先鄭云。若今
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賓醉將
出。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也。是以鄉飲
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或曰
祴。亦正戒
意。故通用。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
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
公出入奏驁夏。○疏 凡夏者。王夏唯天子得奏。
其肆夏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
肆夏。大夫奏肆夏則僭。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
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明不合也。其昭夏已下。諸

俛音號
詩作說

侯亦
用之。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
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
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
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
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

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傹
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
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玄
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
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
以頌不能具。○疏 歌詩尊卑各別。若天子享元
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

臣代也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

也。

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
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己同。五等諸侯自相
享。亦與天子享己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
臣子同。燕之用樂與享同。故燕禮燕臣子。升歌
鹿鳴之等三篇。襄四年。晉侯享穆叔。爲之歌鹿
鳴。云君所以嘉寡君。是燕享同樂也。後鄭不從
子春引叔玉之說。見文王大明緜及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皆舉見在詩篇名。及肆夏繁遏渠。舉
篇中義意。故知義非也。」凡祭祀饗食。奏燕樂。○注 以鐘鼓
奏之。○浚儀王氏曰。儀禮燕禮。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注。周南召南。王
后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昔大王王季。岐山之

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
之教以受命。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
六篇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
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
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
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可以逮下也。春秋
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緜
兩君相見之樂。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
小雅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
三終。間歌合樂三終爲一備。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
樂。○注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玄謂作縵樂擊鼙
以和之。○疏 鼙。小鼓。謂磬師作縵
樂。則鐘師擊鼙以和之。

歛呂驗反　槩春牛反　篴音孔

笙師掌教歛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注】教教眡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通攷曰世本云隨作笙禮記曰女媧之笙簧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律中太蔟立春之音也五經析疑曰笙者濾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之制焉○又曰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篪七孔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髤畫○【疏】髤赤多黑少之色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注】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大旅則陳之○【疏】

陳於餼處而已不涖其縣○【疏】涖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涖廞樂器注云涖笙師鎛師之屬是也○郝氏曰衆樂獨以笙名官與東方生物以始之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也○【疏】鎛師不自擊鎛使眡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鼓人職云以晉鼓鼓金奏金奏謂奏金金即鐘鎛」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鼜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疏】鼓人職云鼖鼓鼓軍事○雜說軍已發行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師行軍而京師戒嚴者本此○郎氏曰在師以鼓警衆則一夜三擊守國以鼓戒嚴亦如在師也註守鼜甚明」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陳氏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鎛則鎛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趣爾○又曰莫非鐘也大者謂之鏞以名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賁鼓維鏞鏞鼓有斁是已不若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得鐘長三寸中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以爲觀歟儀禮大射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鏞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鎛皆

韎讀如韎韐之韎

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盖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鎛。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鍾。則鎛小鍾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晉之寶。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則韋昭杜預皆以鎛爲小鍾。然言歌鍾及其鎛則鍾大鎛小可知。鍾師掌金奏。大鍾也。鎛師掌金奏。小鍾也。許愼曰。鎛。鎛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鎛如鍾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鍾之鏞。亦名爲鎛。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攷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鍾小。自周公制禮。鍾大而鎛小。雖有改制之名。無變大小之實也。秦漢以來。鍾鎛之制。小者或數十。大者或容千石。皆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鍾而設鎛。附疑無射之鎛舞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辟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鎛鍾有三調六曲。更詔

依鈞擊之。與編鍾相應。要知失細大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黃鍾之鍾。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爲度。國語曰。度律均鍾。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〇〔疏〕東夷之樂曰韎。凡舞夷樂者皆門外爲之。〇公羊注。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〇王氏曰。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韎亦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師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〇劉氏曰。祭祀大饗皆用之者。四夷之來王也。〇方氏曰。中天下而立。莘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以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韎師及旄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東爲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爲大焉。周官專以韎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爲尤遠。詩以雅以南。記言鼓南者以此。〇陳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所以均中國。不制禮者。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記曰。納蠻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四夷樂。孔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請有司却之。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〇仲

輿鄭氏曰。韎韐。戎服。詩云。韎韐有奭。皮衣色赤。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居西土。東夷最遠。故舞東夷之樂。昭王化之四達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〇〔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〇〔疏〕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〇劉氏曰。四方以舞仕於伶官者。屬之旄人。〇鄭氏曰。謂四夷善舞來仕爲樂工者。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歗籥。○【註】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彼對春夏學干戈。陽時學之濃陽動。秋冬學羽籥。陰時學之濃陰靜。○易氏曰。文舞羽籥。則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然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亦教干戈。○陳氏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歗籥。籥章掌擊土鼓豳籥。又笙師掌教籥。明堂位曰。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也。名之曰籥。以黍籥之聲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註】鼓之者。恒爲之節。賓客

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所廞亦唯羽籥而已。○陳氏樂書曰。易曰。震爲萑葦。爲蒼莨竹。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古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

籥章掌土鼓豳籥。○【註】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疏】豳籥謂籥中吹豳詩。破先鄭豳國之地竹。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爲鼓。引明堂位。彼于春用瓦之論也。中

春晝擊土鼓歗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註】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疏】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等。是寒暑之事。○介甫王氏曰。中春晝。書所謂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中秋夜。書所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凡國祈年於田祖。歗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註】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於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疏】先王之業以農爲本。是男女之正。故名雅也。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田夫也。○鄭氏曰。田畯。古司嗇也。不曰樂田祖。尊不敢斥言。

國祭蜡則歗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註】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

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謂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孔穎達詩疏曰。鄭氏詩箋云七月二章。是謂豳風。六章是謂豳雅。卒章是謂豳頌。自始至終。別爲三體。○臨川王氏曰。王業之起本於豳。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籥。逆暑迎寒。新年皆本

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劉氏曰。此三事皆奏豳詩。或用其風。重民時也。或用其雅。尊先嗇也。或用其頌。報成功也。○陳氏樂書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者。以其迎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龡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傾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愚按風雅頌三詩。詩之人分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嚴而不可混若此。乃以七月一章。分之爲風爲雅爲頌。何不倫也。今考於雅。若生民諸篇皆陳后稷樹藝之功。頌則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皆美其勤勞民事。樂占田業。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則籥章所歌以祈年祭蜡者。不皆此類也。其皆言豳者。蓋周之王業。皆起於豳

至成王周公。所以詠歌先王。寫之管絃。奏之清廟。無出於追崇先世。篤念民依一脈。以爲子孫爲世纘程。故總樂之以豳耳。鄭氏之說。曷足信乎。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註**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疏** 孝經緯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是也。○劉氏曰。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者。示四夷之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王道之廣大也。○陳氏樂書曰。周官韎師掌教韎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燕享用

焉。然則胡部之樂。雖先王所不廢。其用之未嘗不降於中國雅部之後也。故韎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歟。後世以龜茲爲頭管。進之雅部之前。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臣嘗觀漢明帝時。北單于來請音樂。詔報曰。前單于言先帝時賜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屬武節。以攻戰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不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也。然則匈奴亦通用中國樂矣。用華音變胡俗。可也。以胡音亂華。如之何而可。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註** 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 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

器。○【註】設筍虡眂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杜子春云，橫者爲筍，從者爲鐻。○鐻音距。舊本作此字。今或作虡。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司干。掌舞器。○【註】舞器，羽籥之屬。○【疏】文武二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註】受取藏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王氏曰：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干教之。○劉氏曰：國子未成童之時，所學小舞，則此干戈當須輕小，其

制。便於國子秉執周旋。故列在樂器之中。而屬於大司樂也。文王世子所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則是舞勺舞象時所用之器，司兵之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授舞者兵亦如之。則國子成人者學六舞，當受於夏官矣。○浚儀王氏曰：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註】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灋可用者有二，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

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璺許覲反，又音問，依字作璺。璺，王之坼也。龜兆文似之。○【疏】大卜所掌，先三兆，次三易，後三夢者，筮短龜長，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爲次，近師皆以玉兆爲夏，瓦兆爲殷。○潛谿鄧氏曰：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以卜名，重卜也。玉兆，文如玉膚，屬陽；瓦兆，縣裂如瓦解，屬陰；原兆，坼裂如原田，陰陽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註】頌謂繇也。三灋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克也。○【疏】體者，謂龜之金

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皆百有二十者，三代皆同，若經卦皆八然也。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四者各不同。鄭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其廣狹之支分小璺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王氏曰：經，常也。經兆之體，則龜常兆之體也。○浚儀王氏曰：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成季卜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按蔡氏尚書注云：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象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

國其兆為金兆者交錯揖勝其兆為上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註】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疏】連山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也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按襄九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為占之事○又云必以三者為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子為天正林鍾為地統未之衝丑為地

正太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也近師皆以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士冠禮筮人執策注有司士三易者○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夏殷周卜筮各異三灋並卜從二人之言三代異灋三灋並卜灋有一人故三人也○程迥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灋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以不變者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乞則可之八是也山歸藏以變者占○子華子曰於一六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通志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朱震曰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坤初艮初兌初坎初離初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為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益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耒耨之利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為神農重卦其說源於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說卦別象次序皆初卦也連山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冬此顓帝之曆所以首十月也無闔則無闢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又曰伏羲畫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歸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艮震巽離坤兌乾坎連山之序也而易兼用之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註】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疏】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註】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為奇偉之奇玄謂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仲輿郝氏曰致夢因思慮見聞役者角一仰一俯曰觭

煇音運

觭夢反覆異常者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感通升陟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注]運當爲煇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劉氏曰王者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夢則日爲之煇是以與日同占焉。○浚儀王氏曰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不當改運爲煇。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

曰瘳。○[注]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疏]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兼言蓍也凡命龜辭大夫已上有三命筮辭有二士命龜辭二筮辭一按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此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也。○王氏曰古者作事不擇一已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焉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臨川王氏曰征謂討伐及行役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

下文大祭祀則眂高命龜此兼言不可易

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劉氏曰謀大疑之得失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疏]此增成先鄭義左氏傳鄭良霄云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是征亦得爲巡守之事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疏]予人物授之情義可知不須卜與人共事得失不可知故須卜也。○王氏曰謂兩相交際若取女仕君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明齋王氏曰果古課字。祭莫重於課謂祭祀之日與牲儀禮卜祭春秋之收卜牛也至謂有所往若巡行巡守文王之卜田也舊謂人之至與不至此小事何用卜乎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注]鄭司農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救其政。○[疏]按昭七年

左傳云衛靈公之立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又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曰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王氏曰蓋吉凶之變雖自乎天而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而爲福矣古有以人君之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者孰謂救政之不可爲歟○雜說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使人君循爲修省而轉移之其爲國家之利大矣」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註】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二十六年【疏】據昭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卜大封謂

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王氏曰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故爲事之大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王氏曰貞質正之意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大祭祀則眡高命龜○【註】命

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凡小事涖卜○【註】代宗伯也○【疏】大事卜小事筮此云小事謂大事中差小者非謂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涖卜則其餘仍有陳龜已下則陳龜貞龜命龜眡高皆卜師爲之其作龜則卜人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註】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不親命龜輕於大祭祀也○鄭氏曰遷國與師亦大事貞龜亦大貞也」凡旅陳龜○【註】陳龜於饌處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

也○介甫王氏曰陳龜陳而不作與陳樂器同」凡喪事命龜○【註】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眡高其他以差降焉○【疏】大祭祀大卜非直命龜兼眡高此喪禮亦命龜與大祭祀同但不眡高即輕於大祭祀也但以喪事爲終故文退在凡旅下也○明齋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閾外閾西南北面其叙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次正之於閾外席上此之貞龜也次眡高而命之事然後眡高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將陳貞命作五節之叙立君宗社安危所繫封國社稷萬民所永賴大卜眡高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玉帛以詔號而

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太宰。涖之者王也。大祭祀。鬼神格與不格所繫。喪事。先人永藏之地。人子莫大之事。眡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涖之者大宰。大宰職帥執事而卜日是也。大遷。因不吉而求其永安。大師。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寇。大司馬也。凡旅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涖卜。則大卜但臨視之。陳貞命作。皆卜師已下自爲之也。此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序如此。然以小司寇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與立君一類。此在喪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卜瀍。成王之卜天變。皆身親爲之。豈必於有司執其事乎。是又不可一一拘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註】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浚儀王氏曰。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處。

凡卜事眡高。○【註】眡。涖卜也。○【疏】謂大卜不眡高者。皆卜師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註】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劉氏曰。兆體旁璺。爲兆微而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矣。書曰。惟洛食。

從前例 名開兆 而地龜 爲是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註】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疏】按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後弇諸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庳。右倪不若。行頭右庳。辭。謂命龜之辭。威儀。謂若士喪禮卜日在廟外。涖卜在門東西面。龜在闑外席上。西首。執事者門西東面。行立。皆是威儀之事。○仲與鄭氏曰。甲有直衷一道。分左右陰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尖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以功。象夏。次三曰義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大以曰弓兆。形曲向外曰弓。象冬居終也。方爲始元也。功則通亨也。義前後適平。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四德。首曰上。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辨。則四兆可知。命龜者。主人也。鄭據爾雅以上下左右爲辨生龜。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兆。辨生龜。龜人事也。則開龜亦非開兆書可知。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

果餘火反主贏同靁力育反又如字

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疏】左倪靁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即靁也，以其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睨然。右倪若者，爾雅云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亦在陰左。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

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為贏。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成曰：存生氣也。○王氏曰：六龜分其體色，藏於龜宅，隨所宜而用之，天子備物也。上春釁龜，祭祀先卜。○【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疏】

按大宗伯天稱禋祀，地稱血祭，今此先卜是人，應曰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王氏曰：耕則祭先農，馬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不忘本也。況卜以吉凶前民用，安可忘之？天神地明而不測，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天地之道也。○明齋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而枯朽，釁以血，以生氣續之也。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注】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

上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疏】旅謂所禱天地及山川，喪謂卜葬宅。

菙時銳反燋哉約反又音爵 俊音祚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燋，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疏】子春讀燋為薪樵之樵，後鄭不從，依音為雀，取莊子爝火之義，焚焚然也。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玄謂焌讀如戈鐏

焌音俊又存悶反鐏在困反

林拔生反

衆有箴

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旣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按杜子春謂契爲開龜之鑿從刀然詳下文燋契則契實華耳燋契楚焞之鋭頭柱於燋上吹之使然以授卜師役之爲卜師共揚火致墨等役。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註】占人亦占簭，言掌占龜者，簭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簭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簭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疏】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八頌之八事即大卜邦事作龜之八命也八故亦八事也○王氏曰筮有八故八筮則八故之筮龜有八命八頌則八命之頌八卦則八筮之卦由此推之則占人雖以占龜爲主亦合筮而占焉兩眂其從違以斷吉凶也○仲與鄭氏曰八頌即八命之頌八故即八事之故古者先筮後卜卜筮者卜其所筮○明齋王氏曰占人之占龜以八筮占龜之八頌必先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因兩眂其從違以斷吉凶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註】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

依舊脱衍 坼似缺せ 一刑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王氏曰卜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故王肅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據事序先後言之而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卑之序也○臨川王氏曰體色墨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簭則簭亦占體故也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簭占體可見矣○明齋王氏曰坼裂兆璺卜人精其事開兆璺不俟徵於象而仰知吉凶故止占坼。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註】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簭，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疏】簭亦有命辭及封不言者舉龜重者而略筮○明齋王氏曰按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是繫幣非特以稽占人之能蓋以其中者藏之金縢匱中又以爲他日決疑之攷驗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註】此九巫讀皆當爲簭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疏】遷都謂公卿大夫之都邑鄭答趙商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參謂參乘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注致師引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筮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王氏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則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筮有九則所筮之事不一○仲與郝氏曰咸皆也謂衆是衆非式試同用也謂用人如堯試舜之類易交易如鄭以防易許之執比覩也逆女求昏之類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註】當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疏】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

周禮春官 卷十五 簭人 亢

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其于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上春相簭○【註】相謂更選擇其蓍也蓍龜歲易者與○介甫王氏曰筮亦有美惡如龜矣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註】其歲時今歲四時也○王氏曰其歲時天地之會其夢之歲時也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疏】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旋於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春秋緯云生者休王所

周禮春官 卷十五 簭人 占夢 辛

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金春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義可知○臨川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占夢之所以設也○王氏曰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於天地賦形於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爲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於吉凶者固無所逃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註】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

倮魯火反　郢以井反　適直歷反一本作謫　噩五各反　覺古孝反　解蟹寤五故介甫

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
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
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一曰正
夢，○【註】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註】杜
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
夢，○【註】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註】覺

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註】喜悅而夢。六曰懼
夢。○【註】恐懼而夢。○介甫王氏曰：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鄭氏曰：正夢
若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若文王疾，武王
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如孔子夢周公是也。喜
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寤夢若狐突
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懼夢若光
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郝氏曰：寤夢若
今人之魘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疏】聘
問也。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廻於天，數將
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

舍音釋　難乃多反

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疏】無羊，美宣王，詩也。衆維魚矣，豐年之
祥。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註】杜子春讀萌
為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玄謂舍
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
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劉氏曰：
聘王夢，謂季冬天道終而復始，必有禨祥預兆
於夢。吉則獻其說，王拜受之，貫天命也。不吉則
舍萌於四方。萌，兆也。謂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
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

復放也。遂令始難歐疫。○【註】令，令方相氏也。月令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
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
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疏】季春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
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惟天子
諸侯有國者令難。九門，謂路門及應門、庫、皋、國、
近郊、遠郊、關。張磔牲體，攘去惡氣也。仲秋月宿
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此月難陽氣，故惟
天子得難。季冬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
氣，為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故難之。大難，自
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明齊王氏曰：洪範，王
及卿士庶民，一有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於

鑴許規反又思 隮反 氐丁禮反 瞢亡鄧反 闇 今反 郝許急反

人則用作內。則龜筮重於人也。龜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吉。是龜又重於筮也。此左傳所以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也歟。卜筮有象數可知者。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默交於幽冥恍惚之間。尤吉凶先見之神巧。而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而克商。宣王以夢熊羆蛇虺。而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知道之衰。蓋與稽疑爲一類。而前夫民用者。故大卜一官。秩爲下大夫。而筮人占夢爲其屬也。

祲音浸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注】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易氏曰。日以光爲主。是

謂太陽陰邪侵之則爲祲。○王氏曰。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應。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注】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疏】赤雲爲陽。黑雲爲陰。如春秋傳云。赤黑之祲。在日旁是也。象者。如赤烏也。○【疏】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是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劉氏曰。日食旣。晝闇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白虹彌天也。叙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郝氏曰。叙。次也。無日至其時則煇。如定叙不爽也。隮者。升氣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疏】鑴是錐類。故爲雲氣刺日。監。冠珥也。○【疏】謂有雲氣在日旁如冠耳。耳即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於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出地則爲晝。照物則爲生。陰邪之氣。或侵於晝。日光所灼。莫不消除也。今日旁有陰邪之氣干犯之。而不能消除者。陽剛之德衰。而陰邪熾盛。遂成十者之異。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無剛健之德。以勝陰。故譴見於天。以示警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於王以修救焉。○明齋王氏曰。祲者。邪氣干正之名。而十煇之灋。專指夫日者。以其爲太陽之精。人君之象

故經天者。以日爲主。而眡祲者。以日爲要。今以日而有此十煇。皆以人君德虧。陰小得以干之。因而譴見於天。故十煇多主於災。唯曰叙曰象曰想。猶有吉凶之雜。

掌安宅叙降。○【注】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叙其凶禍所下。謂攘移之。○愚按叙降。或謂君移災於卿大夫。以至庶人。則非王之用心。昔宋景公之事。叙降者。謂眡祲既得端倪。則明叙其所降之凶。或在於何方。受於何地。發於何年。則可以因事而備。或修德以行。盡人事以回天心。而凶災可弭。大卜所謂詔救政。保章氏所謂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是也。

正

歲則行事。○【注】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

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王氏曰、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敘降。自正歲而始。歲終。則弊其事。○【注】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愚按弊事非計眡祲之中否也。蓋攷覈災祥以稽召譴之多少。與其淺深。并驗其挽回補救之力大小遲速耳。聖王於天人之際。唯日兢兢焉反躬自責而已矣。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注】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

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辠疾也。○六祝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疏】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祝之辭。文心雕龍曰、周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王氏曰、王者中心陳信於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薦信於鬼神示。然後可以求福祈求永貞。○劉氏曰、順祝祈四時叶順。年祝祈大有年也。瑞祝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也。筴祝。祈龜筮不違乎人。大同而逢吉。若金縢冊祝也。○明齋王氏曰、順若臣忠子孝。永錫祚胤。從以孫子。又如禮運所謂天下之肥。是爲大順也。年。祈之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也。吉。祈之介爾昭明。令終有俶。壽考百福也。化。小祝之弭災兵。遠辠疾也。瑞。小祝之逆時雨。寧風旱。又祀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也。筴。祈蓍龜之吉凶不忒而嫌疑猶豫。得有考定也。六者不過求天心之承正。使善者降福無疆而已。○鄭氏曰、化祝。祝化廣被也。○劉氏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以解六辭。非其義也。大祝者。所祝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所以祈福祥於國家。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注】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疏】按五行傳云六沴作見。云貌之

不恭。唯金沴木。視之不明。唯水沴火。言之不從。唯火沴金。聽之不聰。唯土沴水。思之不容。唯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木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言癘。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玄謂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疏】[illegible]除去之義按[illegible]亦災變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劉氏曰、彼六祝者。因祭享祀而祝之。此六祈。特爲一事祭而祈之。○王氏曰

夫鬼神示之於人，幽明興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示，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示而已。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也。造，即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以詞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浚儀王氏曰：帝王盛時，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絶地天通，毋相親瀆。所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周治日文，明攻嘉義，罔不畢舉，雖文史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皆精爽不貳之民，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辭，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禮，不寧唯是。下逮鄉遂，亦各制爲之，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鄙乎禜之，而涖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於鄉族乎酺之，而涖以師長。至於恍惚交神塞明，則圖象類也，表虞位也，別文主也，辨名物也。蓋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帝王所以爲斯民立命之心也。○按祠，若伊尹祠於先王是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嗣王祇見厥祖。注：祠者，告祭於廟也。命，命神之昇者，如命龜命筮，循令諭祭之辭。諾，諾神之導者，如敢昭告於皇王后帝之類。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質諸明神，以期無負盟約也。禱，如子路請禱、鐵之戰衛太子禱於文王、康叔，反覆懇求之意。誄，敘述功德以告於神明，疾病曰誄，述其善而求免禍也；大喪遣之曰讀誄，述其善以諡之。愚按康成之註，六辭皆主爲生人作辭，而鄭司農則雜出乎其間，專謂本文云通上下親疏遠近，道舍鬼神示而爲之生人，不知上下親疏遠近於鬼神示何不可通。莆陽鄭氏曰：上下謂天地，親疏遠近謂廟祧、容外神，其言其王誥命、禱人，亦難自之。然王者之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似非大祝專職，則六辭主事鬼神示爲當。故鄭氏之說，創其尤不合者，餘兩存之，而雜綴後儒之說於後，以備攷。」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

衍音延 炮百交 反擩而 豕反又 而劣反 繚音了 共音恭

號六曰幣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

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

授九祭也 擩肝肺祭

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擩於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疏】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炮當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

也包猶兼也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間是也。○【疏】白謂稻黑謂黍。○或曰衍作餐祭黍稷也炮祭燔炙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旣擩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劉氏中義曰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灋是以大祝掌之凡賓主行食禮則兼用焉天子

而上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生人祭食之禮彼鄭不從以爲皆上人祭食之法劉氏則謂大祝事神不當生祭食皆宗廟大享皇尸祭食之法祭食謂祥食祭先遣食者

祭禮不存。今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徧擩於三豆，祭於豆間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於豆間，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炮祭，謂大賓羞羊膟，尸擩鹽而祭也。周祭，謂賓尸依殺祭之也。振祭，謂凡牢幹魚腊骼肩，皆擩之振之，擩祭弗莫是也。擩祭，謂凡取菹以擩於醢而祭也。絕祭，謂封肺以絕其本而祭也。繚祭，謂封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絕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絕，故鄉飲酒稱弗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辨九攑。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攑，六曰凶攑，七曰奇攑，八曰褎攑，九曰

攑音拜下同稽音啓褎音報

肅攑，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此二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一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人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空首拜者，君答臣下之拜，然君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各爲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是也。○陳氏曰：春秋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吉攑，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已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疏】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沒爲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爲齊衰不杖已下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王氏曰：檀弓云：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此吉拜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此凶拜也。盡常拜皆拜手，唯喪禮則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於野，故必兼之以拜手。齊衰而下，先拜手而後

稽顙，不全乎凶，故云吉拜。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拜，故云凶拜。二者皆喪禮。奇拜，謂一拜也。○【疏】謂君答臣下，按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君答一拜。褎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褎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撎入門之處，推手曰揖，引手曰撎。郤至見楚子之使，免胄承命，不敢拜，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處。○黃閣呂氏曰：禮記肅容，謂俯手以揖也。○浚儀王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拜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

○仲與郝氏曰肅拜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答卑幼之禮猶今婦人立拜也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疏]按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禮之尤殺者也○王氏曰九拜通於吉凶軍賓嘉此專以祭祀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事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註]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疏]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潔者明主人圭潔之德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為祈杜子春云祈當為祇○王氏曰祭示祭地祇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註]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當亦讀為侑○[疏]凡祭祀之禮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廟門外薦血後乃有爓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王氏曰隋若守祧所謂釁其隋逆牲則二祧之後王出廟門而逆牲逆尸則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逆尸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鐘鼓為節大祝令之侑謂尸食而侑之○按牲入尸入鍾鼓奏昭夏肆夏亦如之亦令鐘鼓也○王氏曰記曰廟門之外全於臣全於子廟門之內全於君全於父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逆尸皆小祝主之

來瞽令皋舞○[註]皋讀為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相尸禮○[註]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既祭令徹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註]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渳尸以鬯浴尸○[疏]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註]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災眚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疏]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廟練謂十二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事皆大祝掌之祔按喪服小記以孫祔於祖以其昭穆同先王即祖也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前伯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進迎接神也稷官名謂兼辨護者共時用相禮儀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註]大故兵寇

也。天菑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
所禱。旣則祠之以報焉。○【疏】始爲曰禱。得求曰祠。大師宜於
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
軍歸獻於社。則前祝。○【註】鄭司農說。設軍社。以
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
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
之。○【疏】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曰大師。軍將出。宜祭於社。卽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造於祖

周禮 春官 卷十五 大祝 墨

者。出必造。卽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於祖。皆載於齊車。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軍將
出。類祭上帝。告天以行。有事於四望。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軍歸獻功於社。大祝先告王
使臨也。○王氏曰。按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所謂宜於社。司
馬融曰。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所
謂造於祖也。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所謂設軍社
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帝也。大會同。造於廟。宜於
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註】用事亦
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

之禮。是謂過大山川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
幣。反亦如之。○【疏】反行舍奠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禮。非
時而祭曰奠。○又云。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
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經云大山川。當容中小。○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
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建邦國先告后土。用
牲幣。禁督逆祀命者。○【註】督正也。正王之所命
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疏】不使上僭下逼。謂之禮逆
祀者告於上。治之不得自施刑罰也。頒祭號於邦國都鄙。○【註】祭

周禮 春官 卷十五 大祝 小祝 冥

號。六號。○【疏】六號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鄭據上成文而言也。魯與二王後得
祭所感帝。兼有神號。○劉氏曰。逆祀命。謂不稟天子之命。而僭干祀典者。頒號。謂彼得祭者。則
頒其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
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註】侯
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
風旱之屬。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疏】掌小祭祀者。卽
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

福祥已下爲目。所福祥已下三者。皆是儀。寧風
旱已下三者。皆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
○劉氏曰。非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當祭
祀之者。皆小祝所掌也。彌烖兵亦有祭。爲以見
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也。畢疾。天降罪罰。札瘥
其民。爲政者之所恐懼也。故設祭禳以遠之。大
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註 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
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疏 贊奠者。大祝酌酒
奠於鉶南。則郊特牲云
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王氏曰
大祭。爲太宰贊王逆牲。故此則逆齍盛。王不迎尸
故此送逆尸。沃盥者。尸尊不就洗。特牲少
牢禮。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也。凡事

佐大祝。大喪贊渳。○註 渳謂浴尸。設熬置銘。○
註 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曰。爲銘
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
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於
西階上。重木置於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
盛以二鬲。縣於重。冪用葦席。取銘置於重。杜子
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
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

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疏 其物。謂生時旌旗。士
喪禮注。王則大常。諸侯則建旂。孤卿建旜。大夫
士建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者。亡無也。謂生時無
旌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則用緇赬。赬亦色緇
也。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以
尺易仞。故曰三尺也。始死卽作銘。倚於重。殯訖
置於西階上屋宇下。重。謂始死作重。葬後乃有
主。則重亦木主之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死
作重。葬後作木主。乃綴連重之屬懸於祖廟。大
祈還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故曰殷主綴重
焉。周人亦始死作重。至葬朝廟。重先[illegible]從入廟
廟。朝廟訖。明日將葬。重先出。倚於道左。葬
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曰周主徹重焉。玄謂

熬者。棺旣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
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
加魚腊焉。○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註 杜
子春云。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
玄謂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
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
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
送道之奠。謂將葬於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
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

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出入亦告而祀之 大師掌釁祈號祝○注

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王氏曰祈禱祭禱於始為兵釁遣 有寇戎之

事則保郊祀於社○注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

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玄謂保祀互文郊社

皆守而祀之彌烖兵○王氏曰保郊保神遠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所事

保祀之而已保宛所以防患祀禍所以弭兵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

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疏林澤四方百物為外小祭祀內則宮中七

祀等小喪紀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王

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玄謂勸猶倡帥前引

者防謂執披備傾戲 及辟令啟○注鄭司農云

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

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

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疏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楙菆

塗其棺及葬除菆塗椁所謂辟也天子諸侯殯用輴也天子畫龍於轅先置龍輴於西階之上

又置四重棺於龍輴之上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累然於棺旁乃於棺攢其四面與

柩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乃畢塗之如四面霤屋故云菆塗龍輴以椁加

斧於椁上畢塗天子之禮也加斧於椁上者按檀弓云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布幕諸侯法縿幕天

子禮剌以繡文 及朝御匶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

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

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

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

朝而遂葬玄謂乃奠朝廟奠○疏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

朝廟而殯之周人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遂出葬於墓 及祖飾棺乃

載遂御○注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

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

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

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

遂御之玄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為行始飾

棺設披池紐之屬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

度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注喪祝二人相與更

翣所留以亦作翣

鴟鴇亦首例記作刻

也。○或曰，及葬，朝廟出行，就葬也，以路遙，故相更代。」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疏】云四翣之屬者，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不以君禮葬之。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今用四翣，是不成君禮也。檀弓曰，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牆謂帷荒與柩爲鄣，若牆然，故謂之牆。言置翣者，翣在道柩車傍，人執之。」小喪亦如之。○【疏】謂后世子以下之喪亦如之。勸防等六節也。」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疏】士虞禮始虞祝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哭祝詞亦稱成事也。祭以吉爲成。○或曰，虞、祔、練、祥、禫，皆稱喪祭。」王弔則與巫前。○【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疏】桃鬼所惡，茢萑苕，所以埽不祥。按傳襄公朝於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襚衣者，臣

賤之事，欲使公行臣禮。親卽襚也。」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疏】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如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爲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奄其上，卽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離說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寶和棄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焉。如詩之有客白馬，內祭於廟，皆是警戒修省之意。」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王

氏曰，斂材喪時事，飾棺葬時事，舉此以例其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云，貉兵祭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王氏曰，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胄弓矢於神坐之側，置詞於社坐之後，此師祭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注】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疏】非時而祭曰奠。○王氏曰，有牲而無尸，所謂造

於祖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〇【注】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〇【疏】獵山，山虞植旗，獵澤，澤虞植旌，是所表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〇【疏】羣神之兆，皆在四郊，還國過羣兆，遂薦之。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〇【疏】按王制，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爲豆實，供祭祀。

重者而言。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〇劉氏曰：禱牲禱馬者，又曰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是之謂乎。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〇【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〇【注】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〇【疏】人多無信，故爲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〇劉氏曰：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負於神也。故叙國之信以詛之於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俾明神降禍於渝者，則天下莫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焉。〇愚按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作灋通乎後世，以爲防。苟其德未足以孫乎不言之信，則援神明以佐其不逮，以杜天下誕詐之風。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所不廢也。鄭氏曰：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明乎文王之德致之矣。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〇【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〇【疏】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謂古上公句龍、稷、棄之等，是天子祀五帝，諸侯祀上公也。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〇【注】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

匰音丹 蒩子都反

以待命也。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注 杜子春云，匰，器名。主，謂木主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

疏解縮字甚醫委悉亦縮酒之縮耳。

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疏 士虞禮，設席於奥，禮神東面，右几。縮，縱也。據神東面爲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見蒩是藉祭之物。○王氏曰，匰，承主器也。○鄭氏以布寘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褻也。凡祭事守瘞。○注 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 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旣斂，就巫下禓，其遺禮。○疏 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氣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楊氏曰，愚按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所敎於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

禮司巫帥巫而舞雩。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他祭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注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專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造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注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注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奏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請二帝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旣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

衍音延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注 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男巫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之九歌也。○或曰，茅，旄通。旄舞之以招神也。冬堂贈，無方無算。○注 玄謂

暵呼旱反

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〇劉氏曰冬者歲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也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云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〇注 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〇劉氏曰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而去禍祟則疾病可得而除矣。」王弔則與祝前。〇注 巫祝前王也。〇王氏曰與祝前與喪祝也。〇介甫王氏曰弔用巫祝臨死者故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〇注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〇劉氏曰祓除邪氣又薰香草沐浴以釁浴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爲之。」旱暵則舞雩。〇注 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〇補 此謂五月已後修雩明齋王氏曰按古者雩於北郊禜於南郊漢制雩衣皁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陰門閉諸陽門求晴反是皆非道也。」若

王后弔則與祝前。〇注 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〇注 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〇疏 謂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〇愚按男巫女巫疑周禮者所首斥也然觀射父之對楚昭則巫祝之重其來已久又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而又能齊肅中正智聖明聰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意誠得齊肅中正智聖明聰之人使之和同天人之際猶不足重歟周公所謂巫者如此故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亦猶天官九嬪世婦不立員名有其人則備無則闕焉之謂也學者但見後世巫覡之陋因疑聖人之制作如是則周禮之可疑者蓋多矣古者司徒以三物教士書其賢能貢與於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司馬以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灋教民於四時一旦有事則張皇六軍立旬之內徵兵立應先王取士養兵隆重精密如此今則何如其上下欺罔苟且文具之習視之司巫或甚焉然以後世取士養兵之陋而同疑司徒之三物司馬之振旅茇舍治兵大閱其乎哉。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五 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六

明後學莱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註】典、則亦灋也。逆，迎也。六典、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疏】日官日御，典曆數者也。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羲和掌曆數。帝王異世，設官不同。周雖以下大夫爲之，然建邦之六典，猶處六卿之職。」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註】謂邦國官府都鄙以灋爭訟來正之者。○子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而邦國官府都鄙有疑者，則使之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夫天子制法，臣下守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辨而不信，事理爰舍，是奮其機智，將至於亂法矣。然則攷其辨法，所以伸其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奸辨之源也。○莊渠魏氏曰：建邦之六典，與夫八法、八則，大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大史復

掌之者，蓋經世大法，大宰執而行之。至其爲書，以成一代制作，大史執而藏之，故大宰者，道揆所出也；大史者，禮法所宗也。且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史官據事實銖，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也。典法一定，永爲遵守，其破法不信者，與守法者爭是非，則攷正於大史，刑其不信者，以正矯誣之罪焉。」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灋於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王氏曰：六官二官衍文。」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註】謂抵冒盟誓者。辟灋者，

攷按讀其然否。○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於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攷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令，又從而亂之，則信信而奸僞滋起，啓其書而正之，不信則奸僞可知。刑之所取也。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殺，亦以約其罪之輕重也。○某氏曰：約劑亂，謂違約抵飾及踰期寢闕之類。辟，開也。開其所藏之法以攷，則不信者罪無所逃矣。」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正歲年者謂造曆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曆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匝此即是中數曰歲。○淩儀王氏曰晉志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敘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文曆數之源存於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成黃帝紀三綱而閏書爰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洎於少昊則鳳鳥司曆顓帝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又曰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曆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明齋王氏曰序事者若書云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較矣又頒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廟而行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

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疏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大祖即祖廟也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之政令所從言之異耳○淩儀王氏曰稗側曰聖人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命擧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而決其煩疑○又曰唐會要閻丘濬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玉藻云聽朔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布政于寶上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而鄭玄註云告其時帝及神配以文武此誤也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又曰張齊賢議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左氏以為侯不告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按禮論王珉范甯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出靈恩義宗載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告帝布配以祖考○又曰宋志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紀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乎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以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仲尼於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

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疏】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每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之左右个。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明堂以下皆然。○劉氏曰。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朔聽政於其堂。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次。故居其月門之左扉。○王氏曰。先王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一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日月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王者體天而立道。於四時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其

居固有常矣。至閏而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之變。而往來不窮之通也。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然則王之居門也。豈一朝一夕而已哉。凡以應天而已。則不可以不終月。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所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註】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疏】占人云。史占墨。**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註】協。合也。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故也。○王氏曰。祭事則緐矣。其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以史主書故也。○愚按祭祀之祭禮備

人衆。苟特泣趨蹌。微有差忒。則恐恫之惕。貽之國家。故聖人尤慎焉。協者。謂一堂之上。周旋進退。先後疾徐。衆耳一耳。衆目一目。衆手一手。衆志一志。而王乃可以中心無爲。致六精明。對越之誠矣。此先王所以祭則受福也歟。**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註】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或曰。尊卑昭穆。存乎書冊。故執而序之。**大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註】謂抵冒其職事。○【疏】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故與人攷焉。抵冒執事者。誅之。此謂與祭之人也。**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註】亦先習錄之也。**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註】將。送也。詔。告王

以禮事。○【疏】朝覲之時。則有三享之禮。幣。謂璧帛之等。**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註】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王氏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明齋王氏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俱衆用以行止者。**大遷國。抱灋以前。**○【註】灋。司

空營國之瀍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王氏曰。大史守國典法。抱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爲立國之基也。大喪。執瀍以涖勸防。○【註】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註】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記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註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

後則稱謚。凡喪事攷焉。○【註】爲有得失。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疏】鄭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謚。使

【註】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名者。君曰。昔者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明齋王氏曰。既謚而必讀於柩者。一則謂死者有知。亦無後言。質諸鬼神而無憾。一則謂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善者以勸。惡者以戒。使夫人之知懼也。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註】舍

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玄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疏】皮豎中者。謂燕射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爲中。於郊謂大學之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大夫士各一中。○集說王氏曰。中形爲閭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也。執其禮事。以禮書皆掌於大史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

之忌諱。○【註】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大史氏。○疏王氏曰。孔安國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玄謂王有事。所祭於其廟。○王氏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明齋王氏曰。葉氏曰。王有大史讀誄。奉諱惡。小史

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蓋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亦如地官誦訓之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則出於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耶愚謂以古爲鑒可明得失人君行事倘有不法以古者敗亡之事言之自知所警戒葉說良是若所謂諱者記稱周人以諱事神孟子亦有諱名之說鄭說亦通但不當如後人之拘耳小史辨昭穆者以其詳於世繫詔忌諱者以其熟於典故也 大

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註 讀禮灋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灋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疏 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也○王氏曰俎以盛牲簋以盛黍其先後有叙多數有數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註 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註 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叙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疏 十有二歲者歲謂大歲左行之地行於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等也二十有八星者東方角亢等北方斗牛等爲二

十八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卽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又云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徙一分則一百四十二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匝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註春秋云度天門是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視故樂歲星以表太歲也○度儀王氏曰唐志五星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行浸急及泉平間餘甑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上氣歲星主農稷后稷焉故周公常閱其歲星以觀吉凶其始王也次於鶉

火以達天龍其象也注於玄枵以害鳥帑○又曰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大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王氏曰敘事若析因夷隩其事各有先後之序天位謂星鳥正仲春星火正仲夏星昴正仲秋星虛正仲冬之屬其在天各有所居之位○明齋王氏曰聖人治天下不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已故歲之所在可以伐人太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歲之位也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夫月之位也外事剛日內事柔日揚日刑殺之類此會合夫日之位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

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疏】此經欲知人主政之得失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敘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依度則四時之敘得正矣[illegible]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又云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偽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審矣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

月食則正臣下之行 日食則正人主之行 識音志 [illegible]音進 朓他了反

月食遲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晷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於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故旱○又云夜通卦驗云夫入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入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入月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日景亦用此月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央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氏并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舉可知也○王氏曰此皆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典瑞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此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注】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疏】五星者天文志謂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云五星有贏縮者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故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illegible]七十二日其色白有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夏熒惑[illegible]至六月十八日

側□亦名 朒女六反

其色黄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强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云朓側匿之類者，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七者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逆，以見吉凶。若然經有辰，鄭氏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不并為禍福之事也。愚按：天之變動不可以一測拘也。或同象而異應，或異象而同占，稽之古昔，不一而足。此保章所謂觀天下之遷，辨吉凶也。雖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不觀其遷，則趨避滯矣；不握其貞，則趨避私矣。」以星

分扶問反　參所林反　娵子須反　訾子斯反　降户江反

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〇【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

奈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〇【疏】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宿而說。云皆有分星者，總解九州及諸國也。〇又云：先鄭所引，皆據諸國而言，故增成其義，并解九州之土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

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彗者，邪亂之氣，篲故置新之象。左氏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言用客星者，彗非位舍，賓而入他辰者也。〇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

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執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易氏曰在諸侯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攷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驗者然亦有可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吳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猶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以爲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攷古而言郡國所入度則非古之法○春秋正義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見於傳記者云商主大火參爲晉星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衞惡之則春分之日在魯衞之分也歲在顓帝之虛姜任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衞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

得聞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澗仲鄭氏曰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攷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賈逵班固蔡邕魏陳卓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而一行之言十二次也唯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於兩戒識十霸升沉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當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十也五星也與井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蘇氏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上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此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丞亦居南也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王氏曰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其於分星則無常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延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注物色也視日旁雲

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王氏曰。降其祲象使民知之。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疏】按玫與鄭曰。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黃帝風經曰。鉤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奮厲。天之怒風也。○王氏王海云。應廣莫而脩刑。則明庶而施惠。待閶闔而斂庶物。使不周而謹邊備。○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風生於

天地之和氣。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而使知所備焉。乖則異而不同。則離而不合。乖別者。不和之所致也。然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相應。通萬物一氣故也。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注】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王氏曰。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即所謂五物。○介甫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凶荒乖別之救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王氏曰。天變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精。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悶者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注】太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劉氏曰。聖人獨執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太宰掌八柄以詔王馭羣臣者。不敢擅其重輕也。內史掌其法以詔于治者。又以察其中否也。夫八柄雖出於王。又非太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猶以法令攷之者。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期協於中。然後方策行焉。蓋周之所以獨永其治者。設官執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參而推中之求也。雖貴爲天子。富有八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

者刑。○介甫王氏曰大宰八柄之序先爵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賞刑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雜而不知其孰先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王氏曰謂之八枋之法則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八柄則法當自王出故也。」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註】國灋。六典八灋八則。令謂命令。○鄭氏曰」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于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臨川王氏曰敘事事治先後也納納言於上訪訪事於下。○雜說有事斯有法然先王不恃法以爲便任已以爲明也故必納訪於民乃使內史受焉其有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註】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註】若今尚書入省事。○【疏】諸侯有書奏白于王內史讀示王。○愚按凡四方則羣臣庶民之復逆及防有僭畔之所達者莫不在其中矣內史覩此以廣王聽明如此上下之情有壅蔽不達

者也」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註】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註】副寫藏之。○【疏】謂王有詔勅下頒則副寫藏之以待勘校也。○愚按掌書王命特稱內史重王命也。○葉氏曰八柄王大權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

外史掌書外令。○【註】王令下畿外。○葉氏曰若徵守起軍旅也如後世賜璽書」掌四方之志。○【註】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掌三皇五帝之書。○【註】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疏】按孝經緯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三皇之書蓋有文字後仰錄三皇時事」掌達書名於四方。○【註】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明齋王氏曰書名六書之法也達書名於四方使書同文也。○王氏曰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又安有異政殊俗之患」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註】書王令以授使者。○王氏曰外史掌外令故

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〇【註】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〇莊渠魏氏曰。大治冢宰稟王命。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助冢宰罷行之。如內史贊王。王有過。亦面折廷爭。故常在王所。與冢宰相隨。

凡治者受灋令焉。〇【註】為書寫其治之灋令。來受則授之。〇劉氏曰。凡曰治者。皆出於治典。而冢宰頒之邦國都鄙者也。故治六官則有六典。治官府則有八法。治都鄙則有八則。馭羣吏則有八柄。馭萬民則有八統。任萬民則有九職。斂財賦則有九賦。節財用則有九式。致國用則有九貢。皆所以為治之本。而出於大宰者也。御史則以治令。攷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冢宰也。〇莊渠魏氏曰。有司聽於冢宰。法令具。御史授於有司。有司各受以從事。事畢。復冢宰。御史四糾察其不如法者。

掌贊書。〇【註】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〇莊渠魏氏曰。鄭註尚書作詔文。此內史職。御史所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故用史百二十人。

凡數從政者。〇【註】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〇介甫王氏曰。若今御史掌班簿。〇明齋王氏曰。凡從政者。則計數之。蓋人之才行不可以一途取。故總計其衆。而知其賢否。因而糾舉之。以進退人才也。〇莊渠魏氏曰。御史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內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謬。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朝廷是非。因糾劾百司。與奏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宰相分體。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〇又云古者一於任人。法以備參攷而已。贊書之辭。雖舉體要。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上下以簿書從事。煩碎無大體。案牘勞形。不復能清心致理。今欲行王政。何先曰。省繁文以專委任。〇愚按魏氏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因歷疏其紕繆。糾謬居於王所。然致之經文。未書一言及此。蓋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然非後世諫臣之職也。其職直。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職亦與臣降共相勸勉。可謂至矣。然更無常司諫諍之事者。古者瞽獻。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來其致言之氣。獻之於朝。而天子亦莫不和顏色受之。又何必區區專乎一官。補缺拾遺以輔天子之虛實也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太重。御史為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為贊冢宰也。然則御史之設。蓋有深意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〇【註】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〇王氏曰。自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與於公而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

王之五路。

鍚音陽 樊步干反 府音斷 鞶步干反

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注】王在焉曰路。○【疏】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 玉路，以玉飾諸末。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王氏曰，詩所謂鉤膺鏤鍚是已。動則有聲，所以養王聽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王氏曰，纓所以羈馬。樊與纓，皆以五采飾之。所以養王明也。○陳氏曰，五采一匝為一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

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疏韓奕詩，鉤膺鏤鍚，鄭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爾雅釋言云，氂，罽也。郭氏云，毛氂所以為罽。知是罽染毛為之。○曲禮，德車結旌。注，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疏，德車，謂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晉於笮也。何副曰，以德為美，故略於飾。○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旗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取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取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以巾車王之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況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故有兩車也。○王氏曰，玉德之美也。王所乘玉路，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乘之以祀。○劉氏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路，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象音像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為之。○【疏】詩云，鉤膺鏤鍚，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知是馬婁頷也。 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王先生曰，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疏】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嫌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則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周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稱侯伯而已。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為節。是上公九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鷩冕。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袞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明乘路亦

龍如字 又音尨 絛依註作條 𩥭音歷 絛他刀反

同上公矣。○王先生曰：按定公六年，杜氏曰：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杜氏曰：大路，金路也。大路，一名齊車。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𨍏常【疏】此朝不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旞。鄭註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建大赤。其車則同也。異姓為王甥舅，若陳國杞國，則別於庶姓，故得乘象路。○陳氏禮書曰：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禮

賓同姓，以親親親異姓故也。然同姓一，而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蓋脫爾。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疏】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

大常。下註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旗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斬紂頭，縣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愚按巾車五路載王五大禮，則革路即戎正指王在軍時，安得因夏官治兵建大常之文而以即戎建大白為王不親將乎？白，西方之色，主殺。建大白者，蓋奉天道肅殺之令，以問罪於天下。且大白不在九旗中，戎事用之，示非常也。田獵以戎事教天下，然先于所以親田者，固為祠禴嘗烝而設也。故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田

正射牲之時，其建祭祀之旗物以表識，又何疑焉？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也。然木路以田而建大麾，何也？鄭云：大麾不在九旗中，或大常之外別建大麾以壯軍容，而巾車之文，大常已貺王路，故不復贅歟。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

鎮服。蕃服。○【疏】趙商問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文。○又云。按司馬職要服以內為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蕃總而言之。皆號蕃國。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士親迎得攝盛乘大夫車。若大夫已上。不可更攝盛轉

乘在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俊卿章氏曰。祀以德。故建大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為能忘焉。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亂。發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猷著盡事上。而君亦以是惟焉。固朝之道也。即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為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為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臨川王氏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明齊王氏曰。按五路樊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與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旂之數者。蓋蒙大常之制。旗幅皆十二。故皆冒之以大。猶五服之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天子與諸侯自當有辨也。王后之五

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劉氏曰。錫面同玉路也。朱總朱以為勒。厭翟鱗次翟相厭為飾而不重之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能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疏】按曲禮。婦人不立乘。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若然。則王后五路皆坐乘。而此獨名安車者。以餘有重翟厭翟等名。此無異物可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鄭司農云

鷖。讀為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疏】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裧。注云。裧。車裳幃。又衛詩云。漸車帷裳。毛氏亦云。幢容是容幢。容與幨及裳幃為一物也。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疏】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為本。以其皆是飾之也。故取施於車也。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疏】蓋以表尊。亦以禦雨。重翟厭翟謂蔽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為蔽。故蔽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蔽。何須下文云

組音祖　輓音晚　從七容反　輇市專反

皆有容蓋乎。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按容謂車帷，施於旁者。蓋謂車蓋，施於上者。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註】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疏】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皆乘翟車，以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事也。○王氏曰：組總以織組爲總也。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註】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蔽風塵。以羽作小蓋，謂翳日也。○【疏】按雜記註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凡車人輓行者皆無輻。○按爾雅大扇謂之翣。○陳氏曰：祭祀賓客，行禮也，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握，則王不必蔽翣，宮中不必蔽握也。○陳氏禮書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厭言夏篆，翟言夏縵，皆惡車已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

周禮　春官　卷十六　巾車　卅八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䙅，尾櫜，疏飾，小服皆疏。○【註】木車，不漆者。○【疏】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此木路對革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本體而言也。鄭司農云：蒲蔽，謂藺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疏】漢時有藺長藺，乘不善之車。犬䙅，以犬皮爲覆笭。○【疏】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䙅。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皮爲戈戟之弢。○【疏】櫜則弢也。白犬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疏】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麤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攝服者，按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註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二物爲緣之事也。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疏】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司農引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凡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愚按喪車無等，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素車，棼蔽，犬䙅素飾，小服

周禮　春官　卷十六　巾車　卅九

皆素。○【注】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蕡。蕡麻以爲蔽。其䄠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疏】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道絰。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卽易車。

藻車。藻蔽。鹿淺䄠。革飾。○【注】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䄠以鹿夏皮爲覆笭。○【疏】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旣練所乘。○明齊王氏曰。舊說棼爲麻布。藻爲蒼繒。按下駹車始以葦爲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粗。蒼以蕡麻水草。編之以爲蔽耳。

駹車。雚蔽。然䄠。髹飾。○【注】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卽吉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疏】果然。獸名也。

漆車。藩蔽。豻䄠。雀飾。○【注】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疏】雀頭黑多赤少。雀卽緅也。按下文大夫乘黑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旣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卽乘漆車與吉同。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服車。服事者之車。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疏】某氏曰。夏翟五采。篆。彫刻車衡。畫采加彫篆也。縵。雜文。畫而不彫曰縵。○杜預曰。左傳云。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縵車無文也。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或曰。素木無漆。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巳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墨

車。婦車亦如之。有裧。爲異耳。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大夫以上不攝盛。知士車有漆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註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鞔故也。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云。棧車。役車是也。○王氏曰。考工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巳上皆飾車也。棧車無飾。役車。鄭氏謂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載任器而巳。夫貴而孤卿賤而庶人。莫不皆參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爲之制度。以立之差等。則總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上不得以僭下。下不得以僭上。雖有禁禦者。不敢干焉。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是乃所以正名分之大。而杜竊擬之端也歟。○愚按此車雖貴賤無等。亦謂二祥以內言之。禫則

疑於吉。天子或不妨少飾歟。若從賈氏謂大夫士既禫。皆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通。至於士。卒日僅乘棧車。禰得乘墨車。是士乃因禫而所乘之車。反精於平日矣。而可乎。天子諸侯絕旁期。喪至於禫。天子或得引絕旁期之例。少與於士庶。此亦禮之無大害者。不然。必禫所乘之漆車。與大夫之墨車。尚有辨耳。豈禫與貴賤以父母之恩於子。天子至庶人一也。其說豈不正大。乃拘此說而謂士禫亦乘漆車。說禮如此。欲無若聚訟得乎。」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疏】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精作為功則曰良。盬

作為沽。則曰散也。○【疏】按良散雖無常。不過稍低昂於規制之內而已。豈得悉為逞邪乎。」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注】計其完敗多少。」凡賜闕之。○【注】完敗不計。○或曰。命車賜人。出而不入。故闕之。不須會也。毀折。入齎於職幣。○【注】杜子春云。齎讀為資。資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疏】入齎於職幣。職幣還與冬官繕治之。○或曰。其弊壞而材料尚可用者。則存之職幣。以備冬官修造繕治之用。」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

曰鸞車。○【疏】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持者銘旌。○或曰。及葬。謂柩在道。」及墓。嘑啓關。陳車。○【注】關。墓門。車。貳車也。○【疏】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注】匶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歲時更續其弊車。○【注】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共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

人。材或有中用之。」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眾。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王氏曰。亦所以警王無得宴安也。○明齊王氏曰。車為器之至重。周禮特設巾車一職掌公車之政令。與路者辨車之等而駕說之也。車僕者。掌兵車而用之也。冬官輪人與人則造車之肆也。造車與駕車者。各司其事。王車與兵車各分其職。所以志尊而事辨。巾車兼統之。故其秩為下大夫。凡公車所駕之馬。則校人所掌者。事以供王五路。及于臣之所乘。其卿大夫之車馬。各出於其采地。上卒之兵車大車。出於司馬法之田賦。以人治田。以田出車馬。兵之與農人之與車馬。常相連而不離。故國無養兵之費

說式銳反　贅會口反　從才用反　萃七內反　廣古曠反　苹蒲經反　輕遣政反

民無養馬之弊。武備常修而易集。所以爲善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註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註 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註 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旣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疏 大路。玉路。贅路。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貳也。○按蔡氏尚書註。大路。玉路。贅作綴。綴路。金路也。先路。木路也。次路。象路革路也。面。南嚮也。

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註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註 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王氏曰。戎路。革車也。革車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屛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斿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陳氏曰。詩云。輶車鸞鑣。按爾雅曰。輶。輕也。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註 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爲。○六韜。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北走也。○浚儀王氏曰。或問道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何謂千乘。曰。包氏依王制孟子。謂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馬氏依周禮司馬法。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朱子曰。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疑馬氏爲可據。愚攷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其說與馬融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或曰。朱子於論語

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千詩集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三百十六里有奇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大國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敢問旣曰一乘七十五人又曰一乘百人何也曰朱子謂曹公杜牧註孫子見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蔡季通每論此事以攷周禮軍制皆合然則孫子之註可得聞歟曰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杜牧註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

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說齋唐氏魯軍制問亦云大國三軍其賦千乘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卽鄉也天子六鄉其六軍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魯三郊其三軍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古者積伍五人[redacted]卒百人而車法成其七十五人爲戰車一乘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二十五人別爲重車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爲戰車百二十五乘徒九千人甲士三百七十五人一軍合爲九千三百七十五人三軍合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魯頌閟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公車千乘者舉兵車之成數也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朱子或問止言輕車集傳兼言重車所以不同或曰重車見於經傳數曰左氏傳乙卯

古云無必勝之兵而況有必勝之兵乎在所用之耳

楚師軍於郔丙辰楚重至於郔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在後楚重大冂乃至後兵車一日故無鈔掠之患漢志謂甸出牛十二頭其以駕重車歟可使治其賦者左氏傳所謂賦與謂兵車之賦也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爲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殊塗服儒衣冠以武事爲恥而介冑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驁民亦曰殆哉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廢房琯用之而敗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輔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廏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

爲衞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閫又有伴車孫子曰革車千乘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伴車也車戰之法爲不可敗計有伴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用車戰又難敗之唐太宗李衞公最喜論車戰房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不敗

會同亦如之○【註】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大喪廞革車○【註】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廞輿革輕皆有焉

大射共三乏○【註】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乏一【疏】

旞之從 反隼息 九反旗 音餘旟 音兆旐 音遂旞 音旃

大常畫日 月。旂有昇 殺曰二旒

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車僕爲之。大射容賓射燕射。卑尊者而言也。○某氏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有一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以自蔽也。○按矢至此力乏不過。故名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註】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疏】九旗中旜物旌旞等。不畫異物。鄭據名號言之。爾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illegible]退帛。謂

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王氏曰。旗之名。則常旂旜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祝而從焉。待國事。謂師田賓祀之事。○陳氏曰。鄭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左氏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即大常也。○王氏曰。龍一升一降。謂之交。○陳氏曰。升白龍於緣。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交泰之道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以大路大旂。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劉氏曰。雜帛外飾爲帛。中以絳。○王氏曰。熊以其毅。虎以其猛。鳥以其速。隼以其摯。○劉氏曰。龜取其靜而有知。蛇取其敏而有勇。○陳氏曰。鄭有蝥弧。晉有鐃旗。所謂旗之屬而非古制也。詩云孑孑干旟。所謂旟也。又曰建此旐矣。又建旐設旄。所謂旐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註】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氏曰。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者。司常也。大閱則教武事。而司馬主兵。故於大閱而頒旗物。則以司馬爲主。而司常則贊之而已。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

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王氏曰。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爲亢。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疏】雜帛中赤。其旁用白。白乃殷之正色。故云以先王之道佐職也。○愚按外白中赤者。赤周之正色。謂以精白一心。夾輔王朝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健。龜蛇象其扞

難辟害也。藍田呂氏曰都則旅師州里則鄙長縣鄙則縣師知之者以此職皆有旗武之文。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疏九旗發首雖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非爲軍事也。王在朝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王田獵建大麾。今以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王先生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書通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三等采地都邑之兵。州里將六鄉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

旗。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載旟物也。及觀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唯王與諸侯所載同。其他軍吏載旗而此則師都建之。師都載旜。而此則孤卿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建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旟。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旞載旌則見於此。而司馬又皆欽焉。抑治兵大閱其禮各異歟。○劉氏曰。龍旂六斿。鳥旟七斿。龜旐四斿。皆王者所建。其斿與杠長短等於大常。若人臣建之。則各從其命數。而爲之等降焉。○仲輿鄭氏曰。六鄉爲前軍。鳥隼陽象也。六遂爲後軍。龜蛇陰象也。」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

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上之九旗

旗之大者也。此言旌旗之細者。昭二十一年。宋厨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織徽織。是名識也。○鄭氏曰。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所掌之事。州里各象其名。則畫州里之官名。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名號。○仲輿鄭氏曰。旗旂以上七者。皆統衆之大旗也。旞旌以下。又各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全羽之旞。斿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曲禮前有塵埃載鳴鳶。前有車騎。載飛鴻之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宅。車上各以小旗表識。而司馬鄉遂大夫之屬。各以執事爲象別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爲象別之。降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爲象別之。如此則什伍相聯不至淆亂。而今經鄭註未明。道車爲王出入之車。斿車爲王遊閒之車。尤無謂矣。」凡祭

祀。各建其旗。○【注】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王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旜。大夫士則物。」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注】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掌舍樹之。此官供旌」大喪共銘旌。○【注】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疏】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此謂在廞陳時也。及葬亦如之。謂入壙亦建之。○愚按及葬亦謂在道至墓之時。」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注】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注】獲旌。獲者所持旌。○【疏】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歲時共更旌。○【注】取舊予新。○王氏曰。有司用旌。有弊壞而欲更易者。竝司常共與。○浚儀王氏曰。按隋志云。卓彼上天。宮室混成。玄戈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天垂象。聖人則之。軒轅以帥兵爲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宋末殺畢袷南部鹵簿同宂序曰。黃帝創軒冕之容。列侍衛之營。與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徒。三五之際。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非縱備千乘爲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周必大緌衣內衛記云。蓋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嚴設書囊之帷。身以敦朴爲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巳華國。固自殊轍也。○俊卿章氏曰。周禮司常掌九旗各有所屬也。致之曲禮有綏旌結旌之文。而司常缺焉不載何也。蓋司常掌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皆名其用而已。非言其義也。曲禮則言其義矣。司常名其用。故各指其制言之。曲禮言其義。故武車之旌曰綏旌。綏者欲其安也。臨武事則所貴在安。德車之旌曰結旌。結者欲其固也。執德則所貴在於固。然則爲綏旌結旌不言於司常。非無之也。其在武車。則爲綏旌矣。其在德車。則爲結旌矣。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逆祭僕。○【疏】按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巳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同姓得有先王之廟。○王氏曰。夫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故季氏旅泰山而孔子深病之。此都家宗人所以皆先之以祭祀之禮。蓋在所尤謹也。祭祀之致福於國。歸王以其胙也。○黃氏曰。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

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不可忘也。先王爲之頒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爲之頒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唯王所議。神之所享唯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况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亦王享其所致而已。

正都禮與其服。○【註】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愚按僭越之事。未有不起於幾微疑似之際者。折其萌則易。返其流則難。宗人之職所以不可緩也。

若有寇戎之事。則

保羣神之壝。○【註】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註】令。令都之有司也。反命。還白王。○王氏曰。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王所出。既祭反命於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矣。○愚按先生制禮。非僭過天下之僭踰以久一人之尊貴而已也。如祭祀一端廢則爲弗事上帝。遺厥宗廟。僭則人有犯分之罪。而鬼神亦將於不義。先王大封於畿外。則須祀都家。特設宗人以掌之。但恪守王章。而於是幽明上下皆底於禮而無忒矣。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然。懼天下之我偪也。制禮以域之。是以驕縱天下之悖也。民誰與我。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註】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註】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註】掌。亦王也。○【附】都宗人若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王氏曰。都宗人言戎。家宗人言辟。或略。皆互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註】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附】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也。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灋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

鬽眉祕反　　歷郎狄反

爽不攜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旣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瀆。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旣闇其義。何明之見。何瀆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注】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魑魅魍魎。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也。天神人鬼地祇之居。必圖以三辰之法者。蓋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祇雖幽無形。然皆麗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於莘。周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王氏曰。禬國凶荒民札喪。夫禱祈禳禬。人情不能勉。先王因人情而爲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王先生曰。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絶地天通之事。蓋古者巫覡之任甚重。射父所對詳矣。楊鼎卿曰。按禮記以三辰言之。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以猶鬼神示之居故春則其帝大皥。其神勾芒。其祀戶。夏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秋則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則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以辰猶居。非特如此。言其常位。則可類推矣。

杠以昭文德語甚可味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七

明後學桒培懋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夏官司馬第四○【疏】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

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雜記司馬灋爲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戒誓於社胡康侯曰昔武王將崩命太保相康王方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寧臣命仲桓南

宮毛取二下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釗子伋雖掌兵非有寧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并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不偏屬於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何氏曰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晋漢鄭氏曰夏之言大也於易爲離離卦離之象爲甲胄爲戈兵故夏官卿主兵也夫極兵之用於天道非樂禦十霸乎宜空土而已而萌於火正之畧故兵伏於無形制兵之道圖於未形使不至於形令形成於弄天下也烈矣故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爲富夏官法火德取其明以爲政征者一也遏亂畧於微止危機於萌伏至險於大順非測天地之化機者宜莫能與於此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註】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疏】先自正已則天下自然正○劉氏曰政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之性而不敢任情邪以亂邦之典法也故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次之以禮典又次之以政典者一其民於治教而安於禮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于教治而安於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東萊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者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大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

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註】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疏】史胥徒與他卿異者以大司馬總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獨多

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
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
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
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
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注】軍師旅卒兩伍
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
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

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
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
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
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
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
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既儆既戒惠此南國文王曰周王於邁六師及
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
於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二府已下有軍則置
之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
史六人而逆言其數以見義○易氏曰先王軍
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爲比則五人
之伍五比爲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爲州則
五旅之師五州爲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
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
成一小陳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
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
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
也○晉子國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
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爲四十五百萬而

美卒未在其數○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爲六
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
兵器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爲六
軍註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
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
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
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
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薛氏曰一封出
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
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
千人合七十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
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
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
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
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

已則五百家三□之所出也千乘□□之所出
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
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
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出五百乘則天子六軍
爲車千乘矣○又曰周制爲二千五百人爲軍
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爲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計六十四
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
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
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
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
大宰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
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
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
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

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爲六十四
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
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
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
乘而餘卒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
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
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
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
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通而征之十年而役
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
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
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
□□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
□□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而調兵
□□人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叔衰荊之旅
□□兒□實用西土率於征伐以罷追貊以擇

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
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太
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
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
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
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陳氏禮書曰
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
三軍可也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
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
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
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曰季武
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
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
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
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於春
秋之時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作

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
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
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天子六
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不合
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
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東萊呂氏曰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一軍之制
爲人萬二千五百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
其人僅足以制三軍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
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小國之一軍也地方
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地有限則人有
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亦窘於無人而
不得騁矣王者於諸侯與禮度節所當問也宮
室攷度所當問也樂辨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
之制有所不必問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

小彊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廣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容其兼幷而又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貪多縱之酒而責之醉也不然則合爲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彊自若也分爲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彊亦自若也○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决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爲繁且曲也司馬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連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决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制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其民有

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又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敎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决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合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决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雜說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明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於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如是夫○浚儀王氏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敎武事皆出乎其中射馭寓於禮干成寓於樂會什伍而敎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習卑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士皆仗節死義之上先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參撙蒐嵬毫十倣宜其不敢怠者皆卿大夫之未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此所以將帥司馬之屬皆取於卿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

以槩中國刑足以威刑衆用此道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有事焉蓋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則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存遊卒屬於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致辟於司空其衆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

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道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擁甲孔下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爲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爲患也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俊卿章氏曰聚民而爲兵則兵敵聚兵而屬之將則將敵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然嘗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桓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將不然則呂伋不得以專今以周官攷之呂伋爲虎賁氏虎賁才八百人而既防不是何使後世之驟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然是中朝之

將耳雖遙忤亦然常武之詩言王定征於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大尹氏大宰也程伯休父大司馬也皇父出納二卿何與馬不得二卿明皇父不得擅命於閫外句使後世之驟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特將帥也若夫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鄉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倅有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倅路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縋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爲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何使役之馭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驕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兵有專將將有定兵其不勝爲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於古者莫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乃謂漢氏重兵

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明齋王氏曰先儒六軍之說以爲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兵不外乎民將不外乎吏其說是矣而惜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方岳戎狄交侵或宄竊發王城要害之地守遠近征討之造用將何以爲備邪蓋鄉遂近郊遠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何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是備役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可於畿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觀大侯國之兵而有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車之賦此鄉役民之衆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扶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將民於王門大衆用役凡

事致野役此皆鄉遂之民有之也人事致民用之軍旅用役大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閈而鄉遂至郡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所掌之六軍通土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者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數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竝陳之可以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廵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世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即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

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昔人何不察至此耶以是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於四畺可以類推矣學禮者尚詳之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勳功也此官主功賞○【疏】序官前後不據尊卑直取事急者居前軍無賞士不往凡軍以賞爲先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獻俘馘飮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師尚父爲首故司勳列位在前○雜說勳爵之設所以賞戰士而旌軍功也雖沿革不同而激昂人心之意則一周以司勳賞地之法攷之周禮有疑焉夫土地之賞本於司徒今司勳之職不屬司徒而屬司馬何也蓋軍功之賞不可踰時予之速則人心勸報之緩

則人心疑矣苟賞典欲行於司馬而賞地乃暫於司徒則趨事赴功者怠矣漢人列爵十二級雖非古制然於勳爵最有可取以樊噲夏侯嬰有斬首降敵之功舍人噲即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而封比封君已而累遷將軍賜食邑以太僕嬰則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執圭已而得印匱賜食邑夫立一功得一級人心孰不知勸乎唐制自上柱國至武騎九十二轉以功之上中下而爲博獲之差以資之上次下而爲進降之序凡以功受賞者卒皆覆實然後入奏則激昂人心之意亦不苟矣○雜說馮唐云李牧爲將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復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則非所以用人由此觀之賞不離局其制密矣○愚按賞罰聖人所愼愼賞抑倖愼罰好生然此皆謂功罪可疑時爾不然則大易尚有不留獄

之文而況賞乎又況軍功之賞乎兵凶事勝敗無常賞安可緩也後世六軍之帥不能專一縑之惠而司勳爵者每以苴苞之厚薄爲功罪之低昂噫可農銖兩之金帛則問覬宗千里之金湯則不問則是豈可不爲之浩歎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註】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疏】賈馬供軍用故在此○雜說周之馬政養之井牧賦之丘乘夏官邦政之所掌者一而馬官校圉之所屬者八如馬質一官中士二人量之以三物平之以二價任之而後受受之而後書旬價其直任過其用是其所賈無非良馬也至於房爲天駟祭之以敬其祖辰爲龍蠶禁之以時其蕃蕃皋豐艸

度待洛反，下同

爟古喚反

凉庌除蓐，交頸相劘，及觭而踶，則又有以安之。宜性，攻駒敎駣，臧僕講馭，刻之致之，時之祭之，詳又有以就其才，至於相贊而蕃，發然而步，法連治禁其終，死則又有以擇其巫，此爲馬政詳細委曲至於如是，則四牡業業，宜其一日而三捷也。四騏翼翼，宜其車攻而復古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訂】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疏】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塗軍社之所里，其中雖有餘事，要以軍事爲重，故列職於此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小子主祭祀之小事。○【疏】掌小祭祀羞羊肆、釁軍器、師田，掌斬牲徇陳之事，故屬此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疏】主祭祀割羊，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視爲火，故屬夏官。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注】杜子春云：爟爲私火。玄謂爟火，謂熱火與。○【疏】民間理爨之火爲私火，亦如後鄭爲熱火也。熱火對司烜氏以燧取火於日爲令火，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也。○雜說司爟之職，此聖人觀天地之氣，明陰陽消息之宜，察寒暑往來之節，故得此火，神相之道，此意極大。○某氏曰：爟，火明也，司中行火攻之法，故屬司馬，不屬無事則掌火政。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疏】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在野而言。○王氏曰：掌固、司險之職不列於地官，而特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而特專於一職者，蓋司馬所以統軍旅之事，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之地，皆有守者，則邊境無空虛之患矣。而至於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焉，然則古之邊備嚴矣哉。○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審，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爾。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王氏曰：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所以有司險。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注】疆，界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候，候迎賓客之來者。○【疏】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食亦反

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葉氏曰軍中用以爲斥候傳警無事則主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王氏曰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徇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鄭氏曰往復曰環如今探子。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畢十二時而爲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之所刺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註】服不服不服之獸者。○【圖】象王者伐叛柔服之義故在此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註】能以羅罔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圖】按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彼對諸侯而言故稱大此無所對故但稱羅氏也。

畜許六反又許又反

冢宰兼掌六典以佐天子後世以吏部擬天官殊謬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畜謂斂而養之。○【圖】羽蟲屬南方故在此。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劉氏曰司士掌群臣之版凡任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者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焉○王先生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至光武分爲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常制宋齊以來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定爲六部今攷其職則天官冢宰爲尚書令幷吏部也司士掌群臣之版其吏部乎○雜說司士諸子隸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

司馬然非其官之長素稟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舍之則不能以衆正違用法則亦難乎爲上矣傳之屬以傳軍政用之則其官自帥其徒而自爲伍所以整旅亦以全恩○【圖】衷舒氏曰吳氏謂司士掌群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定食乃冢宰馭貴馭富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宜屬天官夯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亦政之大者先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據耶若大宰馭貴馭富之文直以明爵祿生殺之柄所在以見作福作威之惟辟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敘各爲一義也小宰以敘作事與以敘制食與以久奠食亦各爲一義也烏可但以形似不究義理而苟附會之哉六典唯治官之屬極有精意孟子所謂政不足適人不足間也非有大人格心之學者曷嘗語及也耶。

舊作虎賁百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劉氏曰。適子庶子皆掌之。○王氏曰。自其衆而言之。則謂之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劉氏曰。司右。群屬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王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則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群屬車之右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

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註】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雜說。虎賁八百人。乃天子侍衛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唯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亦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按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二百人。○康侯胡氏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五百人。迎於南門。呂伋者。大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師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上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附】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王氏曰。虎賁氏以旅力而衛王。詩云。旅力方剛者。此也。○井氏曰。虎賁旅賁。皆曰氏。蓋世其職者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註】世爲王節所衣服。○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又設此官。蓋春主禮。特掌其制度。與夫收藏共奉。故司服中士二人。以其掌禮制而徐尊。府二人以主藏。史一人以司書也。夏官司與服法爲且主侍御於王。故復有節服氏一職。專掌爲王服之。蓋王中心無爲。凡其厚薄之宜。加減之節。與夫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故下士八人之多。無府史之屬者。不掌其藏也。○圍家舒氏曰。吳氏謂節服掌祭祀朝覲。爲禮官之屬。移屬宗伯。且欲剟衮冕裘冕四字。以爲錯亂

等威也。夯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時。惟王之太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衮冕裘冕如此者。戒不虞也。故官屬與兵之官。爲茲仍舊。

方相氏。狂夫四人。○【註】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王氏曰。時儺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纂】四官別職同官。故其府史胥徒也。○王氏曰。天下之治亂。其原乃在乎一人之身。一身之修廢。乃在乎左右之輔。先王知左右之不正。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修。則無與治天下。故其建官尤重於侍御之人。而太僕以下大夫二人爲之。所謂侍從僕御。罔匪正人。則王之視聽言動。何患於不正乎。其身正而後天下歸之。則周官之設大僕。所掌如此。豈不謂知要哉。○伊川程氏曰。人主不可跬步離正人。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東萊呂氏曰。大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不知人上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乎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用伯冏爲太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知本哉。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

一伯冏而群僕侍從。固無待穆王之親擇矣。此尤爲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道其侈者。果不出僕御之間。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如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隷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注】此史而曰隷。以其事褻。○【纂】以事褻。故別官不屬大僕。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注】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纂】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而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也。○又云。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

鎧苦愛反

句古侯反

皆祭冠則弁亦冕也。鄭是六冕皆得稱弁。然皮弁爵弁。自然是弁。故鄭云弁者。古冠之大稱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雖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甲。今之鎧也。兵戈盾官之長。○【纂】以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士官。故云長也。○愚按甲者。士之城郭也。諸兵之中。莫要於此矣。五兵各因所長以分操。甲則自大帥至卒伍。莫不恃之以爲衛。故司甲者下大夫二人而復以中士八人佐之。先王之設官也。其尊卑多寡。視事之緩急輕重而已矣。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注】戈。今之句子戟。○【纂】按冬官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子戟而爲一物解之者。舉漢法以況之也。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子。亦名胡子。故號戈爲句子戟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愚按弓矢乃短兵。而能及遠。亦要器也。況古人之有事於射也。寧獨軍事哉。故設官同於司

甲、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注〕繕之爲言勁也善也。○王氏曰詩云繕甲治兵繕之爲言善其物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鄭司農云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

故謂之槀人。○〔疏〕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槀人者以槀爲主也。○王氏曰木乾枯曰槀爲弓者一歲而莫體再歲而獻成必久而後用故以槀名。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注〕右者參乘此充

戎路之右田僕亦爲之右焉。○〔疏〕按巾車王路有五此不載玉路田路之右者以類相推。如戎右兼田齊右兼祀蓋祭祀亦名齊田與戎俱兵事故可通也乃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又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而道右上士者夏官主兵事尚威武故居前而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注〕充玉路金路之右。○臨川王氏曰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齊王所以承祭祀王儆賓如祭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注〕充象路之右。○〔疏〕在朝所以行道是以名車

爲道車不兼而官卑者以上四事簡故使兼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事又卑於齊戎故官職卑也。○雜說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馭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故一以師律治之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注〕馭之最尊。○〔疏〕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注〕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愚按戎車之御與大馭同爲中大夫者重戎也與大馭同爲中大夫而不得同稱馭者重祀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注〕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

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按曲禮注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聘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放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王氏曰王敬賓事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注〕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

與諸臣行先王之道。○〔疏〕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若以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爲右使萊駒斬之道車朝夕在朝來往駕脫難而且煩故人特多也。○愚按道僕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明齊王氏曰夫馭之與右主與天子同車臣之至親且近者其在天文則爲王良造父等是非賢而善馭多力者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下大夫上士之貴設有不恪則其刑特重此係很氏所以誓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圖】按其職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之等

挍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挍之爲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挍人馬官之長○王氏曰先王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也自挍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陳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尙禮鄕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縣師遂人遂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挍人已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駝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閑馬至七十萬開元開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蓋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挍人所養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皆出於公所以多寡不同○訓雋云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養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之出馬一匹之類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所以備時取給然而在天子卿大夫諸侯之國

大夫之家未嘗下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三十六苑亦是官司所養之馬如衞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註】尙存隋唐之閒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若是不足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尙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漸壞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何氏曰馬政之用古今一也而古之牧者在民而今之牧者在官以其在民也故牧養之法不可得而詳以其在官也故牧養之法不可以不講成周之制官有馬質下士爲之而賈一人以平馬大小之價値則是當時公私皆有馬也然攷之於周挍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自乘至廐爲匹二百六十有奇五分其良而駑居其一馬凡五良而一駑則總爲馬二千六百匹其大數也王馬之政不過於是及以井田之法計之甸六十四井也其賦兵車一乘戎馬四匹又以六鄕六遂之民而實計之乎有九萬家則王之馬不能加其二分之一至於徒役之興戰陳之事則王命挍人掌物其馬而次之則馬不專賦於民矣又以大司馬之法而計之則天子提封萬井兵車萬乘戎馬四萬匹則是所賦之馬多於王數十倍而當時不有牧養之法爲其在民者多也及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畜之馬三十萬匹用官奴婢三萬人散在北邊則牧之以民而已有牧之之地唐初得隋馬三千匹八坊四十八監而張萬歲掌之其後萬歲失職馬亦減少至王毛仲領牧而有四十三萬唐之諸牧或在隴右或在河西馬之蕃耗皆係于監牧之人而又有牧之之地則其在官者多矣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注 趣馬趣養馬者也○雜說趣馬居大虎賁綴衣皆詩云蹶維趣馬踐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並言何也人主之台非其朝庭聽決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其公卿大夫朝之為難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為易情也人主之心雖平時爲易縱人臣之言唯卑者為易入於其所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間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注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 主牧放馬而養之。○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者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於坰野皆是牧馬馬既在民小國亦自有官掌之少康所謂仍牧正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令農事弗廢則馬政自脩故詩之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爾故脩農政則馬政自脩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耳自井牧之制廢而馬皆在官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 廋之言數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注 養馬曰圉四匹爲乘良善也麗耦也○王氏曰有貴賤則飼養勞逸異故各有等差晚○某氏曰圉人從於圉師者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注 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雜說夫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等凡一項官與司徒處實土訓誦訓頗相關涉宜屬地官今乃屬夏官司馬職事專主諸侯凡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司徒但至邦國不得而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是會其財物○王氏曰方謂上下四方職司其地而後知要害之守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注 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 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 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雜說合方氏之職見先

王訓彼藩離，天下爲公。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訓道也主敎道四方之民。國家舒氏曰吳氏以訓方氏并下匡人撢人皆務厖司徒訓其陵文告訓迪敎化之意也。芬謂司徒之敎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蓋周之六卿貿以三公兼任敎王而論道司徒不得而專也况周公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爲之豈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唯此義不明後世遂以輔導啟沃專委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亂什議以有所司宅於君德啓明恝然無所動於中也吳氏設官但取其職文之類。不知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遂掌之使貢拔與職方連類在此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布及於邦國故也

遂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遂地之廣平者。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注】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〇王氏曰匡人達法則匡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注】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疏】王自以臣爲司馬遥掌都內故其職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聽於國司馬。〇雖說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卿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蒍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宋之華氏其調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競乎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

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共以王
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十八

明後學桒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註平。成也。正也。○疏九灋以施於諸侯爲主。故云邦國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註封。謂立封於疆爲界。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註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疏按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位。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故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大宗伯

九儀之命。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忽以後至而敘於陳之下。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夫亂之所由生。則儀位以爲階。此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註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人莫不懋於德。功者興。而無所抑。則人莫不懋於功。而人才由此作新矣。所謂作者。與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

監古銜反

作新民者同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注】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注】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疏】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注】職謂職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疏】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太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分職即大宰九職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王氏曰施貢則各以其所有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所以任其財分職所以任其力也。簡稽鄉民以用邦國。○【注】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王氏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簡謂選其彊弱稽謂考其衆寡然後衆可用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注】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王氏曰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使大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略得其下所以使邦國安寧而無外患之侵比守固可險之事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注】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兼山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刱始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

馮皮冰反

未立彊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德者出焉則上下之分辨衆寡之情一於是小事大大比小而民志卒歸乎大定是先王封建之本也。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周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愚按正諸侯之罪事也王國者樹之本也諸侯其枝也語云去其枝者傷其心故聖人愼之苟罪不可赦然後聲以致討是謂去惡木以扶嘉種也又安得有殃民之譏也。馮弱犯寡則眚之。○【注】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介甫王氏曰眚若人之瘦傷使其彊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賊賢害民則伐之。○【注】春秋傳曰麤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王氏曰壇之者會諸侯爲壇命以伐焉

野荒民散則削之。【注】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於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恐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土地田野之政則先王之意可知矣∟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客人不恭敢距大邦。○□用兵淺者對伐是用兵深者以

應於[illegible]也

其罪輕但侵之而已。○王氏曰無鐘鼓曰侵掩其不備既服即止∟賊殺其親則正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春秋傳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臨川王氏曰正者正以服屬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放逐也殘殺也。○□放若季氏逐昭公弒若慶父弒二君及崔杼弒君之類。○劉氏曰殘者殲厥黨類使殘破。○王氏曰殘若秋官掌戮焚之之罪不容於死也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明齊王氏曰杜之先治其與國使不得交通然後從而討之若齊桓伐楚而先江黃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魯桓夫人文姜內亂若衛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慮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袁宏曰古者帝王必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

官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之田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一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政事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守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職述守之臣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自周室微弱政教陵遲威文翼戴二國是賴是雖楚悖江漢秦據崤函然畏迫宗周忌憚齊晉歷觀八百豈非列國扶持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

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
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註】畿，猶
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畿

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
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
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疏】方千里曰國畿。據王畿內千里而言，
非九畿之畿。○又云：諸侯賦貢多少有差，大國
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侯
者，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甸者，爲天子治田
以出賦貢。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采者，采取
方物以共天子。衛者，爲天子衛守。蠻者，縻也，以
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謂中國
之九州。夷鎮蕃三服，總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王氏
曰：九畿又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服言其服王
事也。○王氏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

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
以戎索也。○薛氏曰：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此以開方法論建國多寡之數也。鄭氏
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共爲萬里，
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
言面，周官言方耳。按司馬職方之文，皆曰其外
方五百里。既曰方五百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
里。九畿之相去，二畿而當五百里，非一面五百
里也。鎮畿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
服廣狹之數畧相當。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
服也。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也。其衛服蠻
服，則禹貢之要服也。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
服也。其蕃服，則荒服之外矣。四面比舊各廣二
百五十里耳。在禹貢，則綏服之內，方三千里，九
州之大界也。兼要荒二服而言之，則方五百里

耳。唐虞舊域，無方七千里明矣。在周官，則采服
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兼衛蠻夷鎮蕃
五服而言之，則方五千二百五十里耳。在周公
時，亦無方七千里之地明矣。由是言之，則王制
九州大界方三千里，兼二帝三王而言之也。其
國之大小，服之多寡，則隨世而遷，不必同也。周
官與禹貢，五服之外，必廣斥其地爲蕃畿者，蓋
有周盛時，人物庶蕃，其制不得不然也。聖人於
地域，豈好興哉？因其時而已。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
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
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註】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

振旅之方，以辨金鼓爲主。

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
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
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
田薄惡者所休多。○疏 按小司徒注云，有夫有
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
十人爲九等。七六五爲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
分爲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
口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
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又按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二
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
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劉氏曰，大司徒均土
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
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
於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
人，皆所以敎之戰也。伍兩卒旅軍師爲正兵者，
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郊野都鄙之兵，
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
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則總其軍律而
以爲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
之而隊伍罔差，發縱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
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彊可獲
矣。軍無闕數，戰無敗事，由敎之者衆而用之者
寡也。聖人之慮，精審如此，此司馬所以肅諸侯
而正邦國也。乃因四
時之田以敎民戰焉。**中春敎振旅，司馬以旗致**
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 以旗者，立旗期民於

其下也。○王氏曰，旗所以屬衆，衆視而從之，故致民必以旗。兵者守國之
備。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
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
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敎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
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疏 爾雅云，出爲
治兵，尚威武也，入
爲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
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王氏曰，春
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敎振
旅，所謂入曰振旅是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
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注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
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
節鼓。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
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
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
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雜說 鼓之爲
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氣者
也。[illegible]從過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

反執養

坐徒作。鼓輿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御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至周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而王執路鼓親臨教戰。涖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則戮隨之。其教習之嚴若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也。以威令素行也。○黃氏曰。進則患徒。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王氏曰。謂之公司馬。以別於私人。私人若都家司馬。○愚按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祖鼓之事上煩天王。故代王執賁鼓以鼓軍事。田以祭祀為先。王執路鼓者。方田而如對先王先公焉。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註】春田曰蒐。○【疏】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不孕者用之。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也。○王氏曰。有司。甸祝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葉氏曰。祭始為兵者。蚩尤也。或曰黃帝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薛氏曰。表貉而後誓。所以肅民。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疏】按山

以帥衆 反 茇舍之法 以辨號名 爲主、

虞云。使地之民守其厲禁。不得非時入也。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康侯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以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以孝而順天下。故春教振旅以蒐。夏教茇舍以苗。秋教治兵以獮。冬教大閱以狩。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患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中夏

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註】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王氏曰。詩云召伯所茇。蓋召伯為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教茇舍。教以草舍之法也。○按茇舍。謂草宿也。營舉於野。所戒在夜。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王氏曰。陳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名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旌。夜戰

則聲相聞故爲之號名表合欲其名聲號名亦治
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號名用其宜也
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
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
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
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
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
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
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

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
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書云某
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戒夜守
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上別其部職 遂以苗
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注 夏田爲苗
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趙氏春秋曰夏田
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也 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
示所取物希○疏春秋左氏傳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遲取物少

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
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疏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爲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 辨
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
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注軍吏諸軍帥也

○疏從軍將下至伍長皆是軍吏 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
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
夫百官卿大夫也○陳氏曰師都解見司常○王氏曰鄉遂鄉遂之大夫也
郊野則公邑之吏也○某氏曰載猶建也 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疏各書其事與其號者帥是仲夏百官各象
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不具辨號名亦略舉之
見四時皆有此物也○陳氏曰九旗之物皆書
號名事之象耳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
是晝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
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
待夜事也○明齋王氏曰按司常王建大常諸

祊音方

侯建旂。正與此同。此外所載。皆異大司常。不同
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凡祭祀賓客會同軍
旅。並當以之爲準。唯安營出戰。則旗法與此不
同。詳見八陣法。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蓋
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數易以亂之。此蓋誤
文也。○仲輿鄭氏曰。軍吏。天子六軍之吏。卽大
司馬師都。卽公孤爲鄉老者。鄉遂謂鄉遂大夫
士郊野。郊外六遂縣鄙之衆。百官。王近臣。分帥
護衛者。以上諸臣。皆有將領之事。鄭云或將或
不將。非也。○按鄭氏司常註。師都。六鄉六遂大
夫也。此以師都爲遂大夫。鄉遂爲鄉大夫。似不倫。└遂以獮田。如蒐田之
灋。羅弊致禽以祀祊。○【註】秋田爲獮。獮。殺也。羅
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王氏曰。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秋

用羅宜矣。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
以社以方。└中冬教大閱。○【註】春辨鼓鐸。夏辨號
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康侯胡氏曰。敎大閱特詳於
三時。爲農隙也。○雜說。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
鐃。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
一。何以令軍乎。蓋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鼓
鐸有王諸侯軍將師帥旅帥之別。辨號名有縣
鄙家鄉官野之號。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
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遍敎矣。四表之表。相去
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且不足。況畿內乎。不然。
大都之田。去王城五百里。一歲四時。就國敎閱。
不幾擾民乎。○上先生曰。四時之田。辨鼓鐸者
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已。辨旗物。未始

無號名。所謂各象其事。與其號。是已。[illegible]
之田。各以所辨書爲主耳。○周禮田法大[illegible]
於冬狩。以文義攷之。亦四時所並用也。請[illegible]
田明之。其曰執鼓執金而繼之以敎坐作[illegible]
疾徐疏數之節者。卽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
以下爲一節。又三鼓以下爲一節。坐作如初。乃
鼓以下爲一節。是巳。其曰有司表貉者。卽冬狩
所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
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有司表貉於陣前是巳
其曰鼓遂圍禁者。卽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
鼓人三鼓。車徒皆作。繼之以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獲者取左耳是巳。苗田獮田。一如蒐田。但大
閱之車徒爲甚備。└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灋。○【註】群吏。
鄉師以下。○【疏】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

以下。則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
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國作民而師
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
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
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
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註】鄭
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
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疏】

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惟冬之時放火
田獵何須芟除草萊是以毛傳云大芟
草以爲防然後焚而射焉是田處不得芟草萊
故後鄭易之以爲芟除可陳之處○陳氏曰所
謂芟蘭
爲防
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
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
三軍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疏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羡卒之
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雖田
與追胥竭作○薛氏圖曰立此四表每至表則
鬭一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
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
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

建旗所以待民之至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此
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
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走及表乃
止此表自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
自南總至北三表也○臨川王氏曰群吏以鼓
鐸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大司馬焉師
欲聽於一也○王氏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
至焉非不致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誅軍法後
期者斬此言誅者則方致民也故誅之而已以
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遽以死處
之
也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
命者斬之○注群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
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

扑北面以誓之○疏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
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
是已之民衆故使司徒誓之也○王氏曰前期
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
命者
可斬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
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
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注中軍中
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群吏既聽
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衆之
氣也○疏按左傳成二年晉與齊戰於鞌郤克
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我

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將郤克擊
鼓衰三年鐵之戰趙簡子云伏弢嘔血鼓音不
衰是皆將
居鼓下也
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
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
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
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
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
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趨者赴
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

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〇【注】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〇王氏曰，乃鼓者，鼓急疾不暇鳴鐲以節之也。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〇【注】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〇王氏曰，王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則其趨敵也有節制焉。鼓聲止謂之闋。鼓戒者，聲鼓以戒攻敵也。武王之誓徒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誓車曰，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所謂車徒之節也。〇王氏曰，戒者作氣使戰，闋者不極其力。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〇【注】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〇【疏】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〇王氏曰，其却而止，從上而已。夫能使下無違其上如此，則輯睦故也。〇潛溪鄧氏曰，鼓退，象敵服也。卻如進，入如出，教持勝整暇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〇【注】冬田爲狩，言守取

輯傳作楫 許側作輯 休文數作 整不可

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〇【疏】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立兩旌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川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注云，質，椹也。槷，門中臬。又云，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〇臨川王氏曰，四時皆教而後田，田習用衆焉，言教而後可用也。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也。〇【疏】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群，臨陣則車徒異群，故車人有異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〇某氏曰，前後相去百步，各帥長巡行其間。〇王氏曰，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爲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於敖，此險野人爲主也。〇陳氏禮書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

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郯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攷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九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敵後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孔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詩稱大叔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車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以勝於楚何也○賈與馬氏曰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擊刺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於譬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史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霸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遇敵之時初不迫人於險阻如此至夷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毀於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我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蔑覆以務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

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illegible]攻取者大[illegible]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愚按後世而修車戰之法是不知時變者也三代之上以禮殺人者也三代之下以智以機殺人者也以智以機殺人者則所以殺人之具將猶不可諭之於卒而況他人乎而乃曰我有車焉可以自衛可以陷敵是以機智殺人者而操以禮殺人之器鮮不敗矣宋氏之說所謂以禁止兒之啼者也不得已而曰房琯之敗無其人爾噫有其人而又何必車戰之爲萬全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註】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疏】按王制云天子發諸侯發皆不云佐車者其實天子諸侯皆有驅逆之佐車直於大夫言之者據終而言也○王氏曰驅驅車驅出禽獸使前趨獲逆逆車逆還之使不得出圍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註】群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豜五歲爲慎玄

綫音拚又芳斤反

謂愼讀爲麌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麌
牡曰麌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某
氏曰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止也故大閱
之教表爲三表鼓爲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
坐作以三而爲之止皆三之以爲節制也○王
氏曰東山之詩曰勿事行枚婦人欲其夫無戰
勿事行陳銜枚之事也」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註】鄭
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
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
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

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鼛譟亦謂喜也」徒乃弊
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註】徒乃弊徒
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故得取也致禽饁獸於
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
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
廟○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
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子不復用兵
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焉獸
魚鼈皆有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
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
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郊

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訓其
所如此不足爲後世法乎○春秋發微云禽獸
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
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役必
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役不由禮謂之暴雖荒
也妨於農雖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戰陳君子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
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
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
若後世詭譎之爲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
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
若弛兵徹禁以召後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
知所謂仁者哉○東萊呂氏曰古者教戰不是
徒然擺武所以必欲取獸以取者正欲舒民之
氣而辨等列順少長之禮寓於其中如後世習

其非所當習皆是民氣無准故至於是以此知
先王之時皆有所自後世說者或以三時務農
一時教戰此自秦以來言之非古制也○黃氏
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
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
則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
於戎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趨之鼓也其與比
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孰以爲危事哉
○潛溪鄧氏曰蓋鼓鐸鐲鐃畢動車旗徒御畢
作擊刺射御畢發而終不違夫禮之用也故大
閱教戰也記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雖
平好戰必亡教戰不忘戰也不忘戰終不以無
事而教戰以社以禴以享以方終不盡夫三時
之用而終之以禮此天下之大教也國行禁令
救無辜伐有罪舉而措之耳○愚按兵不可不
習而兵不可習也不習則不精習則人貴雖以

有罪之獸當有罪之人而教之戰所此
三代之兵所以不戰而自不弱也歟
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師所謂
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
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王氏
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爲先以其惡
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爲後
蓋師以安民爲先故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注大師王出
征伐也涖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

周禮 夏官 卷十八 大司馬 二十四

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
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
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及
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注致鄉師致民
於司馬比校次之也○疏大師王親御六軍故
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
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
王氏曰比軍衆校其數之多寡 及戰巡陳眡
事而賞罰○注事謂戰功也○疏司馬當對陳
之時巡軍陳眡其
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明齋
王氏曰對敵交戰時親巡陳後恐有陳處以致

反

蹉跌及與其事從以爲[illegible]
賞罰之與安坐城中亦何所出哉者與矣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
○注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臨川
王氏曰右秉鉞示勝而不
志戰司馬之事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
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
也○疏鄭志答趙商問曰司馬主軍功故獻於
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於祖
以出軍之時告於祖宜於社故反必告
也○臨川王氏曰怒釋而爲愷故也 若師不
功則厭而奉主車○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

周禮 夏官 卷十八 大司馬 二十五

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
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 王弔勞士庶子則
相○注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
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
庶士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致而賞
誅○注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
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

祭祀以授尸饗食以授賓。

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謂
書也攷謂攷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
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
數○疏左氏傳註云植將主也○愚按大司馬爲夏官之長大役非其專職但城邑與戰守有關故得與司徒司空共其事若植爲築城楨耳何足以煩大司馬從司農可也大會
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注帥帥以從王
○疏諸子職云若會同賓客作群子從注從從王也則司馬帥之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注大射王將祭射於射宮以選

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疏按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禮亦射於郊學宮中皆是爲祭選士故云選賢也王射三侯者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用卿大夫已下爲之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牲
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
馬主進魚牲○疏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司馬進之大喪
平士大夫○注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玄謂平

者正其職與其位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
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
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與
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凡小祭祀會同饗射
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明齊王氏曰按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晉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驅軍之戮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輿司馬者乜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爲乘載止則以爲營衛戰則以爲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齊也○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死行列故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

而無奔潰之患勇怯竝[illegible]之與交凡
行陣之事多於車而與司馬[illegible]者益與皆
士大夫所乘而行則兼夫[illegible]車以為營衛
亦先為不可勝之意也○又曰按易大傳曰離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也於是雷而作而物與
毋妄北天之政王者奉天討罪救民水火之中
如雷霆之威如時雨之降天下之政莫大焉司
馬所以稱為夏官也舜稱虞廷兵革罕用分掌
於六事之人而未有專官中古防患深遠設特
設夏官掌政而專統六師然觀大職方險固等
職皆主於控制四海之大端治亂者以不抵於
亂為務也兵甲弓矢等司必先於自衛用兵者
以不可勝為貴也大僕等官以通達上下司士
射人以辯論官材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域又安
進賢與功為先也以至天子侍御僕從與服法
駕靡不統焉而皆主於格王正厥事者正君而

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言兵者率以謂武人之
事而治平尚文則每輕之殊不知吾民非此則
不生國家非此則不安聖人制兵之始其原出
於天地生生之心而已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
者不可以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以
用兵夫豈勇夫捍弩撫劍持戟之云故苟有一
毫功名利達之念即逆天地好生之心尚可與
議周公夏官之旨哉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斯得之矣○雜說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
之制曲加諱晦井田之畫皆軍政也而皆屬於
掌教之司徒四時之田以習戰也而獨變其名
蒐苗獮狩吉凶賓嘉所以為禮而儀禮不以
軍而并列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
田之事則縣師始受其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
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不悉備而軍與行
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

則為之丘甸縣都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會卒
伍則為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
車徒則為之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夫
同此兵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嗟乎
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
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易
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先王以為明
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患故凡為是
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為慮微也○潛溪鄧氏曰
夏官之政小司馬貳之軍司馬攻之與司馬主
車行司馬主徒豈將事而作之故職掌不具歟
問者曰夫兵以形勢為其用者也雷動風舉後
發而先至以輕疾制敵諸合離向背幾神變化
大司馬尸之矣經不少槩見何也曰王道天德
終不極夫兵之用也皇皇乎成周四征弗庭六
服承德形且措而不用故閱兵適寓諸農而止

而邦可與守也況其慮後世至豫防危亂至深
而務折其萌者至遠也治兵茇舍大閱振旅畢
教也紀律嚴分數明而幾神變化可得而措
也豈為不豫哉凡因形措勝又何可預設也

咎繇音皋遥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十九

明後學棊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註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氏曰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勳掌之。○明齋王氏曰六鄉無閒田。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鄉字疑誤。王功曰勳。○註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註保全國家若伊尹。○臨川王氏曰王有天下。諸侯則有一國。召南言國君積行累功。又曰羔羊鵲巢之功致。左傳云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功爲主也。」民功曰庸。○註法施於民若后稷。○王氏曰書言車服以庸。則庸以民功爲主也。事功曰勞。○註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註制灋成治若咎繇。○王氏曰治功則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是已。治功曰力。治成於彊力故也。○明齋王氏曰治功若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之保釐東郊。爲政而有治平之功也。」戰功曰多。○註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灋曰上多前虜。疏已上六者皆對文爲義。散文則通。左傳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則戰功也。而云策勳是通也。明堂位曰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德大有勳兼勞者也。○畊埜鄧氏曰司

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爲首。王功曰勳。夫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爲其功計安於無形也。事功合曰功。專於勞力。聊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効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註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享之。詔謂告其神以辞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王氏曰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祭。則報之而致厚也。○介甫王氏曰大烝冬之大享也。當是時百物皆報。爲祭有功宜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註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掌賞地之政令。○註政令謂役賦。」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難易。戰多若一。敵有堅瑕。若此屬不以爲常。故輕重眡功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註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唯加田無國正。○註加田旣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

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補】無國正。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即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註】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王介甫曰。每馬則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

綱惡馬。○【註】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王氏曰。馬有惡駕破車而其才可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註】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補】凡受馬於有司者。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王氏曰。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雜說。必入馬耳。見得是實死。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註】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劉氏曰。馬及行。則始當駕者。量其勝任。入其等以齊其行也。○王氏曰。司馬法曰。戎事齊力。尚彊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所謂以任齊其行者。齊力齊足者也。若有馬訟。則聽之。○【註】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禁原蠶者。○【註】原。再也。天

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註】建。立也。立國有舊灋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王氏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爲主也。以分國爲九州。則自王國而及諸侯之國。其地分爲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

上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則內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橫有廣狹，皆量而爲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仲興郝氏曰：分天下之國，按禹蹟九州之舊，宇內大勢可如也。」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注】軍壁曰壘。○王氏曰：舍謂軍舍。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明齋王氏曰：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爲提挈弛張，因正倍於四隅，以爲輔翼，游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爲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累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握奇經云：先出游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注】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王氏曰：若封國、慶、削、巡行、征役，皆於是乎致之，以量人主長短之數也。」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注】鄭司農云：從獻者，

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疏】後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殽從酒，禮所不言。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肉炙也。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其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王氏曰：從獻脯燔者，以所獻牲牢爲正，而以脯燔爲從也。」掌喪祭奠竁之俎實。○【注】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王氏曰：量人掌之者，亦有數度故也。」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宰祭，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疏】少牢尸嘏主人，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某氏曰：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而傳之它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皆言卒爵。○介甫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注】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

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疏]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之飫，則有房俎。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爛之。又云：退而合亨，腥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此祭爲宗廟之祭，故後鄭讀肆從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謂四段解之也。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卽體解爲二十一體。喪事畧，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殽，謂饋食獻熟，體骨節折而爛之，以酳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氏曰：內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王氏曰：沈爲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禳，皆小子飾其牲也。」釁邦器

及軍器。○[注]邦器謂禮樂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示犯誓必殺之。」祭祀贊羞，受徹焉。○王氏曰：斬牲徇陳者，以小子掌釁社，而軍法不用命則戮於社，故也。羞始祭所進，徹祭畢而徹，小子皆贊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者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注]羔，小羊也。詩云：獻羔祭韭。」○王氏曰：飾羔者，記所謂飾羔雁者以繢，羊人於祭祀飾羔，亦若封人之飾牛牲。」祭祀割羊牲，登其首。○[注]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疏]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王氏曰：飾羔，小祀也。割羊牲，大祀也。曰侑曰割，亦互文。」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注]灋羊，饔餼積膳之羊。○介甫王氏曰：法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或曰：如上公饔五牢，餼九牢，多少有常法也。」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注]鄭司農云：積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疏]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右之，彼亦據日月已下及配食者也。○或曰：謂積於柴上焚燎之羊。」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

賈買牲而共之。〇【註】布泉也。〇王氏曰賈買牲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故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〇【註】行猶用也。變猶易也。〇鄭氏曰論語云鑽燧改火取各方色木鑽火順時氣以救時疾。火新則無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〇【註】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〇【疏】按左氏傳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〇【疏】梓愼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時則施火令。〇【註】焚萊之時〇【疏】上言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宮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彼二官直掌火禁不掌火令」凡祭祀則祭爟。〇【註】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爨。〇【疏】祭爨祭老婦也祭爟祭始教燧者」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〇【註】野焚萊民擅放火。〇【疏】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〇集說王氏曰火

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燎爨之則以亨以飪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皆有癘疾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於是乎可救矣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季夏取桑柘時運而往火變而新陽太盛則發陰之弱以抑其強陰太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於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則春秋傳所謂出內火是也蓋火之大於星為心其出也以夏之三月而位見於辰其入也以夏之九月而位伏於戌則其於出內火也觀其星之伏見以為節蓋五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為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為火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內之所以息其氣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哉而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於如此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孰能與於此〇明齋王氏曰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偏造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為冰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有大旱則過燥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內火也冰有藏啟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使之伏息啟之以發沉伏之陰使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大過則血行不及而百疾作故治疾者多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於是乎有災是故

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雷冰雹皆陽驕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爲肯司爟凌人皆此道也周公設官言火非一司爟於夏所以救成火之道司烜於秋但取火之明以爲用餘則修火之禁而已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遞守固者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子其支庶」【疏】士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劉氏曰易曰城復於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須其守則遠近均焉勢逸更焉而守政成矣夫公卿大夫游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內外一心休戚一體安得有他虞哉○愚按士庶子宿衛王宮不宜復掌城郭蓋國有大故則時須而遞守焉所謂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又按文王世子載出疆之政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意內外亦以貴賤分歟」設其飾器○【注】兵甲之屬」王氏曰所以聳觀瞻而備非常」分其財用均其稍食○【注】財用因以財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廩」任

行下孟反 鼜音戚

其萬民用其財器○【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其藩落○劉氏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萬民曰任分地界爲守也材器曰用防緩急之所須也」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注】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又爲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贊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人民之官也」按一說數語直下移甲以下通守政之事亦通但不如明齋之周匝至移甲等卽掌固之法則國有司不宜又指掌固明矣」晝三巡之夜亦如之○【注】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之懈惰」夜三鼜以號戒○【注】鼜擊鼜戒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陳氏樂書曰宋沈約樂志曰鼜鼓長丈二尺守備及役事鼓之鼓人不云乎鼜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

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梟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丞故以鑿。王氏曰號呼守者之名也戒戒守者之事也已上所言皆王國之守國下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也若造

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濃○注都邑亦爲城郭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注竟界也民皆有職焉○注職謂守與任。疏造都邑謂造三等采地。國都之竟謂王國及三等境上皆有溝木以爲阻固近郊遠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亦兼上王國及都邑合守之處其民皆職任使遂守也若有山川則因之○注山川若殽阜河漢。疏殽謂若殽有二陵阜謂若東成皋漢謂若楚謂齊云

楚國漢水以爲池河爲四瀆之險又齊西有濁河皆因之爲固可知○王氏曰先王之以道德則明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此魏武侯浮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爲在德不在險良有以哉○王明齋氏曰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言之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故周禮設官掌固主國都至於郊掌疆主王畿之境司險者則自王圻之中以至於九州之內無不有以守而達之司馬掌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貨攻守大計三官所以並隸於夏官也固者人工所爲致力爲難故自內而及外以漸而殺險者地利自然守之爲易故先遠而後近以漸而審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注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通典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王明齋氏曰王畿之內畎畝之地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沮洳之阨徑畛涂道路非止於往來而已即有曲折之艱涂而樹之林非止爲其土而已即有敵遠之限是故制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竝騁所以爲善故盡東其畝惟于戎車是利此齊所以責晉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注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奸寇也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

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謂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疏]郎徒百二十人是也。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疏]按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時候不在竟、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氏曰、道治、言候人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註]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

其送之。○鄭仲輿氏曰、方、遠方。道治、經行使道者。爲治其防護之事。分鄉治事曰各掌方治。遠方有事、來王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

環人掌致師。○[註]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疏]菆矢之善者。兩猶飾也。」察軍慝。○[註]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鄭氏曰、軍慝者、懷詐潛入我師也。」環四方之故。○[註]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鄭仲輿氏曰、四方有事還報也。」巡邦國。○王氏曰、無事之時、亦使之巡視防患於未然。搏諜賊。○[註]諜賊及間爲國賊。」訟敵國。○[註]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疏]成二年、晉伐齊、晉師至袁婁、齊侯使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又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下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晉於是退師。」揚軍旅。○[註]爲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降圍邑。○[註]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攝諸侯。皆守境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註]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轡所以駕舍。

故以轡表舍。○或曰：舍止也。脫轡所以盛糧，故以轡表舍。軍中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檪；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註】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檪，以次更聚擊檪備守也。玄謂擊檪，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劉氏曰：其擊柝以戒禮守者，以漏刻爲更代。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其氏曰：縣壺以爲漏者，謂懸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準法，有更漏則擊柝者可序更矣。喪未殯，哭不絶聲，有更漏則守尸而哭者，可相代矣。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註】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薛氏圖云：以火爨鼎則使之不疑，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許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

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爲下垣，漸臺故設官董其事，軍事嚴喪事遽，特舉以見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註】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疏】三公射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之北面答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在東近君，君主位也。士無臣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按下文士射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與射，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

射爲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射人之位不及士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朝不坐燕不與謂之士是也○仲與郝氏曰按鄭謂射人所掌位爲將射入見君之位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輒與燕而射非也⌊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註】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灋其禮儀⌊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註】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註】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註】射灋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肄之也○【疏】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王射之禮者此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所

掌王射之禮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肄則習也○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二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數焉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之則其見於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挾矢必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 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之也待獲者所蔽也○【疏】此經言容儀禮大射鄉射等云乏乏言容者據唱獲者容身於其中據人而言云乏之者矢至此乏極不過據矢而說也 二侯熊豹也豻獸名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疏】按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之禮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餘臣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此云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已朝不謂於天子之朝行此賓射之禮也 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

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陳氏集說疏曰上文不言士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也而此云士豻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

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註]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二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爲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引樂記證侯道遠近亦爲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按射義承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射禮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士射皆具但上無大射文按詩行葦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祭疏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射以擇賢則亦爲大射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則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又

按禮記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則諸侯遣聘之卿大夫亦得與於賓射杜氏通典亦云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已下禮賓而射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蓋謂此也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註]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

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熊豹侯也○按白虎通曰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制遠卑者所制近也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註]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卒令取矢謂射

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疏]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王氏曰未射時獲者負侯而立故射則令其去侯而居於乏以避矢也。○王氏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俊卿章氏曰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又天子賓射在朝亦在國士大夫燕射賓射不在國大夫亦得行大射雖無郊學亦不得在國是以孔子爲鄉射於矍相之圃是其一隅也。○或曰天子大射則在廟賓射則在朝燕射則在寢諸侯大射在郊學賓射在朝若國外相會則在境祭侯則爲位。○[註]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

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大史數射中。○[註]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王氏曰必與大史者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算故也。佐司馬治射正。○[註]射正射之灋儀也。○王氏曰射以不失正鵠爲主。司馬治之射人佐之。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疏]祭祀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巳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漢時苑中有貙劉爾雅貙似貍劉殺也。引之者證秋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王明齋氏曰上古六畜未授必射以祭後王於祭祀猶親射其牲所以存古者始佃之禮且以致親殺之意。○王氏曰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至也。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疏]作使也。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焉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巳上爲衆介也。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註]倅車戎車之副。○王氏曰王之所乘不敢虛其位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註]作者選使從

王見諸侯。戒大史及大夫介。○[註]戒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疏]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爲介。○王氏曰太史與事者以太史主協禮事故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註]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

苛。謂詰問之。○疏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王崩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於堂，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殯。引檀弓證射人與僕人，君之疾病，皆是二人之事。彼鄭云：卜當爲僕。僕，即僕人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註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王氏曰：舜命益爲虞，則曰若予草木鳥獸。養猛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爲主也。凡祭祀，共猛獸。○註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熟。○王氏曰：祭祀之羞，備物故也。賓客之事則抗皮。○註鄭司農云：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王氏曰：抗之言舉也。蓋聘禮庭實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而有文故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註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王氏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

射鳥氏掌射鳥。○註鳥謂中膳羞者，鳧雁鴇鴞之屬。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註烏鳶善鈔盜，便汚人。○劉氏曰：事尚肅也。大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註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羅氏掌羅烏鳥。○註烏謂卑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註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襦讀爲繻，細密之羅。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註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頒賜。○陳氏曰：天子之於老，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夫貴貴之道，予故貴而老者爲國老，賤者謂之庶人，故賤而老者爲庶老。合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同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此所謂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猶司老也，司徒以保息

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註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鵞鶩之屬○王氏曰鳥之待人而養者鵞曰舒雁鴨曰舒鳧以其似雁鳧而飛之舒遲也祭祀共卵鳥○註其卵可薦之鳥歲時貢鳥物○註鶉鷹之屬以四時來共膳羞之鳥○註雉及鶉鴽之屬○疏內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兎鶉鴽○劉氏曰鶉雀鴽雉之類非一品也

故以備膳羞爲職○王氏曰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九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註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鄭司農云版名籍○王氏曰群臣之版謂書其名於版也治其政令則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損益謂黜陟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也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

貴若大夫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都謂大都小都家家邑也縣鄙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卿大夫士謂下臣及諸侯之臣與於都邑者也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已命者則爲士以詔王治○註告王所當進退○劉氏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攻事而詔王廢置矣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註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疏]六德
六行爲賢六藝爲能奠定也○彥陵王氏曰漢
志先王之制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
行禮而觀化焉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
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
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
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行同
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又曰典通鄉
老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
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
其柄內史贊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知
其數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漢成帝建始四年
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又有二千石曹
掌郡國二千石後漢改爲吏曹主選舉祠祀尚

書令總之後又爲選部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
事○又曰裴子野曰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
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
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
閱者衆○賢之集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
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群俄折於一面庶僚百
位專斷於一司吏曹按閱而選舉不是訪操
於鄉邑○又曰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
貴功商貴忠周貴同於秦貴嚴吏西漢貴才謀
東漢貴行誼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
唐以後貴才藝之後務然最無謂者其氏族
手○張氏曰古之六卿其分職也太宰不通其
聯事也太宗不於司徒掌教司馬掌兵太宰不
入也行發兵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進士則司
馬辨論官材司馬之屬司士司以德詔爵此司

馬辨論官材之事也○東萊呂氏曰王制論鄉
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
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
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
入仕前與既入仕後凡經七級然後得祿蓋古
以後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雖說爵
祿事皆歸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
有去取進退唯上之特命而貢食乃其常俸所
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久者計其歲月之
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
事唯能得此理矣○雖說司士掌群臣之版則
官悉隸焉有德者始詔以爵有功者唯詔以祿
有能者始詔以事後世但以官府頗多疑周官
不知當時以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卿士

之賢能而爲爵祿之與奪則官不至於冗蓋可
知矣○王氏曰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
所謂爵也自下士視上農夫以至君十卿祿皆
所謂祿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能小者治小
故以能詔事食有多寡治大者其食多治小者
其食寡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
德詔爵所以貴之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以
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養之
唯賜無常○[註]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

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註】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晩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臨川王氏曰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彼外朝之灋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內合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侍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位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顧王所鄉故南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爲右也自孤以上則皆以近尊爲上公以下皆旨面王衛言鄉不斥其體尊故也

司士擯○【註】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註】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群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群士位東面王西南鄉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巡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士入應門即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

揖大夫以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尚待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又云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也○王氏曰孤卿尊故特揖之大夫卑於孤卿故中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等而衆揖之士又卑於大夫故上士中士下士旁三揖焉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面故也○愚按尊君卑臣未有如今日者也聞發之貴始於嬴秦至後代而遞甚焉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膂大夫士其手足外心膂隨手足將以何者成其爲吾體乎豈弟君子退不作人人才之盛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噓而成者也是故能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友者至矣奴隸役之則奴隸徘優畜之則徘優至矣樹人猶樹木也鹵莽植枳棘於庭欲收梗楠梓條之用勢安可得乎至材不中綆矣不歸而易

種謀所以蕭藝之術而惟橫加斧斤以快其誅鋤尤無益於理亂之數也君臣遇世殊時異而三代以後臣品因以日卑職是故耳誠得大有爲之主鼓舞習而隆下交則帝王之佐當必有彈冠響應者不然自外其心膂自剪其手足以成孤危之勢君亦何利而爲此也大僕前○【註】前正王視朝之位王入內朝皆退○【註】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王氏曰，王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內朝，則事官皆退也。內朝在路門內，亦謂之燕朝。○陳氏禮書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灋，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王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又曰，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illegible]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宜先，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外朝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出之於及莫之道也。然則以先為勤，以後為怠，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大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註】國中，城中。○【疏】鄭大夫士，總號為士，若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王氏曰，士治，治其進退損益也。○或曰，士治謂諸臣之治蹟美惡」

掌擯士者，膳其摯。○【註】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疏】士亦是卿大夫士之總號，謂初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王。司士擯相之，使得見也」

及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註】賜爵，神惠及下也。

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群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齋戒告令也。詔相其灋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也。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序也。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註】割牲，制體也。羞，進也。○【疏】制體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之類。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註】作士從。

謂選可使從於王者。○【疏】此士亦謂卿大夫皆是也。○劉氏曰，選其行業而進之，以從王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註】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王氏曰，使者，奉王命而使也。爲介，爲之介者。○王先生曰，上卿使則大夫爲之介，大夫使則士爲之介。大喪作士掌事。○【註】事，謂奠斂之屬。○按士皆衆指羣臣，此官所以名司士也。作六軍之士執披。○【註】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扶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

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國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註】官守不可空也。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註】故，非喪則兵災。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註】任，其所掌治。○王氏曰，邦國之士皆命

於王，故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雖說此正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事，別皆不見，唯司士此一段與合。○尚書大傳：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王氏曰，按後漢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即所謂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明齊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蓋自邦君之下，與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攷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記專以習射言，似於太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而覲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註】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疏】諸庶通名，俱訓爲衆。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也。位，朝位。○劉氏曰，國子之倅，謂副貳於其父之職業者也。以其將世於仕進，則必漸摩以忠義，故設庶子之官。○芸閣呂氏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

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
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
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
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
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
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矣故太子雖未爲君也
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
才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爲不預矣○王
氏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已蓋國子之適則爲
正而其庶之介於適者則謂之倅○王介甫氏
曰上文言國子之倅而下言帥國子致於太子
則諸子掌國子及其倅非特倅也○劉氏曰辨
其等以其父之爵爲之等敘其齒而
爲之位也○鄭氏曰凡入學以齒 國有大事
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

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
之司馬弗正○[王]軍灋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王
氏曰置其有司則若伍之
有公司馬卒之有長也 國子屬太子司馬雖
有軍事不賦之凡國正弗及○[鄭]上文弗正謂
兵賦此云國正謂
卿遂之中所有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王
氏曰公卿大夫士則聽於王者也其子則聽於
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也○東萊
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
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
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
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大子素與諸
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
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
在學時必擇其能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
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
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
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
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
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
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
王此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
可以槩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
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
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
心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
金革則與夫千貴貽利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
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
恩義固已接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副王之

將帥也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
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
然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臨川王氏曰
司馬弗正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
之而已○劉氏曰大司馬總六鄉六遂都鄙之
師無慮數十萬足以制九州而御[illegible]
有大事則太子得以專將其子弟[illegible]
正弗及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illegible]
搖矣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鄭]正謂體數之[illegible]入[賈][illegible]
中士[illegible]一人在學而[illegible]
○劉氏曰諸子學禮樂皆將世其父於祖[illegible]
用也割牲體薦俎豆則已仕者爲之而司士掌
之諸子則但觀之解[illegible]解必醒以獻也

䤈尸而體解必獲以獻也至於大豕牛羊則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叙以獻苟失其叙有不中禮則諸子正而叙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注】位佾處也○某氏曰舞用國子故諸子爲正其位授其器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圖】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故也作使也作羣子從使國子從王也○王氏曰國子亦謂之羣子者又以旅而衆者名之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圖】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亦不得皆學故皆云適子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王氏曰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也○王氏曰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介甫王氏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

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事也○明齋王氏曰春合諸學學當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獨春而合之春合諸樂即月令季春大合樂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注】羣右戎右齊右道右○鄭氏曰凡御居車前之中便執轡控御尊者居左勇士居右王有戎右齊右道右及五路倅車皆有右以捍外衛矣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注】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圖】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以百二十五乘爲伍○王介甫氏曰比其乘者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者屬其右之人使同心○鄭仲熹氏曰凡車三三爲小偏三五爲偏五五爲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又謂廣是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爲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劉氏曰勇力之士屬焉者習之以五兵而選以爲右也○王介甫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傷但事之將武夫皆制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鬬矣○劉氏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非特孔子也

周公則然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注】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劉氏曰。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衆以嚴肅也。○王氏曰。猶詩所謂予曰有先後也。舍則守王閑○【注】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注】非常之難。要在門。及葬從遣車而哭。○【注】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注】虎士從使者。○劉氏曰。士大夫使於四方。則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注】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疏】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王氏曰。必勇猛有力者然後可以爲使。○王明齋氏曰。書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門之外。蓋以動成頌諸侯入爲虎賁氏之官。虎賁百人。卽此虎士也。率之以迎立嗣君。職隆任重如此。故虎賁一宿列位大微垣。而周公之戒成王。拳拳於綴衣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等。重者並非以其朝夕近侍至尊而非得正人。不足養成君德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注】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下爲之帥焉。○王氏曰。持輪。以爲安也。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注】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鄭仲與氏曰。服而趨。謂不介冑。朝服夾車趨。對下文介爲服也。喪紀則衰葛執戈盾。○【注】葛。葛絰。武士尚輕。○【疏】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卽服葛。故云武士尚輕。軍旅則介而趨。○【注】介。被甲。○王介甫氏曰。王吉服則亦吉

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劉氏曰。旣衛王行。則從王服。吉凶介冑。莫不如其所事。○汶儀王氏曰。常王之居。外則設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從戒堪。張弧而後登輿。淸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虞戒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裘冕者。亦從

尸服也。襲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橫渠張氏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不宜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鄭仲興氏曰。按是職本下上按天子冕執旗有戈以趨於禮何居祀天爲尸。亦不經。○愚按後儒以節服氏掌王服之中節者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郊祀裘冕爲句。帶與服相聯。故掌維常之事。裘冕以衣尸。故又掌送逆尸二事。乃節服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贅王在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步行者六人。皆冕服。則亦似有說。今姑從鄭註。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註 蒙冒也。冒熊

皮者。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王氏曰。蒙熊皮。取其以狄而致果也。黃金四目。取其視無不見也。黃中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陰慝也。執戈揚盾。致其威也。百隸罪隸夷隸之屬。時難。以四時而難也。月令於季春之難。曰畢春氣。仲秋之難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難。是也。索室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

大喪先匶。○註 葬使之道。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註 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按 按國語水之怪龍罔土之怪羵羊。○劉氏曰。敺罔兩以安王神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初則爲利。功成者退。

酉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悲寒氣酉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伏也。季冬大儺。磔一歲邪惡之氣。此於太虛間不過氣之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敺之。使爲而不爲。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註 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正王之位。則主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

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註 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按 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進前正位說。還退居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入謂王退入路寢聽事。○王先生曰。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太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爲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爲諸臣言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逆雖爲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是以御僕又云。君臣之逆。庶民之復。是知復逆通上下之辭也。○難說。大僕掌傳達章報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按雜奏將軍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自極遠至京師。往

還縲七日。漢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有如太僕掌復逆。司馬不能令之緩急。能無虞乎。○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也。○東萊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尊嚴若神。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說皆淫僻邪侈之事。則侍御僕從之間。非吉士也。先王厳肯深慮。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内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

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太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疏】後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朝在朝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庶子者。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殘御庶子總名曰御僕也。○臨川王氏曰。路鼓。因有求欲因方甑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窮者。則欲其速達。甚於遽令。○愚按建鼓之政。賈疏以爲卽肺石窮民。朝士達之。乃得擊鼓。予謂非也。肺石止爲獄訟含寃者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路鼓所達。則凡草澤中。抱忝室杞人之慮者。咸得上聞。或事關機密。不可洩之外朝。故特設於路寢門外。而掌之大僕。屬之司馬。誠重之也。不然。旣謂達窮遽令。而復立之肺石。使朝士又得闘其說焉。殊非先王萬里堂階之意矣。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注】詔。告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疏】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親射其牲。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少牢。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臨川王氏曰。王之

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内不能正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饗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太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太僕。故贊牲事以此兩臣。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疏】大僕在車左。不敢使人馭。自馭而前驅也。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尊故自馭也。知亦有車右者。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王通鼓。佐擊其餘面。○【疏】王通鼓者。謂王親將軍衆待于暇乃擊之。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下注路鼓。路鼓四面。佐擊其餘面也。

救日

月亦如之。○【注】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注】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疏】按小宗伯云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故知惟有免髽笄總也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麻髽并笄總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子箭笄髽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免男子免婦人布髽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illegible]記云免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竹爲之也。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也。王燕飲則相其灋。○【疏】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或與群公燕等皆是其法有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洗爵升降之法。○王氏曰燕雖以示慈惠其飲無酌數以醉爲度然亦有法故太僕相之也。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以路寢燕安之處故謂燕朝又與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也宗人嘉事謂冠婚嘉禮之等。○陳氏禮書曰王燕朝之位雖掌於太僕然其位之所辨

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愚按陳氏所謂燕朝以齒者謂王與宗人齒歟。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眡朝之意告之。○愚按太僕之正王位與擯相其法儀何密也夫人欲之逸未嘗不自起於燕閒萌也萌而無以折之則漸謂固然而拒者靡不決而出矣先王之防之也豫而微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聚而坐享其成是故三代已上左右僕從進客談笑而有餘三代已下法家拂士徵色發聲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注】小命時事所敎問也。○或曰如尋常傳呼之類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也。○王蒸曰王卒食玄端而居。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注】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疏】祭祀云小則賓客饗食皆是小字貫還爲小賓客者也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射亦爲小也。掌士大夫之弔勞。○【疏】亦王所使也。凡大事佐

大僕。○王先生曰。按夏官大僕小臣之於王。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出入則前驅。而大僕是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前驅。大僕之職。與小臣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而小臣云掌王之小命。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此大僕小臣之職。所以分也。至於內小臣之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也。乃今曰掌王后之命。而其通令凡小事則內豎掌之。此以見后之次於王者也。況后言命。不言大命。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出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於他人乎。後世至陪臣執國命。豈可勝數哉。○鍔說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夫常伯三事皆大臣。名位尊矣。視綴衣攜僕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數奏有常。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不敢褻近。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苟有介直之人列於其間。潛移陰化。爲力甚易。不然則誘之失德。亦猶以火銷膏而弗覺者。故善論治者。必本人主之身。而善正其君者。必多引善類。與之共處。推此則天官一官。可以見周公格心事業。永嘉陳君舉曰。凡饔飧田獸薪蒸醫藥之事。及酒漿膳羞次舍。其卑冗瑣屑也。必用命士。領於冢宰。若大宿衛。非宮正之屬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戈干立階戺。皆冕衣實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書曰。在昔文武。作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內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蓋宿衛國子也。它日能爲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蹶維趣馬。艷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爲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后世子賢否皆係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可以不謹乎。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注】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秖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齊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文矣。然而具修之初。王不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聖人之於鬼神。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鬼享。帝假而受福也。○王氏曰。祭事甚煩。王豈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專董其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注】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疏】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畿內都

[illegible] 近之 丁反

衆三等采地。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其祭祀之禮。○按明齋王氏以爲諸侯不得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蓋謂同姓有服之親也。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耳。唯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注】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眡其牲體數。體數者。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疏】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祭言太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牲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王氏曰。言展

而受之。則以胙自外至。受而膳王。不可以不讀也。此又祭僕所以忠於君者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注】羣吏府史以下。○王介甫氏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者也。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大祭祀相盥而登。○【注】相盥。謂奉槃授巾與沃。○劉氏曰。小臣掌則御僕相盥捧槃授巾也。登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七載。大喪持翣。○【注】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掌王之燕令。○【注】燕居時之令。以序守路鼓。○【注】序更。○王氏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疏】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薦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嚴陵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

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王介甫氏曰。王者七廟而曰五寢者。蓋二祧特設。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鄭氏謂唯祧無寢是也。以文武爲二祧。則誤矣。禮記以遠廟爲祧。當此時文武最爲近廟。豈宜稱祧。又不設寢乎。然則二祧其高祖之父。與其祖歟。○易氏曰。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五。后稷爲太祖。太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武王爲禰。此爲五廟五寢。祭祀脩寢。○【注】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王行洗乘石。○【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以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掌蹕宮中之

事。○王氏曰。修之所以治穢。洗之所以治潔。蹕之所以備【經】大喪復於小寢大寢。○【註】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一

明後學欒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註】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疏】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度取漢乎周。今還取彼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以玄。下以朱。覆於冠。前低一寸。○又云。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為號也。○春秋正義。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蓋以在位

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王氏曰。天文南極卑於北極。亦因取象也。○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袞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貴與馬氏曰。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袞衣二服同冕。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象天數也。陳祥道以為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亦服龍袞。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袞冕之前。則大裘袞衣。不可分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鄭氏又謂大裘之冕無旒。是以大裘為一服。無旒者為一冕。則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之

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夫可乎其義不通矣○又按明齋王氏云五冕者謂五服之冕非冕有五也故下文述其制皆同則一冕而已愚謂弁人掌服冕之制詳矣豈冕爲首服反混焉無別者乎賈公彥云冕名雖同旒數則亦有異誠篤論也總之諸家之論馬氏爲覈矣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疏】玉十有二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每玉間

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也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陳氏曰禮記天子爲籍冕而朱紘諸侯爲籍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士以爲紘鄉大夫弁冕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二紘又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組貫之以笄固之以紘○繅不言皆有不皆者○【疏】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王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已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楊氏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祀先公鷩冕則九旒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而旒皆十二玉○朱子曰天子鷩冕雖與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九旒九玉耳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王介甫氏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王十有二備物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

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按通典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陳氏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弁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鄭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鄭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

會古外 以注從 檜同 璂音其

以素爲士之服。皃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皃耳以黃。爲人君之服。其蒙是也。其制蓋皆玄紞以垂之。瑱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故書璪作璵。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璵惡玉名。○【疏】王不見玉玼。於此言之。互見也。○王氏曰。瑉玉三采。則亦德之殺也。異乎王之全也。荀子曰。雖有瑉之昏昏。不若玉之昭昭。則瑉者石之美而似玉者。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註】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

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膾。縫中也。璂。綦通。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王氏曰。皮弁者。王眡朝首服。象邸。以象骨飾弁內頂上之柢。○王氏曰。王笄者貫於弁以爲固也。

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註】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註】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

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冕則前低寸餘。故得冕名。前後平。則稱弁也。引玉藻文。謂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爲僭踰。故

引爲證也。服弁，即衰經喪服，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共一章也。○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謂皮弁；以韎韋，謂韋弁。○公羊註：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玄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玄衣纁裳以助公祭，玄端以祭其祖禰。○王氏曰：冕，吉服也；韋弁，戎服也；皮弁，朝服也；弁經，弔服也。其爲之各有等。○明齋王氏曰：按舊說，冕旒之制，所差有四，悉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矣。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

玄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二之不同，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爲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子男而下當爲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爲目而設，從之有旒，果何所爲？故經文叙王之冕，止云繅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旒；侯繅斿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曰：此前而言，則深衣何獨通前後而云十有二旒？故據經觀之，上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證。唯延則有前後，于蔡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爲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爲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之不服冕，唯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六衣一章，玄冕無旒，尚足以爲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於不攷經文之過。蓋自叔孫通草創漢制而已，然愚直據經文，而參以王蘇，見後人之說，自不可通，欲攷禮者，當玩遺經可也。

司甲闕。○王氏曰：書之費誓，言穀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司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註】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上下。○或曰：功良沽惡。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王氏曰：五兵，弓矢戈殳矛也。○鄭氏曰：王曰五兵，鋒刺鉤與斬兵二等而五也。殳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二也。斬兵，長者斧曰鉞，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勾兵，酋矛、夷矛，五也。五府祭朱干以舞一許，飛廣渠車所建，二蒙伐有

宛註稱中干貳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
設藩盾五也○劉氏曰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
待用也與其等者常類其聚以待授也
○王氏曰以待軍事除器戒不虞之慮 及授兵
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
用兵亦如之○註 從司馬之灋令師旅卒兩人
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
謂出給衛守○疏 授兵從司馬灋者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
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灋以頒之○東萊呂氏
曰古者藏兵於朝太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
之廟歸而歛至以是不敢輕衆之意如用命賞
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

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
見春秋之初其制尚存○雜說甸出華車一乘
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
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
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並授之民也
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
受兵亦如之是鄉大夫畢事則歸之也若民兵
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
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
意大異矣○明齋王氏曰凡出軍公卿大夫各
有縣都之兵伍兩卒旅則有丘甸之兵唯王之
乘車貳車所建之兵與夫親臣所用之兵則於
是乎頒之 祭祀授舞者兵○註 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大喪廞五兵○註 玄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

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 軍事建車
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註 車之五兵鄭司農所
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薛
氏圖曰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
車故兵車射者取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夫
車上固有弓矢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
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註 亦頒之也故士王
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

有四尺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
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註 乘車王所乘車也軍
旅則華路會同則金路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註 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與○劉氏曰盾有藩盾有車盾有舞盾所施不同則制亦異矣所以有五者之制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
守藏與其出入○註 灋曲直長短之數○疏 六弓八矢笮各有名號物色出入斂頒之受也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註】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疏】按詩云象弭魚箙。魚之似獸者爲之鮫，或此獸則魚形也。國語云檿弧箕箙，則不用獸皮也。○王明齋氏曰，稾人職於弓弩矢箙總之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爲據。此云爾者，蓋獻素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箙爲全，并有二義也。必如舊說，則弓弩豈不貴堅，且弓矢可相離者。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註】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

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王先生曰，記曰左射騶虞，右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是所謂甲革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

○【疏】晉文侯者，謂文侯之命，賜之形弓旅弓是也。文公者，謂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襄王賜之形弓旅弓是也。○王氏曰，王弧利射甲質，以其彊。夾庾利射侯與弋，以其弱。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得彊弱之中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註】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註】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弩弱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彌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

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註】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

刜芳物反　訂音亭又當定反　輖音周又丁二反

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

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註 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圜。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 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來體多。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也。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以其往體多[illegible]。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六弓之外[illegible]成規。○鄭敬仲氏曰。剛健者。乾之德[illegible]合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illegible]合少而成規者。其弓長[illegible]。按鄭氏弓人[illegible]三材良者。句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註 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

反

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註 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疏 所共弓矢。則王弧也。上文王弓弧弓以射椹質。○按射義。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註 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籋也。○疏 四矢曰乘。大喪共明弓矢。○註 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

曰。用器弓矢。○疏 明器中有用器役器。役器中有甲冑干笮。用器中有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註 物。弓弩矢箙之屬。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註 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王氏曰。田弋用矢爲多。總附於竹器以爲備曰籠。分附於皮器而佩之曰箙。充實也。凡亡矢者。弗用則更。○註 更。償也。○王氏曰。非射而亡。則償之。按受會計。以此爲則也。○按鄭氏以爲既舍而收。用若亡失。及收不可用。乃請更。更易也。亦通。○明齋王氏曰。天之賦畀不[illegible]有人類。必有[illegible]獸蟲蟲。有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

必有凶人奮其爪牙詐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姦宄於其間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於斯滅殆盡耶故見於天象若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棓前驅以禦難至於奎宿特爲天之武庫所以除戎器戒不虞者至深切矣聖人不忍斯人之沴於不善之類慮秋殺之擭以西方之金制爲兵器用以驅猛獸兼夷狄伐無道誅不義若攷工記函人盧人之屬皆主爲甲兵者也而兵司之者則特屬於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尤其所用器也然苟失於防閑則反嬰其害故雖用兵而常以自衛爲主是故司兵者上士而司甲者則大夫則先爲不可勝之意也五兵五盾雖同掌於司兵而戈主習敵盾主禦體特設司戈盾以尊掌之殺敵者以不殺於敵之爲尚也弓矢同爲兵器其致用在百步之外故掌之者爲下大夫周公之意以射療及遠

敵不能延之爲貴而并以兩軍相薄短兵接之爲尚也歟周公設官之輕重而可以知用兵之方矣

抉古穴反 彄苦侯反 韝古侯反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注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曰決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裹以韋爲之○疏此繕人所掌工之用弓弩者謂

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武曰抉以骨爲之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告王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王氏曰乘車王所乘之車充以矢實其中也載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無會計○注斂藏之也○疏以王所費損故不會計之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注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劉氏曰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入其金錫於兵器之府及掌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故受財於職金也○王氏曰弓弩矢箙百工造之在

冬官也槀人以所受之財而爲之齎以給其市材之直也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注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注矢箙春作秋成○疏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劉氏曰春素秋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弓人曰凡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寒奠體。體定則成而可獻矣。」書其等以饗工。○【注】鄭司
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玄謂
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
等其饗薄。」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注】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
書試爲考。玄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
之。否者反此。」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王氏曰、入功
於司弓矢、則以待頒也。入功於繕人、則共王用也。」凡齎財與其出入皆

在稾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注】皆在稾
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稾
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
見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使謂王使以兵。有所
誅斬也。春秋傳曰、戰於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說】
戎右與君同車。在君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軍中役使。故云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

王鼓。○【注】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說】謂助擊其
餘面也。」傳王命於陳中。○【注】爲王大言之也。○王氏曰、
以軍衆所在。儼其有不闕故也。」會同充革車。○【注】會同、王雖乘
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
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說】曲禮注曰、君在。惡空其位是也。○武
曰、從革車以備非常也。」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注】鄭
司農云、敦、器名也。辟、瀝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
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

敦血授當歃者。」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贊
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玄謂尸盟者。割牛
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
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
茢、苕帚。所以掃不祥。○王氏曰、盟之事。以不協也。戎右以禦侮爲職。故以
玉敦共歃血。王敦者。玉府所共。戎右則以之而歃血也。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也。牛耳以示
順聽。尸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

陪乘。○【注】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歟。○王氏曰：王未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則齊右之嚴於事王，思患豫防，無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可同日語哉。

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御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注】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王氏介甫曰：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之故也。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疏】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諭從車，即彼貳車與彼從車，別別名耳。○王氏曰：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

詔王之車儀。○【注】顧式之屬。○王氏曰：記曰，不廣欬，則口之儀也；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視五嶲，式視馬尾，則目之儀也；頭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正立執綏，不內顧，不疾言，無非車儀也。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注】以蓋從，表尊也。○王氏曰：王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

意。○愚按三右職大相同，戎右畧於儀文，主武事也；齊右缺於傳命，則禮法森嚴之地，王其肅穆無言也歟。

軷音跋祀之又反・菩音蒲芻初余反轢音歷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疏】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也。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

曰：乃舍軷，飲酒於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某氏曰：軷即祭名，故詩曰取羝以軷。王在車左，大馭執轡居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禱，王自左執轡駐馬，祝畢登車，受王轡乃驅。

軓音犯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注】軹，謂兩轊也。軓，車前軾也。○【疏】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酌僕者，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左手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軓，祭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乃轢軷而去。○王氏介甫曰：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贊㨹相前驅為職。王有行也，僕為之節；王有為也，僕為之道。故祭祀則贊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

趨以采薺。○【註】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註】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疏】按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此云鸞在衡，據乘車而言故也。○雜說王氏曰，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蓋行則欲其舒，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則欲其齊，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人與車之出入其疾徐皆然，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者，鸞和皆金鈴也。鸞在衡，和在軾，登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徐則不鳴，大疾則不續，此舒疾之法也。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珮之聲鏘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於衡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鄭氏曰，通言五路，故以凡該之。

戎僕掌馭戎車。○【註】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王氏曰，以犀飾其側，及用以爲藩蔽，則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燎，故用以即戎。」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註】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註】如在軍也。」掌凡戎車之儀。○【註】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王氏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爲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爲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備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義各有所主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爲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註】以賓以待賓客。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

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疏】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七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贄於朝，無迎灋，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灋，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灋，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灋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註】朝夕，朝朝莫夕。」掌貳車之政令。○【註】貳亦副。

○劉氏曰，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寢，故曰朝夕燕出入。○王氏曰，其儀如齊車，則朝夕燕出入。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私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與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註〕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附〕縣鄙在六遂之中，于迎六遂縣鄙，則六鄉州黨迎之可知。乘遠以明近也。○王氏曰，王行在鄙，則去飾，故乘木路。」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註〕佐，亦副。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附〕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也。按王制

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令獲者植旌。○〔註〕以告獲也。植，樹也。」及獻比禽。○〔註〕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註〕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劉氏曰，諸侯晉，大夫馳，所以佐佑翼禽，致獲於王也。○臨川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疾。○王氏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路，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爲職，而名官曰僕，不曰馭者，所以尊玉路也。

六八 皆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註〕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王氏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衆，故其員亦六十人。○劉氏曰，駕治者，俾閑習齊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驚奔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註〕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註〕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王氏曰，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相從，故皆曰一物也。○或曰，種馬謂良馬可謂種者。」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

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良善也
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
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
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
則僕夫上士也○【疏】按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
王氏曰圉人良馬匹一人故乘馬四圉圉師教圉人養馬乘馬則一人故乘馬一師也三乘為
皁則馬十二匹趣馬皁下士一人故皁一趣馬也二皁為繫繫凡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也○王
先生曰王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革路戎僕總而言之

皆僕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
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
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
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
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
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飛耕也駑馬自圉至馭夫
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
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

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從而三之既三之
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王氏曰駕一物而必三良馬
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克役事為多故也○明齋王氏曰舊說謂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是駑馬為良馬三之一并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入師一百二十八匹也
趣馬駕之入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駑馬止克雜
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畧相當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注】降殺之差每廄為一閑諸侯有齊

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
分為三焉○【疏】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一種馬分為兩廄故一種有四百三十二匹
諸侯與大夫直一廄不分為左右則良馬唯有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亦[illegible]其一種其
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為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一駑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
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知[illegible]到歲取馬四
民之類乎時則官給芻秣有[illegible]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邦諸侯之[illegible][illegible]大夫之家未嘗不
自畜焉蓋此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知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illegible][illegible]數不過二千餘匹衛文
公承狄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二[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殽亂

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愚按陳祥道以衛文騋牝三千。與齊景千駟同稱。以爲皆僭侈踰禮之事。夫衛文播遷之後。能富其國。詩人美之。讀定之方中之篇。至推其富彊之故本之秉心塞淵。絶無有議其僭踰之意。則林氏之說爲當。而陳氏蓋未之深攷也。因攷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廏。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蓋漢唐行軍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入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爾。此多寡之所以異也。今觀鄉遂之官。以時辨其馬

牛之物。登其六畜車輦。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疑於衛文之騋牝三千矣。凡馬特居四之一。○註 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 如三牝各在其一。通牡爲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王氏曰。三牝一特。欲其生之衆也。春祭馬祖。執駒。○註 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王氏曰。房星爲天駟。馬資之以生。春生之時。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

四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註 先牧。始養馬者。○疏 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也。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郝氏曰。攻特。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也。秋祭馬社。臧僕。○註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王氏曰。馬社。廏中之土示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廏之時也。故祭馬社。○郝氏曰。社。牧地之神。秋報成。故祭之。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註 馬步。神爲

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疏 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王氏曰。馬步。行神。冬大閱。故祭馬步。○王介甫氏曰。講馭夫者。五馭之灋。講其藝也。○愚按三代用人。未有不先之以教者也。馭夫之賤。每歲冬必以馭灋進而教之。其進於馭夫者可知矣。古人所以能盡其才。而國家亦得士之用。蓋自食其敎人之報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註 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者。○疏 按毛詩傳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又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鐵孔阜。齊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必據宗廟。○王氏曰。詩云。比物四驪。有騵所謂騵彼乘黃。皆齊毫也。宗廟齊毫。而此

於朝覲會同。亦毛物者。承賓如敬神故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注】
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遣人當幣
處者也。校人主飾之。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於
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
轡。圉人夾牽之。駁者執策立於馬後。」凡賓客受
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覲而享王者。」大
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言埋之。則是馬
塗車之芻靈。」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注】帥猶將

也。○王氏曰。田僕設之。校人帥之。」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
駒。○【注】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
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
馬之禮。○王氏曰。馬行地無疆。而物尤純黃地之色。校飾之以從。」凡國之使
者。共其幣馬。○【注】使者所用私覿。」凡軍事。物馬
而頒之。○【注】軍事物馬。齊其力也。○【疏】上朝會言毛馬。鄭云
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即是色
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有
色也。○雜說云。旬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馬亦
[illegible]

卿大夫共軍家者。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安得及庶民乎。」等馭夫之祿。
○【注】馭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宮中
之稍食。○【注】師圉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
曰稟。○王氏曰。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贊
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
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疏】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駑
六種是也。○劉氏曰。三乘爲阜。而下士一人爲
之趣馬。校人既物而乘之。以爲良焉。又使而贊

正其有弗良也。將戒五路擇之。至矣。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掌駕說之頒。
○【注】用馬之次第。○【疏】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須依次第。○明齊王氏曰。良
馬以駕五路者。趣馬所治。止於三乘。知之爲詳
故掌贊而正其等。不使閑雜不齊。六節。謂行止
進退馳驟之節。特說以爲種戎齊道田駑。此乃
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贊上良馬。安得以
駑馬雜之。」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注】居。謂牧庰
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劉氏曰。辨四時之居名。二月之後。盛
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庰。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
廄而有閑也。○王氏曰。以聽馭夫。則唯馭夫之
所役
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註]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祟則禳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云受財者謂共祈具及藥直。○王氏曰乘治者猶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相醫而藥者蓋其獸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爲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謂祭而治之益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藥猶瘍醫所謂以毒藥攻之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註]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

賣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註]頒馬授圉者所牧處。○[疏]厲禁者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劉氏曰牧地非一處度其年歲木草之宜與其馬之衆寡而頒之。孟春焚牧。○[註]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註]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萬物後動。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註]焚萊者山澤之虞

○王氏曰贊之令不得燬其應牧之處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註]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杜子春云佚當爲逸玄謂逸者用之不使過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踶齧者閑之[illegible]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王氏曰圉馬以執牢籠也。○祭馬祖執

駒見校人職。正校人員選。○[註]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浚儀王氏曰汧渭之閒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閒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郝氏曰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爲師圉恐非。○王氏曰敘夫而下可以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廋人差而正之也。○按員選下即云八尺七尺等郝氏之說似長但員字無著落今并王氏說俱采以備參。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王氏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

蓐音辱 庌音雅 茨在私反

穀梁傳延廄法度也 注六闕之

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注 蓐馬兹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劉氏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其蓐也。釁廄辟去邪氣也。○或曰。始牧。春草生。始出牧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疏 左氏傳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書不時也。延廄當於秋分時。故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秋分也。今之孟春新延廄。故云不時。○明 王氏曰。教養馬之事非一。而溫涼出入之失時。尤其大患。故特舉之。○或曰。獻馬。從校人獻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圉人所習也。○劉氏曰。椹質。盤草以代侯也。司弓矢云。射甲革椹質。○王氏曰。犬草謂之茨。詩云。牆有茨。苫謂之闔。以剉草爲苫。則盡而用之也。○黃氏曰。芝供也。闔亦蓋也。翦闔。翦其亂草。○王氏曰。圉師所馬習於苫蓋之事。故因而役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注 役者。圉師使令。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注 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或曰。啟謂啓殯。○劉氏曰。賓客陳之於館。喪紀陳之於廟。廞馬亦如之。○注 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芊亡氏反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注 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俊 鄭章氏曰。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界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中。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判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爲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耶。家一陶則四方可知矣。○東坡蘇氏指掌圖序曰。蘇秦按此以說諸侯。而知六國有十倍之勢。[illegible]何[illegible]此以[illegible]祖而知天下阨塞之所在

聚米爲象馬援以度隗囂建樓以畫德裕以服南詔藩鎭彊梁於河北而險要詳於吉甫先零跋扈於隴西而地形上於充國規制華夷靡不憑此○臨川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地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與其利而除其害也○雜說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阸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祕不得見所以謹嚴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淺以泄露當時如淮南王皆有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浚儀王氏曰易氏曰大司徒所謂圖者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爲建國分封之地職方氏所掌不特土一州而已凡中國夷狄畫爲九[illegible][illegible]州而籍之故曰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注 貫事也○劉氏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

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其山能出雲雨以生萬物鎭安於一州者曰鎭水潴而不流以生蒲魚者曰澤水涸不耕而生草木者曰藪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尤深積而成淵者曰浸其民資之以生者曰利其來待之以爲養者曰畜其土宜之以爲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仰之以爲生者也九州之邦國仰之以爲富者也苟不周知其數要則天下之民不得而同其貫利矣得以同貫其利則雖四夷於中國亦得資其有以濟其乏是以九服安於其土而不失乎養也○晉谿鄭氏曰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司險同爲守也宜殫精於險固之守矣乃其職在辨人民男女之所產山鎭澤藪川浸之利用與夫九穀六畜之數要任人民府萬物阜財節用使同貫利而已藏用於無形是王道也制其職以所能不强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强其所無主於生民是王道也○愚按聖王不作則邦國都鄙相戕相賊有蠻夷貉狄之勢聖王在上則不唯四夷享中國聖人之慶而邦國都鄙未嘗不得四夷貫利之用蓋稻黍之不能不異宜也獷悍剽疾之不能不異稟也天地無如之何而聖人則使之同貫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之謂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注 鎭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

鑑音監

藪。其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鳩鶬犀象之屬○疏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爲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蓋取尊於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靑分冀州地以爲幽幷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荆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郞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靑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爲三道○薛氏曰以職方大之九州山鎭五州五鎭各正其方當以岳名之所謂五岳兗之岱荆之衡雍之岳幷之恒豫之華是也四州四鎭不可以岳名也直謂之鎭而已所謂四鎭靑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揚之會稽是也四鎭五岳總言之皆山鎭也

○王氏曰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按其區禹貢謂之震澤爾雅注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也三江禹貢謂婁江東江松江季氏圖則以爲大江吳江錢塘爲三江至五湖之說尤不一季氏圖云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或謂卽太湖別名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其圖經韋昭義與記種種所載各別從季氏圖所稱則彭蠡洞庭宜屬荆州具區旣見不宜五湖復列大湖今以周行五百里專指太湖爲五湖似尤非通論

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注衡山在湘南

瞢亡貢反又亡忠反 湛直減反又音沈

雲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王氏曰江漢禹貢所謂荆州江漢朝宗於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已○王氏曰禹貢荆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砥礪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產也○或曰丹朱砂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注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兗水

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某氏曰滎與濟水同出王屋東流爲濟南渡河溢爲滎澤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王氏曰禹貢豫之厥貢漆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州所產也○某氏曰畜穀獨全者土氣正中也

溠側加反又莊加反 擾而小反

正東曰靑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

堀弓六反

麥。○【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有孟諸。【疏】望諸即孟諸也。爾雅曰宋有孟諸。按禹貢淮出桐柏。泗水在魯國。出濟陰乘氏。○集說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蓋周公以徐為青州故也。○按禹貢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注】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廬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

種黍稷稻麥。○泲與濟同。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注】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堀之即。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為汧。蒲或為浦。○【疏】按地理志吳山在汧西。北入渭。渭出鳥鼠山也。洛出懷德者。詩云。瞻彼洛矣是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或曰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涇屬渭汭。厥貢球琳琅玕。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注】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或曰輿地廣志云。今萊陽縣有奚養津。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疏】幽州之河泲。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蓋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導沇水東流為泲。則幽兗皆河泲所經之地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

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注】霍山在彘。楊紆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注】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麥菽稻也。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

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洗王之於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其種不以羊。赤緹之地。其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明齋王氏曰。禹按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而止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荊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唯河爲大。禹於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於海。其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兗。則雖并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與地以於徼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止荊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微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隸於荊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獨西南之地。但爲來王之國。而時背叛者。宜周公於此不置州屬也。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亦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開之有時。是故不能疆之以侯後聖也。乃若北方營州醫無閭。冀州河套之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爲九貊六狄。亦皆內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者。自周德之衰。而爲胡人之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芝饒與兗豫等者。悉淪於沙漠不毛之域。反爲犬羊侵入中國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夷狄之策者。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略吾之九服。乃分內事。是不急於奪失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註 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于周服。○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襄王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丘氏曰周制九服而周官唯曰六服辟因不承德又曰五服一朝者蓋衛服之外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助祭康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陵儀王氏曰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法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唯謂中國耳禹承堯舜而然要服之內地方七十里乃能容之夏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地減國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正義謂治水之後舊域許謹以漢地攷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畧萬里○又曰周官六服羣辟注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在九州之外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六服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六年五服一朝周禮集此法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又曰晉志帝堯時禹平水土為九州虞舜登庸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也周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均天下之土以周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正南曰荆河南曰豫正東曰青河東曰兗正西曰雍東北曰幽河內曰冀正北曰并○蔡氏曰今按舜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

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景仲鄭氏曰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四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蕃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蕃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

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旹非周之蕃服乎詳攷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萬里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攷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葢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鎭服卽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鎭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蕃鎭明矣如此不特見二書當一服蕃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鄕遂稍縣都卽禹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卽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卽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卽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蠻服卽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卽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鎭

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蕃服卽禹九州之外地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註 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王先生曰按禮記疏云職方氏方千里封公或方五百則四公先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唯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朱氏語錄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有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下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況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卽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爲國君○薛氏圖云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此廣封也職方兼附庸之地而言之廣封者也然以邦畿千里計之方四百里則六侯餘四

百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餘百里何也葢地勢不能常如棊局之方特因侯伯之爵以里數封之而已餘里無所餘焉職方氏擧其大數然也周制天下之地凡五千五百里一千爲王畿一千五百里爲夷鎭蕃之服封諸侯之地則三千里而已今此封公侯伯子男地各千里合而數之則六千里何也葢職方氏特言封疆之數非有地里如此廣也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凡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封公侯伯子男之地誤矣

凡邦國小大相維○

註 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纂 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殷之諸侯亦各有屬

相維聯故鄭據而言也。王設其牧。〔注〕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王氏曰九州之牧也。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國之地物所有。○雜說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荊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宣王中興但理會牧伯而已故諸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奇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

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注〕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也。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注〕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王氏曰乃宋若土地辟田野治之類辨至而先王戒之使之豫備既至而前巡之。攷其不法。殷國亦如之。○〔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疏〕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行之亦多於其時在國外爲壇行朝覲盟誓之法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集說陳氏傅曰自古封建之法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守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五載一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氏掌人訓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逮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奉不去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遏通達皆係於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聞之宣元以後稍還占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宰相則有掾吏之行

上下相察。莫之或匿。如元帝詔條責于定國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而不言耶。將從東方來加增之耶。何以錯謬至是定國皇恐自劾是丞相隱之天子而不知郎吏已得以上聞。如魏相數掾吏案事郡國郵自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達相輒奏言之是郡國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吏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爲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注〕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注〕土地猶度

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註土宜謂九穀稙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王巡守。則樹王宮。○註爲之藩羅。○其氏曰。佐掌舍爲之。○王氏曰。大司徒但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皆輔相之所掌則及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註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疏曉諭以王之德美。又延譽以招來之。引以王之美。又延遠物。九州之外。無貢灋而至者。佚。又云致遠物。宜是蕃國。○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萬方以成夢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育之義。使之心喪而浅服。羈羅於內向。而不知其已者也。○明齋王氏曰。方貢。若六服之外蕃國猶在貢獻之數者。遠物。若越裳肅慎。其國尤遠。不在貢獻之數。故曰遠物也。達民以旌節。達貨賄以璽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註續食其往來。○王氏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王氏曰。四夷之來。各有其方。諸侯若非其人。應之不得其道。其爲中國之累大矣。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以爲禮也。達之以節。使行無稽滯。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之居處安而食用足。所謂來之之道如此。蓋非求其來。但有以待之。示無外之意耳。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註津梁相湊。不得陷絕。通其財利。○註度遷其有無。同其數器。○註丈尺釜鍾。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註權衡不得有大小。○按韓非子作陳魏無地得古尺尚書作有大小。秦令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不宜改。虞駿曰。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局用之。孔穴乖錯。宜如所奏。除其怨惡。○註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好善。○註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高尚。○雜說同形。其好善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愚按除其怨惡同其好善。所謂同其好惡是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註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誦四方之傳道。○註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正歲則

布而訓四方。（注）布告以教天下。使世知所善惡而觀新物。（疏）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敎化正之。○（疏）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敎化正之。與此爲類。故鄭云以釋經也。○雜說。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辨爲明。易惡爲善。變化氣質。如螟蛉之肖蜾蠃。新物如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也。○王氏曰。夫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誦其傳道。則有以資王見聞。而王之所聞益聰。所見益明矣。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正歲。一歲之始也。既誦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察其志好而訓焉。如是則四方之遠。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行。而道德由

之一。風俗由之同矣。夫先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而以中國爲一人者。吾何容心哉。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以同之而已。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玄謂華讀爲低哨之低。正之使不低邪離絶。○（疏）形方氏主知四方上地形勢。故使爭作邦國之地域大小形勢。又當正其封疆。勿使相侵。地有低邪離絶。起相侵入。則不正。故今正之。低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云低哨之低者。投壺禮主人云。枉矢哨壺。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絶爲華。絶而不屬爲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之患矣。○王氏曰。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其封疆各有多寡之數。形方氏之職。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凡以成大司徒之事而已。○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不使相侵而無有華離。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是也。大國不比於小國。則侵其封疆而有華離矣。正之弗從。然後詔於大司馬而九伐行焉。聖人於征伐。必有其漸。不得已而後行也。○愚按註疏釋華離。義似太鑿。王昭禹云。華者分析。如華辦也。正與介甫析而不絶解合。然形如華辦則易侵。而勢若犬牙。則難勦。又何也。意或稱之柄。所

以親諸侯者。固別有所操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注）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疏）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者。是遂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禹貢青州云。岱畎枲。畎谷也。岱山之谷有之。徐州云。嶧陽孤桐。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爲琴瑟。○劉氏曰。頒其名數於邦國。致之於王。以供膳羞服用也。既曰珍異之物。則非貢賦所及矣。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注】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疏】泗水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明齊王氏曰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珍異者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療疾致用適欲用之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為常貢也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注】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疏】高平曰原此雖以原為主除山林川澤四者餘丘陵墳衍原隰皆主之禹貢東原底平。大陸既作。○介甫王氏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辨其物以知肥磽燉惡。物之可以封邑者○【注】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王氏曰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原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司徒之事而已。○王氏曰五地名物與土宜土化大司徒掌之此復掌之者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之事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某氏曰此大司馬正邦國土地之政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注】灋則八灋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灋慝姦偽之惡也反側猶背違灋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劉氏曰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者爲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注】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注】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注】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疏】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故云掌都之士庶子宮伯註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此都之士庶子亦然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行之。○王氏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以國灋掌其政學○【注】政謂賦稅也學修德學道。以聽國司馬○【注】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劉氏曰夫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在外既不隸於宮伯大司樂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

庶子作其衆庶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大司馬奉其節制以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注】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疏】按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氏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王氏曰。都司馬掌大都小都之士庶子者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陳氏集說云。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賦。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泚。與晉之六卿晉之三

家。宋之華氏。其謂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競乎。○丘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進在王朝。受教於司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衛。有都司馬掌其正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明齋王氏曰。都之士庶子。謂孟仲兩卿而下五大夫衆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應起徒役之人也。車馬兵甲。備車發卒也。都司馬平時糾戒之。無有違慢。卒令之使之與事。則都宗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然此但治其軍賦之事而已。政若諸子之所掌。則司士大司樂之所教都司馬兼治其鄉之士庶子。一如王國教胄子之法。然後前亂之人。無驕淫敗禮者矣。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都司馬率之以聽於大司馬。故朝大夫云。治有不及在軍旅。則誅其有司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所以都鄙之君無抗衡之患也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二

明後學栗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秋官司寇第五○【疏】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王氏曰：舜命皐陶作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刑以懲寇為急也。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龜山楊氏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成矣。先王非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鄭景望曰：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罰設而聖人常有置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於一人，亦遲回慘怛，不忍是人之獨入吾刑也，而況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益別其頑弗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薰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以染之習，使枉者終以直，惡者卒以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北三苗，周公商頑民，拓去于餘載，其道蓋出一轍。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唯峻刀鋸鑕斧鉞以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萃聚而駢之，舉城邑而屠之，其忿猶未已，是草木鳥獸之不若，必將根薙而種獮之，亦不仁之甚矣。夫以一性之善，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爲民而立君，亦曰俾無失其性。彼寔然無知，頑然不可訓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君子於天下之惡，所以不敢忿疾，而致其哀矜[illegible]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註】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灋。孝經說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疏】過誤者出之，實罪則施刑。○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者。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搜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萬狀，不出隱顯兩端。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周禮菁華曰：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灋，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寇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則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司寇掌邦禁，獨曰刑邦國，又何也？蓋刑所以弼教也。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故掌刑者謂之司寇，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獨禁哉。蒙之初九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然，猶云可也。致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爲末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豈爲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言刑而先言禁者，其三代本末之序歟。○羅說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禁者，蓋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刑於已

手不若戢於未至先王之立刑法惟恐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爲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罹如是之辟人有慁心易避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林氏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敎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爲表裏而已○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鄕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註]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云鄕士主六

鄕之獄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疏]鄕士官尊而人少遂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在遠郊外兼主公邑獄廣人衆故官多○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疏]其職掌四方獄訟兼迎賓客以獄訟爲主故亦言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朝士主外朝之灋○[疏]以朝士爲詢衆庶獄疑獄故屬秋官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在皐門內庫門外是也○雉說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是聽獄訟古者人君聽刑必淸心靜慮異於常朝故其處與常朝不同皇帝淸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決事亦此意○愚按外朝之設詢衆庶也凡國危國遷立君疑獄之類皆詢之朝士掌其法而所以必屬秋官者見外朝疑大事無所不詢而獄爲民命所關先王所愼重無過於獄獄也雖然國危國遷立君之屬亦豈非以愛民之故而爲之也哉知周官三百六十無非爲民而設其君臣朝夕孜孜民事之外別無他事而周禮一經之義備矣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註】司民主民數。○王先生曰司民為秋官之屬何意若論所書生齒之數則與司徒所謂人民之數小司徒所謂夫家之數鄉師所謂以時稽其夫家之數鄉大夫所謂以歲時登其夫家眾寡一也司民不屬地官而屬於秋官者說者以為秋之物成非也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國家鄭氏曰與民以司民為司空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有夾不然者況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按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者見刑王之重民數如此於庶獄也豈不感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雖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內人暴吏羅織株連戮者率數十百人慮傷天心勸國命亦獨何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為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王氏曰刺者探問眾察之之意官主詢察而行教宥故以名官舊解為刺殺非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約言語之約束。○【疏】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疏】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愨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未嘗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此疑周官亦過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職主也○【疏】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王先生曰周官有四職所掌者財用其三見於天官職內職歲職幣是已特職金在秋官耳然職金之職與天官異而未嘗不與天官相為聯事內府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玉府云掌王之

金玉之藏職金云入其金玉錫石丹青於受藏之府則是與內府玉府通矣若夫為兵器之府則又非兵器之府也蓋有兵器之府又有為兵器之府王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曰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又曰入其金玉丹青於受藏之府為內府玉府矣則是知為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考工記云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是已築氏執上齊冶氏執下齊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所謂為兵器之府也抑嘗言之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之官並通為聯事其日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也入其金於司兵是與夏官通也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是與冬官通也是官可知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犯政為

悪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疏犬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獄城也。○王氏曰天文貫索主賊人之牢。九星規圓故以取象。又圜還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反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註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罪隸百有二十人。○註盜賊之家爲奴者。○疏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故註云盜賊之家爲奴者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鄭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有才智能役衆人者以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註閩南蠻之別。

夷隸百有二十人。○註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註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

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王明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舊說以爲征夷所獲被其死而役之非也詳攷四隸之職皆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爲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鄭寬舒氏曰自司隸至此六職吳氏移屬司馬謂其文皆守禁爲役等事觀於役服不氏可見芬謂罪隸之役百官府蠻隸之役校人閩隸之役牧人貉隸之役服不此皆由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爲司寇之屬無疑也况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姦慝之意耶但罪蠻

五隸不合列官益皆以罪而坐之役者當如掌戮之列墨劓髡宮役其官而存其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幾古作者之意矣。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憲表也主表刑禁者。○愚按刑非先王之得已也刑者所以弼教也故之不率然後從而刑之又必諄復叮嚀令民知法之不貸如水火之不可蹈而猶悍然犯焉於是斷肢體毀肌膚曉法者可以相忘於無犯矣又恐遐陬愚暗之徒未盡曲曉或叢雜罹故特設布憲一官今按其職云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又曰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正所以輔司寇布刑之法於未逮也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所以詔民者

寧惡其詳哉舒氏以五官俱不復設縣布之官遂以爲僞而欲刪之是亦不知先王之用心者矣。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羅說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入官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防嚴則姦宄絕清刑之原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亦謂禁民不得相陵暴。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音閘 及骼 自及骴 又作胔 似則反

【註】廬賓客行道所舍。○【疏】遺人云十里有廬掌凡道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王氏曰公劉詩曰於時廬旅又曰於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註】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疏】月令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胔言骼胔者凡人物皆是。○愚按後世王政不修掩骼埋胔之事讀聖人之書者謂迂腐纖屑而不肯爲而繩補之徒或謂之此亦有不忍人之政之責者所宜深恥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疏】其職掌溝瀆澮池之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萍氏主水禁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爲物又不溺沈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寤覺也主夜覺者。○【疏】人有夜寐忽覺而浸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王氏曰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未遠而君子之趨朝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所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譏之也。

烜音毀

條音滌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王氏曰烜與爟皆火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故列司爟於夏而司烜在秋官也○舒氏曰吳氏以此條爲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欲歸宗伯芬謂王之大祭祀則五官具在皆有執事若謂刑官不足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顧不可以與祭執事耶況五刑之用實惟天討故凡王之大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官成也亦孰得而紊之哉舜命咎繇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奉設官者於司寇益有深意矣。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疏】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注】閭謂里門○【疏】二十五家之里門也○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修閭氏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注】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欲攻猛獸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雖說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故皆屬秋官○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於山澤之農而翨氏則攻猛鳥矣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而蟈氏則掌去鼃黽壺涿氏掌除水蟲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矣稻人以瀦蕩水以澮寫水而雍氏則掌溝瀆澮池之害於稼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掌攻草木矣草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之人聚柝有相翔者誅之矣。

庶音煮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注】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既蘇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謂之庶氏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注】穴搏蟄獸所藏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注】翨鳥翮也○【疏】掌攻猛鳥亦是除惡之義○王氏曰鳥之飛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曰翨氏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注】柞除木之名除木

撥古扡反

者。必先拔剗之。【疏】詩云。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明作是除木。

薙音悌他計反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註】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鬀草也。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劉氏曰。掌薙五地之草。以侍耕種。

硩他歷反又丈列反又勑徹反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玄謂硩。古字從石

蔟倉獨反

折聲。○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則凡召凶者。皆在所去焉。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蠱蠹者。詩云。實始翦商。

犮音跋捇采昔反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疏】捇拔除去之也。

蟈古獲反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王氏曰。蟈鳴聲尤聒人耳。故以名官。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壺謂瓦鼓。涿擊之

也。○王氏曰。主以土鼓。去水中毒蟲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者也。

囂五高反又許驕反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疏】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亦是禁戒之囂。故在此。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

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東氏曰。伊耆民共有功於耆老者矣。故周公以其姓名官。後世以官爲姓。○王氏曰。秋之德物成而養之。伊耆主優老。有養意。且軍旅役有爵者杖。亦警戒意。故屬秋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疏】此四官在此者。皆主賓客嚴凝之事故也。○唐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折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而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賓。命揖遜之以刑辟之以禮。亦此意。○朱子語

翟狄同

鞮今从

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雖賤者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旣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屛。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亻處皆是合著如此。衍非聖人私意。○明齋王氏曰。秋官司寇序官曰。掌邦刑以佐王刑邦國。大宰刑典。小宰刑職。並先之以詰邦國。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除暴亂。夫所謂姦慝暴亂。犹有大於邦國之不道者哉。彼其怙崇高富强之資以爲惡。誠所謂虎而翼者。苟非王國有以制馭之。將安所忌憚。且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苟不此之務。而雖小民之過誤是詰。正猶舍豺狼而逐狐狸也。此周禮所以先之刑之。必以邦國爲首歟。記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劉康公以成子之挍脈不敬。而知其不反。蓋失禮則入

刑。謂之刑邦國者。非必加以刑罰。謂先正以法則之云耳。夫行人之職。在虞廷爲四嶽之官。所謂賓於四門也。而周公以之屬於秋官者。主於齊之以禮。而雍穆之。齊之不從。而後有掌交以諭之利害。臣人違之法。則其又不攻。而後有司馬之法。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環猶圜也。主圜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註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唯以訝賓客爲主。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註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所以設掌交之官。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疏掌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疏掌邦國所致貨賄。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註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疏畿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

里二十五里。縣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註】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疏】此官已闕。大宰云八則治都鄙，故知主都家之八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註】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於士者也。亦當言每都。○明齋王氏曰：舜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兵刑雖掌之，而寄於四門，特設四岳一官。周禮則以四岳之事屬之秋，兵則專掌於司馬。蓋後世政刑既繁，不得不分。秋官六十屬，皆主殺物之過，萬物各正，八之象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三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註】典，灋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書呂刑篇，謂周穆王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刑法，以詰謹四方。○李氏曰：刑罰之行，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己，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劉氏曰：典，常也，灋也。民失其常，則立灋以治之，使復於常，乃謂之典也。苟失其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一天下於禮樂，致萬民於中和，大司寇之職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註】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灋者，為其民未習於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灋。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漢刑灋志：昔周之灋，建三典以刑邦國，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即仍縣字亦無害於

與未亂者皆不爲[illegible]之衰穆王耄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illegible]之釋千剕罰之屬
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illegible]平邦中典五百
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illegible]少須林氏曰輕
典柔克之義也中典[illegible]尅之
義也書曰唯敬五刑[illegible]此之謂乎○東
萊呂氏曰益掌刑之官[illegible]不足自家
事唯敬五刑以成三德而無一毫私意與於其
間則和氣召而乖氣銷此所以培養根本故三
代得天下以仁○鄭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
典何也曰時輕重所以制中也○何氏曰三典
以用刑猶三德以爲治然人君撫世陶物又不
可執一焉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人有慢
心可以水濟水乎必時出猛政懾服人心如諸
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餘

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
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中典然
蠹度不修姑息爲治則國勢寖微矣必修明制
度振來紀綱使民有所警畏子孫有所持循
可也總之因時制宜不
失先王立衆之意可矣以五刑糾萬民○註刑
亦灋也糾猶察與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註
功農功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註命將
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註德
六德也善父母爲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註
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義

○註愿愨愼也暴當爲恭字之誤○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
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於其官
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
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蕃余
也阨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
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工爲上以不致力爲糾
也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
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刑焉振
旅也茇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戍邊也凡設民以
立其政而尊國家者用命爲上也以不死守爲
糾也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敎典佐
王以安邦國以敎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
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敎而佐

邦國者以成德爲上也以不致孝爲糾也則地
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以佐王經邦
國以治官府以經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也六
屬也百官府史也都鄙羣吏也凡役民以立其
治造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
則天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
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
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國家也祭祀
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也以不致
恭爲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
之大典聖人皇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
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刑典之正亦莫得而成
之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
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
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故
先之事典富其民也國富則侵之者至矣失之

罷音皮 收音救 出字衣 舒

以政典。所以除其害也。官矣安矣。不教之。則逸欲生焉。故次以教典。所以正其俗也。教行而俗正。不可以不治之也。故次之以治典。所以性其情也。治典性其情。以刑焉。非所以久而安之也。故次之以禮典。所以久其中。而安之於禮樂。是故孝弟修於家。而忠義聚於其國。而聖人之治成焉。五刑弼於五典。而建中於民。先後之序也。使夫萬民其德日新。其仁可知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註】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於灋者。以其不故犯灋。

置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或曰。如役世城旦春鬼薪之類。**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按】可救職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彼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考直坐之嘉石。不入圜土。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晝則役之司空。夜入圜土者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重。○王氏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獄而謂之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也。非苟寘之也。**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註】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出謂逃亡。○李氏曰。人之為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故辟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或伏尸市朝。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於圜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齊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怙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潛溪鄧氏曰。刑先圜土。何

也。先教也。刑以弼教。先教之而後刑。可用也。圜土獄乎。曰非也。圜有罷民焉。情於教。不暋作勞。如罷癃然。是淫酗之所生。做很之所始。民俗之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大。而固未麗於法也。刑諸則已重。不刑則敗俗而傷化。故寘圜土焉。聚為之宅而教之。視其能日夜施九職功事者。皆課之。書其罪於方版。着之背恥之。蓋用其力以彊其能。愧其心以冀其改。而教道存焉爾。其用刑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何為獄乎。蓋壞而教之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註】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

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疏】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是禁民省事之法也○王氏曰兩造謂彼已有辨兩爭者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爲主也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聲此之謂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注】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

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疏】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傅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簡兩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金之爲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康劑以見類焉○王氏曰金矢如銑貨不直不實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鄭氏曰凡公署皆日

桎音質 梏古毒反　着直略反

軥爭辨曰訟訟成曰獄質對兩辭曰劑金銅鐵之屬三日乃聽俟其中悔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注】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疏】欲使罷民思其文理改悔自修平成也成之使善有罪過謂衺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

也未附於灋未著於灋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官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臨川王氏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救所謂衺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衺惡則爲其已麗於法也唯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圜土收之也衺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法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歸其罷故也○又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任者終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爲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徭平

民而苦之就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爲利也○共氏曰任謂保任之不復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況哀矜忠厚之意藹然存乎其間其爲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猶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則亦失所謂生道者矣

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疏】必以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注】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臨川王氏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甚於遠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惡民之瀆其上則上告者耗而不棠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於肺石三日者審究致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上罪其長焉○鄭氏曰此於繫路鼓事異者彼大窮抑欲急聞此小獄訟故士師聽辭立三日乃聽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王氏曰大刑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正月之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蓋先王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勑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隨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爲是故也且民不可使觀刑也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賢乎易避而難犯若陷爲阱而恐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注】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也○【疏】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介甫王氏曰涖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要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致藏非特備失亡而已○王先生曰盟約之來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是堯之時盟約之事已見於民間矣左傳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成周時盟約之事已行於王家矣穀梁子以爲盟約不及三王非也春秋脩人者衆盟有書涖盟有書何盟然春秋之盟

百姓即百族賈氏引此者以鄭氏之說殘太史刊

口血未乾而背之。其與뒤人之盟約有副矣。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受而藏之者，以太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辟藏故也。」**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灋，八灋也。以八灋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鄭司農云：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雜說：此三者皆在太宰。定、斷、弊，却在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注】

奉猶進也。○介甫王氏曰：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各從其類也。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剄珥奉犬牲，則所任有小大故也。」**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注】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疏】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王自澤宮還入皋門，至庫門之內，太宰獻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以親故，入廟乃戒之。○集說

恭氏曰：庫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王先生曰：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則爲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所以辨親疏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戒有誓，曰誓，則重於戒矣。太宰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修，則誓之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太宰也。涖於誓者，大司寇也。大豈以大司寇之涖太宰哉？涖百官之聽誓於太宰者耳。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太太宰，遂以爲太宰特掌其誓，而不親爲之誓者。乃餘小官。失之矣。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不預於執事，特預於從祭。此所以不聽誓而聽戒也。荊公謂互文見義，又失之矣。○劉

氏曰：禮之大者，用人必衆，非臨之以刑官則無以致其肅，故司寇涖其誓戒。」**及納亨，前王。**○【注】納亨，致牲。○【疏】大司寇爲王引壇。」**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注】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疏】明潔也。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劉氏曰：明水火者，陰陽之精氣也。所以致聖人精明之氣於鬼神，示也。而刑官奉之，以其自潔而能潔於神也。○王氏曰：明水火之爲物，潔而清明之至也。刑官之所以格上帝，於是爲至矣。書曰：明清於單辭。此亦刑官清明之事。○明齋王氏曰：按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在神氣渙而不明。木氣爲昏，而不

適丁歷反

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收斂而積。唯夫金之爲德。於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者夷。華者華。靡不濯然可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以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淸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用明水火。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於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註大喪所前或嗣王。」大軍旅涖戮於社。○註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

其屬蹕。○註屬士師以下也。玄謂蹕止行也。○劉氏曰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註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云詢於芻蕘。書曰謀及庶人。○劉氏曰三者皆以爲乎民而爲之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

萬民而詢之。○王氏曰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人。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若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潛溪鄧氏曰小司寇有專掌矣。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何也。重民也。則屬大司寇可矣。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則後民聽。故小司寇首舉之。則事無加焉爾。○或曰王有三朝。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與鄭氏說異。」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

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註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疏專欲難成。稽已禦衆。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今能以衆輔成已志。是尊王賢明也。○介甫王氏曰。三公。卿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官皆在於此矣。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按王明齋謂羣吏侯

鍼其廉反

國使臣在天子之國故曰吏侍朝府史不應反在卿大夫之右且論而曰大豈止國內之臣與其吏民哉死刑大事故三刺亦與此同」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註】附猶著也用情理訊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曰讀書則用灋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王氏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劉氏曰至於旬乃弊之者王既欽哉唯刑之恤則有司不得以忽易之呂刑所謂服念五六日至

于旬時也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囚審之而弗變乃用法焉其謹之如是也○愚按附者著於物而貼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錙銖相准故曰附也至旬乃弊亦謂用情研訊罪狀真確者猶恐情理之外尚有生路務於旬日間反覆推求以冀一隙倘訊時先有纖疑則直謂之未用情耳豈得姑附於法而慢曰俟旬乃弊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註】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補】元咺武子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若兩大夫或代君無嫌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註】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劉氏曰不躬坐獄訟遠人附之所以養其信義也人有信義則廉恥生於其心而不復爲非義也此先王所以厚風俗正人倫也王族有罪發於甸人古之道也○介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補】五聽以聲爲本故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註】

出言不直則煩顏色不直則赧氣息不直則喘聽聆不直則惑眸子不直則眊○介甫王氏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註】辟灋也麗附也附猶著也○【補】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介甫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赦宥未定也」一曰議親之辟○【註】鄭司農云謂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註】故

舊知也。」三曰議賢之辟。○【註】鄭司農云。若今廉
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四曰議能
之辟。○【註】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
亦惑乎。」五曰議功之辟。○【註】謂有大勳勞立功
者。」六曰議貴之辟。○【註】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
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註】謂憔悴

以國事。○【疏】自此已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侯
一國之尊。賓獨自制。亦應有此議法。是
以議能。鄭引叔向之事。是其一隅也。
惟八曰議賓。惟據王而言。不及諸侯。」八曰議賓
之辟。○【註】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疏】樂記
云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
樂。常所不臣。故為賓也。○劉氏曰。議親者所以
教天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
也。議賢者所以教天下慕其賢也。議能者所以
教天下作其能也。議功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
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也。議貴者所以
教天下忠其君也。議賓者所以教天下存亡繼
絕。所不臣先王之後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

上服下服
宜從此說

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
人倫之美。莫斯為大。」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
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註】中。謂罪正
所定。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宥。寬也。民言殺
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疏】庶民
已上。皆應有刺。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
尚刺。以上刺可知。所刺不必是殺。餘刑亦當三
刺。故曰聽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
兼輕重皆刺也。○王氏曰。群臣者。大夫以上也。
群吏者。士以下也。訊群臣群吏。然後訊萬民。則
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所刺宥。司刺

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
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
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
服下服。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
之而已。○李氏曰。凡有血氣。莫不愛其生。君大
夫士之於牛羊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乎。刑之
大者伏斧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何其痛哉。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
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興於全人。猶恐聽有所
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
求。於是有外朝之法。以詢於衆焉。必群臣群吏
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
謂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之意也。」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

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〇【註】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〇王先生曰。夫天府以天爲名者。尊之至也。登其書於此。正所以重其事也。賢能之書登於此。見於鄉大夫。盟約之書入於此。見於司約。獄訟之書登於此。見於司寇。民數登於司民。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一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於此。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獄訟之書也。有一官書其賦者。賢能之書也。有數官書其貳者。民數也。有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然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書貳與否。及所書多少之數。但觀其事之施行耳。〇王氏曰。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蓋民之輕犯法也。以其困於貧。而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賦斂之多。以其用度侈。不知事爲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以制國用。故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之多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制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邦之財用故也。〇愚按登民數者。敬百姓也。登民數於天府者。敬百姓之心。猶其敬賢能之心也。登民數於天府而屬之司寇者。示不得已而刑民。必以敬之之心刑之。而後無忝於司寇之職也。登民數以制國用者。不草菅其民者。所以自伐其國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

之。〇劉氏曰。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熟牲。亦實其水。大賓客。前王而辟。〇【註】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〇【註】小師。王不自出之師。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〇【註】屬。士師以下。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〇【註】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〇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報其生養之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爲。凡以奉成天之所爲而已。未嘗私焉。王拜而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〇愚按觀此而知周先王之世之無遊民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有一民則有一民之職。有一職則有一職所生之財貨。蓋化治聚斂。凡嬪婦臣妾之微。莫不能以手足之勤。佐天地之施生。以貢其利於國。故其國用可以民數之衆寡爲進退。後世井無民也。鼎鼎紛紛以耗財則甚便耳。於國用何與。此天官九賦九式九貢。必先之以九職。蓋培其源而後可抑其流也。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

弊訟。登中於天府。○【註】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群士鄉士遂士已上。○王氏曰中謂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必登於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故登於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意。○明齊王氏曰帝王之治。雖其中而化。刑罰之事。尤不可以少偏。嚴刻則民麗於非辜。姑息則民輕於犯法。故謂獄詞爲中也。 正

歲師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士。○【註】群士。遂士以下。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註】宣。偏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王氏曰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乃命

其屬入會。乃致事。○【註】謂得其屬之計。乃以致之於王。○王氏曰命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爲主也。

左右俱左聲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註】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

簿或作

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陳】刑期無刑。故豫施禁。禁民使知而不犯。故禁者刑之助也。離載下帷。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見姦非。故禁之。爾雅云。巷門謂之閎。○王氏曰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不用。必輔之以禁。使民無犯。○王氏曰以木鐸徇之於國。使之內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註】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王氏曰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勑其怠忽。儆於事爲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刑也。以五戒後之。則閑而遏之。使民無退而麗於刑也。○劉氏曰。在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五戒所以先後以戒之。使無麗於刑罰。聖人之仁。於斯見其厚於父母。而過於天地也。○王氏以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

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而軍旅爲主。
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
而田役爲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
此推之，則曰糾曰憲，亦若是而已。」掌鄉合州
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
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註】鄉合，鄉
所合也。○【疏】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
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
伍爲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追，追寇也。胥，讀如
○或曰，鄉合，猶言六鄉合聚。
宿胥之胥。胥，謂可捕盜賊也。○劉氏曰，胥，胥也。相聚夜宿以伺盜
賊之謂。○或曰，胥，相也。有警相追捕也。○王氏
曰，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以伍合

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王氏曰，夫聯比
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
其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
州里任焉而恤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相
而不相戾，以往來則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
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
憂患焉。比追胥之事，於是乎可特矣。○王氏曰，
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掌刑，故
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有教存焉，非
士師所及。○明齊王氏曰，地各有定，此鄉州之
事，人各有行列，此伍兩之事。夫然則鄰界不相
通，鄰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盜賊於鄰境，壑水以
病鄰國者。族師伍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
八閭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其在於軍，則總
萬二千五百人之軍，合爲一百五十乘之伍，大
國之三軍，天子之六軍，並統於一大將，如是則

汋上灼反又音酌 刺七亦反 諜音牒 撟音矯

不特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爲閭，使之
相受，直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武王曰，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正謂此耳。夫士師刑官，而
掌合聯之事者，蓋使人各有心，雖欲詰姦除盜，
其可得乎。此周禮職
掌所爲匪夷所思也。」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
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註】官中，大司
寇之官府中也。詔司寇，若今白聽正讞解也。致
邦令者，以讞報之。○【疏】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
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致於士師，士師審察，以
告大司寇，於是從而斷之弊之，斷訖，致於本官。
謂之致
邦令也。」掌士之八成。○【註】鄭司農云，八成者，行

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疏】八成，言士者，此
八者皆是獄官斷事
成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王氏曰，官府之
八成，則其經合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
亂之成法也。○或曰，成，
獄成不可易者，大罪也。」一曰邦汋。○【註】鄭司農
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斟酌盜取國家
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二曰邦賊。○【註】爲逆
亂者。三曰邦諜。○【註】爲異國反間。四曰犯邦令。
○【註】干冒王教令者。五曰撟邦令。○【註】稱詐以
有爲者。○【疏】撟，即詐也。○按，撟與
矯同，猶今言矯詔書也。」六曰爲邦盜。

○【註】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爲邦朋。○【註】朋黨
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爲邦誣。○【註】誣罔君臣
使事失實。○王氏曰爲邦朋爲私黨以亂民也爲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
暁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姦人
所以爲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
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萌蘖者
豈不至哉○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道必有所
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此王
者立國必法禁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
後能保其社稷爲斯民主若八成之邦汋邦賊
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
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姦宄盜其君
者也邦朋邦誣不利於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

不罰必至於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
爲大士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
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
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註】鄭司農云
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
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灋玄謂辯當爲貶聲之
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灋
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
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或曰荒辯辯其凶荒之救如廩人所掌四鬴三鬴

二鬴之法食不能人二鬴則爲大凶之年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
不足也。糾守，衛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明齋王氏曰
按此閭卒伍乃地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
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
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辯之法蓋爲治必
從其本未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
救其飢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
兼夫保任荒辯之法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
不至於爲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辠之至不
同於張羅網阱擭以取禽獸者哉此周禮之司
寇所以異於後世之刑官而六聯之相成不可以一職拘也」凡以財獄訟者
正之以傅別約劑。○【註】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

各所持券也。○王氏曰傅謂比傅別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劑謂之要書以財獄
訟者必有傅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
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矣易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謀始謂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註】刑官爲尸，略之也。○鄭氏曰勝國周所勝之國勝克也刑主克故祀亡
國之社稷以刑官爲之尸○愚按秋者物之成
也勝國之社稷成功者退之事也故以秋官爲
之尸焉」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註】道王，且辟行
人。○【疏】燕出入凡宮死皆是」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註】洎謂增其沃汁。○【疏】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盥盤匜

刉音機又音祈　珥而志反衈同

盥手。王則將獻尸而就洗盥。此互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則小祝職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裸事沃盥則惟裸時而已。○王氏曰，治鑊水者，小司寇入鑊水。士師續而終之。**凡刉珥則奉犬牲。**○〔註〕珥讀爲衈。刉珥，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珥。**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註〕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介甫王氏曰，大小司寇使其屬則弗親蹕也。士師帥其屬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書，故士師蹕王宮而已。**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于行陣也。**歲終則令正要會。**○〔註〕定計簿也。○王氏曰，歲終則令正要會者，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故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註〕去國百里爲郊。郊外曰野。○明齋王氏曰，夫天之有秋也，主於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於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獻民數與夫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爲司寇者，匪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爲心，至誠惻怛，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以使民無訟爲貴，而曾子不以得獄情爲喜也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註〕國中，謂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王氏曰，職主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爲務，糾誥戒令，俾不抵於刑罰，所以生之也。**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註〕辨異，謂殊其文書也。○或曰，辨謂獄成有冤者辨之，犯死刑者則殊異其文書，重大辟也。○劉氏曰，異死刑者，欲一其意，專志而治之。重民不再生也。雖得囚之要，且伏其罪矣，又旬日無侮意，然後以職事治於外朝者，俾司寇聽之。王此始曰職者，前皆以爲已任也。要之，爲其罪灋之要辭。○何氏曰，如今節略招情是也。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按旬而職聽於朝，即小司寇旬乃弊之之意。**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註〕麗附也。各附致其灋以成議也。○〔疏〕衆獄官共聽之，恐專則有偏故也。○或曰，各麗其法，群士各以所見合律議之，不敢持獨見也。○雜說淺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此足以想見當時之所議矣。」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注】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疏】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曰獄訟成。成者。罪已成定也。士師受中。受取上成定文書爲按。肆。陳也。殺訖陳尸也。○王先生曰。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正者。鄉士之屬也。史者。鄉士之屬其下之史也。鄉。遂。縣。方皆云聽於朝。司寇聽之。群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者。以辭說經。三公已見於中矣。且棘木之下。外朝之位也。其位王南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則是三公亦在其中矣。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注】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

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故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惡。罪無有可刑。王者故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也。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以不忍而赦之。則殺傷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冤。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之。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乎。○明齊王氏曰。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罪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賜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愚按。天之大德曰生。秋之殺物。其一吏耳。噬嗑。九四以剛噬。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柔噬。人主好生之德。此千古君臣用刑之道也。季世反是。下以寬市恩。上以嚴守法。上益嚴而下益以寬赦。巍巍天王。下行一吏之事。至與司寇爭法以殺人。噫。君臣胥失之矣。漢去古未遠。以寬仁明恕之孝文。而盎環警蹕。僅賴張釋之敢諫得免。至其卑言霽稜以銷相府之燬者。乃爲一弄臣耳。豈古所謂殺之三宥之三者乎。讀周禮至此。殆不能無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注】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

道也。○某氏曰，大祭祀四者，王有事於六鄉也，三公有邦事，三公以工事入鄉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 大事，謂征伐田獵，故有犯命刑戮之事。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注 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

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注 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 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介甫王氏曰，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命六卿，則遠故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注 大事，王所親也。六卿若有邦事，

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某氏曰，王令三公會其期，遠故不親會也。六卿有邦事，遠故不命三公也。

縣士掌野。○注 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各

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注 野距

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王氏曰縣卿掌公邑是公邑所謂之縣
夫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
則知縣士掌四方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
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
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士一等
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明矣大抵鄉遂縣方
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爲主所會之期以尊
者爲先夫鄉爲郊遂爲野今鄉士云掌國中遂
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
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所居之地以近
者爲主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卿士爲三公先
驅遂士爲六卿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卿士以
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
其期非所會之期以
尊者爲先可知矣

方士掌都家○註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
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
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疏上文縣士掌公
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通掌
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
上獄訟於國○註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
以其自有君與之○朱氏曰三月爲期去王城愈遠也都家各有主在方士
不得自斷其若鄉士遂士得以職聽於朝故上其獄訟於王國所以
司寇聽其成

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註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
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王氏曰司寇聽其成則都家聽斷之成
而上於國者也後云獄訟成則司寇群士司刑聽斷之成也○愚按書其聽獄訟者則都家方
士與司寇之屬有輕重與同處益兩書之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
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註方士十六人言各掌
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

則爲班禁令羣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
而誅賞焉○註縣灋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
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灋
歲終又省之所與掌民數亦相近凡都家之士
所上治則主之○註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
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
司寇聽平之○愚按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察都家士之能否也上治猶

讞於蹇反

上計。不專指小事言。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注】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疏】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劉氏曰。謂疑獄。非諸侯所能斷者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注】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注】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入野。自以時事。○【疏】按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時事者。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覲故

相見之法。入野須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王氏曰。客國之所以刑暴之者。自宜加刑戮焉。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疏】大事者。謂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四

明後學粊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群吏，府史。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

劉氏外朝之地又小異

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按：王有五門，三朝。自外入，一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尚書顧命所謂畢門也。雉門次五門中，有兩觀，左廟右社在焉。三朝：庫門外爲外朝，路門外爲中朝，路門內爲內朝。○劉氏曰：小司寇所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國危者，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也。其位則朝士所掌。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於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職焉。三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支，臣德之至也，此三公之職焉。○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侯爲尊，故位於右。三公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列於郡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薛氏圖：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彊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

周禮 秋官 八卷三十四 朝士 三

而示其辱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佑之而欲其伸故爾茲地道尊右而卑左也○維說吏之治民未必盡其平而民之於君不可使壅於上聞也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之職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太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外朝則在庫門之外朝士則掌外朝之法故肺石隸焉內朝則在路門之外太僕則掌路門之政故路鼓屬焉凡遠近老幼獨孤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則聽肺石之訟者朝士之職也若夫路鼓立治朝之內大寢之門外則非窮民之所得至也故太僕掌其政以達窮民聞鼓聲則速進御僕與御庶子而後以復於上故成周之民所以自達於上由肺石而聽於朝士由朝士而達於路鼓聽掌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群士群吏相後先於階陛之間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法太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達與遽令宰大掌燕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為限矣燕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群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群吏達於燕寢之時則亦未嘗以邃深為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時戶庭無壅

趨以齊萬民呼以趨百官小宰亦分尊卑　傳丁戀反　失音佚又如字　齓初謹反又測邊反

周禮 秋官 八卷三十四 朝士 四

其疎通洞達何如哉然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在焉則太宰與聞外朝之政治朝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眡治朝家宰贊之則太宰實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亦夏官之屬也然則群臣之復逆實與宰夫相關焉況建鼓在路門外王眡治朝則大僕正位王不眡朝則辟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人實與治朝相通則大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矣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注】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劉氏曰用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趨百官之就位既趨其行且辟其道也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注】俘而取之曰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隷逃亡者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庭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齓七歲以下○【疏】齓毀齒也按家語男子七歲而齓女子八歲而齓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

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卽上
文鄉遂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
有期日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愚按
期外不聽者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
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遂士
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亦必有期踰期則宜
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然付之於不聽而已
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
合者鄭司農云謂別券也○王氏曰判書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
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書則足以驗其實
故爲之聽治也○劉氏曰若無券書則不聽所
以養信而息訟也
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其國服與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
國灋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玄謂同貨財者富
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灋出之
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
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疏]財主出責與生利還
主則同有貨財者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注]
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

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illegible]訟上
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
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
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
之無辠○[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群輩若軍共攻
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
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灋者其時格
殺之無罪○王氏曰盜賊軍謂盜賊衆而成軍也○明齋王氏曰盜賊賊犯既明在

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
親知而殺之又如昏暮爲姦而所在殺之皆不
科罪使盜無所容也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愚按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也○
官調人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則同
國不相辟者有謂人執之以治其罪矣何得復
有書於士殺之無罪之例疏云謂會
赦後其人復還鄉里者理或然也 若邦凶荒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注]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
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灋○王氏曰先事而思患謂

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趣一時之宜者慮以
制之也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紓一時之急者慮
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獨緩刑也慮貶則
非特省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
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
死生○【注】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
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及三年大
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鄭司農云文昌宮三
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
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
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
多少黜陟主民之吏○【疏】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眡王治事
故皆貳民數藏之以贊王治也○王氏曰司民
不屬地官而屬於秋官者說者以爲秋之物成
非也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東萊
呂氏曰按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時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
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
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
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
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此
制廢壞久矣不復重民之生也秦始皇復令男
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
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愚按司民之屬於
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殺於是關焉矣夫民
吾子也失敎而陷民於罪殷民而成已之成是
一獄成而上有兩罪也司
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
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墨黥
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宮者丈夫

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
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
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
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
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
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
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
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

變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解不行君命，易改易言。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也。○又云，按文帝本紀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女緹縈上書，遂除肉刑。然赦者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唐乃赦也。○浚儀王氏曰，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黃氏曰，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蓋刖一人而後能結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非恃之以傷民也，設之使有禮而

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誠可懼者，笞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笞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可勝計哉。○愚按，聖人之制刑法也，如權衡然，錙兩斤鈞，物自以其各抱之質取輕取重，而權衡不知也。是故五刑設於三代，而三王之仁，聞後世卒莫及焉者，蓋無心之物，德怨皆不能緣之而生，則仁之至也。若

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註]詔刑罰者，處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灋矣。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疏]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刑罰，則罰而占者，刑疑則入罰故也。○王氏曰，以臣行之法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之

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註]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王氏曰，舜言欽恤五刑，則先眚災肆赦，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

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

者。○王明齋氏曰，若自幼在他國而不識其父，昏夜而不識其所親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者，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註]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管仲門，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

之徙儺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名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廢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熾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賈與馬氏曰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之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姑息爲政數行赦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諸葛孔明曰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明齊王氏曰按舜典周禮呂刑易大傳所稱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觀之罪狀之辭情與罪當則當正之以五刑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爲象以典刑怙終賊刑周禮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呂刑之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易之折獄致刑也有所謂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宥過無大又曰流宥五刑周禮分爲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而爲宥贊之法大約與虞之流同呂刑則曰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不服正於五過痛懲之以警衆又有眚災者則在所當赦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分爲老幼惷愚三者亦在所赦易則謂之赦過宥罪也又有所謂疑者皋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參錯

訊鞫而終不得其情實者寧失之以與民周禮鄉士等職所謂若欲免之呂刑則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易謂之緩死也然虞書又有所謂罪疑惟輕者苟有罪而輕之可也若無罪雖得輕刑亦非辜矣蓋此非犯有虛實之疑乃法可上下之疑故比之當從輕耳二千年間聖經所言無不脗合但虞之金作贖刑蓋指鞭朴之輕者而呂刑於五刑之不簡者俱正於五罰此乃世變之不同至若易之明罰勑法此罰字亦指刑言蓋刑罰二字亦通用也嗚呼後世之刑則與古異矣文帝以一時不忍之心而去肉刑免肢體之傷殘是矣然以輕罪而率死於鞭朴之下是以大辟而易肉刑也自開罰之端凡欲科斂者必假此爲詞是以贖罪爲利網也呂刑有言罰懲非死人極於病今之稍居人上得以杖罰人者即能生殺人豈臣無有作威之

道哉至於眚災則有赦也無故而大赦縱有罪而虐無辜將安居乎避讐之法不得已而有瑞節之與也鐵券之賜預免其身及子孫死罪幾希不幾於誘人犯法乎且三千條律雖有明憲至議刑之時則任意出入是刑非以懲惡也反爲殃民之具宥非以矜善也祇爲長惡之媒所謂天討有罪者將安在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註】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

祇月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群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疏】凡命祀天子命之，郊者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擧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廟，庶士庶人，祭於寢。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疏】定四年，祝佗云，分魯公以大路，又云，殷民六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分康叔以大路，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云，分唐叔以大路，又云，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是其遷移法也。以此觀之，亦是和之使遷移耳。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王氏曰，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王氏曰，治功之約，則若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若晉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彊委禽之屬是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註】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註】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疏】按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

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嘗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王氏曰，大若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示無疑也。小若書於丹圖，其色以丹，示無隱昧也。不信者服墨刑，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爲墨，而不明故也。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註】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僭稱王，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疏】隧者，天子葬禮，掘地通道，上有負土，謂之隧。諸侯已下，無負土，謂之羨塗。

司盟掌盟載之灋。〇【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〇【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〇【疏】按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〇【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敎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〇王氏曰。盟者如亡不可得盟於衆使不容之。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〇【陳】隱十二年。將伐許。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及許。潁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潁考

叔者。引之者。證詛是往過之事。若然。則臧氏之盟。乃盟將來也。〇愚按盟者恐負約而盟於神。則其久要也。詛者已負約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〇【注】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〇【疏】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〇【注】使其邑閭出牲來盟。既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〇【疏】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〇王氏曰。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蓋疑事疑謀。不能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載辭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質諸明神。彼或違焉。則神斯禍之矣。謂之明神。則宜爲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明則要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爲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則必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則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爲是瀆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詐也。人心相與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

不敢欺知欽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爲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爲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爲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也○伊川程氏曰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尊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衆也唯胥命之一事稍爲近正故終

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善也○黃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且疑也歟○明齋王氏曰嘗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臣民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夫薰蒿悽愴洋洋如在此鬼神之情狀福善禍淫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肯肩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史職之晉爲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於宋云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士彌牟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

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於德又下衰民僞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爲戲神亦不靈有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叔氏知其必亡鄟陵之盟季文子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爲式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棐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棐氏之言爲信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注】青空青也。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注】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疏】按山虞澤虞等出稅者皆以當邦賦穀稅之數不虞取也楬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璽之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要凡數也入之

於太府。［疏］楬，即今之板書。揃，即今錄記文書。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注］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王氏曰：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礪砥砮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蓋禹貢所載諸侯之所貢也。職金則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則入稾人也。稾人曰：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玉府也。玉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

入其要，則入計書於太府也。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司關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是也。○按王明齋謂貨罰士師聽獄，則有應入官者，並入於司兵，以罪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率之貨，則入於泉府；門關所舉之貨財，則以養孤老，各有所歸也。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王氏曰：掌次言王大旅則張氈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歟。饗諸侯亦如之，示賓如神也。○京山郝氏曰：以金為案。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疏］皆謂守城捍禦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明齋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夷狄盜賊為生

民患，擔大義率而伐之。民懷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顯戮，何假於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惟利是趨，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法哉？惟法制未備，盜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為戰，不害計其贓物，以阻斷弛之士匹。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

牷音全　幾音祈　反　[illegible]

我殺皆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王氏曰。謂爲盜賊而罪未入於死。或從死而滅論。或罪人家屬。爲從而連坐者。乚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注】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王氏曰。有爵不奴。貴貴也。七十不奴。老老也。未齔不奴。慈幼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

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疏】按尚書微子云。犧牷牲用。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彼犧與牷相對。此無犧。故以牷兼純也。王車轢之者。即軷祭也。生民詩云。取羝以軷。又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犬羊兩用也。乚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鄭司農云。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駹。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爲刉。珥當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王氏曰。用駹不若用牷之爲善。故曰可也。乚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注】相謂視擇。知其善惡。○【疏】犬有

幪莫公反

三種。田犬。吠犬。食犬。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王氏曰。相犬者其屬有賈四人也。牽犬者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掌祭祀之犬而已。凡田犬皆掌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

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收教者。謂收入圜土。使困苦改悔也。乚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灋者。○劉氏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於圜土也。圜土聚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引役之。夜則夜之。俾民改情復善。然後舍之。爲教大矣。故曰收教者。○王氏曰。弗使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飾其躬也。加明刑而恥之。任之以事

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己以復禮也圜土之刑但加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傷肌圜土之罰但役以事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此所以爲收敎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

也○劉氏曰木其手曰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注】告刑於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

者皆刑殺於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注】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直刑異姓不刑同姓則異姓怨生同姓亦有刑則異姓心服故曰體異姓也○郎氏曰按凡囚者至以待弊罪爲一段以囚言及刑殺至以待刑殺爲一段以刑殺言皆先言衆例而後言同姓有爵者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疏】按魯語云溫之役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割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棗市其次用鑽笮注云鑽鑿額涅墨笮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斧鉞之事成二年齊侯圍龍衛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之遂滅龍是膊諸城上之事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

者辜之○【注】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辜謂磔之○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莫甚焉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注】踣僵尸也肆猶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注】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疏】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法即五刑是也云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在市也○又云禮記云矣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介甫王氏曰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亦如之者所謂刑人於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爲本正以趨利犯刑則雖盜而已故特言刑盜於市○王氏曰同族有爵殺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爲事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王氏曰亦如之亦肆之三日也墨者使守門○【注】黥者無妨於禁御劓者使守關○【注】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宮者使守內○【注】以其人道絕也刖者使守囿○【注】斷足驅

衛禽獸無急行髡者使守積○【注】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王氏曰諸守各以其宜也○劉氏曰守門守關守內守囿守積皆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近而近之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閽春秋所以譏之軾○王明齋氏曰囿者蓄育鳥獸之所但欲禁非時入者無事於趨走故刖者守之舊說以髡爲同族之犯宮刑而減之者非也蓋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刖已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劓刖者不復減刑乃反重邪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注】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王氏曰法其役使之等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注】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恭氏曰辱事

若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塒氏除骴之類。因執人，句攝罪人也。○王氏曰，必設罪隸者，以其人猥下而多彊力，比有罪戾，當服賤役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註】煩猶用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註】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訓】其邦之服，邦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王氏曰，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

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各其攻，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劉氏曰，司隸以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徒二百人，而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皆百有二十人為制者，隸役之數則然，其贏不足，未能以制定焉。罪隸者，中國之罪民而役於隸者，謂皆籍於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者，四夷之總名，蓋非一種也。其擾於要服，則執以為隸焉，俾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示德化之廣遠也。故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傍，皆其罪之所宜施為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授人，養鳥獸，牧馬牛，審禽獸之言，而與之路，皆其俗之所素習也。彼其執也必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使之，無非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宮與厲禁，而類之以為腹心之衛也。聖人之於萬物，莫不適其宜者，用五隸以見之焉。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註】役，給其小役。○王氏曰，雖充其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或曰，凡有守者，謂凡有與守之事者，皆得役之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註】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明嘉王氏曰，十四字宜屬閩隸，裘衍於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嘗及於罪隸，蓋罪隸乃危恥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於王宮之守，雖自已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本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止職此節，以為裘衍於此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訓】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者，蓋是辭役之中。○陳氏曰，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閑。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常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採

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若王之使武
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
南方爲遠、尤貴其來者、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
而夷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
周人之意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
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王氏曰掌役畜養
鳥則役於掌畜而爲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
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
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注鄭司農云、夷
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守王宮者、與其
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注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
也。**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山
堂章氏曰、蠻閩夷貉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
侯之所獻、所謂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

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
囚以爲隸。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
五狄之人民、而隸不及戎狄者、豈其驁悍之不
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絕其患於未萌、固
不在所役屬耶。晉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
於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爲中國之害、詹
桓伯以爲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
夷狄之隸也。○按汲冢周書王會解、周室既寧、
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
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
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
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
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
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
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
旁之、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
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內臺
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
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
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
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
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左
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
玄弦宗馬十二、玉玄繶璧綦十二、參方玄繶璧、
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繶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舞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
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母兒、其
守營墻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
大麈、穢人前兒、若獮猴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
子。鳴州貢鳴寫角名。解隃冠。發人鹿人、鹿人者

若嗅之也根良前齊懷言麈似麂雙馬觭如馬一角閭獸名如驢一角

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甌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面彌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羽旄卜盧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氐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闟木康人以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匈奴狡犬權扶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蒼梧翡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嚮愚按王會所陳似乎侈大其說然成周服遠亦於此可見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聞其慕義向風而役屬之以廣用夏變夷之化耳然當時所以防維監制之者亦必有道焉若以爲征役所得則犬羊之性卻令革面豈有使之竝兵作衛於左右者乎後王德不必古若則華夷之限寧過於嚴此後世徙戎之論所以爲識時務也

卷二十四終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五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注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杜氏通典曰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灋舉其大綱但共犯一灋情有淺深臨至時事議其輕重也孔附會叔向以立此論然許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灋以爲范宣子所爲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灋不可令人知也○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愚按刑司寇五刑禁即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鄭氏

汁刑禁者國之五禁似止及禁而不及刑矣。又按職方氏周知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財用。使同貫利。布憲以詰邦國都鄙必及於四海。職方務同享其利。布憲務同去其害。自畿輔以及邦國。自邦國以及夷蠻戎狄。苟有一利未興。一害未去。聖人之心。不敢或安。蓋與天同覆。與地同載。此王道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云。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爲布憲之官。故於聚衆時。每皆以刑禁號令也。○劉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者。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則以達於都鄙。而要服以達於

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明齋王氏曰。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先王之制刑。豈覗其民若禽獸。唯欲其不見而緇羅之哉。常貴於曉示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爲民父母之心也。故大司寇正月之吉。縣刑象之灋於象魏。布刑於邦國都鄙。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書而縣於門閭。而復設此職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俾各憲之於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焉者乎。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註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攘獄後鄭不從先鄭者。以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者。而先鄭言距當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卻獄言不受者。謂人有罪過。官以文書追攝。不肯受者。○愚按卻獄。即今所云拒捕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註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彊

得正也。○劉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脅衆從已。以邪爲正者。撟。曲誣罔。以觸刑禁者。造作無然之語。以惑衆者。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出於邪情。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其殺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註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也。○王氏曰。凡國聚衆庶。若祭祀田役之類。○明齋王氏曰。奚。民間婦女。服役於后宮者。隸。奚隸之守王宮者。故竝言出入。謂出入於王宮也。司牧。猶察統治之。不得

非爲有犯禁則戮之也。舊以奚爲女奴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又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兇頑之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之又有姦巧之徒或造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灋不得行民皆相率而入於邪惡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官必置其司秋官若無與於王宮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宮壼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爲端本肅源之道而刑官亦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注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爲畿。○王氏曰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是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藩蔽。○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而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故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也。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注守涂地之人道所由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欜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注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轄柢閡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叙之。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王氏曰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爲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注皆爲防姦也橫行妄蹂田中

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注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全叙大功。○按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王親行所經處並須修除道路及修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漢時主役之官名大全叙主以丈尺賦功。○王氏曰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此所以防忌也。

掌凡道禁。○注禁謂若今絶蒙布巾持兵杖之屬。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注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

蜡淸預反 骴音漬 ……音 ……骴 遁　蘢 ……反　楬音竭

内賊及反間。○明濬王氏曰：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縣於室閈閭矣。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註】骴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骴。骴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月令【疏】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註】蠲，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葉氏曰：司圜任之以事，故云任人。凶服，服衰絰也。

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蔑惡也。○【疏】郊祀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總言也。○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際，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氣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大師以危事行，故在所憚；賓客則致其齋欽，如承神故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註】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骴禁。○【註】禁，孟春掩骼埋骴之屬。○愚按：凡者，廣言之也，所謂及禽獸之骨皆是。

擭胡化反　敜……乃協反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註】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王氏曰：水十百相溝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大賓謂之瀆。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矣。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塹，所以

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曰：敜乃擭，敜乃阱，特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愚按：秋塞阱杜擭，宜防其害人，時既收刈，亦所以殊禽獸之禁也。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註】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某氏曰

依山爲苑，就澤爲沈，則專利於己，肆害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愚按禽獸出而害苗也，則殺之；民就禽獸之居而橫虐也，則禁之。一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註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疏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取則不時。**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註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有政謂大臣，有事謂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也。○東坡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

禁，刑者至流，貲或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紛不能絕。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管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管其子而責之學，乙管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明齋王氏曰：幾者，察其不當用而用，或酒正之出入非濫也。謹者，戒其當飲者勿過，若抑戒旣立之正，復佐之史，是也。**禁川游者。**○註備波洋卒至沈溺也。○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徵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度萍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民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

行下孟反　徼古弔反

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沈溺也。○東萊呂氏曰：周公命康叔，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至於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尊迪民彝，防閑私飲之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則不過私家不得擅爲，公家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註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道、養大衆也。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註備其遺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濫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王氏曰：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爲晨。○介甫王氏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則禁之使止也。○劉氏曰：夜遊者妨衆息，故亦禁焉。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註夫遂，陽遂

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王氏曰。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已。內則以夫遂爲金遂。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圓。陰陽者其氣也。方圓者其體也。○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劉氏曰。聖人於天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

潔也。○鄭氏曰。明水所得有限。豈能爲粢盛。當用明火爇薪以熟齍耳。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註 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蔴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 庭燎與大燭亦一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繇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數禮文其百者天子禮。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註 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軍旅修火禁。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註 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灋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歟。○王氏曰。竁謂爲壙以埋其尸。明竁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明梏焉。○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誓衆。唯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於屋中誅之。郇勝國之社之屋也。蓋惡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爲下蠶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爲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當光。若今明瓦然。故曰明竁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 趨辟趨而辟行人。○疏 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子八人。或取胥徒中兼充與。○明齋王

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爲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并著於此。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註 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

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誓自有大官若月令內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則條狼氏爲之。大言僕衆聞之，故云亂命之誓。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言此者，欲見受命出征閫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於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王介甫氏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爲事故也。誓僕右者，爲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爲馭誓其屬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爲大夫誓其屬也。○王先生曰：王介甫皆以此爲誓其屬，以文攷之，何爲之有？鄭氏以爲誓者出軍及祭祀之誓，但爲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之行，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故甘誓可見矣。軍國與宗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徒涖之，何預於條狼氏哉？○劉氏曰：違誓之刑有輕重者，以其所責有大小也。○明齊王氏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故此所謂誓專主軍旅而言。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㯬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注】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偦。鄭司農云

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㯬謂行夜擊㯬。○劉氏曰：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擒捕寇賊，獲多者賞，否者罰。○按王介甫謂國粥爲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粥物者何與於追胥乎？宜從註。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注】皆爲其惑衆。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注】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劉氏曰：寇戎喪災之時，恐姦非乘之以爲變，故令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唯有節者不幾其行也。

冥音覓 罝子斜反 罟音古 弢反

冥氏掌設弧張。〇【註】弧張罝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〇王氏曰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〇劉氏曰弧張機弩罝罦之屬。〇王氏曰弧弓也張謂張弧。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〇【註】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〇【註】鄭司農云須謂頤下須備謂搔也。〇明齊王氏曰猛獸多力非人所能敵貴以不見取之弧張阱擭皆然此官所以稱冥氏也。寇賊有梟鷙颼悍如猛獸者故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其不備亦禦暴客之一道苟必欲堂堂正正與面決勝負何異與猛烈禽獸鬭其爪牙者哉。〇京山郝氏曰按冥氏以下職多隱語凡寇之為狀隱防慮禁禦緝至草木蟲蟻消蝥窒萌百蠱盡洗然後可以收肅寧之化成秋肅之功

庶音煮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〇【註】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〇或曰卽甘草也。攻之謂爇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〇劉氏曰蠱毒之病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職也以攻說禬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攻之者草有毒劑其毒者也。凡敺蠱則令之比之。〇【註】使為之又披穴之。〇葉氏曰凡有患蠱者司寇令庶氏敺之而比其優劣也。〇劉氏曰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〇京山郝氏曰冥庶二者盡寇之情矣暖昧疑似姦宄之狀冥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〇【註】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〇王氏曰蟄獸非冬蟄之蟄但取其穴居如蟄耳

翨□□ 乎小反 反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〇【註】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〇劉氏曰各以其物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鵓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而獲之其類多矣。〇王氏曰掎之則係其足也。〇介甫王氏曰非特利其皮革羽翮而已亦以鳥獸之害人者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

柞側百反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〇【註】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〇王氏曰叢木曰林草木所生林麓之地皆可以芘民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〇舒氏曰草宜□□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

肆以四反

木而水之。〇【注】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肆不生。〇【疏】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〇王氏曰。木生於山南爲陽。生於山北爲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之日刊而火之。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也。〇明齋王氏曰。愚按草木自有得陰陽之氣者。若梅桃榆柳菜麥萌於冬而成於夏。松柏橘柚稻黍盛於夏而成於冬。可以見之矣。故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刊陰。以摧其生長之性。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取其堅韌之時。若山南山北。唯林麓則可乎地則難通。合之乃備。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〇【注】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〇京山郝氏曰。化謂化木爲土。夏所焚者。秋用水漬。冬所漬者。春用火焚。則化爲糞壤矣。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〇【注】除木有時。〇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爲用。則設官爲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兌。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之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則柞氏之職用焉。

薙音悌 繩以證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

反 其音基 鎌音廉 剗初限反

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〇【注】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今俗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〇劉氏曰。所以滅其種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〇【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掌凡殺草之政令。〇明齋王氏曰。掌殺草者。主公家之草。薙氏自爲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者。主揚圃田疇之草。教民爲之也。

硩蔟他狄反 摘從 鵩音服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〇【注】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〇劉氏曰。夭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故欲妖怪所不祥於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爲害。若鬼車之類。皆是。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〇【疏】爾雅。正月爲娵

十二月爲災。○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存○丘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蝙蝠忌庚申燕避戊巳虎豹以衛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愚按記曰無覆巢聖王育物之仁司寇官哲蔟聖王誅邪之義然天鳥衆不祥之氣性須所害其爲禍尚虛而凶戾之物無當於用則帷毀其居驅而遠之耳不若穴氏翨氏之時獻其皮革羽翮也象有齒以焚其身信夫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註】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凡庶蟲之事○【註】庶除蠹蟲者蠹亦蠱之類也或熏以莽草則去【疏】此鄭解翦氏兼掌蠱之意

犮音拔 坋蒲悶反 蜃音夜反 蛷音求 蝑号六反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註】除牆屋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灰以灑之則死○【疏】淳卽沃也謂灑沃以汁則死也○或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凡隙屋除其貍蟲○【註】貍蟲䗪肌蛷之屬○或曰貍蟲藏埋之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註】牡蘜不華者齊魯之閒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註】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或曰其煙牡蘜之煙○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之宴饗君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爲敬之時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下士一人掌去之之澤焉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註】水蟲狐蜮之屬玄謂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疏】蜮卽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焚石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劉氏曰土之性沈而克乎水炮而爲鼓擊諸水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註】神謂水神龍罔象○橭山榆也○臨川王氏曰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民犯之能出爲祟○王氏曰牡橭榆木也以牡橭爲幹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水中則水神感其氣而死神既死則淵反爲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杯蟹漆以蟹虎鍮以魚散血以藕

橭音孤 又爲姑 亦音枯

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者。

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王氏曰弓矢當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按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薛氏曰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明齋王氏曰周禮於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而治教政刑於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獻人鼈人目時田時獻時籍總就其佃漁之政使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攻所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毆烏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翦之以攻厭之政而況負固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已下十二官。則凡猛鷙昆蟲。與夫託於神奸而爲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奸慝梟亂之人乎。分之則有翦戮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銜枚氏掌司囂。○【注】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明齋王氏曰此與朝士之禁族談聯職也。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注】令。令主祭祀者。軍旅田役。令銜枚。○【注】爲其言語以相誤。○王氏曰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以言選車徒無譁澤之聲也。禁叫呼歎鳴於

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注】爲其惑衆相感動。嚻呼也。○劉氏曰。歎大而急曰叫。辭高而緩曰呼。嗟嘆而悲曰歎。辭悲而傷曰鳴。○仲與鄭氏曰。秋冬殺氣主於庭氏。則鬼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譁譁者。泰平之象觀矣。○愚按周公之時民有廬可居。有田可畊。寇則有兵。札則有醫。生則有養。死則有送。物稱則有教。教而不從爲害於鄕閭則謂之罷民。收之圜土。恥之明刑。任之以役。俟其改而後舍焉。猛獸天鳥欲肆其姦必置官設灋以厭之。至於不幸惸獨無告。則路鼓一鳴。天王之尊。可與匹夫匹婦共語其私。民生其閒。而猶有太息愁歎之聲者。莫所謂不辭之人也歟。如是而設禁焉。亦可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
義之既事乃授之○軍旅授有爵杖○【注】別吏卒
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劉氏曰尊其爵以御衆也不必老焉。共
王之齒杖○【注】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
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
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注】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與下為目【疏】此經
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要服以
內諸侯對要服已外為小賓大國得立孤一人
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
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
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
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此但據大聘略據尊者而
言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
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此
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
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
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
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
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疏】如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
方來冬北方來甸服男服等
各以其朝之歲四時分來
時會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
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
灋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六服
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
政政謂邦國之九灋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
則徧矣○【疏】鄭注尚書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
於廟生氣文也秋冬一受
之於廟殺氣質也故一處受之至於時會殷同
自在國外為壇受之耳○黃氏曰諸侯平時無
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
知度量灋則論之使同好惡一於心用舍一於
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一王明
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蓋如此耳○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
接則上恩不下施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
與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求進而上行則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況上知其如此故制諸侯

周禮　秋官　卷三十五　大行

之朝以之國事此功隙設協慮發禁施致則責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闕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慝猶

惡也。○【疏】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注】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疏】見臣有祭祀之事亦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致膰於君有藁桃茢按宋伯云脤膰本施同姓尊代之後亦得之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僖

斿音留 樊步干反 信音申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注云周禮脤膰以親兄弟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是其事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王先生曰致禬者凶禮五者皆是。○王氏曰脤所以交神之福以脤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諸侯有喜也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災也致禬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

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

幓音杉　罽居例反

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疏此一經。總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灋。○註冕服者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

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疏建常九斿者。但對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爲常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己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

軹。轂末也。○陳氏曰。前疾。謂車轅前中在軹之前。衡之後。○王氏曰。衡在輈下。車軛所服之頸前更前於疾也。○臨川王氏曰。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衡。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緩。卑者蹙而畧故也。○明齋王氏曰。擯主國所使出接賓者。擯用命數之半。故介則以九七五。而擯則以五四三。謙巳之意也。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祼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

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疏廟中將幣三享。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

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疏】饗禮烹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食禮九舉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九舉牲體而食畢五積謂在路共賓來去皆五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臨川王氏曰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尊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為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為節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注】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疏】與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孤行王聘則執瑑圭璋入享既聘自以其摯見則執束帛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詞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

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疏】按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禮約同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疏】趙商問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是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荅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中然

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疏】釋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下其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

秋冬與春

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介禮之等，又降殺大夫。況九儀爵者四之中容有士，故連言之。按五命之外，大國之孤爲九儀之六，諸侯之卿九儀之七，大夫九儀之八，士九儀之九也。○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竟，先遣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工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主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輅，上服。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軹而立，介九人，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

周禮 秋官 卷三十五 大行 二十一

乘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遠近之數，陳介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丈六尺，還門之廣旁加一步之數。王時服袞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內。王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公更報而下傳介。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初出皋門之時，二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雉門外之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爲行。相揖而入，每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

伯之禮。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歟？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面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既受贄，則更服袞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禮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王則服袞，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辭，受之。

周禮 秋官 卷三十五 大行 二十二

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玉，幸如朝宗之禮，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爲氣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公無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祼賓，后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必使宗伯攝祼者，君不酢臣故也。宗伯攝祼，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illegible]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illegible]路服則袞冕毳冕，皆使公卿賚服於

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公則九牢諸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賓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則與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算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驩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勞三問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貳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卿爲主大夫爲介士爲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士受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受夫人聘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旜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旜行至王畿更張旜示有事於此先謁

闕人闕人報入王使訝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旜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饔將行聘之前皆遣人受舍於文上廟門之外行聘之日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行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秋之時王乘車而立已入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向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棖士介拂闑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其朝享併受之於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止儐餉之而入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弁受聘於朝時賓亦服皮弁受王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家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於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覿之禮見王出至大門之內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饔餼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饔餼公卿得幣皆有禮於賓也然後受享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其還玉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玉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

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注】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疏】此一釋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三山林氏曰：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至要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唐孔氏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則此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爲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聘與覜，則其臣，故曰時聘殷

頻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爲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句與周禮異。當闕之以俟知者。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疏】按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用夷禮猶曰子，況本在彼者也。按書序武王既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疏】按周語穆王伐犬戎，得四白鹿以歸，雖征之而得，亦以此爲贄也。○王氏曰：自侯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爲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蓋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近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處其見有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與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也。然則書

之周官。言周工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至於訓廸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而言也。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爲已備矣。其限期止於五服而已。周禮行人於六服之見則及於要服者。則其治爲尤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致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唐氏曰。鄭氏謂夷鎭皆在九州之外。非也。唯蕃國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夷服鎭服。尙在九服之內。行人不言者。見摯與蕃國同也。然蕃服雖以面二百五十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朱子語類云。問

周禮三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雜說。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士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唐氏曰。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爲限也。○明齊王氏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云施其貢各以其所有。一言盡之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注】撫猶安也。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頫視其治效也。省察其風化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敎習之也。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

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來獻。因以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太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王氏曰。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節。六節也。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諺】銖兩之等是也。灋。八灋。則。八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齊其灋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

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疏〕此經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撫王室之事。各以其時之方者。謂歲二月東方。五月南方之等據春而言。故以覲東后證也。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王先生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有虞氏巡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亦與此無以異。○臨川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爲一也。○東萊呂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

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齊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注〕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賓一云應言擯。〔疏〕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見服旅旗武車之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注〕詔相左右告教之也。〔疏〕諸侯爲天王有喪。有哭位。相擯擯進退。亦有贈襚。須有助以出從之。」若有四方之

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注〕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如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辭。○王先生曰。受其幣而聽其四方大事言之。小行人爲小客言之。蓋凡聘皆有享禮。若小客特問耳。謂不行享禮也。受幣聽辭而已。小行人之待小客。其用此禮與。然大行人反以此禮待四方之大事者。爲諸侯之告急設耳。如待行享禮。則是以揖遜而救焚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

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疏〕聘義王制皆云。二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又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爲交。大國聘於小國。小國朝於大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於諸公諸侯皆言相爲賓是也。至春秋之時。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衛來聘。是使札來。彼時國數少故然。非正禮也。小

聘曰問聘禮文彼曰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伊川程氏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其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適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明主之制聞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爲五歲一朝然此之世俱朝則一世一朝而已與子大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然則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不便於己而去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爲言子大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大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自爲異同之說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聘爲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

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覲於天子爲言也聘義之言此亦小聘合於周禮之歲相問也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歲年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爲殷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爲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也王制之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異聘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於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爲得禮矣若侯采男謂之皆可乎如此則知王制之言雖合四代而雜於春秋之制鄭以王制所言五年一朝爲晉文公霸時雖必未然亦有近似○芸閣呂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之敎諸侯必使相交以修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爲之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愉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六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註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疏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雖說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也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註貢六服所貢也功攷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

舊法○翼入貢歲之常貢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者也○劉氏曰貢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焉功曰獻者圖於春而比於秋也○臨川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常所以禮之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註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註眂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疏勞賓於郊者謂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將幣謂廟中將幣三享皆將幣則大宗伯爲上擯郊勞等不以煩宗伯也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註擯者擯而見之於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疏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也○劉氏曰大客則擯小行人爲上擯侯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註適之也協合也○疏自此已下

至末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明齋王氏曰使適四方者王使小行人適於四方也或每歲使之徧存若下文賻補賵委之類或十有一歲先巡守而舉行之以待王之殷巡也協者斟酌諧和之○按朝覲六者天子所以治諸侯自君禮存頫省天子所以撫邦國聘問諸侯使臣於天子故皆曰臣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註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灋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金節授之以

為行道之信也。○[疏]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尊故不須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

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此經亦是通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謙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人龍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符管三者據在國所用○王氏曰掌節言邦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天下之節則所謂龍人虎管者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節也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耳○王先生曰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而小行人都鄙用管節何也蓋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之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之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王之主曰都與夫兩鄙北鄙是已掌節言掌邦節者是以天子之節為言也此角節管節所以不同者異內外耳然管節循

角節而無管節既知其為異內外矣小行人之節有管節而無璽節者復何耶殊不知小行人所掌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此所以不言璽節也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同者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者也然成周掌節之制已不行於春秋之時而復行於西漢之際漢有銅虎符是周虎符之屬皆金為之之制也有竹使符是周旌節之屬皆竹為之之制也且虎節龍節人節以金為之而輔之以英蕩符節璽節旌節以竹為之而輔之以傳有節又有輔者又所以防竊詐也掌節言龍虎人三節之輔而不言符旌璽三節之輔以下文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節以

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為者不過傳而已此金竹之所以為貴賤也春秋之時所謂諸侯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矣按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者如此則知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也悲夫○明齊王氏曰此於地官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於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為節異則不合及夫天子諸侯之門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故虎人龍旌符五者所以同也天子之都鄙守之者諸侯故以角諸侯之都鄙守之者卿大夫故以管天子之監邦國者有玉節諸侯無所用之璽節以達貨賄亦與行人無與此所以異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注]成

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疏】此亦適四方之事。諸侯國無鎭圭。因言之耳。」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疏】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

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疏】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馬與皮本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陳氏曰。昔者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賜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賢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薛氏圖云。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爲。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實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王氏曰。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爲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關門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摯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

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注】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槁當作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襘禮哀圍敗。禍烖水火。○【疏】此一經。據上下文。皆據諸侯國。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王氏

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其土則必與之同休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故治雖有內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此賻補賙委槁襘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仲與郝氏曰助喪曰賻助貧曰補濟飢曰賙送遺曰委賞勞曰槁合助曰襘稱贊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弔悲生曰唁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註】猶圖也○【釋】此經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竝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宼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者也○王氏曰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夥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幷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決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蓋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

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註】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為埒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釋】巡守就方岳為壇殷國就于國左右為壇皆如朝會○劉氏曰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於己也故其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則帥之以祀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己焉○王先生曰益

壝土為壝，壇外為宮。毎旁一門，則四門矣。」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詔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疏】按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五等諸侯立位，皆以近王為上。○王氏曰：蓋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注】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

周禮 秋官 卷三十六 司儀 九

四尺，毎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受王玉。○【疏】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此亦約燕禮，臣得君酬酒，皆降拜，君使小臣辭之，乃升成拜，明此王禮亦然。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疏】將幣即將幣三享。禮即上公再祼而酢等。但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亦如之者，亦如上三等。」王燕則諸侯毛。○【注】謂

周禮 秋官 卷三十六 司儀 十

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黃氏曰：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則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而廢焉。故四紀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大小為之序，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者，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凡諸公相為賓。○【注】謂相朝

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

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賓所停止則積，間閑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

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爲。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疏】旅擯後鄭不從司農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也。再勞，謂一勞在竟，一勞在遠郊。賓之介九人者，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使者七人，自從降二等之禮。○王氏曰：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皆三辭拜受，尊而欽之也。旅者，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事於交擯也。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也。○此以上，主君使人致積問勞之禮。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注】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

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迎之。若欲遠就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三揖者，入門及當曲、當碑。○王氏曰：三揖三辭拜受者，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讓，然後拜受幣也。○此以上主君親郊勞賓之禮。 致館亦如之。○【注】館

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致飧如致積之禮。○【注】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

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疏上相入上擯上介須詔禮故入賓三揖三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

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疏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王氏曰將幣謂賓享主君也○鄭氏曰古者享禮皆於祖廟示敬也○按此節皆將幣之禮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還其玉也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

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疏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注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疏明齊王氏曰餘若饗若燕則不必拜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儐也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

償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償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連焉。○【疏】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者、皆償。償者、報也。報主君爲擯。禮尚往來也。聘禮賓至及郊。君使卿勞。又曰、賓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償之。是皆有償禮。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注】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薛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

以所朝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飧、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九介。皆卿爲上介、大夫爲

次介。士爲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爲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旣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褰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已之爵而爲擯人之數耳。主君車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爲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苉。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還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賓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五

讓。陳擯介爲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鴈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絶行在後爾。不送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朝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唯上相入升堂授玉。旣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禮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爲三享。旣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還館。賓旣還館。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賓主君之

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爲賓，賓爲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饗食，皆隋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注】謂相聘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注】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三辭拜受者，辭不受，三辭然後受之也。○王氏曰：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止二積。○王先生曰：侯伯之臣不致積，然豈無禾米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而不言問者，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聘者耳，見下文。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注】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疏】此亦近郊勞也。旅擯者，賓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云三讓者，讓升堂。云登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云下拜登受者，賓聽命訖，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則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於主君使者也。○王氏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擯而不交擯。○王先生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於郊勞將幣言交擯。此於郊勞將幣言旅擯，至於積又不言擯者，所以見其禮之殺也。

致館如初之儀。○【注】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飧，賓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疏】按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亦按聘禮知之。○王先生曰：聘禮宰夫朝服致飧，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賓亦不拜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注】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王氏曰：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止於客也。三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受幣，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注】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

鄭伯。以其乘馬私面。○[疏]此三禮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知禮以醴禮客者。按聘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饗也。○王氏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入匹私面。晉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覿禮也。朝覲而私覿。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之大夫私覿。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

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明齋王氏曰。客出而後問勞者。廟中將幣禮欽不可及其餘也。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已之同列。異於君。尊卑之序也。勞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故致其敬也。君拜客皆辟不敢與君敵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注]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愚按饗食。上君禮使臣之隆禮。圭。國之瑞玉。還圭如對鄰國之君。故主君皆親之。唯有故不親饗則致

以酬幣。不親食。則致以侑幣。饗儀之禮輕。故君不親致。其禮一如大夫之郊勞。經文顯然。鄭注饗食二字乃饔餼之誤也。賈氏仍此誤而謂饗食還圭。君不親焉。然則將幣亦不親乎。」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注]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王先生曰。上公致館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王氏曰。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辟之。而介則辭而受命也。○或曰。拜辱於朝客從主君往拜謝於朝也。」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注]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

從來至去。」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王氏曰。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薛氏圖云。諸侯相聘之禮。卿既受命。將行之日釋奠於禰。告爲君使。乃受命於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始至所聘之竟。竟謂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遂入竟至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問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閒。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

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闑東門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擯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東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賓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皮弁服請事訖賓入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賓既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不襲者盛禮不在已也賓襲而執圭行盛禮若盡飾爲其相蔽敬也遂與主君揖讓升授主君襲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賓裼奉束帛加璧享皆裼受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有行夫人將享亦如之皆君爲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醴酒薦脯醢禮以束帛乘馬賓門行私覿奉束錦乘馬以覿既覿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君使卿韋弁服歸饔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乘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儐之以乘馬束錦於賓一食再饗燕與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饗賓皆再拜於朝若不親饗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於公館賓遂行舍於近郊公使卿贈如受牢禮聘賓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於廟○王氏曰夫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爲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爲不豫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注上下猶豐殺也○疏二等即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辭之同也

凡賓客送逆同禮○注謂郊勞郊送之屬○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晉而厭於卒如一而已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爵爲之禮○注幣享幣也大國則豐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疏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明齋王氏曰大國宜豐而答禮厚小國宜殺而答禮輕則施者不至於病而答者不至於抗所以爲大中之道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疏朝謂日出時爲正東鄉夕謂日入時爲正西鄉○王明齋謂朝時未至夕時已過皆以備參○茂儀王氏曰先王之制莫急於儀惟周文爲最隆朝有朝儀射有射儀事有事儀祭有祭儀而王乃弁冕服爲之容

論如也。鬱和環佩瑀琚之聲。鏘如也。升降出入之際。翼如也。而賓儀之際。尤極緝悉。蓋朝覲宗遇。歲有常禮。弁冕紳綬。四方朝貢。歸火輻集。交際酬酢。爵列少紊。則禮容乖錯。而位著不倫。其係於覲聽。豈細事哉。抑嘗紬繹周官辨儀之深意。還觀九儀。布在六典。馭貴富以爵祿。詔於太宰。聽祿位以禮命。叙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至其命秩。則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示上仁。其儀章。則詳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肅然如秋。所以森嚴典寅。揖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掌訝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其九禮之親。疎成傳經。皆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叙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輒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攷矣。

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侯。則曰如諸公。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賛見。亦爲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臣。外眂侯邦之秩。上公之孤。旁眂小國之君。由卿八命。下而至士。至於一命。則邦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槩。亦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爲數。故詳而難考。儀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至其品節隆殺之間。尤截截可攷。三公在朝。止於八命。及其出封。惟加一等。故典命之論禮儀。必以九爲節。而王制之論加賜。不過九命。有如王者。衮冕盛於九章。上公之服。則無升龍。別嫌明微。其分辨嚴矣。然至於合諸侯。長則具十有二獻。蓋禮不可以力驗。禮不厭其從厚。是固先王闢闔之大用。三綱不振。舊章湮汨。王穀何賜。而等列無所維繫纓

假人而名器無所司。金奏施於陪臣。雍徹僭夫天子。滕薛爭長。蔡衛爭先。宋不受功。鄭不承賦。甚至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漢氏草剏百官之制。綿蕞一代之禮。長樂朝儀。設九賓之臚傳。德陽朝賀。作九賓之徹樂。韋昭注史。謂九賓猶古之九儀。若位置之有淺然。列爵二十等。雜用秦制。武功十七級。特優戰士。至於中朝加官之設。特進賜位之殊。更立紛紛。非甚有紀。唐之正至受朝太極。百官文武之班。諸郡朝集之使。與夫先聖之裔。先代之後。文繆武癸。齊濟諸蕃宗室。莫不咸在。當時文士之賦。亦有天子端朝明庭九賓之禮。諷其虛之官。制視漢已備。九品序爵階。區區沿襲隋陋。例企成周。不亦大有逕庭乎。噫。大經大綱。存乎禮度。敷叙悉具於儀彝。昭習儀。君子不謂知禮。起餼于周。餼于太叔。力辨其非禮。其有以也。先王盛時。九儀有蕆。外列蠻夷

鄭氏之注。以爲禮差之書。大宗伯九儀之命。非但行乎六服之內。必有大者以維持乎是。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㜸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註 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㜸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疏 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

[illegible]夷

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註】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玄謂夷發聲○明齋王氏曰掌勞辱之事蓋亦微役於司隸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註】通賓客。謂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斯上○【疏】常事謂朝覲會同斯上義至畿解及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也舍則

狗音荀

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註】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狗環守之○【疏】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註】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王氏曰疆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王氏曰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逝往來若環之無端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官雖同而義則異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註】謂蕃國之臣來頫聘者○【疏】蕃國之君世一見其臣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頫聘禮況之其實無頫聘審也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註】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臨川王氏曰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而言曰王自此而言曰賓亦不臣之意也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於中國故象胥為之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使此不失禮而彼少進乎禮凡此皆所以存中國之

體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註】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註】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註】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劉氏曰國客謂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皆指蕃國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註】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

使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君復陳氏集說云，凡作事者，謂作四夷之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爲事。故大事諸侯。蓋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侯衰矣。次事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詞，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若小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明齋王氏曰，夷狄若禽獸然。其帖息，則愼固疆圉而不貪其無用之地。其入寇，則逐之出境而不加以征討之師。其朝貢，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不貴其難得之貨。先王所以待之之道，不過如此。而有所謂軍旅之事

者，蓋謂內附之夷，有彊大馮陵之患也。苟王國不爲之聲援，其禍或延及於腹心。是故，大禹有三苗之征，周宣有蠻荊之威。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實與禦戎之道，並行而不悖也。又按大行人云，九歲屬象胥，諭音聲，則凡列國之書字言語，皆當正於象胥，而此不言者，於大行人互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注】政治，邦新殺禮之屬。○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各以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

既不敢饗莫敵用何以獻公侯以下文如其命數

長十有再獻。○【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莫敵用者，謂兼饗諸侯，無二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總饗五帝，莫適卜也。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

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注】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衆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以少爲貴者，內心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也，不可多也，惟其稱焉。○王氏曰，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爲上公，故眂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爲侯伯，故眂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

出封加一命爲子男故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則王之上士也庶子亦眂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而言之也盛百官雖令百姓皆具而亦不可以無隆殺之等故從其爵命之數而有所眂焉○明齊王氏曰此先言諸侯所以享天子及待王臣之禮而後言天子所以待諸侯之禮也諸侯爲賓有饗燕主君之禮故王合諸侯則諸侯亦有饗天子之禮王合諸侯至十有再獻此諸侯至王國饗天子王巡守至大夫之禮此王至侯國諸侯饗天子之禮也舊說王饗諸侯具十有二牢獻於諸侯之長十有再此皆天子之大饗而下施於臣豈禮也哉凡

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

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眂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

介有飧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〇【疏】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然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〇【注】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〇【疏】謂一積視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如侯伯飧四牢。四積則十六牢。子男飧三牢。三積則九牢也。皆牽不殺。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於筐豆實實於罋。其設筐陳於楹內。罋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腊脯

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若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疑有脫誤耳。〇王氏曰。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耳。群介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爲過也。侯伯子男則不言。以上公爵命獨隆。其禮亦獨隆也。

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餼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簋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〇王氏曰。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

十四。亦非也。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〇王氏曰。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爲養。

皆食之主也。故合鼎與鼎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公侯伯子男。其數皆止於十二。牲。當爲腥。腥。謂腥鼎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饔門內之實備於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褒飧。既相

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飪。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於門西。如積也。米橫陳於中庭。十爲列。飲筥半斛。○明齋王氏曰。筥米陳於中庭。以備賓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聘禮秉十六斛。四秉曰筥。則不數矣。或誤。又不可考矣。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言車者衍字耳。○[illegible]夾碑。在庭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在西。醢肉陰也。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莒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王氏曰。車米眡生牢六十[illegible]率四牢則車米凡四十車也。車下眡死牢十車。死牢如飧之陳則[illegible]凡[illegible]十車也。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王氏曰。侯伯禾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設於公也。子男禾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設於侯伯也。乘

禽。乘行群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illegible]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在廟嚴敬之事。不親即須致之。燕禮褻。不親則亦不致也。○王氏曰。侯伯亦言膳。大夫。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於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致其膳也。餼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燕以恩爲主。惟以恩爲主。故與於饗食之禮。示以恩也。以乞爲尚。其樂無算也。及其終也。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酺以阼。於陰而去。則于所以致受於諸侯。於是爲之示。故其數或再或一。亦隆殺之節也。凡

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豊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於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遣館見者。故遣館見者乃致膳。○王氏曰。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欽。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昨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推所以承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與欽。可謂至矣。而諸侯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注】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疏】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禮。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若大聘曰聘。卿爲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爲賓。介皆士也。待之禮如其爲介時。則前註爵卿已下是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王氏曰。在野。謂行禮於郊野。在外。謂兩君相遇於塗。皆不能備物。故殺禮。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注】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爲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疏】謂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唯芻稍之受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有喪不忍煎烹。正禮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也。○【疏】受正不受加。○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覲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illegible][illegible]弗

愛。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勸愛之而弗敬。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醻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覲之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薛氏圖云。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致小禮也。

飧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粱稻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葅醢也。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也。朝訖致饔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也。有車米。眂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眂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也。殷膳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

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眂飧牽。故大夫之積亦眂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爲介之禮同等也。○劉氏曰。掌客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不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眂。二也。諸公

相爲賓之禮。三也。侯伯相爲賓之禮。四也。子男相爲賓之禮。五也。五者苟失其中。則忠義虧而爭鬭起。禮義失而禍亂興。是以聖人事爲之防。物爲之數。使夫貴賤有倫。上下有叙。賓主有禮。揖讓有端。小大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爲之者。足以敬賓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矣。爭鬭之心消矣。僭偪之源窒矣。國之大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註等。九儀之差數。**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註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王氏曰。若牛人共積牛。

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皆當預備以待用也。與士逆賓。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欜。○[註]令。令野廬氏。及委則致積。○[註]以王命致於賓。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註]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及將幣為前驅。○[註]道之以如朝。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註]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次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臨川王氏曰。及退亦復於王。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是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註]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附]諸侯之事衆多。鄭以貢賦為主。兼再理國事以該之。○明齋王氏曰。訝士所謂四方有治於士造焉也。令掌訝令訝士治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註]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管護之。及歸送亦如之。○[註]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凡

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註]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明齋王氏曰。掌訝卑官。若其給使令者然。訝士刑官。若為之擁衛者然。高爵之人。至於其國。苟無尊官可與為禮。才敏可與有言者。而迎之。若無以盡主君之情者。是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此所以曲盡也。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王氏曰。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

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註]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使和諸侯之好。○[註]有欲相與修好者。則為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註]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愚按王之好惡。達之天下。使辟行之。則萬民之說惡。亦達之君王。詔辟行之可知。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是也。言說不言惡。隱之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註]通事。謂

朝覲聘問也。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
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註】諭。告曉也。九稅。所
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
禁。九灋之禁。九戎。九伐之戎。○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之利。使知樹
藝。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
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爲好邦國而諭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
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愚按親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
好惡。不可以不愼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幃笑寢興之際。而諸侯之貞衆。生民之休戚風俗

之汚隆。全於此矣。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應
好惡亦可危矣。至後世變爲名灋之說。則又隱其好惡。與天下相蒙於不測。而聞聲之習日亢
發見而不人。其辰之道曰虛。露心而徒貌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終不可追矣。悲夫。

掌察。闕。○仲與鄭氏曰。察四方賓客來朝者。防姦惡也。

掌貨賄。闕。○鄭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鄭氏曰主邦國交通貨賄者。諸侯之朝聘。有府幣
聘之往來有數。若非朝聘之期。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豈所禁也。○按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
獻諸良貨賄。皆內府受之矣。則鄭氏之說或可通。然環四方之故。巡邦國。夏官環人。偵伺已密
貨賄相將。輕有幾禁。似非王政所宜也總之職。掌旣不可攷。則亦闕之而已。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
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
朝者。○王氏曰。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也。日朝
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註】國事故。天子之
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
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鄭氏曰。所作謂之事。所遺謂之故
日朝。朝大夫每日至朝聽之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註】
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

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註】謂以
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
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仲與鄭氏曰王國有政令施
於都家。令其朝大夫使轉令都家之吏民。都家有所治事上王國。必因朝大夫爲之通。然後受
而聽之。惟大事非朝大夫所能主者。如軍旅之類。則直達。凡都家之治有不
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註】不及。謂有稽殿之。○或
曰。謂廢闕王命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註】有司。都司馬。
家司馬。○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

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之故也。故誅其有司。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明齋王氏曰：職掌無攷，舊以為獄官并也。蓋方士專掌都家之獄訟矣，不應復設都上家士以掌之。按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正指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則其為職掌明矣。所上治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與凡賦貢，此都士家士司之，方士修而省之。及大比，則都士家士上治中，而方士復主之也。○又按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家，家亦如之。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為家邑，家邑之外為小都，小都之外為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蓋為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與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於己，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太阿之禍耶。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縣子。兵馬，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邍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方士。治中者，攷治之樞要也，於是有都士、家士。至於王朝有令於都家，都家有治於王國，不可以無統率也。於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壹聽於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為。此政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於家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六官雖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於宗伯、司馬、司寇者也。至於水土之治令，則掌於冬官云。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七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冬官考工記第六○陸曰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疏】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室家使民無空者也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於何日要知在秦之前故遺秦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爲序置首末相承總有七段明道從國有六職至謂之婦功言百工事重在六職之內也從粵無鎛至夫人而能爲弓車言四國皆能其事不須置國工也從知者創物至此皆聖人所作言聖人創物之意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也言材雖美工又有巧不得天時則不良也從攻木之工至陶旊言工之多少之數及工別所宜也從有虞氏至周人上與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從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言專據周家所尚之事也○愚按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業至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之任耶其說益亦僞矣然周禮出煨燼之餘冬官既亡購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因不敢躋而埒於五官蓋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王之典罪之不已苛歟乎壽翁俞氏謂冬官未亡不過雜出於五官之中遂裒多益寡別立一官至聞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田據其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擬撰於

初出之時而後人乃欲割裂於千載沿習之後又誰信之至梁氏又謂司空之大要已列於太宰之篇首而爲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篇曰考工記則又似此記果足以備冬官一職者而不知其說之皆非也予故盡黜之一存舊人之舊觀云爾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疏】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是唐虞以上曰共工者也堯時暫爲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强爐必有成功故命司空以官與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敬仲鄭氏曰自王公以至婦功凡六而獨云百工與居一焉者考工記主百工言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註】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

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杜子春云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玄謂此五材金玉皮木土○【疏】論道卿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已按越語句踐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有助寡人退吳者吾與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今王既越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敬仲鄭氏曰坐而論道卿繇以作而行之者推其所論之道而行之見於事業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疏】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雜說天下之事不難於所行而難於所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王公坐於廟堂都俞吁咈一言之出應若影響未有論之不審而行之於悖者也人君欲建長久之策必先謹股肱之臣○王氏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舟車弓盧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劍削之屬飭土而為甗甑

簋豆之屬飭木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用辨民器若為輪則辨其人之安危為庐則辨其地之堅柔為劍則辨其土之上下也物貴為珍殊為異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故必有以懋遷其所無也○雜說王公當為三公不然則為王者之公耳○敬仲鄭氏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灋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之辨器用所謂灋守也唯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灋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

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注】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云其鎛斯趙函鎧也廬謂矛戟柄竹欑柲胡今匈奴○或曰竹欑柲謂欑竹為戈戟之柄也柲即柄也

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疏】粤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

彊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王氏曰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然後見所巧鎛函廬弓車四國之人皆能之故雖天下之良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註】父子世以相敎○敬仲鄭氏曰術規矩以爲方圓循準繩以爲曲直以述其所作此百工之巧也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註】凝堅也○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栗氏之子常爲量鳧氏之子常爲鍾桃氏之子常爲劒函人之子常爲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盡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以授之子兄可得而世耶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創巧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爲而天下之至賾寓焉非聖人降道觀象出象

以觀器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則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則取諸睽或爲耒耜以取諸益或爲網罟以取諸離爲棟宇則取諸大壯爲棺槨則取諸大過其方圓奇耦曲直厚薄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寓焉形名能定而不可易守分旣明而不可亂豈淺淺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述以此也夫鑠金凝土作爲舟車皆聖人立處以貽後世故曰皆聖人之所作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註】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疏】時寒溫者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註】不時不得天時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註】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貉或爲獌謂善緣木之獌也汶水在魯北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註】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

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註】荊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妢

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杶幹栝柏及箘簬楛。○按櫄禹貢作杶音春蔡氏註杶栝柏三木名杶似櫄可為弓幹箘簬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註】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火熱則然○王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為時者也故輪人斬陽木以仲冬斬陰木以仲夏弓人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皆所以因天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燥溼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若貢金錫則貢之揚貢杶幹則貢之荊孤桐貢於徐泰桑貢於豫皆所以順地氣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若相幹則欲其赤黑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筋之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測繹沉之屬皆材之美者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成就實有賚於巧者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輪六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弓此皆工之巧也此四者有以相成無以相廢合而用之缺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若夫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自燕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則物之有用者有乎材也天有時以生殺則陰陽之所以運萬物也草木有時

以生死則有感於陰陽之運也石有時以泐感暑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註】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鄭司農云刮摩之工謂玉工也○王氏曰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註】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疏】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輪蓋輿人為車弓人為六弓廬人為柄之等匠人為宮室城郭溝洫之等車人為車梓人為飲器及射侯之等攻金之工六築氏為削冶氏為戈戟鳧氏為鍾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攻皮之工五函人為甲鮑人主治皮韗人為鼓韋氏裘氏闕也設色之工五畫繢二者別官同職共其事者畫繢相須故也鍾氏染鳥羽筐氏闕

甒音武 大音泰

㡛氏主湅絲。刮摩之工五。玉人造圭璋之等。楖氏闕。雕氏闕。矢人才造矢。磬氏爲磬。搏埴之工二。陶人爲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爲瓦簋。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注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疏言民下居平土。營種作。故爲之治溝洫。通木通水之官匠人是。以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疏梓人所以造禮樂之器。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注周所上也。○疏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就職中仍有輈人。是一器而工聚焉者。以周所尚故也。車有六等之數。○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疏六等之數。下文是也。○林氏曰。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莫如車。故有六等之數。蓋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此車所以兼三才而兩之也。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

迆以氏反後同

殳音殊 輢於綺反 倚於綺反

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注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疏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易氏曰。戈柲既建而迆。止戈爲武之意。殳車戟酋矛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之義。觀兵車之制。先王不急於用兵可推矣。又曰。車人言六等。而後言察車。廬人言六建而後言試廬。其實一也。○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輈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爲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以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上。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爲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于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于戈。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于殳。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戟。故謂之六等。○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實笑後文普擊之。戈戟者剌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以衛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illegible]則迆[illegible][illegible]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下戈。殳

崇于人，戟崇于殳，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于酋矛之前，酋矛建于戟之前，戟建于殳之前，殳建于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則不與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逆，殳止戈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馬不及，亏矢者以人佩，故也。○君復陳氏曰：酋之言遒也，謂近也。○鄭氏曰：酋，長也。車謂之六等之數。○【注】車言數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齊人有名疾為

周禮 冬官 卷二十七 十一

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疏】此已下，云造輪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王氏曰：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王氏曰：車者周所尚，輪者車所始，所以特言之。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已，太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為太庳，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若登阪然。故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疏】以馬之大小為節者，馬高則車亦高，馬下則車亦下。先言兵車，重戎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注】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軹，轂也。轐，謂伏兔也。玄謂軹，轂末也。

周禮 冬官 卷二十七 十二

此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疏】此經論軹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軸上有伏兔，即轐也。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上始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上又兼軫及伏兔，并七寸，輿去地總四尺也。○陳氏曰：軹向輪之外，轂之小穿也。○王氏曰：輪之心為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轂末之制，輿後一橫木謂之軫，軸上伏兔謂之轐，軹與轐軫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為節焉。○按說文，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仲興郝氏曰：人身八尺，以人身半為等，則升降適中，故四尺為車節，此定處也。即一車而衆器可知，即車工而百工可知。

內如銳反　輮而久反　幎音覓　迆音以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旣具。巧者和之。○【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和之。謂調其鑿內而合之。○【疏】鑿內。謂孔入轂入牙者。竝須調使得所也。○王氏曰。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而察車自輪始。此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之所首也。○三山林氏曰。夫材美工巧。然而不時。則不可以爲良。三材旣具而工不巧。則亦不足爲良。故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

鄭司農云。求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疏】按老子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輻以爲直指者。入轂入牙。竝須直指不邪曲也。○王氏曰。輻實輪而湊轂。故有取於直指。牙則周圍轂輻。爲之外輮。所以運行。故有取於固抱。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注】敝盡而轂輻牙不敗。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注】輪謂牙也。幎。均致貌。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王氏曰。幎如巾之冪物。言均致也。下迆。謂輪之上下皆正直。不旁倚也。○林氏曰。幎如巾之幔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覩於土而無所礙也。望其輻。欲其

掔音牽　眼魚懇反　綆音餅　菑側其反　牙音雅　齵五溝反

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注】掔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疏】上經總視輪。此經別視輻。下云進而眡之。則上云望其輻據在此時也。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掔纖據向牙處小而言也。○王氏曰。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撓曲。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注】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

急則裹木廉隅見。○王氏曰。轂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容輻以動轉。何異於眼。○王氏曰。眼以其顯於外者言之。廉以其隱於內者言之。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謂輪箄也。玄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菑讀如厠。謂建輻也。匡。枉也。○【疏】凡植

物於地上謂之䡅輻入轂中似之故亦名䡅人之齒參差曰䶢蚤不齵謂蚤入轂與蚤入牙均齊續密無鏬縫也○于氏曰匡方也物圓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疏】謂先就其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爲後欲以火養其陰故也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注】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藃當作耗玄謂藃藃暴也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疏】若不以火養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後以革幬陰木搜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敝盡不藃暴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注】鄭司農云柞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玄謂小而長則䡅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仲與鄭氏曰柞窄通摯弱貌摯捏杌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

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疏】于不漆者兩頭各一寸則內共減二寸漆內止有六尺四寸中詘其半則轂長三尺二寸又以三尺二寸爲轂之圍圍三徑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爲六分又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

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轂相稱也○[疏]上經言轂空壺中此經言轂大小兩頭」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注]云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王氏曰凡治轂爲之形容欲其直而不曲陳以夏篆之文則欲其正而不邪施膠薄則不固施筋疏則不彊幬以鞔轂欲無之外見故貴其負幹節急而不緩則幬與轂相應而無贏不足之患矣」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注]謂

凡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疏]以革鞔轂說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王氏曰青陽中之色白陰中之色陰陽中則和無剛柔相勝之疾轂之轉運以和爲貴故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疏]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處」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注]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王氏曰量鑿深以爲輻廣故轂鑿之深足以安輻之入輻之廣足以稱鑿之所[又]輻廣而鑿淺

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注]扤搖動貌彊不足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注]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疏]力相稱者止謂輻廣與鑿深相稱史游章云蒲蒻藺席謂取蒲之本在水者爲席則此經弱即是輻入轂中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溓也○[注]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黏不著輻也○[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以本麤末細塗則向下利故泥不黏著之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疏]上經云其一者據長短之中殺一分此經三分殺據不發末細而言○鄭仲師以骹謂近牙處比近轂處爲大」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注]揉謂以火槁

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王氏曰，夫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無偏，凡物之輕重，資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所以齊其曲直之倨句。沈輻於水，所以均其輕重之淺深。揉輻必齊，取諸易直故也。平沈必均，欲其肉稱故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注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槷，摋也。玄謂槷讀如涅。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王氏曰，輻蚤於牙以指，牙蚤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於槷而自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七 輪人 老

固。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搖動則槷出而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疏止由輪有箄，車不掉，不掉則得輪之固也。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故云輻股鑿之數也。○王氏曰，前言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則輪箄之制尚矣。故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益輪箄則車行安貼而不掉，夫是謂輪之固。○仲輿鄭氏曰，輪之固在輻牙相得，輪牙相得在轂殺於股。故輪之高六尺六寸，其牙之厚以六寸分為三，去其一分，用二分為側厚，是牙厚四寸也。股厚骹薄，則牙輻相應而輪固。」凡

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注附，者也。搏，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三山林氏曰，行澤則其地多塗而滑，故欲杼。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故欲侔。○王氏曰，行澤以薄爲利，行山以厚爲利。○鄭氏曰以轂輪人篇」凡揉牙外不廉而內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七 輪人 辛

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注廉，絕也。挫，折也。腫，瘣也。○疏此一經論用火揉牙使之圓正之意。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王氏曰，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物，未有不矯揉而成者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注輪中規則圜矣。萬之以眡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鄭氏曰，既圜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兩圜之端正。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注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水之以

眡其平沈之均也。○【注】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
材均矣。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注】黍滑而
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權之以眡其輕重
之侔也。○【注】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
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
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一寸也。鄭
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附】輪輻三十。蓋弓二十

有八。器頗相似。故因造輪人造蓋。但蓋柄有兩
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也。○王氏曰。輪輻
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
形圓其數稱此輪人之所以爲蓋也。蓋之制。上
爲部。中爲達常。下爲程。旁爲弓。部蓋斗也。達常
蓋斗柄也。程蓋杠也。弓蓋橑也。達常小於程。程
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弓非達常無以接
程。非程無以含達常。斗柄之謂達常者上通乎
部下通乎程以達於上下者也。程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
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讀如丹
桓宮楹之楹。【疏】此蓋柄下節。麤大。倍於達常。向下含達常也。信其程
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注】廣謂徑也。鄭司農

云。部。蓋斗也。○【附】近古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
展程圍之六寸以爲部廣。是部廣六寸也。部長二尺。○【注】謂斗柄達
常也。○【附】此部即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達亦名之爲部。程長倍之四
尺者二。○【注】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
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注】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
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
部尊一枚。○【注】尊高也。蓋斗上又隆高。高一分

也。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注】弓蓋
橑也。廣大也。是爲部厚一寸。○王氏曰。鑿孔大四分。孔上二分。孔
下四分。總厚一寸也。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注】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
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
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
撓也。以內題也。下廣【疏】[illegible]蓋斗鑿孔中之上狹之義。部廣六寸。達常經
[illegible]尺。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
鑿入[illegible]兩畔各二寸半。是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

庇方二反

鑿孔上正而下低二分也上文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不均今於內畔孔之上低二分不鑿則鑿上亦四枚也若然部總一寸今鑿上鑿下俱四枚則鑿內唯有二枚在鑿端一枚其內端又削使狹止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軨也玄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軨

周禮冬官 卷三十七 輪人 壹

○【疏】此經說蓋有大小不足之事○王氏曰車有大小故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小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爲差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疏】鑿弓孔唯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下俱四枚內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爲宇曲吐水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王氏曰弓近部平謂之股猶輻人轂之

爲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爲蚤股蚤蚤欲細弓鑿廣四枚方鑿之而爲股圍四四十六則一寸十六分也去股圍二分之一而爲蚤圍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矣⌊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王氏曰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者爲高矣上欲尊而宇欲卑○【注】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注】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

周禮冬官 卷三十七 輪人 舌

謂潦車謂蓋車與○【疏】乘車無蓋者按巾車五釋曰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無蓋既夕禮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簑笠注云今文稾爲潦此注云禮所謂潦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注】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薛氏曰蓋部非達常二尺桯長八尺其十尺也⌊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注】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王氏曰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

以緜繫之中蔽而橫馳而乎不慌然後可以為良工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註】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疏】參如一謂三者俱六尺六寸也。兩服服馬也。○林氏曰名為車以輿人作車始於輿故也。○王氏曰當車中以受載者輿也。故謂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註】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玄謂讀如邃字之邃。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

周禮 冬官 卷二十七 輿人

廣之半為之式崇。○【註】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疏】皆言兵車者按上文先言兵車後言乘車故揉使兩箱其實乘車亦同也。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仲與鄭氏曰揉揉其木使平直也。

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註】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疏】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為較則五尺五寸矣。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註】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疏】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註】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註】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註】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疏】此軹是車較下豎直者及較下橫者直衡者並縱橫相貫也。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註】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玄謂轛者以其鄉人為名。○【疏】此轛形狀與前釋軹同但在式木之下對人為名也。

周禮 冬官 卷二十七 輿人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註】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王氏曰繼者如附謂脗合而不離如枝之附於幹也。總言人為之功而類於天性之自然所以巧之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註】幷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幷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幷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陳氏曰凡居材者謂處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也。小大不

轐卜 棧士板反又才產反 坼敕白反

得其所，則無幷矣。材之大者其勢強，小者其勢弱，用大倚小，則小者其勢𣂭而不勝其所倚，則摧矣，故引之則絕。」棧車欲弇。○【注】為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飾車欲侈。○【注】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疏】以其物為飾者，則得金王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以革為稱，革路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革鞔，但不漆飾，故以木為號。孤卿以上有篆飾，即以夏篆夏縵為名也。○王氏曰，侈言弇向外也，弇言斂向內也。

輈人為輈。○【注】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疏】三十工無輈人之官，以車事為難，故車官別主此職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注】目下車度深淺之數。○疏儀王氏曰，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後為輿，後聖觀於天，視斗周旋，知則方為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上之者也。○林氏曰，輈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軒，太淺則輊，唯其中而已。○薛氏曰，輈之形，自從軌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拊衡，其曲如屋之梁，屬兩轂中帶轂之木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六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軸有三理，

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注】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謂輈軓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王氏曰，輈軓以前其長十尺，策半之，則五尺也。五尺之策，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凡任木。○【注】謂與下經為目，任木即下云任正以下是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

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疏】服馬有二。馬有一軛。軛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軛之間則當輈頸之處。費力之所也。○愚按任正之材以從。其爲力減。故以其長之十一爲圍。衡任之材以橫。其力全。故以其長之五一爲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註】軸圍亦一

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疏】上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六寸。軫間。即輿廣也。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註】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註】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疏】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高之轄。故云頸前持衡轅者也。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註】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疏】輈後承軫之處似人之足跗在

孫音遜　摯竹二反　緧音秋

後。故名爲踵。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註】孫。順理也。玄謂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疏】言揉者。以火揉使曲也。須順其理而揉之。無得如弓之深。弓之深則太曲矣。曲必折也。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註】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疏】輈人主造四馬車轅。因說駕牛者亦須曲橈之意。○仲與鄭氏曰。摯輕通至也。輈前窮至地。則登高艱難。是故大車

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註】阤。阪也。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註】倍任。用力倍也。○王氏曰。輈雖不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阪爲難。既能登之。傾覆尤易。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深也。軒。言其上至。摯。言其輊而下至。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以其軒輊適中。此所以安也。夫亦中於平地。既已節其軒輊之任。若其登阤牛

頎苦很反 典音殄

此說甚明 [illegible]

不退而偪伏其轅則轅必重而縊䝼其牛頸此亦轅直無橈之過也凡登阤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爲多故云倍任夫登阤𨺗倍任然力之弱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𨺗其車之𨺗則車必速下而憯就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橈之故也由是觀之轅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愚按自大車至此皆言牛車轅木太直之病 是故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貌 輈深則折淺則負○【注】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七 輈人 圭

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輿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王氏曰詩云碩人頎頎又云頎而長兮頎長也典謂如六典之典言常也蓋輈長丈有四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輕不及此則其長爲不足而轅皆非法度之常也輈深則折者則所謂弧深也淺則負者則所謂直無橈也輈注則利準者爵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矣故上下行則使馬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利準之勢且惟輈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

契音 反

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此不和之効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注】揉輈太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林氏曰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王氏曰木之直理爲經輈欲順木理而爲之逆理而不經斯絕矣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林氏曰駕車之馬馭車之人輿輈相得故相應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楗讀爲蹇輈謂善則馬不蹇也玄謂楗或作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七 輈人 圭

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疏】子春讀軍旅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後鄭以爲尋常在國乘車之法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在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歲御衣衽不敝○【注】衽謂裳也○王氏曰車行而無搖動之勞則御者衣衽亦無傷敝之害也 此唯輈之和也○【注】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注】登上也馬止輈尚能一

前取道險易進也。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注】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軓七寸，則是伏兔至軓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灂謂漆沂鄂如環。○【疏】謂漆沂鄂如環者，謂漆之文理也。○王氏曰：詩云五楘梁輈，蓋輈之上，先之以筋膠，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灂也。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凡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以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灂之所至者，亦有三尺五寸，不至者惟七寸而已。則輈無筋膠之飾，而其灂如飾常新，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指其人之功而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而言，則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注】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疏】此總結上文，車及蓋取象之意。軫者輿之本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王氏曰：軫之方，是與人皆以其運行也。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圜；軫在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象焉，以位乎其中。而二材之道備矣。○三山林氏曰：二十八星，分布天之四方，而經天之度。蓋弓二十有八，亦分布

於上，而蓋為之經，故以象星也。○敬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為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注】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疏】自此以下，為上造車，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也。此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斿，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為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交龍為旂，諸侯所建，蓋司常文，鄭引司常者，證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也。鳥旟熊旗等亦然。○陳氏曰：凡旗皆以帛為縿，其垂為斿，縿首皆正幅，用絳帛為之，斿則屬焉。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注】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注】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丁氏曰：大火南方之宿，伐西方之宿，營室北方之宿，鶉火南方之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覲禮曰：侯氏裨冕，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

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襧，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疏】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縿幅，故曰弧旌也。云枉矢者，就旌縿弓上亦畫枉矢，為以象弧。象弧者，象弧星也。弧星，矢星也。襧，韜也。以衣韜其弓，謂之弓韜。月令帶以弓韣是也。○夾漈鄭氏車制說曰：聖人作車，圓而為輪，方而為輿，曲而為輈，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拊之乎上，拱之乎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為病，以覆為戒者，輈也。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虛受軸，大穿為賢，小穿為軹，外

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之股，近則謂之藪。股入轂中謂之菑，轂入牙中謂之蚤。夫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輻，故也。或謂之揉，揉木以為之故也。轂又有革以輮之，輈有梗以固之，牙又有漆以防之。此輪之制也。即與以考之，兩輈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軓則輈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軓。輈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輈。與後橫木則曰軫。式前橫木則曰軓。此與之制也。即輈以考之，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圍在前持衡則為頸，圍在後承軫則為踵。圍此輈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與之下有轐，所謂卬軫與轐是也。輈之前有衡，所謂衡任是也。軜衣則有轉助輢，則曰輢。與閒橫木則曰軫。係

衆直轅衡 車曲轅。

次行制

木乘輿則曰輈，大車轅端則曰輗，小車轅端則曰軏。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其材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可。故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軫。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次以素，皆因宜以為制，稍車以為之文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注】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

也。少錫為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劒之屬。○【疏】此經與下攻金之工為目。○王氏曰：下文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為多，故曰執下齊。以削為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刃鑒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為少，故曰執上齊。以戈戟為上齊而言冶氏執之，則鍾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鳧㮚治二工而他類可知矣。○陳與鄭氏曰：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冶金必以錫和之。

金有六齊。○【注】目和金之品數。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註】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疏】六齊。四分以上爲上齊。三分以下爲下齊。○王氏曰。凡以金爲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耎。金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耎而濟堅剛。則其爲器也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爲色也明哲。然所用之錫。各隨其器有多寡之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鍾以擊。鼎以烹。則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

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上齊者也。大刃則戚揚之屬。其刃爲尤大。施之斬所。則防其易虧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書刀也。殺矢用諸近射田獵也。削以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刃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以之照。以明白爲上。故用錫爲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者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七 終

筑氏一節以九字盡其體十字盡其妙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八

明後學葉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筑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今之書刀。○【疏】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爲之。○王氏曰。以削長一尺。博一寸。合六削而圜之。其孰圜而成規。所以制其體也。欲新而無窮。○【註】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敝盡而無惡。○【註】鄭司農云。謂鋒鍔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王氏曰。此皆材美工巧之效。所謂魯之削不過也。

垸音丸

句法佳及下句亦同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註】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田獵之矢。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垸。量名。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註】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疏】謂之雞鳴。以其胡似雞鳴。謂之擁頸。以其胡曲

故也。○䣛氏曰，柲長六尺六寸，合援之八寸，內之四寸，共長七尺八寸矣。○仲與鄭氏曰，兩鋒旁出而下曲者，卽鉤也。援刃直向上者。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已倨謂胡過於直，可以刺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已句謂胡過於曲，可以鉤人而已，以之啄人則不決。前謂援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引之與胡並鉤，故折前。短內謂胡以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引之不能逮及，故不疾。是故倨句外博。○【注】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王氏曰，恭戈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表裏則皆豐於二寸。以其所用以鉤者，主於胡故也。重三鋝。○【注】鋝名，鍰也。三鋝，謂一斤四兩。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

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玄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王氏曰，戟亦戈之類。戈二刃，戟三刃，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半。戟之長亦尺有二寸，胡之長亦六寸，特其胡內之援柲獨長於戈之內半寸而已，故內三之，則凡長四寸有半寸矣。胡四之，則長六寸，援則中鋒之直刃，五之，則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內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而已。胡曲上句在兩旁橫貫之也。倨句中短，亦指其胡而言之。其形磬折中矩之左。○辥氏曰，戟柲長一丈四尺八寸，合鋑之七寸半，內之四寸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兩刃○【音】者，兩面各有刃也。○敷仲鄭氏曰，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爲之，桃能辟除不祥故也。兩從半之。○【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注】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于把易制。○【疏】元鄭云，穿之，謂穿劍夾內莖於中，故云中其莖。後鄭意設則爲大。○俞氏曰，中其莖，則易

把握設其後則張而易制。○愚按後讀爲有後
之後正指莖下稍大易制處也不必訓設爲大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注】首圍
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疏】此劍把接刃處也。○薛氏曰圍於上以接
刃者爲首。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
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

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
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
士說劍。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注】銑鍾口兩角。○【疏】古應律之
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敬仲鄭氏
曰鳧之爲物。入水而不溺溺水而不遑先王作
欒亦欲其無淫溺之害。○薛氏曰鍾銑間謂之
口兩角謂之欒鍾之所先故名銑。」
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注】
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
鼓所擊處。○薛氏曰氣之上達謂之于。于言和
也。○兪氏曰鼓則于上所擊處故云
鼓。鉦在鼓上居鍾體之正鼓舞之正中者故云
鉦。舞則在鉦上。舞之震動於此者故云舞。○三
山林氏曰舞者音之所發動者也。又
其欒莫不有節取舞蹈厲有節之義。」舞上謂之
甬。甬上謂之衡。○【注】此二名者鍾柄也。○薛氏
曰體所
以出聲。柄所以垂體。甬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繼
之義故云甬。衡者平也。衡居甬上又小於甬。○
林氏曰鍾所賴以爲平
者則聲平而不陂也。」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

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
邪。○林氏曰旋言其文之回旋
也。幹者言其强而能屬鍾也。」鍾帶謂之篆篆
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
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
也。玄謂今時鍾乳夾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王氏曰鍾帶者其形條而細若帶焉以介
鍾而正其名如篆楷之文而義隱於其中故
又云篆凡鼓事以條數物以枚篆間有鍾乳以
夾鼓與舞故又云枚。○林氏曰枚言其數之可
數也。○仲與林氏曰大星曰
景乳似大星故又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注】摫所擊之處摒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疏】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補】此鐘從鼓。鉦。舞。三處上下爲十六。口徑寸而言。故鄭云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按國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度律均鍾。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自倍半。爲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爲鍾。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圜徑也。此口徑寸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鐘之[illegible]爲長短大小者。此即度律均鍾也。○

王氏曰。前言鍾之形體有異名。此又言其大小長短之制。○陳氏曰。與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當徑五寸有奇。餘律各隨其數起之。○工氏曰。凡鍾之制。皆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也。然舞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爲脩。從爲廣。則上不失於太斂。下不失於太侈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注】并衡數也。○【疏】經文不言衡長。又以鉦長爲甬長。太長不類。故知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注】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注】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賈氏曰。旋。即環也。形如璧羨。所以屬也。」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注】說猶意也。○愚按。說猶故也。」鍾已厚則石。○【注】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注】太薄則聲散。」侈則柞。○【注】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弇則鬱。○【注】聲不舒揚。」長甬則

遂隧通

震。○〔註〕鍾掉則聲不正。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註〕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王氏曰。益鉦間鼓間。各居其銑十分之六。則取此以爲之厚。自無已厚已薄之病。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註〕淺則躁。躁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註〕深則安。安難息。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註〕厚。鍾厚。深謂窪之也。其窪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諺〕此隧謂所擊之處。初鑄時卽深而圜之。以擬擊也。○仲爽鄭氏曰。隧。燧通。如燧取火日中者。鏡受擊處爲圓形。微起光明如鏡。深。高也。猶覲禮爲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窪誤。○陳氏曰。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又爲大林以覆之。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伶州鳩曰。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又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illegible]又左傳曰夫樂天子之[illegible]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illegible]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illegible][illegible]可不察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註〕消湅之精。不復滅也。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疏〕器大雖同齊。使別工爲之。故鳧氏之外。復設㮚氏。不耗然後權之。○〔註〕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必齊。○〔疏〕法。謂模。假令爲兩鬴。所爲兩模。是異法。而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權之然後準之。○〔註〕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準之然後量之。○〔註〕鑄之於模中也。○〔疏〕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註〕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

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爲鍾。圜其外者謂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註〕故書臀作唇。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註〕耳在旁。可舉也。○王氏曰。㮚之有堅栗難渝之義。先王之爲量。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而毋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㮚氏。夫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量之用金錫與鍾鼎同。合錫之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惡故始於權之以眂其輕重之齊。次於準之以眂其高下之平。終於量之以眂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illegible]晏子曰。六十四升爲鬴。[illegible]子曰。百升

而成鬴以㮚氏攷之則鬴爲百升而所爲鬴則斛也夫五量之法其數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律歷志曰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臀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一升而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所謂豆則對也然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則俯其上而爲斛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則覆其下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則合其左耳矣至於右耳則其實一合而已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陳氏曰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臀卑而博故因其博者爲豆耳高而小故因其小者爲升古之制器尚象豈偶然哉

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鈞三十斤。聲

中黃鍾應律之首也。○沙隨程氏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圜函方聲中黃鍾矣龠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勝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迥者曰以聲定龠若鬴斛則鑄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㮚而不稅。○【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圖】按鄭志趙商問㮚氏爲量㮚而不稅㮚人職有稅何答曰官事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量之量器以取下故不稅彼㮚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王氏曰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鍾爲律之本而宮爲五聲之綱體之所制其起本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則以量爲法度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故也唯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爲公平而不敢私焉用㮚所以爲平不稅所以爲公○陳氏曰㮚平也謂斗㮚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春工權㮚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雖說黃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量本屬數何與聲事唯其得器之精微天地陰陽之正氣然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誠者以不稅爲租稅非也後世有陳氏者乃以公量收私量貸以竊民譽敢於變壞先王之制度悖天地陰陽之正義聖人所以深惡之。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注】銘刻之也時是

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灋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注】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注】又長啓道其子孫使灋則此器長用之。○【纂】敬仲鄭氏曰量之爲物其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公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莊者也雖童子竊市是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闕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注 消鍊金錫精麤之候。○疏 候其煙氣以知生熟之節。○王氏曰凡用金爲器者皆和之以錫其用金錫必鍊之使精然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焉方其攻煎金錫有氣之可觀青陽也其氣純而不雜黃白陰也其氣雜而不純故始而鍊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爲黑濁黑濁之氣既竭然後黃白之氣次之黃白之氣既竭然後青白次之青白之氣既竭然後青氣獨見焉陰雜之氣消盡無餘所存者純陽不雜之氣而已則其煉之至精然後可用以鑄焉則其器用而無敝久而獨存可以垂無窮而施罔極矣。

段氏 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 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王氏曰戎事以甲爲主古之言兵者多先以甲胄自傳說戒高宗則曰惟甲胄起戎孫侯之譽則曰善歛乃甲胄然則甲以自衛其可革不可以不堅所以必擇犀兕之皮而爲之陳氏曰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次者札短故其屬多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注 革堅者又支久。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注 容服者之形容也制裁制札之廣袤。○王氏曰人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遂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必其甲之足以容其身而後可惟其因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斿之患故曰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注 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疏 以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上旅謂衣也下旅謂裳也春秋傳曰棄其甲裳是也。以其長爲之圍。○注 圍謂札要廣厚。○疏 此據

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乃以長中使圍之。一札如此則長短廣狹相稱也。○王氏曰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從橫欲周其身而已。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注 鄭司農云鍛鍛革也鍛革太熟則革敝無彊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王氏曰凡甲必鍛革爲之不熟則不堅大熟則耎而易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注 鄭司農云惌小孔貌。○疏 [illegible]孔大[illegible]孔小○介氏曰鑽孔穴又線[illegible]其惌小而不寬緩○王氏曰孔小而[illegible]革堅眡其裏欲其易也。○注 無敗蔽也

○愚按易治也謂修治精潔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注】鄭司農云朕謂革制○王氏曰革之制欲其直而無橈曲則其制美而無惡也○或曰朕縫也」橐之欲其約也○【注】鄭司農云謂卷置橐中也春秋傳曰橐甲而見子南」舉而眡之欲其豐也○【注】豐大也○愚按橐之而約謂其密緻而不蟲空也舉之而豐謂其充麗而不削餘也」衣之欲其無齘也○【注】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王氏曰衣之於身欲其回旋而無不齊○仲與鄭氏曰齘人齒參差貌無齘謂札葉附合不相支撑」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

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注】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疏】歷序上文於此總結之也

鮑人之事○【注】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䩮○仲與鄭氏曰鞄以火䊕韋之名」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注】荼茅莠○韋革遠眡之當如茅莠之色」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注】謂親手煩撋之」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注】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爲縳一如瑱之縳謂卷縳韋革也無迆謂革不韈○王氏曰卷謂欲其舒也摶謂以手摶之欲其無敧邪迆也○仲與鄭氏曰迆縱放自去貌」眡其著欲其淺也○【注】玄謂韋革謂善者鈄著之雖厚如薄然」察其線欲其藏也○【注】線謂縫革之縷○王氏曰欲其晝而不霜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注】鄭司農云革不欲久居水中」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

書需作制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制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王氏曰革色白如荼莠其質美矣必疾澣之不使久居水中則堅而難壞也凡柔革革欲其柔順滑利而厚脂之則柔爽也用脂○仲與鄭氏曰需猶馬不契需薄其帑則需之需輭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𢜽也○【注】鄭司農云𢜽讀爲蘖謂以廣

爲狹也。玄謂幭者如役淺之役。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註】序，舒也，謂其革均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註】信，無縮緩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註】鄭司農云，甐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爲皋陶。○【註】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玄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

○【疏】從鄭依先鄭從鞠爲鼓木，還以鞠爲鞠人之官，是皋陶官名也。○王氏曰，冒鼓雖以革，其質必以木，皋言始也，陶言中虛如陶穴然也。爲鼓者，始於新木以爲質，終於刑革以成聲。此皋陶之義也。○仲與鄭氏曰，皋與高通，鼓長者曰皋。古者爲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註】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王氏曰，版雖不同，而攻之序則同於三寸也。穹者三之一。○【註】鄭司農云，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

上三正。○【註】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

先鄭據經解，亦得合義，但不定尺寸之數，恐平中有長短，故後鄭增成之。不弧曲者，如下文皋路倨句磬折，則弧曲，不如此三處尺數等爲三直。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鼓四尺，謂鼓面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

廣四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䡲鼓同，以磬折爲異。」○【疏】磬折若從磬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王氏曰：皐鼓長丈二尺，鼓面亦徑四尺。○陳氏曰：鼛鼓倨曲磬折，則中高而兩端下矣。○王氏曰：皐鼓，即鼓人云鼛鼓。」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注】冒，蒙鼓以革也。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環。○【注】革調急也。○【疏】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謂革調急，故爲若環。而不調，則不得然也。○王氏曰：良鼓其聲調，而

胥音開 下同

瑕隨皐陶周圍，若環之積，於內而見於外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疏】此乃鼓之病。大小得所，如上三者所爲，則無此病。○愚按：此與凫氏一理。

韋氏 闕

裘氏 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注】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疏】雜五色而下有六色者，玄與黑相類也。天止得稱玄天，不得言黑天。若北方則玄黑俱稱，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王氏曰：陰陽列而爲五行，章而爲五色。播五行於四時者，皆陰陽之序；雜四時於五色者，皆陰陽之理。然則畫繢之事，雜色而彰施者，豈徒以爲設飾之觀而已哉。使成物體，則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則謂之繢。所謂青與白相次，此之謂繢也。所謂山以章之類，此之謂畫也。故司几筵有繢純、畫純，此畫繢之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

裳。○【疏】按虞書云：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云：絺，紩也，謂刺繡於裳。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畫之；采在下陰，陰主沈重，故刺之也。○王氏曰：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相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玄而次以黃，此天地之相偶也。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陰陽自然之理也。物相雜，故曰文；文之成而爲章。東之青則純乎陽，南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雜以陰柔，故青與赤謂之文。南之赤則陽之生氣於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於是乎中。陰出而以成陽爲事，故赤與白謂之章。○敬仲鄭氏曰：黼象斧形，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用武之方也，故白與黑謂之黼。黻則兩己相背，蓋北則殺物之方，東則齊出之方，故黑與青謂之黻。」土以黃，

其象方天時變○【註】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 火以圜○【註】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玄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山以章○【註】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 水以龍○【註】龍水物在衣 鳥獸蛇○【註】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王氏曰土以黄象其色也其象方象其形也黄者土之正色方者地之正體也地道靜而有常天道動而無常隨四時而變

周禮冬官 卷二十八 畫繢 二十

黄色所以象天之用也地二生火其形雖銳而其性圜而無乎不周火以圜象其性也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章山者雖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故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從必以水故曰水以龍鳥獸蛇者所謂華蟲之畫於衣與夫鳥隼之旟熊虎之旗龜蛇之旐皆所以象其形也古之畫繢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物之間者豈徒然哉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註】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疏】此經總結上文也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註】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繪事後素○王氏曰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古內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備成之文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雖白能受采故素功先於畫繢也○三山林氏曰繡爲陰所以象陰之効法畫繢爲陽所以象陽之成象然六色形於木金火水土爲天者蓋以五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金水爲序者蓋以五行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繢於衣而爲陽主生始而與陰爲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於裳裳爲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爲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土之色黄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性圜所謂天時變者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因時之天各有色矣烏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爲章地以草木爲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已龍不窮於澤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凡此皆畫之於服者也

周禮冬官 卷二十八 畫繢 鍾氏 二十一

龜蛇爲旐取其完且果也鳥隼爲旟取其摯且速也熊虎爲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旗者也然九章之服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而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繢紃繡之功於此爲甚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註】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illegible]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以飾旌旗及[illegible]后之車○【疏】染布[illegible]在天[illegible]染人此鍾氏唯染鳥羽[illegible]○三山林氏曰羽之爲物難輕而用重[illegible]之爲車飾則若[illegible]若染羽爲[illegible]羽[illegible] 淳而漬之○

下同

註 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註 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王氏曰：朱，謂丹砂，以為朱也。以朱湛丹秫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為難也。始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為赤，深又從而厚熟以漬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成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㡛人 闕

㡛氏涷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註 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玄謂涚水，以灰所涚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愚按：春官司尊彝職云盎齊涚酌，注謂以清酒涚之，明此亦當以涚灰汁為涚。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涷。○註 宿諸井，縣井中。

涷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註 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為涅，書亦或為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鄭氏曰：蜃，大蛤。謂蛤殼灰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愚按：今人用豬脂以涷帛，何古人用蜃之遺法歟。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註 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

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註 更渥淳之。

明日沃而盝之。○註 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涷。○王氏曰：治絲帛而熟之謂之㡛。涚水，灰水也。涷絲必以灰，以水和解其灰而漬之七日，則取其絲而出之，去地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以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以陰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練帛，燒欄木以為灰者，而熟之使自爲，故曰渥。渥既渥淳之，又承以滑澤之器，從而淫之以蜃，[illegible]而剝盝而出之，而揮去其所染之蜃灰，[illegible]之以水，又澆出之，又從以蜃灰塗之，使經宿，明日又沃以水而盝出之，以始以暴諸日而盝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以陰氣，若此涷絲帛之法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二十八 終

信音身

周禮註疏删翼卷第二十九

明後學樂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耳。○王氏曰。德莫備於天子。故鎭圭其長尺有二寸。備天數也。九者陽數之極。七者陽數之盛。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其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疏】按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註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冒覆之義。按孔註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含。故註有異。○敬仲鄭氏曰。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之。以爲贄來朝也。必辯而合之。以爲驗。故天子之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銳其首。上下相合。所以立天下之信也。○浚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瀾狹等也。此冒惟得圭。不冒璧。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

龍莫江反

以玉爲龍首以五飾龍首也取此

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石。○圖說云。此皆謂祼器也。天子全以玉爲之。上公以玉爲龍首。侯唯以玉爲瓚。伯唯以玉爲將。將柄也。

繼子男執皮帛。○【注】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王氏曰。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言孤執皮帛。而司服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此王之孤也。典命言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公之孤也。典命言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王之孤公之孤與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皆執皮帛矣。○仲與鄭氏曰。繼子男謂子男繼伯後。無圭可執。執皮帛。子男之璧不可爲瓚也。○愚按繼子男執皮帛。無與乎玉人之事。疑有脫誤。

縪側結反又音并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按聘禮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此中必之類。○王氏曰。夫天子平旦而櫛冠。日出而眡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故執此以鎭戒也。

四圭尺有

杼直呂反　珽他頂反　椎直追反　殺色界反　又色例反　炤音照

二寸以祀天。○【註】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王氏曰。四圭尺有二寸。備天數也。○薛氏曰。天子以十二爲節。於璧四面各琢出一圭。長尺二寸。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註】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疏】言大圭者。以其長。故得大圭之稱。言服之者。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珽玉六寸明自炤者。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玉體瑜不

掩瑕。瑕不掩瑜。善惡露見。是其忠實。君子於玉比德焉。言忠實。故云明自炤也。○王氏曰。大圭長三尺。備三才之義也。○劉氏曰。人主德通於三才也。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註】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疏】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此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是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但景至與不至。皆內君政得失而來。度之者若不至。使君改德教也。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註】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

繅音早　易以豉反又音亦　慝他得反

圭。有流前注。○【疏】典瑞兼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略也。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按小宰註。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司尊彝註祼。始獻。尸。郊特牲註云。始獻神。以其祼入獻於尸。故云獻尸。又祼圭爲降神。故云獻神。三註雖不同。其義一也。總謂始獻奠酌也。○薛氏曰。祼圭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其柄用圭。圭長尺有二寸。有流前注。凡流皆爲龍口。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註】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註】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

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易氏曰。九寸。陽數之極。以致諸侯。○王氏曰。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繅。除慝易行。其事也。故言判。規。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判半以上。半其圜而剡之。故云判規。其長皆九寸。以九者陽數之極而能變者也。以象德。則欲其變而日新。以除慝易行。則欲其變而後新也。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註】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

○【補】後鄭之意。以羨爲不圜之貌。蓋此璧之肆
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
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
狹焉。謂八寸也。以爲度者。天子以爲量物之度
也。○玉氏曰。自尺積之則爲仞爲尋爲常。皆自
此生焉。其數可至於無窮矣。大度在禮則起於
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
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有攷焉。圭
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注】禮其神也。圭其邸
爲璧。取殺於上帝。○【疏】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爲璧也。○王氏
曰。圭璧之長五寸。致夫數也。故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疏】

按小行人。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九命者。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
五寸。○王氏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侯伯享禮也。璧禮天之玉。故以享天子。琮禮
地之玉。故以享后。於此言享天子而不言享后者。以諸侯來見。以天子爲主故也。穀圭
七寸。天子以聘女。○【注】納徵加於束帛。○【疏】自士已上
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也。○王氏曰。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以
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注】射琰出者也。杜子春云。勺謂

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
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謂龍口也。
衡橫也。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
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
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
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
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
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疏】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

事。三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勺頭。山川地神。故用黃駒也。○林氏曰。宗。主禮者。祝。通神
者。○愚按飾黃駒。亦用犢之意歟。大璋亦加之。諸侯以聘女。○
【注】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
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郎氏曰。此言諸侯
之大璋。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注】瑑。文
飾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
其所寶以聘可也。○【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
及后也。若兩諸侯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illegible]。瑑文飾者。凡諸侯之臣

鉏側魚反又仕加反

頫聘過不得執君之相圭信圭等直瑑爲文飾耳」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事○【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疏】與瑞又無中璋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二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鄭知二璋皆有鉏牙之飾以其同起軍旅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疏】此后所用故五寸降於下文天子所用七寸者也量升斛之名而云爲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爲量以其皆輕重故也」大琮十有二寸

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注】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言大琮者對上駔琮五寸爲大言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爲內也」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疏】此以見后亦有鼻可知也○【諺】浚儀王氏曰漢志衡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其在天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万權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

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曰秉國之鈞歲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爲繩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又曰魏相曰太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顓帝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又云姚崇執秤誠云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謂秤衡之理也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又曰五中數也以中數爲權則中而不可易七成數也以成數爲權則成而不可變」兩圭五寸

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注】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疏】一玉俱成兩圭足相對爲僢也○王氏曰四圭尺有二寸以象天數之全也兩圭五寸以祀地以象土數之生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注】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疏】言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降四十經言諸侯止是朝諸兼用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十數同故兼言聘也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耳○王氏曰祀地以琮故享夫人用之瑑之者別以別於禮神之玉也」案十有二寸棗栗

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王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疏】聘禮諸侯夫人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栗，此有勞有棗栗，亦有案。引之者，洛棗栗亦盛於竹簋也。○易氏曰：后夫人皆與賓客之也。○王氏曰：夫人佐后以致內治也。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楖人 闕。○楖，莊密反，或作櫛。

雕人 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疏】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王氏曰：詩云依我磬聲，則磬者，八音之所主也。蓋樂器之中，磬爲最清，衆樂依之以爲準。先王用磬以其音於衆聲中最爲難諧，變律舞功德之敍。其言擊石拊石，則有至於再也。然則爲磬者其可苟乎。此磬氏之職所以立也。○俞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

其博爲一。○【注】博，謂股博也。博，廣也。○【疏】鄭知此博是股廣在上者，以下文因此博下云股爲二，明此博即股廣也。此上下云一二三者，亦假一二三而爲長短廣狹，故不言尺寸也。

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注】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賈氏曰：黃鍾磬前

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其博爲一股廣一律也廣九寸股爲二股長二律也長一尺八寸謂磬之上大而短者鼓爲三其下所長當擊之處長三律也二尺七寸謂磬之下小而長者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鼓博六寸三分得一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

已上則摩其旁○【注】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

已下則摩其耑○【注】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附】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爲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槀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俞氏曰此以物稱苛訂平矢物前重後輕各有分數也○前溪陳氏曰若今人以指衡停其輕重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注】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茀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注】矢槀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羽者六寸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槀謂矢幹○王氏曰所以量其力之所受

水之以辨其陰陽○【注】辨猶正也陰沉而陽浮○【附】就其浮沉刻記之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注】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槀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王氏曰比箭括抵弦處夾之使輕重均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注】刃二寸○王氏曰刃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注】憚風不能驚憚箭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王氏曰刃長寸圍寸鋌十之其文已見於冶氏蓋殺矢之刃築如此宜從冶氏爲正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旁掉也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

橈乃孝反　搦女角反　摶徒丸反

之節也○【註】今人以指夾矢舞衛是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註】橈搦其榦」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註】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王氏曰，欲眡其豐殺之欲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酌其輕重，欲眡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橈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强弱。鴻節上文獨也。凡相笴者，爲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苟不美，雖工亦不能易其質而爲良，所謂妳胡之笴者，亦以其材美故也。以眡而審之，欲生而摶者，觀其體之圜也。同摶則又欲其材之實，故欲重，同重則又欲其節之疏，以節密則輕重不等也。同疏則又欲其積栗而堅。

甗魚輦反又音彥　鬲音歷　觳音斛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註】甘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註】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王氏曰，甗盆甑鬲庾皆陶土爲之。上古之時，[illegible]鑄[illegible]所用諸陶器而已。後世雖易之以金木，而其文大備於周。先王不忘其本，故有陶人甄土以爲器焉。甗甑用之以烝者也。甗無底甑也，甑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而熟物。七者，火之成數也。盆用以盛者也。鬲用以烹者也。所以通水火之氣也。十六斗曰庾，用以量者也。

旊方往反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註】崇高也。豆實四升。○【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瓬之類也。○王氏曰，豆實一斗，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實三斗矣。○王氏曰，簋盛黍稷器也。○薦氏曰，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禮曰，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註】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藥黃蘗之蘗，暴讀爲剝。玄謂髻讀爲跀。○【疏】䠊謂器不正欹邪者也。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王氏曰，髻墾薜暴，皆剛柔失節而不和者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歟。器中䐢，豆中縣。○【註】䐢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樹䐢其側，以儗度端其器也。縣縋繩正豆之柄」䐢崇四尺，方四尺。○【註】凡器高於此，則埒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起不交，因取式焉。○王

氏曰崇四尺以正其高使不過此也方四寸以正其厚使不過此也。

梓人爲筍虡。○【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王氏曰梓材之美可以爲禮樂之器故工能治材以爲器者謂之梓人詩曰虡業維樅蓋虡植於兩旁而筍橫其中以縣業器焉○陳氏樂書曰業出於虡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備以羸屬磬虡備以羽屬器與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備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枝設於崇牙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載壁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

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植羽足也爾子謂大禹銘於筍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蓋彼有所受亦足攷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吉禮也大喪廞筍虡凶禮也喪禮旌旐璧翣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耳筍亦爲簨者以生東南故也虡亦爲虛者以樂出虛故也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注】脂牛羊屬膏豕屬臝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注】致美味也。【疏】上總言於此已下別言之者欲分別可爲筍虡者也。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注】貴野聲也。○【疏】此仍總言可爲筍虡以別於爲牲下文更簡別可爲筍可爲虡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疏】脰項也。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疏】上云大鳥獸或爲宗廟牲或爲筍虡此今更別言小蟲之屬以爲祭器者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注】燿頎小也鄭司農云由若也。○【疏】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故云大胸燿後。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

臁音權

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淸陽而
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
由其虡鳴○【註】咷口腮也顅長脰貌○【疏】上既言鍾虡此
言磬虡磬輕於鍾故畫鳥爲飾○又云此是鍾
磬之虡不言鍾虡鍾虡與鍾同以其鍾加鍾而
大獨在一虡爲異耳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
屬以爲筍○【註】摶圜也鴻傭也○【疏】上論鍾磬之虡用鳥獸不
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爲之也故直
言爲筍不別言鍾之與磬欲見二者同也○欽
仲鄭氏曰凡虡之所刻物形皆於其下以載之
故有任重任輕之異筍之形欲圜故用鱗屬小

攫音衰 簭音來

首而長摶身而鴻乃以爲筍○王氏曰先王之
德足以作動物辟庶物之微皆取之以爲雕琢
之文則樂之一作蓋萬物無不均被之矣凡古
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鏞之屬其
聲象獸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然敔爲伏虎亦
是意也又況筍虡所以乘鍾磬者哉則擊其鍾
磬而頤其形焉不由其虡鳴乎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
其目作其鱗之而○【註】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
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疏】此及下經覆釋
上文鍾虡之獸攫搏者攫搏則瞚之援
簭者援攬則瞚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則於眂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註】匪采貌也○【疏】此繹重解上文
之義○仲與鄭氏曰
匪斐通猶言光景」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
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
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註】措猶頓
也○【疏】此經說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爲虡
之義也○仲與鄭氏曰穨爾猶言委頓○愚
按樊頌舜樂庶尹允諧必先以百獸率舞大司
樂之六樂天神地示莫不乎致而必先以羽贏
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微之異類何也天地鬼
神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太和之氣至不易感
者而亦致焉則天地之格鬼神之享可操矣聖
人體人援天地鬼神之不可見以自斯且以自

恕故必微之物而及其猛悍不仁勁男不慧者
以見中和之力如此其神且大也易曰豚魚吉
信及豚魚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蓋必信及豚
魚而後可以應天易與虞書六官厥古均也日
鳴曰和曰鼓曰罷皆樂意也至上曰翰音登天
則羽物與天一致矣是故中孚以言樂也豫樂
之象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正之也中孚樂之意
也君子以議獄緩死先之也太史公作律書推
本於文帝之不用兵永嘉陳氏以爲得千古作
樂之本蓋太和之氣苟不能薰蒸於曠閒幽隱
可以開金石入土木而徒以考擊爲樂夫誰欺
乎是故節以言禮中孚以言樂禮先而樂後則
中和之
序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〇【注】勺。尊升也。觚當爲觶。豆當爲斗。〇王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〇三山林氏曰飲器之設所以爲酒具亦所以爲酒戒勺容一升爵容一升而觚容三升此所謂爲酒具勺實於爵酌以取中爵養於尊盛以防滿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節乃爲孤而已此之謂爲酒戒也〇陳氏曰儀禮加勺於尊有疏勺有龍勺有滿勺爲〇薛氏曰爵刻木爲之漆其中有形如玉爵爲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康成改觚爲觶理或然也〇陳氏曰鄉飲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觶〇王氏曰飲酒之禮主有獻賓酢而主又酬之酬所以致主人之厚意也獻以爵則一升矣酬以觚則三升矣一獻而三酬則十升矣故爲一斗爲禮而至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九 梓人

於酬禮極而不可有加則不可以無節用觚者言交物無節而其窮爲孤所以戒也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〇【注】鄭司農云衡謂櫱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平爵鄉戶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〇王氏曰先王於飲食雖所以養氣充體然亦欲其有節而不可過故以中人爲制焉已言梓者試以爲器之劾也〇愚按眉間曰衡向衡而酒不盡是伏器太也乘肩近先鄭之說爲長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〇【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〇【補】禮射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射鵠賓射燕射射侯法亦與此同〇王氏曰鵠棲侯中以爲的者也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爲善故的謂之鵠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九 梓人

之。〇【注】鄭司農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个半之傅地故短也玄謂个讀爲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

綱子貧反又音云

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
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
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
焉。○疏 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若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个。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个先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其七十弓侯。侯中一丈四尺。其五十弓侯。侯中一丈。皆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个。計之皆可知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 綱所以繫侯
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
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疏 綱以繫侯於植者也。植則在兩旁邪豎之也。」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
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
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
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 張皮侯者。天子

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綴於中央。似鳥之棲。故云而棲鵠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 五采之侯。謂
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
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
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
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
射。所謂賓射也。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

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疏 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張獸
侯。則王以息燕。○注 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
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
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
若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疏 此燕射之侯也。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燕羣飲酒。三者燕皆有射。與其事褻。天子已下雖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祭侯

女音汝下同　毋音無　眷字解應從此

之禮以酒脯醢○【註】郤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謂司馬實爵已下皆依大射而言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其辭曰惟若寧侯○【註】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疏】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僭有罪者下文毋或一縡是也舉有功以示勸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兼言之也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註】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

侯百福○【註】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助祭取其有中的之功而用之蓋諸侯於春而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則共君爲有功而益於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爲有罰而削以地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繢以五采用之以賓射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獸侯用以燕射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必畫爲此象者言能爲民除害天下之害既去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息燕也侯而祭之者神無乎不在而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然祭以誠爲主以少爲貴故以酒醢脯而已而無牲

爲夫侯受內折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而以使之爲諸侯者安也乃若不女其爲諸侯不屬於王所則必抗而射女司馬九伐以正邦國是已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註】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疏】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而言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皆約上文車有六等之數皆以四尺爲差而知之也○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鉤兵也上銳而旁鉤酋矛夷矛擇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刺

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勾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攢也○仲與都氏曰廬篇通攢竹爲兵柄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註】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

蜎於全反 柯古何反 少持德 丸反 附他典反

長○【注】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疏】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愚按罷羸壯佼，亦未盡攻守之義，宜短宜長，備論經文，自得。」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鄭司農云：彈謂掉也。蜎謂橈也。玄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為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疏】椑隋圜者，謂側方而去楞也。○王氏曰：矛以句則引之而使來，故其柲欲無彈，彈謂如彈丸矢於太圜也。戈戟以刺則中之使深，故其柲欲無蜎，蜎謂如蜎蟲體弱而橈也。」殳兵同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九 廬人 三十五

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注】改句言殳，容殳無刃，同彊上下同也。○【疏】殳兵謂殳，所以擊打人也。同彊謂本末及中央皆同堅。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為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疏】堅在後，以句兵向後牽之，故云堅者在後。堅在前，以刺兵向前推之，故云堅者在前。言此者，欲見句兵手執處欲細，則執之處，刺兵執處得覓而勁，則

矜巨巾反 十前胸

手穩也。」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注】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疏】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則得二尺四寸，為把處而圍之也。凡矜入鐓圍。○【疏】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名不圍者，為入鐓也。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疏】晉謂松下銅鐏，所以擬捷地堅之得。彼圍三分之二，首圍在上，得晉

周禮 冬官 卷三十九 廬人 三十六

圍五分之四，宜稍細之。○薛氏曰：必細其上者，以殳之上，人所舉而提之，所謂舉圍欲細也。刺，謂矛刃胸也。○【疏】人胸當前，故以前為胸，以其矛刃直前，故名矛刃胸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謂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王氏曰：酋矛常有四尺，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謂手所操執之處也。晉圍亦其下鐏也。刺圍其上接刃處也。」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炙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注】置猶樹也。炙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

之本末勝負可知也。[疏]此經有三報謂而搖之謂堅之於地上以手搖之以眡其蜎蜎然均否也。炙諸牆謂柱之兩牆觀其體之强弱均否也。横而搖之謂横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搖之。以眡其堅勁否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註]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輖。○俞氏曰。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也。○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於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趍於匀故也。非國工何以及此

周禮註疏刪翼卷第三十

明後學蕖培恕行可定　王志長平仲輯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註]立王國若邦國者。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旁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置槷以縣。眡以景。○[註]槷。古文臬。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疏]以繩垂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故云眡以景也。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臬即表也。必入八尺者。按考靈耀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於四角四中。故須入神。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註]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illegible]參諸曰

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註】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疏】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故兼言之。○玉海詩定之方中註揆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疏公劉傳曰攷其日影是也公劉詩云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易氏曰夏至日在南陸躔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牽牛去極一百六十度有奇而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奎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日出於東景在西則識出景之端日入於西景在東則識入景之端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中可驗三又慮所規不正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

者相參故曰參慮所參或偏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之度兩者相攷故曰攷。○王氏曰晝參諸日中之景所以正其朝夜攷之極星所以正其夕也。○王氏曰書曰自服於土中又曰其自時配皇天則洛邑非特地之中亦天之中央唯其宅天地之中以立而民亦於是取中央此所以唯王建國以爲民極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註】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王氏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始建城市而營宮室蓋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圖而治之以丈尺其大小謂之營言其終也○陳氏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此王城之[illegible]也然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而

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中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累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爲內城或謂此也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註】國中城內也經緯謂塗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疏】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

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薛氏曰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註】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塗也○【疏】王宮當中經之涂者按祭義註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義與此合○王氏曰左人道之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廟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市義利之分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

市朝一夫○【註】方各百步○王氏曰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必一夫而敞之然後足以容之、愚按周家文物隆盛過於夏商鄭城止於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illegible]得一里[illegible]門門通三涂三涂

軌道七丈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幾無以置民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朝覲宗遇。五等諸侯。聯鑣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車禾。𨊠至百輛。其填騈偪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矣。又攷外朝大詢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萬民咸在。又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市質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思次介次分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都城四面各方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庶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註 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

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註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 中央之室大一尺者。以其在中。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以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illegible]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

九階。

綮烏路反又音[illegible] 洛反　復芳福反 分扶問反

○註 南面三。三面各二。○疏 鄭知南面三階者。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

四旁兩夾窻。○註 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白盛。**○註 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註 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

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註 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仲與郝氏曰。其堂修廣用正堂三分之二。其室用正室三分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註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疏 四阿若今四柱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阿四霤者也。云重屋複笮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註云。重檐。重承壁材也。○仲與郝氏[illegible]四阿重屋謂四

面加重檐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此記人據周作說夏殷是以下文皆據周而言也周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廣深之異或室皆方二筵與夏與制異云夏一尺者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斷商則夏當一尺故言與以疑之也○王氏曰夏后氏承堯舜之後始繼世而有天下此宗廟所以謂之世室也君子將營居室宗廟為先故夏后氏以世室為始以事神為尚也孔子言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已王之制始於夏而未備故以事神為上而所以自安其身者為略焉故言世室而已至商則制稍備故於商言重屋非特事神而已所以自安其身者亦備其制焉至周法度大備其盛不可復加焉故其布政教之堂謂之明堂月令於夏言天子之居明堂以夏為萬物相見之時而王者向明而治所以接人者於是乎在三代之所尚不同此其大質之辨也修廣高下之數雖異而其大槩則未始有殊故各擧其一以互明三者之制本同也○陽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以[illegible]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

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粲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一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致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之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亦纔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焉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時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以惟祭禋亦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

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唐氏曰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廱清廟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王炎氏曰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耤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爲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詩雖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祭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illegible]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illegible]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illegible]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illegible]考工記同[illegible]有世室宗廟之制也[illegible]有重屋路[illegible]制有明堂。其制一堂[illegible]五[illegible]寢。武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憑。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壝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與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廟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illegible]鄭康成曰。[illegible]巡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齊[illegible]泰山之下者也。[illegible]王之時明堂尚[illegible]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illegible]是說也。[illegible]史有[illegible]漢武帝之[illegible]泰山東北[illegible]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illegible]猶在也。[illegible]成趙臺卿知時會[illegible]有明堂[illegible]大所以朝諸侯。祀五[illegible]其也。周公祀[illegible]於明堂以配上帝。蒞即其[illegible]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

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與號。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橫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失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誦。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還徙。以眡朔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爲行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誇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有賢。若夫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爲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皆失。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爲非。亦不可盡信以爲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賢與馬氏曰。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列之。然其所言茅茨蓋木。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率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以茅蓋上圓下方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說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故謬說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求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弘大其詞。以迎

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出。並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注 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 周文各因物宜爲之數者。對殷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王氏曰。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以几。肆筵設席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伸居於此者宮也。伸臂而度之爲尋。故於宮中度以尋。外而起敢於步者野也。故野度以步。涂車內中以行。故度涂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也。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注 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疏 膷鼎。據陪鼎三。膷臐膮而說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 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疏 門不容之者。猶上文云中地食者。其民可任者二家五人之也」應門二徹參个。○疏 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

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內有九室九
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內路寢之裏
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六卿三孤爲九卿
○王氏曰九嬪上佐夫人以贊后而下則師世婦女御九卿上佐三公以佐天子而下則帥大夫元士○陳氏曰內九室在后宮也」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
之○【註】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
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王氏曰書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曰六卿

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分而言之曰三孤六卿合而言之則同謂之九卿而已孤而謂之卿者以典命攷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則孤蓋與卿同爲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孤卿之位同於九棘司士之擯則同於特揖孤與卿名雖異而實則同合而言之謂之卿奚不可哉」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註】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
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釋】阿棟也名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按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按明堂位云疏屏註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王氏曰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

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矣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異制也」經
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註】廣狹之差也
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釋】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王氏曰國中所由者衆故九軌遶城所由差少故七軌野涂所由尤少故五軌輸廣曰軌軌廣八尺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
之城制○【註】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
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
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王氏曰

都城之制以王宮門阿爲之則無過五雉比諸侯爲殺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爲之則無過七雉比天子爲殺也○陳氏曰都城近故其制卑而屈諸侯遠故其制宗而伸」環涂以
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註】經亦謂城
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
三軌○王氏曰邦國之經涂以七軌爲度都之經涂以五軌爲度大降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入爲卿士而其體反下於諸侯何也大抵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都於王宮爲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視其長也下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以命也以爲不以爲其治也以則不以

與其傳也以豚不以嗣
其於城洫之制可知矣

匠人為溝洫。○【註】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註】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疏】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庛。庛亦當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

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註】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

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周制畿內用夏貢灋。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助灋。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灋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灋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也。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薛氏曰。小司

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洫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illegible]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illegible]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illegible]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illegible]畎。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illegible]人二百畎。畎從則遂橫。遂橫

則溝從自溝而達洫自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天下之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溝洫從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然也不必就如此鄭氏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遂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者當適地埶非於爲夫之地必有大川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云耳其說是也說者又以溝澮爲通水而設然溝澮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潦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許氏曰井田溝洫之制同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治野自遂至路以達於畿匠人爲溝洫自邸至澮以達於川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於采邑同匠人有邸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鄉遂公邑制溝洫爲采地制井田畿內用貢邦國用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以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朱子語類云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於侯國都鄙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又乃子所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

亦足如此○貴與馬氏曰三代之時排事度之地以爲溝洫澮川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所以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因川澤之埶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者也既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當澇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堤防以紓水患也○浚儀王氏曰易氏以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而言匠人田首之遂則舉百畝而言之遂人言十夫有溝舉旁加而言匠人九夫之溝則舉實數而言也此其制之合也若夫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即九百夫之地也則有與乎遂人百夫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即九萬夫之地也則異乎遂人千夫之澮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地埶自然之川也則與乎遂人萬夫之川先儒疑之遂爲鄉遂采地之不同非特經無明文且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抑何鄉遂采地之自爲與制也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法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殘之書曰濬畎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則匠人爲前代之制明矣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王氏曰此川因地埶之自然而非人爲也蓋有山斯有川有川斯有涂川積兩山之水涂通往來而依川爲之○陳氏曰涂所以防水則因地埶而防之也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

孫。順也。不行謂決行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此溝非田間深廣四尺之溝，當是人所造溝瀆引水者，故鄭引鑿龍門爲證也。○或曰水屬溝洫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注】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行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陳氏曰：梢溝，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則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則不足以殺其埶。○王氏曰：磬折則水流湍激疾而不壅也。欲爲淵，則句于矩。○【注】太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疏】當句曲于矩，使水埶倒向上，句曲尺則爲迴淺，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注】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廞，謂水淤泥土，流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王氏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埶則其土易壞。故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illegible]以其因水埶也；善爲防者，水必淫液之

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埶故也。」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大防外閷。○【注】又薄其上，厚其下。○【疏】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愚按：外閷者，非又閷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愈厚則上愈削矣。此與黃氏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同意。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注】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疏】言以一日之中所作尺數爲式，後則以此功程以其丈尺步數，言者謂深淺尺數。」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愚按：他解作里，謂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傳，附也，謂衆力相附傳着而成功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板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椓之橐橐。」葺屋參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修，以其一爲峻。○【疏】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於瓦屋。修謂南北之間尺數，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囷窌倉城，逆牆六分。○【注】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

分以爲䈕囷。圓倉穿地曰竆。○[疏]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䈕，上唯二尺。弇鄭入地口宜寬則半闕。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爾雅云：瓴甋謂之甓。郭璞云：今甎。[疏]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令甓則今之甎。裓則甎道也。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修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也。

其崇三尺。○[注]宮中水道。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疏]高恆兩倍於厚。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疏]車謂車人造車之事，此與下爲總目也。下文取宣、人之事爲尺度，故先定宣之長短。如上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之顏也。

一宣有半謂之欘。○[注]欘，斲木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定。一欘有半謂之柯。○[注]伐木之柯柄長三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注]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疏]以上有宣欘柯之長短，故云解之。立磬折及深也。又下造耒亦云磬折，故云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也。○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其所命之名也。半也，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其所定之數也。宣、磬折，此取諸身以爲法者也。欘、柯，此取諸物以爲法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之制，一皆有法。以是而度物用之，爲器安有不中矩者哉。○仲與鄭氏曰：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非彊設也。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注]鄭司農云：耒，謂耕耒。庛謂耜下岐。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疏]耜謂耒頭金。庛者耒之面，而長尺有一寸。中直謂庛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也。句者，謂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也。○王氏曰：車人爲車，而亦爲耒者，易曰揉木爲耒，蓋耒之爲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爲物，或揉曲木以爲體，或資利轉以爲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爲耒也。

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注]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疏]自其庛緣其外，至手執處爲

首道曲量之總六尺六寸也又云以弦其內謂揉庛而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所謂弦也故與方相中中應也耕者以田器為度故野度以步參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齊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若兼耜全則稍長故每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注】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疏】此直庛句庛皆不六尺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之度○王氏曰直庛所入者深故利推句庛所起者頗故利發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

長以其一為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為度○【疏】此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王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之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以斧刃言之也」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注】大車轂徑尺五寸○【疏】其圍一柯有半圍三徑一也」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注】輻厚一寸也」渠三柯者三○【注】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王氏曰牙輮木之直以為曲其絨圍而包輻轂之衆有如渠之一曲一直受衆小水故名之也以上並言大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疏】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疏】此總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山行各有所宜也」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則易仄輮則完○【注】鄭司農云反輮謂輪輮反其木裹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仄當為側山地剛多沙泥玄謂反輮為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為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也」六

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輪崇輪徑也牙圍尺五寸○【疏】輪高九尺六分取一故尺五寸也○王氏曰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有一寸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疏】柏車山行故轂[illegible]尺輪崇又下皆欲取安故也其輻長三尺兩輻相到已六尺并圍丈八尺徑六寸亦謂通轂空[illegible]」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

柯之二。○【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箄。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疏】綆輪箄者，謂輪之四面外一寸則夾。○仲與鄭氏曰：凡器虛而能受者曰牝。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鄭[illegible]衆○【疏】後漢法以贖人。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也。

柏車二柯。○【注】轂六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注】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轅端厭牛領者。○【疏】凡爲轅則大車、柏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當各自三其輪崇也。假令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爲轅二丈七尺也。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陳氏曰：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羊車小矣。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大車兩轅，故車人言凡爲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廣六尺則與四馬車八尺之徹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徹狹；一轅之車兩服馬在外，故獨大而徹寬也。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轂長四尺五寸，[illegible]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綆一寸，轅二丈七尺。柏車轂長三尺，圍二尺，輻長三尺，渠圍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寸，綆大半寸，轅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轅長，柏車輪庳轅短。輪高轅長而轂短小，輪庳轅短而轂長大，以其行山行澤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柏車二柯，則六尺矣。柏車較短而轂輻長，羊車較長而轂輻牙小者，以其行山與宮中不同故也。輿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爲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爲車起度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其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聚，猶具也。

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注】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此經上論六材在弓，各有所用，六材相得，乃可爲足也。○鄭氏曰：深者，筋以束之，其中必深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注】鄭司農云：檍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杻，檍。又曰：

檿桑。山桑。國語曰、檿弧箕服。」凡相幹、欲赤黑而
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注】陽、猶清也。
木之類近根者奴。○某氏曰、鄉心、謂不近皮也。聲清陽則不近根而俊直。」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注】鄭司農
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
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
直則可厚。厚則力多。○【疏】此言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庾
之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

發。○【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邪
行絶理者。○【疏】析幹持不邪迆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王氏曰、既相之而得其材
之美。然後可以析之。既析之。然後可以居之。析
幹所以分其材。居幹所以處其材。菑如菑畬之
菑。謂加功以治。栗如榛栗之栗。謂緊密也。」凡相角、秋𦍩者厚、春𦍩者
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
司農云、紾、讀爲抮縳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
牛角觕理錯也。○【疏】上文已言幹訖、至此更宜相角。○王氏曰、秋萬物揫斂而
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而未就之時。故其角薄。疢疾險中。○【注】牛

有久病、則角裏傷。○【疏】險、傷也。中、即裏。謂角裏傷也。」瘠牛之角
無澤。○【注】少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注】豐、大
也。○王氏曰、青白言其色之善。豐末言其質之厚。」夫角之本、蹙於𦛗而
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
也。○【注】蹙、近也。休、讀爲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
自曲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埶。○【疏】此說角之本埶也。言角之
近於𦛗、得和煦之氣。於𦛗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埶也。故曰白者埶之驗也。」夫
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

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注】故書畏或作威。杜子
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
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疏】此說角之堅也。○仲與鄭氏曰、角中欲青。蓋角之中當弓之曲。張弓曲橈
而不堅則易折。色青者堅之驗也。」夫角之末
遠於𦛗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
末也者、柔之徵也。○【注】末之大者、𦛗氣及煦之。○【疏】此說角豐末之道。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
之牛戴牛。○【注】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

昵女乙反又音樴樴音䵒䵒女乙反又音刃膩[illegible]

牛戴牛。角直一牛。○王氏曰，白，西方之色，㦗而不舒，則多曲而不直，故白所以爲執之驗。青，東方之陽也，直而剛强，則多堅而不脆，故青所以爲堅之驗。角之執有三，曰角本，曰角中，曰角末。角之本，蹙於剒而煦於肉之氣，故柔，柔無力，故欲其執曲。角之中，常當弓之畏，畏曲必撓，撓則發傷，故欲其堅刃。角之末，遠於剒而不煦於肉之氣，故脆，脆則易折，故欲其溫柔。角長二尺有五寸，可謂長矣，而又具三色，則材莫善於此矣。○按牛戴牛，鄭氏完解，謂全牛之精氣完聚於角，甚渾成。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注摶，圜也。廉，瑕嚴利也。○疏上已相幹角，次及相膠，推牛膠火赤，其餘皆并純赤，則牛膠爲善矣。○仲與鄭氏曰，凡相膠色

欲其朱，文欲其錯，其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紾密圜結，廉隅堅利，此膠之善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注皆謂煑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曰，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昵，或爲䵒。䵒，黏也。玄謂樴，脂膏膩敗之膩，膩亦黏也。○王氏曰，自鹿角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膘，以煑而成之，如鹿膠所謂用其角也，魚膠所謂用其膘，馬牛犀鼠所謂用其皮也。凡昵之類，雖或可用以黏，然不可久，安能比方六膠之用哉。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

弊音[illegible]

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注剽，疾也。玄謂簡，謂筋條也。○疏上已相角膠，次及相筋。○王氏曰，簡而長，謂成條而長。筋欲敝之敝。○注鄭司農云，嚼之當熟。○王氏曰，筋生則硬，熟則爽，以物擊當嚼齧之，欲其勞敝而熟，然後可用。漆欲測。○注玄謂測，猶清也。絲欲沈。○注如在水中時色。○疏言據乾燥時色，還如在水凍之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注全，無瑕病。○疏謂幹角膠筋漆絲皆善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注三材，膠漆絲。寒奠體。○注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疏檠謂弓匣，定往來體，則六弓往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灂。○注大寒中下於檠中，夜內之。○疏下於檠中復內之者，謂復如上寒奠體，內之於檠中相似，但上內爲定體，此爲析灂，所爲有異，故別言也。冬析幹則易。○注理滑致。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爲洽。○王氏曰，角和之時而盡液之，則其氣浹洽。夏治筋則不煩。○注煩，亂。○王氏曰，筋散之時而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注合，堅密也。○王氏曰，三者欲其

成就充實故於秋合則其質不相離而相合也。○愚按秋者物成之時。寒奠體則張不流。○【注】流猶移也。冰析灂則審環。○【注】審猶定也。○【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故冰析之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期歲乃可用。析幹必倫。○【注】順其理也。析角無邪。○【注】亦正之。斲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疏】學記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是斲目必徐之義也。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注】修猶久也。夫目

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注】鄭司農云幨讀為車幨之幨玄謂幨絕起也。○【疏】此重釋筋幹不得所之意由不徐則其功麤而不精筋雖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筋受其病夫節目堅強而筋柔弱以剛強而摩柔弱則筋有幨絕之患作於此矣。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注】重釋治之使相稱。○【疏】或三液再液不等者角須三液幹須再液乃得相稱。○王氏曰液謂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爽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和也幹則以火揉而治之欲具堅也。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注】需謂

不充滿。鄭司農云帑讀為襦有衣絮之絮帑謂弓中裨。○絮周易作繻帑絮皆女居反。○【釋】弓中裨者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也。○仲與鄭氏以內以木副之曰帑。○王氏曰裨厚則過乎剛故其木堅裨薄則過乎柔故其木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注】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王氏曰厚其液治之為多也節其帑厚薄適均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之數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帑。侔猶均也。○【釋】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云不皆約謂不次比為之疏數必侔約之多少須疏數必均也。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注】

斲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疏】自此下說弓之隈裏施膠之事。○王氏曰上下如一謂之中厚薄適勻謂之均斲致其幹欲上下如一此言斲幹之善施膠欲厚適於均此言施膠之善。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注】幹不均則角幾折也。○【疏】摩其角謂幹不均而有角下則摩其角。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疏】簫謂兩頭。○王氏曰弓隈謂之淵弓梢謂之簫角長者居隈則角之短者居簫矣。○按此以下申言用角之法。○液

儀王氏曰弓末曰簫簫梢也又謂之弭中央曰弣簫弣之間曰淵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注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玄謂恒讀爲柏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疏竟角而短施角竟兩畔而上下短于疾也不校者角以放矢角不用力故釋之不疾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注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韣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於韣矣弓有韣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韣緄縢○王氏曰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短短不及兩端是謂逆橈言力不足而反橈也故引其弦而角不用力縱舍其弦而矢去不疾故不校也長者過於兩端而入之達則過於簫頭而送矢太疾若見紲於弓韣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注鄭司農云茭讀爲激茭謂弓檠也玄謂茭解謂接中也○疏記人別起異端故云今夫茭解中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變謂簫臂用力異故校疾也○疏用力異者引之則臂中用力放則簫用力用力既異故紋絞謂矢去疾也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挺直也柎

側骨剽亦疾也○疏直臂中直謂弓把處柎者謂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强所以與弓爲力故剽疾也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注賈明達角之不利終則引字之誤也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注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疏此一經明料理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王氏曰幹以堅爲貴角以和爲貴故皆欲孰於火而於不可過孰而失之脃角不可過孰而失之爛抑所謂角二液而幹再液者凡以此故也筋以約治之則力無損故引之欲盡而不傷其力膠以和齊之則氣必相入故煮之欲孰而水火相得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陽不能燥故居旱亦不動不失過柔則陰不能濕故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注危偷也溼猶生也○疏此經說弓幹須外內皆善不得外善而內惡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

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箭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謂握持處○【疏】箭宜方爲之柎宜高爲之有此四善故犾之無休止而常應弦○王氏曰柎側骨也○某氏曰以此下言弓柎與弰相應之法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註】末猶箭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箭應弦則柎將動○【疏】言下柎者謂把大下爲之由弓隈下短

爲柎而發必動於䎘○【註】䎘接中○【疏】此重釋上文末應將興若如弓上爲箭而發動則接中亦動也故箭應弦則將發動也

而羽䎘末應將發○【註】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

動則緩緩箭應弦則角幹將發○仲與郝氏曰言下柎之弓柎薄無力弰末應弦將興柎必因之發傷柎既發則兩隈背殺薄處失執而輒動加鳥羽搖拽弓至羽䎘不定則末弰豈能終固將應弓發傷焉得無已之應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註】無難易也○【疏】弓有六材唯以幹爲強者以五材皆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強張如流水者以幹得所以制五材故張如流水無難易則強弱得所也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註】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淺深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弛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又一尺是防之淺深所止云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者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

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註】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堂讀如牚距之牚○王氏曰維角堂之謂角以附幹而拄之也附幹而拄之所以助幹而爲疾則欲其宛順而無辟戾之患唯無此患故引而張之釋而弛之其體之難易有似乎環之周運而無弛張之患也○王氏曰弓有

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獨處於六材之先蓋弓以幹爲質角附幹以爲安二者之材尤宜謹擇也上文獨言角幹之遲以爲之彔亦以是哉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註】有三讀爲又三量其力有三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王氏曰材美工巧爲之時三者皆得平之至也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筋以爲深三者無負平之至也量其力有三均是謂九和○仲與郝氏曰量其力有三均者量人之力有強有弱有強弱半各適其用亦謂三均○吳

淑弓賦曰六材七幹之妙參鈞九和之美𦄂質良材烏號徑理晉平七札顏高六鈞𦃋膠棘竹燕角楚筋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注權平也侔猶等也幹角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王氏曰上工巧矣故和以是而有餘下工拙矣故和以是而不足○仲與郝氏曰鋝埒通等也邸抵通相當也斞臾通相從臾也皆均和之意是書辭義變幻多此類鄭氏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鋝六兩曰鋝是用膠十八兩也角人二斗四升爲庾是用漆七斗二升無是理矣上工用材常若有餘下工用材常若不足○愚按制

器尚象非法之所能盡也故記首篇即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巧不外乎法而亦不盡乎法也如六材之長短輕重各有度數量衡然而上工爲之獨巧下工爲之獨拙巧拙之故別有寓焉而非形而下者之所得而範圍也故曰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舉弓人而百工可知矣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注材長則句少也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人各

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鄭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而別上士中士下士之弓分爲三等以弓之長短而言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注又隨其人之情性○疏此亦與下文爲目下別以躬與志慮相配而言也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注言損羸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荼讀爲舒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

深○注鄭司農云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注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注射遠者用埶夾臾之弓合五而成規故其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疏司弓矢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是也往體寡來體多謂之

椹苦木反

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註】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註】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註】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兩邊無也

角無灂謂隈裏○【疏】大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灂也其次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兩邊皆有但疏之其次角無灂謂隈裏無灂簫頭及背皆有之○易氏曰九和以角幹筋爲主九者和參而絲膠漆爲之輔大和者九和之弓也其體謂逆何待於灂└合灂若背手文○【註】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註】蕡枲實也斥蠖屈蟲也○【疏】此言弓表裏漆灂之文角環灂謂隈裏灂文如環牛筋蕡灂弓背用牛筋漆如麻子文若用麋其灂文如斥蠖└和弓轂摩○【註】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

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疏】謂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塵乃授與君大射雖不言調亦謂可知也└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註】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疏】此以下論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特言之○仲與鄭氏謂角至者柔故曲而爲句弓詩云敦弓既鉤是也└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註】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覆之而

筋至謂之深弓○【註】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王氏曰詳察謂之覆極善謂之至覆之而角至則角獨善而已筋幹未有善也夫角所以爲疾幹不善則不能遠筋不善則不能深其質柔弱而不剛直故謂之句弓司弓矢曰句者謂敝弓是也覆之而幹至則幹又善而筋未善也角與幹善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則非獨角與幹善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焉故謂之深弓句弓言其體之曲而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材之遠而不若深弓之爲善故其序如此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蓋六材以此爲主而膠絲漆則爲之輔而已古人所以參折幹春液角夏治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者意亦以是哉

三十卷終